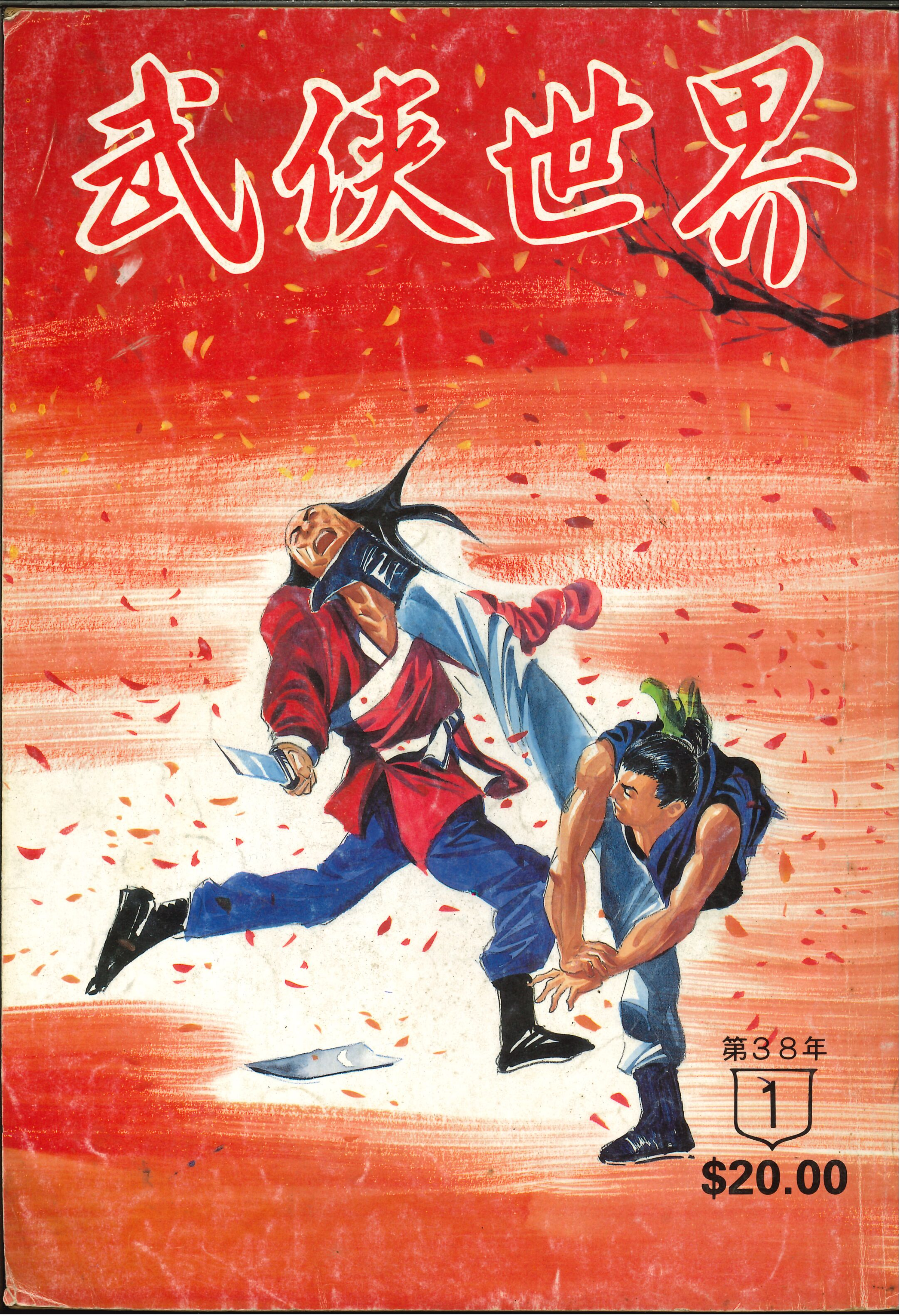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8年
1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狄心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邪惡行動」。「江南四傑」名聞遐邇，但已年事漸高，爲了方便相見，訂下每三年聚會之期，地點定在洛陽東郊白馬寺第四殿的清涼台。今年是老大喬復八十歲壽辰，也是四傑相見之時，因此喬震天派教頭楊慨與楚星寒等人護送老莊主與三少主喬俊傑前去赴約……欲知楊慨等一行人在路上遇到何事，以致搞得腥風血雨，甚至連江湖上的兩大幫派「風雷幫」與「旭日幫」也牽連其內，究竟蘊藏了甚麼陰謀？請細閱此驚心動魄的故事。

* * *

今期的中篇故事乃申公豹先生的又一篇傑作「龍蛇干戈」，喜愛申公豹先生的作品的讀友又可賞心悅目一番，新作品由本期起連續刊載，請欣賞。

短篇有凌雲先生撰選的「苗疆風雲」，分上下期刊出。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五醜十女雙劍客」，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 1 期

(總號19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邪惡行動



護主赴約　變生肘腋



五十年前，江湖上無人不識「江南四傑」。

今天，江湖上無人不識濟南「喬家莊」。

當年的「江南四傑」俱名噪一時，四個都是武藝不凡，行俠仗義，鋤强扶弱的年輕人，後來四人成爲結拜兄弟，此事一時傳爲佳話，而江湖中人亦尊稱他們爲「江南四傑」。

四傑以年紀排名，分別爲「霸王刀」喬複，現年已八十歲，是個天性樂觀之人。老二「離魂劍」齊英揚，已七十多歲，但性格與年輕時無異，甚是衝動，是個嫉惡如仇之人。

老三則是「逍遙子」柳若塵，此人大智若愚，凡事皆不强求。至於老四，就是「笑傲王侯」江不邪，亦已七十歲過外，此人喜吟風弄月，雅致甚高。

今日的濟南「喬家莊」始創人就是「霸王刀」喬複。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江南四傑」早於四十年前各散東西，雖是如此，但並不隔阻四兄弟的友情，四十年前，四人已相約每隔三年相聚一次，地點就是洛陽城東郊的著名寺院白馬寺，數十年來從未間斷。

喬複非常重視每三年的相聚。

喬震天有感父親年事已高，不宜遠行，曾苦勸其取消相聚之約，相反地，喬複就因爲有感年事已高，相聚之期已不多，就越加重視相聚了。

*　*　*

「喬家莊」其實是一家鏢局，由於喬複廣結人緣，甚至江湖上兩大聞名幫會，「風雷幫」與「旭日幫」兩個幫主都給他幾分面子。

「喬家莊」老莊主喬複在江湖上黑白兩道都甚吃得開，因此鏢局業務能發展一日千里，保鏢隊伍祇要打上「濟南喬家莊」的旗號，隊伍都能順利上路，從沒有出過亂子。

十多年前，喬複把業務交由獨生子喬震天主持大局，自己則寄情山水，弄孫爲樂。

喬震天五十多歲年紀，性格與乃父相似，喜結交江湖朋友。

在喬震天手上，「喬家莊」發展得更是興旺，整個「喬家莊」面積大如一條村莊，莊上連同鏢頭、鏢師、鏢師教頭及趟子手與一衆下人等，已近千人，而且有一路發展下去之勢，喬震天仍雄心萬丈，誓要把「喬家莊」成爲「天下第一莊」。

他深信此一宏願指日可待。

喬震天生有三子，長子喬冠宇，廿七歲，甚具乃父風範，可雄心却比乃父更大。

次子喬威，廿四歲，頭腦祇是平庸之輩，可武功却不平庸，此人天生憨直，心直口快，有喬複年輕時嫉惡如仇的性格。

喬震天的幼子名叫喬俊傑，祇有十歲，喬震天最疼愛此子，因爲這喬俊傑天生聰敏過人。

喬複同樣也最疼愛這個孫兒，所以無論去到何處，必然帶此孫兒在身邊。

三年相聚之期將至，喬複亦決定帶同喬俊傑同行，因爲他實在捨不得有一刻愛孫不在身邊。

喬俊傑亦很高興與爺爺一同遠行。

*　*　*

這段日子，「喬家莊」上下都分外高興，因爲再有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是喬複的八十歲大壽，莊上亦已開始籌備這大日子。

豪華大廳之上。

喬震天苦勸老父取消遠行無效，祇好道：「爹既然心意已決，那就早去早回，連同其餘三位世叔返回莊上，慶賀爹的八十大壽吧。」

喬複笑得老懷大慰，撫鬚笑道：「這個當然。」

喬震天道：「孩兒已把請帖全都發出去了，若然爹樂而忘返，誤了歸期，孩兒眞的不知如何向數百位賓客交代了。」

喬複笑道：「放心，爹一定會在大壽之前幾天回來的，決不誤歸期。」

喬震天點點頭，道：「那麼孩兒就派遣莊上武功最高强的兩個教頭護送爹上路吧。」

喬複點頭道：「也好。」

喬冠宇對喬震天道：「此兩人是不是鏢師教頭楊慨，和護院教頭楚星寒？」

喬震天道：「就是他們兩個結義兄弟了。」

喬複道：「這兩個都是義氣爲重的熱血男兒，武藝不凡，又對本莊忠心耿耿，我本來就很喜歡這兩個年輕人，既有他們同行，眞的最好不過。」

年紀小小的喬俊傑插嘴道：「我們喬家莊威名遠播，江湖上黑白兩道都給我們面子，加上爺爺武功如此了得，又何需要人保護爺爺上路？」說得口齒伶俐之極。

喬震天一副嚴父模樣，道：「小孩子知道甚麼？須知道凡事不可托大，更加不要忘了樹大招風的道理。」

喬複撫摸着喬俊傑頭部，疼愛之情洋溢於表，一副慈祥地道：「你爹爹說得對，知道嗎？」

喬俊傑天眞地一點頭。

在旁的喬威道：「楊慨和楚星寒這兩兄弟最心儀的人就是爺爺，他們加入本莊出任教頭，純因爲心

儀爺爺，他們知道了這個任務，必感到光榮極了。」

喬震天忽然朗聲對下人道：「傳楊慨教頭和楚星寒教頭。」

下人應諾一聲，便通傳去了。沒多久，在下人引領下，兩名昂藏七尺的年輕漢子步進大廳。

祇見此兩人都年約廿七八歲，其中一人儀表不凡，身形硬朗健碩，虎背熊腰，一雙眼睛更是精光四射，甚是威武。此人就是「喬家莊」鏢師教頭楊慨。

另一人同樣身形，但樣貌却甚憨直老實，且有點粗人味道，看外形，已知此人是個性格衝動之人。此人就是「喬家莊」護院教頭楚星寒。

此兩人都是嫉惡如仇之輩，甚痛恨江湖上的邪魔外道。

能夠成爲威名遠播的「喬家莊」的教頭，當然有過人之處了。

楊、楚二人成爲結拜兄弟，楊慨年紀稍長數月，因而成了楚星寒兄長。

兩人步進大廳，向居中而坐的喬複及喬震天行禮，異口朗聲道：「下屬楊慨、楚星寒拜見老莊主和莊主。」

然後，喬震天向兩人講述三天後護送老莊主前往洛陽的任務。

正如喬威所言，楊慨和楚星寒兄弟兩人能護送最心儀的喬複上路，都深感榮幸。

兄弟二人接了這個任務，非但感到光榮，更慶幸能有機會一睹當年威震江湖的「江南四傑」其餘三傑的風采而興奮，儘管四傑俱已英雄遲暮，但在二人心目中，他們仍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豪傑。

* * *

與楊、楚二人一起護主上路的，尚有三個武功不弱的鏢頭，此三人一名叫高文泰，一名叫上官建，另一名叫歐陽進，同樣都是三十歲左右的熱血漢子。

早上。

喬震天三父子相送喬複及喬俊傑爺孫到莊外，然後主僕七人便踏上了由濟南往洛陽之路。

喬複表示，與另三傑相聚之處，就是洛陽白馬寺第四殿的清涼臺。

一路無話。

主僕七人一路南行，不多時，已遠離濟南境內。

年逾古稀的喬複被四週風光吸引住，甚至也忘記了疲乏。

道上風光優美，一行人來到一個涼亭，楊慨提議暫作歇息。

主僕七人在涼亭內坐下，閒話片刻之後，忽見道上有五乘人馬馳了過來。

馬上騎者都是三十多歲的彪形大漢，且人人手握單刀。

楊慨留意來人，見對方也朝涼亭而來，不由提高警覺，手中的得意兵器鑌鐵槍已緊緊握着。

楚星寒也緊握手中單刀，其餘上官建、歐陽進及高文泰也握刀戒備着。

喬氏爺孫不以爲意。

稍刻，五乘人馬來到涼亭，並相繼下了馬。

五人步向涼亭，眼光同樣都投向喬複。

五人樣子都甚是斯文，走在前頭的還有點書卷氣。

這五人儘管眼光都無惡意，但楊慨等人護主有責，警覺性則更高。

喬氏爺孫見了對方五人，但毫不放在心上。

五人走進涼亭，向喬複打量一會，有點敬佩之色，那爲首而臉帶書卷氣的漢子忽然向喬複作個揖，道：「這位必定是濟南喬家莊喬老莊主了？」

喬複撫鬚笑道：「老夫正是，閣下是誰？」

那漢子道：「晚輩乃風雷幫張笑狂，敝幫幫主與喬莊主甚有交情，幫主知道老莊主前赴洛陽赴三年之約，因此幫主派遣晚輩連同四位弟兄護送老莊主安全往返。」

其餘四人相繼趨前向喬複自我介紹。

「晚輩陳遼。」

「晚輩杜羽。」

「晚輩凌策。」

「晚輩劉空。」

喬複撫鬚呵呵笑道：「秦幫主也太客氣了。」

楊慨向五人道：「諸位，護送老莊主之責，在下和幾位兄弟定當悉力以赴，不敢有勞諸位。」

楊慨聞說對方乃江湖幫會中人，已心生惡感。

張笑狂仍一派斯文，望着楊慨，道：「這位必定是喬家莊最出類拔萃的楊慨楊教頭了？」

楊慨一拱手，道：「張先生謬讚了。」

張笑狂又望望楚星寒，道：「這位必定是楚星寒楚教頭了？」

楚星寒粗聲道：「好說。」

張笑狂道：「楊教頭，敝幫幫主有令，我等非護送老莊主安全往返不可。」

楚星寒有點不滿，道：「貴幫主未免太瞧不起我們了，你們還是請回吧。」

張笑狂正想說話，喬複又呵呵笑道：「既然秦幫主一番美意，我們又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人多了，豈非更熱鬧？」

楊慨有點無奈。

楚星寒道：「老莊主，有道是道不同不相爲謀……」

楚星寒還未說完，喬複又笑道：「秦幫主是震天的好朋友，怎能說道不同呢？我們一起上路，就是道相同了。」

楚星寒祇好住嘴，但見了這五個黑道中人，心中更是厭惡之極。

喬俊傑笑道：「不但我們喬家莊威名遠播，爺爺也威名遠播，爹同樣威名遠播，爺爺上路竟然有人主動護送。」

喬複道：「就這樣決定吧。」

楊慨等人祇好接受了。

* * *

喬複一行七人變爲十二人，歇息過後，繼續上路。

楚星寒對張笑狂這幾個黑道人非但無好感，反而是感到反感。

楊慨本不喜歡張笑狂等人。

喬複一副遊山玩水的心情，所以脚程甚是緩慢。

如是者，一行人聯袂而行已過了七天，由於天天相對，楊慨對張笑狂等人的觀感改變了，變爲接受他們，互相也言談甚歡。

楚星寒性格較倔强，由始至終對張笑狂五人的反感仍不變，還不時嘲諷他們黑道的身份。

張笑狂等人修養極佳，毫不介意。

楊慨慶幸，「風雷幫」今次所派遣的人若非張笑狂幾人，換作其餘修養欠佳的，早跟楚星寒大打出手，甚或互有傷亡。

所以楊慨也很欣賞張笑狂等人。

楊慨是性情中人，張笑狂等人也是，雙方有相逢恨晚之感，楊慨甚至已不介懷對方的身份，視對方爲朋友了。

這一日，一行人抵達一個鎮市，那時已是黃昏日落，衆人先租了客棧房間，然後到酒樓晚膳。

十二人同坐一席，一樣言談甚歡，席間，張笑狂五人都微有醉意。

楊慨五人護主心重，連日來都滴酒不沾，爲的是要保持清醒。

張笑狂搭着楊慨肩膊，醉意更深，道：「楊老弟，兄弟心中有一句話，一直不吐不快，但又感難以啟齒。」

楚星寒見張笑狂對楊慨態度如此親切，不禁心頭有氣。

楊慨不理楚星寒，對張笑狂道：「張兄有何話說，請直說無妨。」

張笑狂道：「楊老弟儀表出衆，武藝不凡，屈身做個教頭，實在大才小用，何不一展鴻鵠之志？」

楊慨道：「愚弟實不明白張兄之意。」

陳遼插嘴道：「張大哥之意，是希望楊兄弟能一展所長，找個英雄用武之地。」

杜羽接口道：「說得明白一點，張大哥是希望楊兄弟能加入我們『風雷幫』。」

凌策接道：「以楊兄弟的才能，祇要加入我幫，他日必成大器。」

楊慨尚未開口，楚星寒怒極，長身站立，指住五人道：「你們說甚麼？」

楚星寒此舉，立刻引起其餘食客注目。

楊慨有點難爲情，道：「二弟，大庭廣衆之下檢點一下吧。」

楚星寒道：「大哥，你要是加入他們一夥，我們從此一刀兩斷。」

楊慨有點爲難，道：「他們酒後胡說吧了，你認眞甚麼的？」

楚星寒心頭有氣。

張笑狂不理楚星寒，又對楊慨道：「楊老弟，要享榮華富貴，此乃大好時機，我幫求才若渴，做兄弟的必定會在幫主面前力推薦到底。」

楚星寒怒目叫道：「姓張的，你給我住嘴。」

楊慨臉色一愠，道：「二弟，住口。」

楚星寒怒極，正想開口，喬複開口道：「楚教頭，你稍安毋躁，楊教頭不是小孩子，一切自有主張。」

楚星寒極尊敬喬複，果然登時住口，並悻悻然坐下，但一雙虎目仍怒瞪着張笑狂等人。

張笑狂毫不理會楚星寒，又對楊慨道：「楊兄弟，你意下如何？」

楊慨見他醉意更濃，祇好敷衍道：「此事慢慢再說吧。」

張笑狂道：「好，返回客棧之後，我們再秉燭長談，好嗎？」

楊慨祇好道：「好，到時再說吧。」

楚星寒甚氣，道：「大哥，你根本不適宜跟這種人做朋友。」

楊慨正色道：「朋友就是朋友，那有分種類的？」

楚星寒更氣，道：「莫非你被他們花言巧語就給打動了？好一個貪圖富貴，泯滅良知的人。」

楊慨也氣了，道：「你胡說甚麼？總之一切大哥自有主張。」

喬複笑對楚星寒道：「聽到了沒有？」

楚星寒住口。

喬複又笑道：「我不會看錯人的，楊教頭情操高尚，一席話豈可如此容易打動其心？」

楚星寒悻悻地道：「這倒未必。」

喬複撫鬚笑道：「你也太不了解你的楊大哥了。」

楚星寒以懷恨的目光瞪住張笑狂五人，又以懷疑的目光瞪了楊慨

一眼。

對着幾個醉酒之徒，和一個魯莽衝動而又不解人意的楚星寒，楊慨不但感到無奈，且感到啼笑皆非。

＊　＊　＊

一行人離開酒樓，返回下榻的客棧，張笑狂五人硬把楊慨拉入房中作長談，楊慨推却無效，祇好命楚星寒、高文泰等四人留心加緊保護老少莊主，然後進入張笑狂五人的房間。

楚星寒簡直氣炸了肺。

楊慨進入張笑狂等人的房間後，張笑狂已不提加入「風雷幫」之事，衆人在房中祇在談天說地，無所不談，甚是投機。

另一邊的楚星寒認定張笑狂在游說楊慨加入「風雷幫」，氣憤之餘，也擔心楊慨受不住引誘，總之整晚都不能安睡。

次日，衆人一早起了床，梳洗過後，便到酒樓吃早飯，然後上路。

席間，張笑狂忽對楊慨道：「楊兄弟，昨夜之事，萬萬不可對人言，就此決定吧。」

楊慨不明所以，道：「張兄是何所指？」

張笑狂道：「兄弟叫你加入敝幫之事。」

楊慨心道：「你終於知道酒後胡言了。」笑道：「一定一定。」

楚星寒一驚，道：「大哥，莫非你眞的答應了他們？」

楊慨道：「答應甚麼？」

楚星寒不滿地道：「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高文泰、上官建及歐陽進也以懷疑目光望着楊慨。

楊慨失笑道：「我甚麼也沒有答應過他們呀。」

楚星寒和高文泰四人目光仍充滿懷疑。

凌策笑道：「楊老弟就算加入敝幫又有何不妥？反正喬莊主和敝幫幫主都是好朋友。」

楊慨忙道：「我們別提這些事了。」

凌策祇好住口。

張笑狂等人却發出會心微笑。

喬複一直在冷眼旁觀。

＊　＊　＊

一行人繼續南行，不一日，已抵達洛陽境內。

衆人找了居停，祇等待喬複相聚之期。

張笑狂等人與楊慨交情越深，楚星寒對楊慨則越不滿，對張笑狂等人則越加厭惡。

張笑狂也隻字不提楊慨加入「風雷幫」之事。

楊慨也知道張笑狂當日是酒後胡言，亦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楚星寒則把這事放在心上。

兩天後，相約之期已屆，喬複滿心歡喜，準備於午時前往白馬寺，楊慨與張笑狂等一班人亦準備護送。

一行人吃過早飯後，離開入住的客棧，準備起程往白馬寺。

楚星寒希望快快完成任務，擺脫張笑狂等人。

衆人步出客棧，朝東郊而行，張笑狂對楊慨道：「楊兄弟，此去白馬寺尚有三十多里路程，爲了老莊主安全起見，我們先行視察一下沿途道路如何？」

楊慨點頭道：「老莊主萬金之軀，不容有失，這倒是個好建議。」

楚星寒不喜楊慨與張笑狂單獨相對，連忙踏步上前，道：「大哥，我也和你同行。」

楊慨道：「我視察道路吧了，你傍着老少莊主，保護老少莊主吧。」

當下，楊慨與張笑狂騎上馬，便率先快步去了。

喬複要細心欣賞沿途風光，且不喜騎馬，便徒步而行。

＊　＊　＊

楊慨與張笑狂騎馬向東而行，不多時來到郊野之上。

荒野之上四週無人，泥路兩旁盡是高及人身的叢林。

張笑狂忽面然勒停了馬匹。

楊慨也勒停馬，道：「張兄，何事停步？」

張笑狂面露不可思議的笑容，並不言語。

楊慨奇道：「張兄甚麼事？」

張笑狂並不答話，忽然縱身下了馬，微笑道：「楊兄弟，下馬再說吧。」

楊慨更感奇怪，祇好翻身下了馬。

張笑狂把兩匹馬驅到遠遠之處。

楊慨還是弄不清他想做甚麼。

張笑狂開口了，一面親切笑容，道：「楊兄弟，你上當了。」

楊慨一愕。

張笑狂仍一張笑臉，又道：「我們五兄弟此行有一重大任務，比你的任務還要重大。」

楊慨奇道：「甚麼任務？」

張笑狂道：「我們的任務就是殺喬複和喬俊傑爺孫兩人。」

楊慨大吃一驚，道：「張兄，你開甚麼玩笑？」

張笑狂一副輕鬆樣子，道：「我是認眞的，不是開玩笑，我更知道你難以應付，所以藉詞引開你。」

楊慨目瞪口呆。

張笑狂又道：「我們的人不久就和你的人在大開殺戒，喬複爺孫

相信也難逃一死。」

楊慨目皆皆裂，道：「風雷幫與喬家莊兩代相好，秦越爲何要殺喬家老少莊主？」

張笑狂微笑道：「我們只是依任務行事，其餘一概不知。」

楊慨恨恨地道：「你們也眞夠耐性，竟等到今天才下手！」

張笑狂道：「等到今天這個時候下手，是因爲江湖中人都知道，喬複今天在白馬寺與另三名結義兄弟相聚，他爺孫倆死在此時此地，豈非更轟動？」

楊慨心中恨極，但此時救主心切，不理許多，便想折回頭去救主，便向遠處的馬匹奔走過去，但他甫一動身，張笑狂撮唇一個忽哨響起。

哨聲一落，道路兩旁的叢林忽有十多個手持武器的兇惡大漢湧了出來，並馬上把楊慨包圍住。

楊慨知道中了埋伏，本想提槍殺向衆大漢，但救主情急，便一躍翻離包圍網，衆大漢見狀，連追殺上去。

楊慨知道難以脫身，被逼殺向對方，剎那間，一場斷殺遂展開了。

在一旁的張笑狂見了，大笑道：「我的弟兄們會好好招呼你的，我現在就折回頭，用你的名議把喬複爺孫殺掉。」

張笑狂說完，大笑幾聲，便快步向遠處的馬匹走了過去。

楊慨恨極，欲想追問張笑狂，但十多名大漢把他苦苦纏着，只好被逼交戰，同時亦眼巴巴看着張笑狂騎上了馬，向來路揚長而去。

向楊慨圍攻的十多名大漢武功都甚不弱，但明顯地，十多人都沒有殺楊慨之心，目的只是要把他纏着不容脫身而已。

楊慨心中明白，張笑狂不想自己死，目的是殺了喬複爺孫之後嫁禍給自己，這點，張笑狂剛才已言明用楊慨名議殺喬複爺孫。

只要喬複爺孫一死，任誰都知道確是楊慨所殺，這一點，張笑狂連日來已作好部署，起碼楊慨最心腹的楚星寒已深信不疑，高文泰等人也深信不疑。

連日來，張笑狂所作所爲全是爲了搏取楊慨的信任。

但他爲何要嫁禍楊慨？

楊慨對於張笑狂無故陷害自己於不仁不義，當眞憤恨得五臟俱裂。

十多名大漢沒有殺楊慨之心，但楊慨憤恨到了極點，加上救主心切，當下赤紅着雙眼，便大開殺戒。

＊　＊　＊

喬複一行十人向東而行，不多久已進入毫無一人的郊區。

喬複年輕時武功高强，但廿多年來養尊處優，加上已是八十高齡，武功難免退步了，更何況手無寸鐵？

喬複慢慢向白馬寺方向而去，却不知已慢慢步向死亡邊緣。

衆人再走了不久，忽見一乘人馬馳了過來，看得眞切，騎者正是張笑狂。

張笑狂在衆人面前下了馬，楚星寒不見楊慨，圓睜着一雙虎目，粗聲道：「我大哥呢？」

張笑狂仍不改他的一表斯文，笑道：「楊兄弟早已答應了我的要求，他現在正要我們五兄弟做一件事。」

楚星寒道：「做甚麼事？」

張笑狂輕描淡寫，道：「楊兄弟要我們把喬氏爺孫殺了，現在我就要殺喬複和喬俊傑。」

楚星寒、高文泰、上官建及歐陽進大爲緊張，連忙把喬氏爺孫嚴密保護住。

其餘劉空、凌策、陳遼及杜羽亦以敵對態度對峙。

喬複到底閱歷深厚，甚是鎮定地道：「張老弟，到底是你秦幫主要殺我，還是楊教頭要殺我？又或者根本是你想殺我？」

張笑狂仰天大笑，並不說話。

喬俊傑也毫無懼色，叫道：「我們喬家莊與你們風雷幫無仇無怨，秦幫主爲甚麼要殺我和爺爺？」

張笑狂微笑道：「喬少莊主，你來世長大之後，就知道甚麼叫做江湖兇險了。」

楚星寒怒叫道：「姓張的，廢話少說，難道我們四個人還怕你們五個不成？」

喬俊傑接口道：「我爺爺武功高强，就憑你們五個能殺得了我爺爺嗎？」

張笑狂又仰天大笑，然後作了個忽哨，哨聲一落，道旁叢林隨即衝出十多名手持武器的大漢，連同凌策、杜羽等一共二十人，把主僕六人重重圍住。

楚星寒四人緊緊護住老少兩主人，四雙眼狠狠盯着對方衆人。

張笑狂面色一沉，喝道：「務必把喬複和喬俊傑殺了！」

一聲令下，二十人如狠似虎衝殺而前，楚星寒四人連忙迎戰。

另一場斷殺又告展開。

＊　＊　＊

却說楊慨使開鑌鐵槍，神勇無比，經過一輪苦戰，對方十五人已被他殺了八人，尚餘的七人武功都甚高，楊慨一時亦難以脫身。

楊慨滿身滿面皆染滿了敵人的鮮血，加上盛怒難却，且殺得性起，面容可怖之極。

楊慨有如受了傷的猛獸一樣，

一記反手槍再殺了一人，便向遠處的一匹馬奔去，望能及時營救主人。

但他一動手，六名大漢又把他苦苦纏着，只見六人齊心一志地持刀向他躍去。

楊慨見對手如影隨形般，騰空一躍而起，手中長槍來一記橫掃千軍，果把對方逼退，趁此機會，便快步向馬匹奔去。

六名大漢仍想苦纏，亦從後趕上。

楊慨奔走間，見對方從後追來，憤怒得如要噴出火來，急步中兀然止步，並猛然回頭，喝叫一聲，便提槍殺向六人。

六名大漢見了，心中不由一怯，竟不其然地後退。

楊慨恨透他們，暴喝一聲，赤紅着雙眼，便向他們躍將過去。

打到這個時候，六大漢也被他的神勇嚇怕了，見他殺來，竟落荒而逃，楊慨仿似喪失理智般，提槍奔走一會，再一翻身，兩個起落，便落在六大漢面前。

六名大漢見他神勇無匹，面容又可怖之極，當眞被嚇破了膽，正想回身覓路而逃，但楊慨已咬牙切齒，長槍連連向前攻去，六個大漢吃驚之餘，加上走避不及，登時又被他殺了兩人。

其餘四名大漢已不敢招架，掉頭便走。

楊慨變得暴戾異常，足尖一點，便追向其中兩人。

兩人嚇得面青白，被逼回身迎戰，但楊慨不知神力何來，長槍仿有千斤重量，兩漢招架不住，手中武器被打脫離手，楊慨持槍再向兩人身上一刺一收，兩人身上皆被他手中長槍貫穿而死。

楊慨殺了兩人，猛然回頭，見尚餘的兩人分頭而走，其中一人向遠處的馬匹走去，必是想騎馬逃命。

楊慨尚需依賴該駒從速救主，豈容馬匹被他奪去？當下快步追向該個欲奪馬匹之人。

那人見他勇猛難擋，見他追來，雖距離已遠，但已嚇得方寸大亂，慌忙加快腳步向馬匹方向跑去。

楊慨從後追趕，已然追不及，那人已騎上馬，正欲揚長而去，楊慨當機立斷，提起長槍，對準那人背心，長槍離遠向前一擲，那長槍剎時有如一支箭般，在空中發出嘯聲，便朝那人背心直飛過去。

那大漢騎上馬背，本以爲可以死裡逃生，正欲驅馬飛奔，但忽聞背後一陣急勁風聲傳來，還以爲楊慨已殺到，心中慌亂，不由回頭一看，這一看，嚇得心膽俱裂，只見一根長槍挾着萬鈞之勢筆直破空而至，登時呆住了。

那長槍「噗」的一聲，直插中那人心房，立時中槍翻身倒地死去。

楊慨一擊得手，繼續奔向馬匹。

來到馬匹身旁，先從中槍死去的大漢身上抽出長槍，然後翻身騎上了馬，在馬背上向四週一望，只見尚有一個漏網之魚落荒而逃，本想連這最後一個也不放過，但救主心切，只好策馬往來路折了回頭。

楊慨騎着馬，催着跨下馬兒，手中長槍權充馬鞭，在馬身上狂打，可憐那馬兒被他打得皮也快將裂開，只好邁開四蹄，沒命飛奔。

一口氣奔走了二十里路，此時來到近城的荒郊。

楊慨向前望去，只見遠處正打得激烈無比，再看清楚，打鬥雙方一邊是楚星寒和歐陽進二人，但不見高文泰和上官建，也不見張笑狂和杜羽五人，更不見喬複爺孫。

打鬥場離道旁遠遠的荒地，場中有七名大漢圍攻楚星寒和歐陽進。

楊慨不見喬複爺孫、高文泰和上官建四人，已暗暗吃驚，可吃驚未完，馬匹再奔前一會，離遠望去，只見路上躺着十多具滿身染血的屍體。

楊慨此一驚非同小可，連忙策馬趨前，再看個清楚，陳屍道上的，赫然有喬複、喬俊傑、高文泰和上官建，其餘的，是一些陌生大漢，想必是殺人者的同黨。

張笑狂等人並不在場，大概目的已經達到早已離開，現場只留下七八個人在圍攻楚星寒與歐陽進。

護主不成，反見老少主人及同伴陳屍道上，楊慨悲憤得撕心裂肺，本想找張笑狂報仇雪恨，但他們已不知所踪。

楚星寒與歐陽進力敵七人，那七人根本不是二人對手，已被打得節節後退。

楚星寒與歐陽進恨透這些殺人者，誓要殺盡敵人，替老少莊主及同伴報仇，因而着着進逼，毫不放鬆。

楊慨悲憤難禁，望着老少二主人及兩個同伴的屍體，眼淚也滴下了，此時他猛然抬頭望向遠處，祇見楚星寒與歐陽進跟七名高手正打得激烈，一咬牙，便欲策馬趕前殺敵。

楊慨正要策馬奔向打鬥處殺敵，但此時，忽見喬俊傑身體微微蠕動，心中一喜，脫口道：「少莊主未死？」連忙翻身下馬，抱起喬俊傑，伸手探了他的鼻息，祇覺喬俊傑尚有微弱呼吸，喜道：「少莊主果然未曾死去。」

然後，楊慨再伸手探查喬複、高文泰及上官建鼻息，但這三人已

死了。

喬俊傑已氣若游絲，離枉死城不遠，楊慨本欲助楚、歐陽二人殺敵，但見二人可以應付對方七人，加上喬俊傑性命危在旦夕，也不理會，便抱起喬俊傑，連忙翻身上馬，直往城中拚命奔去，望能及時救回喬俊傑一命。

激鬥中的楚星寒與歐陽進見楊慨抱着喬俊傑而去，楚星寒盛怒中狂叫道：「楊慨，你這卑鄙小人，竟連少莊主的屍體也不放過。」

策馬奔走中的楊慨聽了，心如刀割，因爲楚星寒已中了張笑狂離間之計，因而對自己產生天大的誤會。

楊慨本想助其殺敵過後，再解釋清楚，但喬俊傑此刻生死繫於一線，若不及早醫治，將返魂乏術，當下帶着喬俊傑，繼續奔向城中。

楚星寒和歐陽進眼見楊慨正要離開，二人恨透楊慨，且誓要殺楊慨爲主及同伴報仇，當下不約而同撇下對手，一齊追向楊慨，他們的七個對手根本難以抵擋二人的武功，見二人抽身而退，喜出望外，慌忙擇路而逃。

楚、歐陽二人追向道上，楊慨抱着喬俊傑，策馬早去得遠了，二人如何追得上。

楚星寒恨得無以復加，狂叫道：「這卑鄙小人，賣主求榮，我楚星寒從此跟他一刀兩斷，不殺楊慨，誓不爲人。」

歐陽進道：「楚教頭，我們馬上趕去白馬寺清涼台，向老莊主的三個兄弟報告此事，叫他們合力捉拿楊慨。」

楚星寒說聲「好」，便拔足向白馬寺方向而去，歐陽進當然不甘後人。

此日是七月初五，喬複之死，首先在洛陽城轟傳起來。

* * *

在同日，幾乎與喬複被殺的同一時間。

濟南城郊的官道上。

一列保鏢隊伍正在道上前進，隊伍的旗幟正是「濟南喬家莊」。

隊伍一共祇有二十人，分別是兩名鏢頭、七名鏢師，其餘是趟子手和脚夫。

保鏢隊伍繼續前行，兩名鏢頭都四十歲左右年紀，外形神威得很，他們一人名叫李構，另一名叫王烈。

隊伍又走了不久，衆人都甚是輕鬆地上路，不料就在此時，道旁忽然閃出卅多名手持兵器的兇惡大漢，並且攔在隊伍面前。

隊伍連忙停步，但衆人仍不把對方放在心上，因爲「喬家莊」的紅貨是從來無人敢打主意的。

對方攔住去路，其中一人越衆而前，大叫道：「留下紅貨，否則莫怪手下無情。」

鏢頭李構及王烈亦越衆而前，朝對方抱拳道：「濟南喬家莊保鏢上路，請行個方便。」

那大漢仰天狂笑數聲，不屑地道：「喬家莊算是甚麼？」

李構與王烈爲之一怔，二人自任此保鏢以來，何曾見過不賣喬家莊帳的人，王烈道：「閣下是哪一道的？」

對方大漢道：「我就是風雷幫洗金標。」

李、王二人一怔，同聲詫異道：「風雷幫？」

洗金標再不打話，向一衆手下叫道：「搶！」

一聲令下，衆大漢一湧而上，李構、王烈這一衆人祇好迎戰，剎那間，雙方便在道上廝殺。

洗金鏢一夥全都如狠似虎，保鏢隊伍人數有限，趟子手和脚夫的武功都甚平凡，強弱懸殊之下，不消一刻，保鏢隊伍已死傷十人，洗金鏢順利劫去了紅貨，便揚長而去。

李構與王烈身受重傷，倒在地上，祇能眼巴巴看着對方挾貨而去。

* * *

「江南四傑」中的其餘三傑，「離魂劍」齊英揚、「逍遙子」柳若塵以及「笑傲王侯」江不邪，三人由徒子徒孫護送下到達白馬寺清涼台，但久候未見老大喬複露面，不久由楚星寒及歐陽進口中獲知喬複遇害之事。

三老老淚縱橫，更仇恨滿腔，由楚、歐陽二人引領下來到喬複遇害處，楚星寒向三老講述了事件經過，並言明楊慨勾結風雷幫中人，賣主求榮。

三老誓言替喬複爺孫報仇，一衆徒子徒孫亦對楊慨痛恨不已。

* * *

王烈、李構負傷返回「喬家莊」，向莊主喬震天講述保鏢遇劫經過，對方更自認是「風雷幫」之人。

喬震天一個震怒，「風雷幫」幫主秦越竟敢打「喬家莊」主意，如何不怒？打算數天後前往「風雷幫」興師問罪，豈料次日，由洛陽傳來消息，說喬複爺孫在洛陽城郊被「風雷幫」的人所殺。

喬震天悲憤莫明，整個喬家莊無不瀰漫着愁雲慘霧。

喬震天知道楚星寒與歐陽進未死，正在趕回濟南途中，祇好等待二人歸來，問明事件經過再作決定。

* * *

楚星寒和歐陽進連日來日夜兼程趕回濟南，向莊主喬震天報告死

訊，喬複的屍體則由齊英揚、柳若塵及江不邪三人在衆徒護送下殿後。

「喬家莊」粉飾一新，本來到處張燈結綵，迎接喬複八十大壽之期，豈料紅事驟變爲白事，整個莊上都在籌備喬複的喪事，一俟喬複屍體運回，就舉行葬禮。

喬複爺孫死在「風雷幫」手上，激起了全莊上下的憤恨，全莊敵愾同仇，都一致贊同總動員攻打「風雷幫」，替老少莊主報仇雪恨，喬震天雖然悲憤，但却主張待楚星寒與歐陽進回來聽詳情後始作打算。

不一日，楚星寒和歐陽進已趕回「喬家莊」，喬震天聞訊，便命人把二人召到大廳，並召來莊上大批職位較高如鏢頭總管、鏢師總管、護院教頭、鏢師教頭等人。

大廳之上已佈置了喬複的靈堂，隨時準備給賓客致祭。

喬震天三父子身穿孝服居中坐在廳中，其餘人等分立兩旁。

四週瀰漫着哀愁，靈堂所在的大廳尤甚。

此時，楚星寒和歐陽進步入大廳。

二人見了靈堂，不由落淚，二人首先跪在靈位之前叩了首，然後楚星寒向喬震天哭道：「下屬護主無力，罪該萬死。」他的哭，是因爲傷心喬複之死而哭。

喬震天有喪父之痛，同樣眼淚漣漣，向二人道：「楚教頭、歐陽鏢頭，請起。」

二人這才站起了身。

喬震天聲音哽咽，道：「到底事情經過如何？」

楚星寒便帶淚把前事說了，說到楊慨勾結「風雷幫」賣主求榮，如泣如訴，落下連串男兒淚，可見他對喬複是如何敬重了。

廳中衆人無不敬重老莊主，聽楚星寒邊說邊哭，亦紛紛落淚。

喬震天聽得全身都震戰了，有感楊慨竟連愛子的屍體也帶走，恨得臉容也扭曲了。

喬威淚流披面，叫道：「秦越本與本莊兩代交好，竟然殺我爺爺和弟弟，還等甚麼，我們馬上總動員，把風雷幫殺個片甲不留吧。」

喬震天傷心得不言語。

此時，一個四十來歲，外形威武的漢子說道：「風雷幫人多勢衆，且他公然與本幫爲敵，必然早有打算，此事非計劃週詳不可。」

此人原來是鏢頭總管徐百勝。

喬威道：「他人多勢衆又如何？喬家莊高手林立，還怕他風雷幫秦越？」

其餘人等一唱百和，都主張非替老少莊主報仇不可，一時間，羣情頗爲激昂。

喬震天雙拳握緊，憤恨地道：「這個仇一定要報，但徐總管說得對，此事非計劃周詳不可，以免作無謂犧牲。」

喬冠宇雖然傷心，但却相當冷靜，人也較精明，此時開口道：「此事恐防當中有詐。」

衆人的目光都投向喬冠宇。

喬震天道：「冠宇何出此言？」

喬冠宇仍很冷靜道：「二弟剛才說得對，風雷幫秦越與本莊兩代交好，但秦越爲何公然與本莊爲敵，還殺了爺爺和三弟？」

衆人傷心之餘，並未細想此一節，聽喬冠宇一說，不由咀嚼起來。

喬震天沉吟道：「不錯，秦越不可能有這個動機。」

喬冠宇道：「秦越應該很清楚，爺爺和爹廣結人緣，朋友遍佈大江南北黑白兩道，單就江南四傑其餘三傑就有徒弟徒孫無數，加上爺爺生前好友、仰慕之士，和爹在江湖上的朋友，祇要爹振臂一呼，這些人馬上就會前來喬家莊相助一臂之力，這一股力量，風雷幫如何抵擋？」

喬威較憨直，叫道：「既然如此，爹就馬上召集各方友好，合力剷平風雷幫吧！」

喬震天不理喬威，轉對喬冠宇道：「眞如冠宇之言，事情就不會如此簡單了。」

喬冠宇道：「殺爺爺和三弟之人，還有劫鏢之人，公然自稱是風雷幫的人，對方恐怕是嫁禍給風雷幫吧了。」

喬震天沉吟道：「言之成理。」

喬冠宇道：「所以我們必要查出元兇屬誰，方作決定。」

喬威道：「莫非是旭日幫所爲？」

喬冠宇道：「近這一兩年，風雷幫和旭日幫互有恩怨，時有磨擦，幸有爺爺居中調停，否則早已血戰連場，今次事件，我懷疑是旭日幫嫁禍給風雷幫，借喬家莊的勢力來削弱風雷幫，然後旭日幫就乘勢攻打風雷幫，以達到一幫獨大之目的。」

喬震天道：「此事極有可能，若果此事與風雷幫無關，秦越必定親自前來向本莊作個交代，我就等秦越前來，看他有甚麼話說。」

徐百勝道：「若果秦越不來又如何？」

喬震天道：「到時我們祇好親往風雷幫一趟了。」

喬威道：「楊慨勾結敵人，殺了爺爺和三弟，此人絕不能留在世上。」

喬震天恨得雙拳緊握，道：「這賣主求榮的卑鄙小人，我要把他碎屍萬段。」

場中衆人都一致表示絕不能放

過楊慨。

喬震天雖傷心，一整臉容，轉成威嚴臉色，道：「楚教頭，我命令你，明天開始，我給你一批人，到處找尋楊慨下落，一經發現此人，你大可以就地正法。」

楚星寒道：「下屬遵命，定必把這奸賊碎屍萬段，替老少莊主報仇。」

喬震天又道：「向畫師描述張笑狂一班人的容貌，分發給莊上的鏢師鏢頭，祇要發現此五人，亦給我殺了。」

楚星寒和歐陽進齊聲應道：「遵命！」

喬震天向立在兩旁的人朗聲道：「徐百勝、沈艮、郭千忍、李政，你們四人連同楚星寒明天即時趕往洛陽，務必把楊慨首級帶回來。」

四個雄赳赳的威猛漢子踏步而前，向喬震天道：「屬下遵命。」

這四人分別是鏢頭總管徐百勝、鏢師總管沈艮，郭千忍乃是護院總管，李政剛是鏢頭，四個都是武功不凡之人，且對喬家莊忠心耿耿，對喬複更是仰慕之至，更是嫉惡如仇之輩，四人接了這個命令，恨不得馬上找到楊慨，吃其肉，煎其皮，取其首級，其他人也恨不得能加入這任務的行列。

喬震天又道：「楚教頭，你與楊慨份屬兄弟，遇見楊慨，絕不能徇私，否則與楊慨同罪。」

楚星寒然道：「莊主，當日下屬已向楊慨言明，若是棄明投暗，下屬就跟他一刀兩斷，從此關係斷絕，現在他非但棄明投暗，且賣主求榮，通敵殺害老少莊主和同伴，下屬已發誓言，不殺楊慨，誓不爲人。」

喬震天滿意地點頭，道：「明天馬上上路，打探楊慨下落。」

五人抱拳朗聲道：「遵命！」

＊　＊　＊

楊慨武功非比尋常，有萬夫莫敵之勇，這一點，喬震天很是清楚，他要殺楊慨，就非要派高手執行任務不可。

這樣又過了兩天，喬震天本等待「風雷幫」幫主來交代，但仍音訊全無，終忍不住，便決定親身前往「風雷幫」，當下帶同兩名兒子，以及一名叫呂廣的鏢頭起程前往「風雷幫」總壇。

大清早，主僕四人各騎着馬匹，便向百多里外的虎丘山「風雷幫」總壇而去。

不多時，四人來到山下，向山下小嘍囉報上姓名身份，言明求見幫主，小嘍囉便上山通傳去了。

不多久，小嘍囉回報，幫主準備接見，囑喬震天上山。

喬震天爲表此行不存惡意，一行人便在山下解下隨身武器，然後才跟小嘍囉上山。

在小嘍囉引路下，一行人來到總壇重地，幫主秦越早在「虎威堂」門外相迎。

祇見這秦越六十歲左右年紀，頭髮斑白，可却紅光滿臉，而且一臉和藹之色，他身形也十分高大，身體健壯之極。

站在秦越身旁的尚有三個人，其中兩人四十歲左右年紀，樣子不怒自威，看外表已知此兩人身懷上乘武功。原來此兩人是幫中左右兩大護法，站左邊的，名叫杜先鋒，右邊則名叫段欺。

另一人三十歲左右，身形也甚健碩，祇見他膚色甚是白晰，長得唇紅齒白，樣子極之冷傲，彷似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般。

原來此人乃是秦越之子秦罕，是個頗爲深沉之人。

秦越見了喬震天，連忙步下石階相迎，大概知他有喪父之痛，也心情沉重地道：「喬莊主大駕光臨，秦某有失遠迎，恕罪，恕罪。」他對喬震天倒還恭敬。

喬震天道：「秦幫主客氣了。」

秦越把喬震天迎到「虎威堂」，雙方近身隨從亦跟着進入。

進入「虎威堂」，雙方分賓主坐下，秦越道：「喬莊主，節哀吧，老莊主棄世仙遊，秦某正想前去向故人吊唁，不料喬莊主却大駕光臨。」

喬震天道：「秦幫主想必明白喬某打擾之意了？」

秦越嘆口氣道：「未知是否樹大招風，竟有人冒充本幫中人行兇，秦某本想登門造訪，交代事件始末，但又恐喬莊主誤會本幫，因而不便造次。」

喬威忍不住道：「你風雷幫是否有名叫張笑狂、杜羽、陳遼、劉空凌策及洗金標之人？」

秦越道：「以上六人，確是本幫中人。」

喬威怒道：「既然如此，你因何說有人冒充你們的人行兇？」

秦罕冷森森地道：「姓喬的，我爹身爲一幫之主，你跟我爹說話最好客氣一點。」

喬威霍地起身，叫道：「你們殺我喬家莊的人，何需跟你們客氣？」

秦罕臉色一沉，更形冰冷，正想開口，喬震天與秦越已齊聲喝道：「住口！」兩人的喝叫聲，喬震天當然是向喬威而喝，而秦越也向秦罕而喝了。

二人祇好住口。

秦越道：「喬莊主，喬公子剛才所提及的六人，其中張笑狂、凌策和劉空在事發當日正身在山西，而洗金標、杜羽和陳遼在事發當日

也正處身於無錫，事發在洛陽，以上兩地相距洛陽何止千里？他們又豈能分身行兇？此事必是他人嫁禍無疑。」

喬威道：「話是你說的，有何證明他們身處山西和無錫？難道你說他們在天竺、波斯我們也得信你？」

喬震天覺得喬威所言有理，雖則語氣並不友善，也不阻止，還對秦越道：「犬兒言之成理秦幫主作何解釋？」

秦越正想開口，秦罕已道：「喬莊主，大丈夫說一不二，喬老莊主及三少莊主之死與本幫無關，無需多言。」

秦越也道：「江湖傳聞，貴莊鏢師教頭楊慨勾結敵人，賣主求榮，想必是貴莊出了害羣之馬……」

秦越話還未說完，喬威又道：「楊慨是另一回事，別扯得太遠。」

秦罕狠狠瞪住喬威，喬威也不示弱，亦以同樣眼神瞪住秦罕，二人眼神充滿敵意。

喬冠宇終於開口，道：「秦幫主，行兇者既然自稱貴幫中人，本莊自然要求證一下，秦幫主既作出以上言語，即本莊已得到答覆了。」

秦越道：「秦某素來敬重喬老莊主及喬莊主，何以會如此不仁不義？」

喬威道：「若然被我們查明確是你們所爲，我喬家莊誓要你風雷幫玉石俱焚。」

喬震天喝道：「休得無禮！」

喬威住口。

喬震天道：「秦幫主，請恕犬兒無禮。」

秦越道：「喬公子現下心情，秦某很了解。」

喬震天起身拱手道：「秦幫主，打擾了，就此告辭。」

秦越道：「喬莊主遠道而來，秦某尚未盡地主之誼，何以急着而去？」

喬震天道：「家父仙遊，瑣事繁重，請恕喬某不便久留。」

當下，秦越相送喬震天一行人離開，然後再重返「虎威堂」，秦罕甚是不滿，道：「爹，喬氏父子此行明顯是給我們下馬威。」

秦越道：「此是後話，你明天帶同一班兄弟，打探楊慨下落，要其供出事件主謀。」

秦罕道：「孩兒知道。」

秦越道：「聞說楊慨有萬夫莫敵之勇，千萬不可托大。」

秦罕道：「爹請放心。」

左護法杜先鋒道：「幫主，屬下懷疑此事是旭日幫嫁禍於我們。」

秦越道：「本座亦早已懷疑是旭日幫余蒼山在挑釁離間，目的是要本幫跟喬家莊勢成水火，最好火併連場，借助喬家莊削弱我們實力。」

右護法段欺道：「喬震天會不會如此容易上當？」

秦越道：「喬震天不是蠢材，當然不會如此容易上當，但事情發展下去，余蒼山不知又會出甚麼花樣，那時就很難說了。」

秦罕道：「既然如此，我們就給余蒼山來個迎頭痛擊，不給機會他走下一步棋。」

秦越道：「此事爹自有主張，你首要任務就是捉拿楊慨，不得有誤。」

* * *

却說楊慨於事發當日發現喬俊傑未死，馬上抱他到城中求醫診治。

喬俊傑傷得極重，幸而身體結實得很，經過羣醫悉心醫治，終逃過鬼門關，但因失血過多，連日來都昏迷不醒，令楊慨擔心得五臟如焚。

楊慨覓了家舒適客棧給喬俊傑養傷。

這天，喬俊傑終於悠悠醒來，楊慨大喜過望，忙道：「少莊主，你醒了？」

喬俊傑睁開眼，身體異常虛弱，環視房中四週，然後掙起身坐着，目不轉睛的望着楊慨。

楊慨甚緊張，忙把他扶着，道：「少莊主，你先躺下好好休息，別起來。」

喬俊傑並不躺下，此時忽然淚如泉湧起來。

楊慨知他想起爺爺死於亂刀之下，也心下感然。

喬俊傑目光充滿憤恨，驀地射向楊慨，叫道：「楊教頭，爲甚麼？你爲甚麼要如此？」說時眼淚流得更急，哭得也更是悲慟。

楊慨登時面容悲苦，嘆口氣道：「少莊主，下屬實是受奸人所害。」

喬俊傑道：「張笑狂親口說，是你下令殺我和爺爺的，上官建和高鏢頭都給你殺了。」說時仇恨滿胸。

楊慨有苦自知，也不說話，離開喬俊傑床邊，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然後低沉地道：「待你的傷好了，下屬就護送你返回濟南。」

喬俊傑擦去眼淚，怔怔的望着他出了一會神，稍刻才道：「你救了我？」

楊慨黯然點頭。

喬俊傑道：「你爲甚麼要救我？」

楊慨面容仿似想哭，驀然抬頭望着他，激動地叫道：「我爲甚麼

要救你？因爲你是我的少主人，到這個時候你還不明白？若果我要殺老莊主和你，爲甚麼要救你？現在洛陽城武林中人都想殺我，我却偷偷摸摸躲在這裡足不出戶，爲的是甚麼？」越說越激動，仿似在作出控訴。

喬俊傑被他的激動語氣嚇了一跳。又怔怔的望着他。

二人相對無言。

空氣出現沉寂。

良久，楊慨一面歉意地道：「對不起，少莊主受驚了。」

喬俊傑也一面歉意。

楊慨站起身，道：「是時候換藥了。」

然後，楊慨拿過新藥，小心翼翼地替喬俊傑除下身上舊藥，再悉心把新藥敷上，然後替他穿好衣服，一切顯得是那麼的細心。

喬俊傑望着他，眼淚又流下了，他這次流的是感激之淚，楊慨不知，道：「少莊主，人死不能復生，別想太多了，好好休息，保重身體爲要。」

楊慨如此一說，喬俊傑更是感動，眼淚也流得更急。

楊慨以衣袖替他抹去眼淚，柔聲道：「待你可以下床走路的時候，下屬就送你回家吧，免得你家人擔心。」

喬俊傑忽然緊張地道：「你不能送我回去。」

楊慨道：「你年紀尚小，此地離濟南又遠，不送你回去，你如何認得路？況且下屬怎放心讓你一個小孩子上路？」

喬俊傑道：「你送我回去是很危險的，爹和兩位哥哥以爲你殺了爺爺，他們一定會殺死你的。」

楊慨道：「別多說，下屬護主有責，我已不能保老莊主安全，無論任何情況，下屬都要保護少莊主安全回家。」

喬俊傑急道：「你難道不知道你處境非常危險？」

楊慨道：「下屬責無旁貸，別擔心下屬安全問題，只要少莊主平安歸家團聚我就心足了。」

喬俊傑苦勸無效，唯有住口。

* * *

如是者又過了十多天，喬俊傑傷勢已大致復原，並可下床走動，但身體仍異常虛弱。

楊慨急欲安排喬俊傑與家人團聚，不理兇險，堅持護送喬俊傑返回濟南，喬俊傑聲淚俱下苦勸，唯楊慨仍無動於衷，喬俊傑也只好被逼跟他上路了。

主僕二人合乘一騎離開客棧，不多久，漸離城中，此時，楊慨發覺身後有五乘人馬一路跟着。

對方四男一女，那女的約莫二十一二歲，樣子長得極是漂亮，臉上不施脂粉，一蓬頭髮又散又亂，但有一種自然美感，且還帶幾分野性美。

跟在少女身旁的，是四個約莫三十歲左右的彪形大漢，且每人面容都甚兇惡。

這四男一女由鬧市一路跟着楊慨，楊慨一路上都無心理會他們。

雙方一前一後，不久已來到城郊，此時，身後的少女忽然向前頭叫道：「楊慨！」

楊慨很自然地回轉頭。

少女雙眼登時放大了，身邊的一名大漢道：「使鑌鐵槍的，他果然是楊慨。」

少女臉色一沉，恨恨道：「你就是楊慨？」

楊慨勒停了馬，掉轉馬頭對着少女等人，在馬上抱拳道：「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在下正是楊慨。」

少女隨即滿面怒容，其餘四名大漢也大爲緊張，紛紛制出單刀在手。

喬俊傑見對方似隨時有殺過來之意，忙對楊慨道：「楊教頭，好漢不吃眼前虧，快走！」

楊慨毫無懼色，對少女道：「姑娘，未請教大名。」

少女並不打話，忽然抽出長劍，嬌喝一聲，在馬身上一縱，便握劍向楊慨直殺過去，其餘四名大漢亦想動手，少女在半空中喝叫道：「你們退下！」

四名大漢似很聽命於該少女，果然都停止了動作。

楊慨見少女已握劍直殺了過來，抱起喬俊傑，一個翻身便下了鞍，本想先放下喬俊傑，再行閃避這少女的無名一伕，但說時遲，那時快，少女已殺了過來，楊慨只好一手抱着喬俊傑，一手提槍迎戰。

少女一劍直取心房，楊慨跨步橫槍，待一劍殺到，便擧槍擋格，少女一擊被盪開，一個翻身，已翻到楊慨左側，楊慨見她斜刺裡殺來，馬步向橫一拉，並不迎擊，再向後翻了兩翻，遠離少女，把喬俊傑放下，欲向少女說句話，但少女亦步亦趨又殺了過來。

楊慨恐妨少女傷及喬俊傑，足尖一點，便迎向少女，此擧是令喬俊傑遠離打鬥場中。

雙方均向對方衝前，少女雖是女流，但性烈如火，毫不懼楊慨手中長槍，身子一躍，便欲居高臨下殺向楊慨，但楊慨豈會被動，亦騰空躍起。

兩人隨即在半空中纏上了，少女的四名大漢見了，不由看得緊張起來。

少女武功相當高強，但與楊慨相比，仍相差太遠。

二人在半空中此一交接，少女

打得相當兇狠，每一着都仿似要取楊慨性命，但每攻一着，都被楊慨輕描淡寫地化解於無形。

二人由半空鬥至地上，少女越打越狠，屢攻不下，更感不甘心，長劍如毒蛇般，又着着向楊慨攻去。

楊慨根本無心打此一仗，更何況對手是女流？所以一開始，都只是招架而不還手，但少女仍舊苦苦進逼。

旁邊的四名大漢見了，也不由讚嘆楊慨武功了得，其中一人道：「二小姐武功已是不弱，但都被這姓楊的小子輕易應付過去，果然不愧爲神槍楊慨，更不愧爲喬家莊高手。」

另一人道：「甚麼輕易應付過去？他根本由一開始也未還過一招，他已招招退讓，否則二小姐早已被他打得焦頭爛額了。」

少女是個衝動好勝之人，否則早已知難而退了，她久攻不下，心中越是氣憤，又連連向楊慨進招，楊慨不想與她纏下去，便又翻身避開，更想結束這一戰，但少女死纏爛打，又向他躍將過去，此時候，楊慨已心頭有氣，見她提劍躍來，忽地採取主動，長槍一記橫掃千軍，把少女逼得節節敗退，長槍再打橫向少女下盤一掃，少女閃避不及，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楊慨長槍一收，隨即槍頭閃電般直取躺在地上的少女咽喉。

四名大漢見狀，大吃一驚。

楊慨槍頭去勢急勁直指少女咽喉，少女也暗吃一驚，但楊慨這一擊，槍頭只輕點着少女咽喉，並沒有刺下去。

少女呆住了，怔怔的望住楊慨。

四名大漢看得冷汗直冒，心怕楊慨槍頭輕輕一送，少女就會命喪當場。

楊慨仍以槍頭抵着少女咽喉，正色道：「姑娘，夠啦，你到底是誰？爲何要殺我？」

少女一臉大無畏之色，道：「無需多說，既然技不如人，認命好了，你殺了我吧。」

楊慨冷哼一聲，不屑地道：「胡鬧！」隨即把長槍一收，回轉身，便向喬俊傑站立的方向行去。

喬俊傑見楊慨輕易打敗對手，極表欣賞。

少女慢慢站起身，望着楊慨背影，臉上恨意極深，忽然一咬牙，提劍便悄沒聲向楊慨從後殺了過去。

四名大漢不料她有此一着，不由呆了。

喬俊傑見狀，也嚇了一驚，眼看楊慨迅即被少女暗算得手，吃驚之餘，正想向楊慨發出警告，豈料楊慨後腦仿似長有眼睛般，少女從後一劍刺來，他乍然停步，頭也不回，長槍驀地從身後攻出，方位不偏不倚，又再指住少女咽喉。

少女忽見一槍刺來，也嚇得停了步，手中劍本刺向楊慨背心，但立時停在半空，因爲楊慨的槍頭已抵着自己咽喉，登時動也不敢動。

楊慨仍不回頭，道：「胡鬧完啦。」說完，長槍迅速收回，便又向喬俊傑行去。

喬俊傑倒抽了一口涼氣之餘，亦拍掌叫好。

楊慨毫不把少女放在心上。

少女仍不曉知難而逃，此際，目光忽然射向另一邊的喬俊傑，此時，她惡向膽邊生，忽然一躍而起，幾個起落，直飛向喬俊傑。

楊慨忽聞身後又生破空之聲，知道少女又殺了過來，馬上向旁避開，再定睛一看，登時大吃一驚，少女竟握劍殺向喬俊傑。

楊慨欲救已鞭長莫及，眼巴巴看着少女落在喬俊傑身後，並一手箍着喬俊傑頸項，另一手以利劍抵擋着喬俊傑咽喉，向急步而至的楊慨喝叫道：「站住！」

楊慨見少主性命操縱在她手中，大驚，慌忙停步不敢前行。

少女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對楊慨道：「你再行前半步，我送這小子上西天。」

楊慨情急地叫道：「姑娘，有話好說。」

少女見鐵錚錚的楊慨頓時軟了，且向自己有哀求之意，眞有吐氣揚眉之感，得意地發出笑聲，道：「楊慨，你終於不是我對手。」

楊慨生怕激怒少女，忙道：「姑娘，你想怎樣？」

少女未開口，喬俊傑已叫道：「楊教頭，別理我，快走吧，若她殺了我，你就替我報仇。」

少女臉色一沉，利劍作勢向前一送，怒道：「住口！」

楊慨唯恐她加害喬俊傑，驚叫道：「姑娘，請手下留情。」

少女發出得意笑容，道：「他是你甚麼人，你竟如此緊張？」

楊慨頗有哀求之意，道：「姑娘放了他再說吧。」

少女沉着臉道：「你先放下武器！」

楊慨毫不猶豫，忙把槍丟落地下。

少女又發出得意的笑聲。

喬俊傑不屑地道：「楊教頭兩番不殺你，你竟恩將仇報？」

少女頓時臉上發熱。

喬俊傑冷聲道：「你就算再學一百年，一千年武功，也不會是楊教頭對手，就算你們五個人聯手，楊教頭也一樣可以打敗你們，現在打不贏就用卑鄙手段，你羞也不

羞？」

少女被喬俊傑數落得滿臉通紅，但心頭有氣。

楊慨正擔心喬俊傑激怒少女惹來殺身之禍，正想開口向少女求情，但少女已先開口，叫道：「楊慨，要是你空手可以打敗我的四名同伴，我就無條件把這小子放了。」

喬俊傑忙叫道：「人多欺人少，算甚麼英雄？」

少女臉色一沉，怒叫道：「住口！」說時，利劍往前一送，喬俊傑頸項登時出現一道血痕。

楊慨大驚，急道：「姑娘手下留情。」

喬俊傑再不敢出聲。

少女冷笑着對喬俊傑道：「你不是說我們五人聯手也不是楊慨對手嗎？現在我們祇以四個人對付他，看楊慨有多大本領。」說完，向四名大漢叫道：「丁庸、東方亮、李項、程士烟，向楊教頭領教一下吧。」

四名大漢領命上前，並且各執着明晃晃的單刀。

楊慨手中無兵器，見四名持刀大漢已躍了過來，此一仗，關乎少主性命，立時抖擻精神起來。

少女又泛出勝券在握的笑容。

四名大漢分四個方位衝向楊慨，並把他圍在核心，然後一湧而前，四把利刀直殺向楊慨。

喬俊傑眼見楊慨手無寸鐵，應付四個如狼似虎的持刀兇惡大漢，登時嚇得呆住了。

少女則一面得意之色。

四名大漢，四把鋒利單刀分四個方向直殺向楊慨，楊慨忽地一躍而起，四刀登時落空，楊慨在半空中一拗腰，落在東方亮與程士烟身後，在半空中蓄勢向二人各踢一脚，東方、程二人各中一脚，登時跌了個餓狗搶屎。

楊慨身子甫落到地上，丁庸與李項雙刀已攻至，他不避反攻，二人雙刀尚未攻到，他已閃電欺身而前，左掌印向丁庸前胸，右手一記拋鎚也取李項胸膛，兩個動作化爲一個動作，速度之快，實在令人看不清楚，祇聽見「碰碰」兩聲，丁、李二人雙雙中招後退。

東方亮與程士烟亦已彈了起身，二人吼叫一聲，又握刀從後向楊慨殺去。楊慨乍聞身後有急勁風聲，頭也不回，坐低馬步，東方、程二人一擊祇能從他頭上掠過。

楊慨趁一坐馬之勢，向後同時打出兩踭，對方二人反應倒也不慢，馬步向橫一錯，避過楊慨一踭，隨即歸馬掄刀，再使開攻勢，而此時，丁庸與李項已整頓脚步，四把刀同一時間又分四個方向攻向楊慨。

楊慨見丁庸與李項從正面殺至，使出一記「雙龍出海」，趁對方未殺到，實行以快打慢，馬步一進，雙拳直攻向丁、李二人，但這兩人微一側身避開楊慨的鐵拳，改從側攻來。

程士烟與東方亮此時亦從後殺至，但楊慨不慌不忙，來一記險着，身子向後撞去，以背脊撞向二人，先避開正面的丁庸與李項。

程士烟與東方亮一攻而至，見他賣了這個大破綻，心中大喜，雙刀直劈向楊慨，以爲萬無一失，但在電光石火一剎那，楊慨背脊本撞向程、東方二人，却在急速去勢中向斜飛了出去，兩前兩後四把刀登時劈空。

這幾個動作說來雖則話長，實則祇在閃電間，喬俊傑見狀本來以爲楊慨必重重吃招了，但竟被他巧妙化解，不由又倒抽了一口涼氣。

那少女則看得目瞪口呆起來，竟替楊慨避過了險着而捏了一把冷汗。

楊慨避過攻擊，可動作非但沒有停下，反而斜刺裏握拳衝向對方四人。

四人有刀在手，豈會忌憚手無寸鐵的楊慨？都紛紛握刀喊殺連聲殺向楊慨。

楊慨直衝到四人核心，一手格開東方亮握刀的右手，隨即直拳攻向東方亮面門，動作之快，東方亮看也沒有看清楚，面門登時中拳，鼻血混和了牙血，向後連退數步。

說時遲，那時快，楊慨一記掛鎚直取李項，右脚直踢丁庸，左掌猛攻向程士烟，一拳一掌一脚，同一時間攻出，無一落空，登時把四人同時打退。

楊慨趁對方尚未拿穩樁，足尖一點，直逼東方亮與李項，向二人各贈一脚，再一翻身，一雙鐵拳又向程士烟與丁庸各贈一記。

楊慨的拳招並不特別刁鑽，祇以動作快速取勝，以快打慢，把對手打了個措手不及。

對方四人也非弱者，慌忙翻滾起身，此時，四人明顯心有不甘，又向楊慨衝殺上。

楊慨見對方又殺了過來，喝叫一聲，變得更加神勇，祇見他身子忽然好似陀螺轉動一般，拳脚齊施，動作之快，令人看得眼花撩亂，也無人看得出他如何出招，場中祇聞「碰碰」之聲響個不絕，不消一刻，四個人分向四個方向打橫飛出丈外，其中東方亮與李項口中噴出鮮血，丁庸與程士烟武器脫手。

喬俊傑見了，心中高興萬分。

那少女見了這個情形，簡直像見了千古怪事一樣，目瞪口呆起來，不由脫口道：「果然威猛。」然後目不轉睛的看着楊慨，就好似被

楊慨深深吸引住了。

四名大漢同時倒在地上，看個清楚，四個人都被楊慨打得鼻腫臉青。

楊慨打倒四人之後，並不追擊，祇好整以暇的望着倒地的四人，向四人作個揖道：「四位兄台，楊慨多多得罪。」

四個人慢慢爬起身，全都以手捂着胸前，並以敬佩的眼神望着楊慨。

少女癡癡的看着楊慨。

喬俊傑見少女仍以劍挾持着自己，叫道：「楊教頭已打敗了你的同伴，你可以放我了。」

少女好似聽不見喬俊傑之言，仍癡癡的望着楊慨出了神。

楊慨走前幾步，彎身拾起長槍，向東方亮等人再作個揖，道：「幾位兄台，承讓！」回頭對少女道：「姑娘，請守諾言。」

少女此刻才如夢初醒，一定神，道：「甚麼？」

楊慨簡單地道：「放人！」

少女再一個醒覺，望望懷中，方才知道喬俊傑仍被自己挾持着，祇好把劍讓開，把手鬆了，釋放了喬俊傑。

楊慨大喜，連忙奔前，喜道：「少莊主，受驚了。」

喬俊傑有死裏逃生之感，也向楊慨奔去。

少女忽然一個詫異，脫口道：「少莊主？莫非他就是喬震天的第三子喬俊傑？」

楊慨把喬俊傑一抱入懷，心情有點激盪。

四名大漢羞慚滿臉的行到少女身旁，連正眼也不敢望少女一眼。

少女怔怔的望着擁抱中的楊慨與喬俊傑，喃喃地道：「江湖傳說，楊慨非但殺了喬複，還把喬俊傑也殺了，莫非傳言有假？」

楊慨主僕二人激盪過去，喬俊傑擰轉身，此刻在楊慨身邊，更無懼色，對少女毫不客氣地叫道：「你們是甚麼人？為甚麼要殺楊教頭和我？」

少女仍呆呆的望着楊慨出了神，東方亮等人眼中雪亮，知她被楊慨深深吸引住了，四人都為之錯愕不已，丁庸樣子較老實，忍不住道：「二小姐，我們此行是來殺楊慨的，看你的樣子，好似對楊慨很有意思，這怎可以呢？」

少女又如夢初醒般，先是一個靦覥，然後臉色一沉，正色道：「胡說八道甚麼？」

丁庸正想再說，東方亮忙向他打眼色，示意他住口，程士烟則一手把他拉開，李項以手掩着他的口。

喬俊傑向少女的發問，不見答話，又叫道：「我剛才問你的話聽到了沒有？」

少女真的聽不到，登時雙頰飛紅。

楊慨道：「少莊主，別多說了，走吧。」向少女等人抱拳道：「諸位，後會有期。」說完，拖着喬俊傑的手，向馬匹走了過去。

楊慨把喬俊傑抱上馬，再一翻身，便騎上了馬背，雙腿一夾，便策馬快步去了。

少女目送楊慨遠去，忍不住道：「果然是忠義兩全的熱血好男兒。」目光甚是不捨。

丁庸見了他的樣子，一臉不解，正想出言相詢，東方亮又向他打眼色，程士烟又一手把他拉開，李項仍以手掩着他的口。

楊慨已在道上消失，少女目光才投向東方亮等人，見他們個個被打了個鼻腫臉青，狠狠瞪了他們一眼，不屑地道：「飯桶！」然後又望着楊慨消失的方向，竟發出甜絲絲的笑容，一副懷春少女的模樣。

被誣奸徒　屢遭追殺

喬複赴約途中被殺，喬俊傑屍體被楊慨帶走，兩者生死俱下落不明，此事轟傳一時。

「喬家莊」聚滿了賓客，衆多賓客當中，絕大部份本擬替喬複賀壽，豈料變成吊唁客。

殺喬複爺孫的人，自稱是「風雷幫」中人，但江湖上猜測，「風雷幫」根本沒有殺喬複的動機，行兇者亦未必是「風雷幫」中人。

「風雷幫」中確有張笑狂、杜羽、凌策、劉空、陳遼等人，亦有名叫洗金標的，但這六人在幫會中祇是藉藉無名之輩，武功也不見得有何突出之處，照理，秦越要殺喬複，必會派出好手執行任務。

江湖中人最後得到的結論，就是眞兇其實是「旭日幫」幫主余蒼山。

余蒼山因與秦越有過節，又想在江湖上一幫獨大，因此派人假冒張笑狂等人，又先收買了楊慨，再把喬複爺孫殺了嫁禍與「風雷幫」，好讓「風雷幫」與「喬家莊」產生天大的仇恨，兩方相鬥之下，余蒼山就可坐收漁人之利矣。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忠心耿耿的楊慨非但背叛了「喬家莊」，更殺了老少莊主。

以上是江湖中人的揣測，焦點都集中在「旭日幫」余蒼山身上，此時慢慢傳了開去，越傳越是沸騰。

余蒼山風聞傳言，大表震驚，便帶領隨從親臨「喬家莊」，要澄清謠言云云。

跟余蒼山前往「喬家莊」的，是「旭日幫」兩大護法，和余蒼山的兒子余弄飛。

余蒼山年近六旬，外形十分威武，也精壯得很，為人很是沉不住氣。

余弄飛約莫廿四五歲，長得一表斯文大方，竟無江湖味道，據說，他武功得到父親眞傳，武功造詣極高，尤其劍術最是了得。

「旭日幫」的兩大護法約莫三十歲出頭，兩個都是非常冷靜之人，他們分別是左護法郎萬里，右護法劉創。

喬複葬禮過後，吊唁客大部份已離開「喬家莊」，余蒼山便親訪喬震天。

喬震天在前兩天已知道余蒼山親臨「喬家莊」，於是便派人往「風雷幫」，邀請秦越到「喬家莊」，好讓兩幫之主當面對質。

余蒼山與秦越幾乎同一時間抵達「喬家莊」，喬震天亦熱誠招待了二幫來人。

秦越同行的，同樣由兩大護法杜先鋒、段欺及兒子秦罕陪同。

兩大幫主在喬震天招待下，在喬家大廳不分次序坐下，喬震天則居中而坐，站在喬震天身旁的，則是兩名兒子，喬冠宇和喬威兩兄弟，其餘的都是一些下人。

各人就座已定，余蒼山首先開腔，道：「喬老莊主之仙逝，余某也甚感惋惜，且心情難過，但最近江湖上不知吹甚麼風，竟把喬老莊主仙逝一事，與本幫扯上了關係，此事必定有人惡意中傷，希望喬莊主勿上了人家的當。」

秦越動容道：「余幫主言下之意，豈非指本幫在江湖上散播謠言？」

余蒼山傲慢地道：「不敢！」

秦越心平氣和地道：「然則余幫主所說的有人惡意中傷，到底是誰？」

余蒼山眼尾也不望秦越，道：「閣下該心知肚明。」

秦罕與兩大護法也氣了，但沉住氣。

秦越非但不氣，還微笑道：「秦某端的給余幫主弄糊塗了。」

余蒼山見了他的笑容，氣道：「姓秦的，你這以退為進的詭計，你瞞得了天下人，但瞞不過我余蒼山。」

秦越仍微笑道：「願聞其詳。」

余蒼山道：「你風雷幫跟喬家莊兩代交好，此事江湖上無人不知，憑着這一點，你殺了喬老少莊主，又派人劫喬家的鏢，做了也沒有人會懷疑你，你更命殺人者和劫鏢者直認是風雷幫的人，於是江湖中人就會想，風雷幫怎會這麼蠢，殺人劫鏢還直認不諱？於是他們自然就會想到，風雷幫是被人冒名的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果然妙着，祇可惜欺騙不了我。」

秦罕勃然大怒，正想開口，秦越阻止他，又一面笑容地對余蒼山道：「余幫主如是說，果然有分析力，可是余幫主有否分析過，既然我幫與喬家莊兩代交好，本幫殺喬家莊主動機何在？」

余蒼山不屑地道：「這兩年來，你風雷幫欲想吞併我幫，稱霸江湖，為了找個興師藉口，借故與我幫一再磨擦，但屢次被喬老莊主居中調停，你為了尊重老莊主，因此才按兵不動，所以首先殺了老莊主，以後無人居中調停，你風雷幫就可以肆無忌憚，還把殺人勾當嫁禍本幫，借喬家莊削弱本幫實力，你便可以藉詞相助喬家莊為名，與喬家莊聯手攻打我幫，到時我幫就任由你魚肉了。」

秦罕終忍不住，叫道：「姓余的，你狗嘴長不出象牙來。」

余蒼山漲紅了臉，道：「難道我說得不對？」

秦越笑道：「一幫之主，竟是胡說八道之人，可笑復可笑。」

余蒼山怒道：「殺人者和劫鏢者都自稱是風雷幫中人，莫非你還要狡辯？」

秦越道：「江湖上衆口一詞，都說殺人者是旭日幫，到底狡辯的是誰？」

喬震天開口了，淡淡地道：「無論兇手是誰，一經被喬某查出，喬家莊必令他玉石俱焚。」

余蒼山與秦越同時開口道：「我支持你。」

余弄飛忽然道：「此件事非但喬家莊是受害者，看來風雷幫與旭日幫都是受害者。」

喬震天道：「余少幫主，何出此言？」

余弄飛道：「風雷幫和旭日幫都不是兇手，眞兇嫁禍了兩幫，可說居心叵測了。」

郎萬里也開口道：「眞兇與楊慨有莫大關係。」

劉創接口道：「祇要找到楊慨，此事才有機會水落石出。」

喬震天暗暗點頭，余蒼山却叫道：「眞兇就是風雷幫，哪還有別的眞兇？」

秦越修養再好也忍不住了，怒道：「余蒼山，你別不知好歹。」

余蒼山不理秦越，對喬震天道：「喬莊主，放心，本幫必然搜集足夠証據，然後指証兇手是誰，為查眞相，喬莊主祇要一開口，本幫必然鼎力相助，一則替喬老少莊主報仇，二則洩我被嫁禍之恨，更重要的，就是替江湖剷除敗類。」

余蒼山之言，茅頭明顯直指風雷幫，秦越大為憤怒，喬震天聽了，滿意地點了點頭。

余蒼山說畢，對兒子道：「弄飛，全力找尋楊慨下落，務必把眞

相弄個清楚。」

余弄飛道：「不必爹提及，孩兒正有此意。」

余蒼山得意地望着秦越，道：「秦幫主還有甚麼話好說？」

秦越憤怒過後，又回復一臉笑容，道：「秦某的確無話可說，余幫主，我們總有機會見個高下的，後會有期。」站起身，向喬震天一拱手，道：「喬莊主，打擾了。」

喬震天急道：「秦幫主，萬事以和爲貴。」

還未說完，秦越已道：「江湖恩怨江湖了，秦某心意已決，告辭！」說完，便快步向大門走去，秦罕與兩大護法狠狠瞪了余蒼山一眼，也跟着秦越走向大門。

余蒼山一臉不屑，道：「跟我見個高下，難道我還怕你不成？」

喬震天極是無奈，他深知秦越性格深藏不露，實則城府極深，余蒼山則衝動過人。

兩大幫主都不把對方放在眼內。

喬複之死，又燃起了兩大幫會的導火線。

* * *

楊慨與喬俊傑一路往濟南之路而走，二人朝夕相對，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喬俊傑年紀雖小，但明白到楊慨處境相當不妙，更知道，祇要返回喬家莊，楊慨可能後果堪虞，奈何苦勸無效，也因此，一路上令他弱小心靈擔心不已。

主僕二人在道曉行夜宿，不一日，來到一個鎮上，那時已傍晚時分，楊慨便找家客棧投宿，次日才繼續上路。

豈料次日一覺醒來，楊慨發現失去了喬俊傑蹤影，大急之餘，四下尋找，但仍不見少主蹤跡，最後還發現，一路上賴以代步的馬匹也不見了。

楊慨心急如焚，心中祇盼望喬俊傑年少貪玩耍，騎馬到他處嬉戲去了，便呆坐客棧房間等候，但由大清早一等，就是黃昏日落，仍不見喬俊傑歸來，更令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般。

楊慨與喬俊傑之間已建立了親如父子般的深厚感情，他的失踪，非但使楊慨有護主無力之責，也令楊慨有失去愛兒的感受。

楊慨知道在客棧房中呆等絕非上策，所以決定四處尋覓。

到底喬俊傑因何無故失踪？連坐騎也失去踪影，這又意味着甚麼？

翌日，楊慨一早起床，足跡踏遍全鎮，亦問道於旁，但終究不見喬俊傑下落。

他知道，喬俊傑一直反對返回濟南，以免遭受「喬家莊」人對他痛下殺手。

喬俊傑之失踪，會不會是他不想自己返回濟南，令自己到處找他，以避遭凶險？

楊慨希望喬俊傑是自行走出，而非落在奸徒之手。

盡管如此，楊慨仍擔心異常，因爲他祇是個十歲孩童而已。

若果喬俊傑眞的爲了楊慨安全着想而不辭而別，那麼他的行踪會往何處？

楊慨知道喬俊傑認不得路回濟南的路，所以幾乎可以肯定喬俊傑絕不會在返回濟南的途中。

他極有可能重返洛陽，因爲三年前，他曾跟隨爺爺到過洛陽白馬寺，當時他只有七歲，長得聰明活潑，甚得白馬寺住持喜愛，而白馬寺住持更是「江南四傑」之好友。

喬俊傑在洛陽舉目無親，到了洛陽後，除了投靠白馬寺住持已是無所依靠。

所以楊慨決定重返洛陽，到白馬寺找尋少主喬俊傑。

想起有這一個可能性，楊慨才稍爲安心了。

第三日，楊慨買了一匹馬，便快馬加鞭向洛陽而去，心中只想着快快與少主重見。

一路上快馬奔馳，馬匹疲倦了，就讓馬兒休息，然後又繼續上路。

這樣在道上奔走一整天，這時候，只讓馬匹順步而行，行不多久，忽見前面有一隊人馬也向前慢步而行，想必亦是往洛陽的隊伍了。

前面隊伍共有四人，楊慨也不以爲意，此時又加快了脚程。

慢慢接近前隊，對方見身後有人，其中一人回轉身來，那人望了望楊慨，忽然怔怔的望着楊慨的隨身武器是鑌鐵槍，然後對身旁其中一老者道：「師父，那人是使鑌鐵槍的，他會不會是楊慨？」

那老者並非別人，正是「江南四傑」中的老二，「離魂劍」齊英揚。

跟在齊英揚身邊的三人，都是卅多歲的精壯漢子，這三人個個都一臉正氣。

原來這三人都是齊英揚的弟子，一個名叫謝長威，一個名叫唐千鈞，另一名叫展青，剛才向楊慨一望的，就是展青。

齊英揚聞說，勒停了馬，回轉身望着楊慨，三名弟子也停了下來。

楊慨心無他念，也不理會旁人，正想策馬而過，齊英揚忽然聲若洪鐘地叫道：「老弟，慢行。」

楊慨聞言，若不是因對方是老者，早已充耳不聞，當下也勒停了馬，抱拳道：「前輩有何指教？」

齊英揚雙眼銳芒四射，直盯着楊慨，眼神就好似直透楊慨的五臟六腑一樣，道：「你就是楊慨？」

楊慨毫不畏懼他的眼神，道：「晚輩正是楊慨。」

齊英揚師徒聞說，精神一振，隨即面容嚴肅起來，謝長威、唐千鈞及展青三人亦同時拔出長劍，大有隨時衝殺之態。

齊英揚按捺不住，發一聲喊，策馬持劍直殺向楊慨。

楊慨見齊英揚在馬上舞起長劍，劍中氣勢無人能及，當下不敢托大，見齊英揚攻了過來，連忙翻身下了馬，先避了齊英揚一擊。

楊慨不善於馬上作戰，爲求明哲保身，先下馬是爲上策。

齊英揚是個衝動且性急之人，眼見一擊被楊慨下馬避開，趁招式未老之際，亦乘勢一個觔斗翻下馬，再乘着那一招之餘勇，挽起無數劍花，直蓋向楊慨。

楊慨甫一下馬，見對方已殺至，連忙立定馬步，提槍迎招。

齊英揚老而彌堅，一把劍舞得劍芒四射，且劍氣森森，楊慨馬步一進，一根長槍亦舞得虎虎生風，一個欺身，直殺向齊英揚，採取主動打法。

謝、唐、展三人見師父與楊慨交上了手，便站在一旁觀戰。

兩大高手終於碰上，一時間，只聞「叮噹」之聲不絕，兩人出手之快，招式之繁密，只把旁觀的三人看得深深被吸引住了。

一陣正面接戰過後，雙方都得不到好處，齊英揚叫聲「好傢伙」，便又向楊慨躍過去，楊慨見他劍招凌厲，馬步向橫一拉，從側一槍朝齊英揚腰間掃將過去，齊英揚迴劍盪開這一擊，一記反手，劍尖直指楊慨胸膛，楊慨兵器太長，來不及擋格，身子一側，堪堪避開這一擊，但齊英揚反應也不慢，一個轉身，長劍再向橫一拖，看勢頭似想一劍劏開楊慨胸腹之間，但楊慨馬上把長槍一收，長槍打橫向前一送，齊英揚這一擊，只能擊中楊慨的槍身。

齊英揚鬥志與火氣同樣旺盛，一雙眼狠狠瞪着楊慨，好似在思量如何進攻一樣。

楊慨等他發動攻勢，來個見招拆招。

此時候，遠處忽有五騎人馬馳了過來。

齊、楊二人目光中只有對手，也不理會馳過來的五騎人馬。

謝長威、展青與唐千鈞六隻眼睛也注視着齊、楊二人，這三人同樣也一同融入了這場激鬥之中。

遠處的五匹馬慢慢馳至，他們不是別人，正是日前挾持喬俊傑與楊慨打了一場的無名少女，與他同行的四人。

少女乍見楊慨，臉上泛出喜悅之色，但見他與一個老者握武器在對峙着，不由心感奇怪起來，便勒停了馬匹，停在一邊靜觀其變。

謝、唐、展三人亦見了少女等人，但不理會，只當他們是路過瞧熱鬧的人吧了。

齊、楊二人對峙一會，齊英揚忽然吼叫一聲，舞着撩亂的劍光，便向楊慨衝殺而前。

楊慨見齊英揚甫一動身，也不落後，亦提槍暴喝一聲衝向齊英揚。

說時遲，那時快，兩件兵器又碰上了，當即互相糾纏在一起，兵器發出的碰撞聲更響更密，更令觀者透不過氣來。

兩人這一短兵相接，激起塵土飛揚，落葉亂飛，旁觀者只聞其聲，不見其影，速度之快，根本不知二人如何出招。

雙方激鬥一會，陣中忽聞兩聲巨响，隨即陣中二人雙雙向後飛出丈外，同時一蓬鮮血暴射上天，然後又變成一陣血雨降下。

謝、唐、展三人尚未知鮮血是誰噴出，一驚非同小可，忙向齊英揚墮地處飛奔過去。

無名少女也大吃一驚，在馬背上看着楊慨倒在地上，一雙眼登時睜得大大的。

原來齊與楊二人經過一輪硬拚之後，激鬥中，楊慨胸前吃了齊英揚重重一劍，並吃了齊英揚結結實實一掌，同時，齊英揚胸前也被楊慨刺了一槍，兩人傷口都噴出了大量鮮血，楊慨胸前中掌，口中吐出大量鮮血。

唐、謝、展三人飛奔到齊英揚身旁，見他流了滿身鮮血，忙把他扶起，唐千鈞與展青一個憤怒，二人雙雙站起，四隻眼都恨意極深，忽然不約而同地握劍殺向楊慨。

楊慨受傷極重，一時未能起來，無名少女見唐、展二人迅速殺到，吃驚之餘，連忙在馬背上飛身迎向唐、展二人，其餘丁庸、李項、東方亮與程士烟也不甘後人，亦飛身向唐、展二人殺了上去。

一場激戰眼看就要展開，就在此時，齊英揚忽然喝叫道：「停手！」

唐、展二人本擬展開打鬥，忽聞師父叫聲，兩人在急步中，忽地向旁散了開去。

少女等人見狀，也不追擊，因爲他們目的只是不讓唐、展二人乘人之危，所以也停下來，站在一旁，等待事情的轉變。

齊英揚站起身。

楊慨亦以槍拄地站直了身子。

齊英揚一雙眼以敬佩之色望着楊慨。

楊慨更佩服齊英揚。

齊英揚望着楊慨片刻，忽道：「我齊英揚闖盪江湖數十年，今天終於碰上對手了。」

楊慨大感惑詫異，脫口道：「前輩原來是齊英揚，齊老英雄？」

齊英揚是「江南四傑」之一，四傑交情深厚之極，喬複之死，江湖傳聞與楊慨有莫大關連，因此齊英揚誓殺楊慨，以祭亡兄。

楊慨聽齊英揚道出身份後，已明白他為何要殺自己。

齊英揚叫道：「奸賊休要多言，受死吧！」話音甫落，又握劍衝向楊慨。

楊慨胸前吃了齊英揚蘊含深厚內力的一掌，已受了內傷，戰鬥力已大為減退，齊英揚雖對他高超的武藝佩服不已，但想起喬複之死，和楊慨的所為，恨意也更深，知他受了極重內傷，正好趁機取其性命。

楊慨見齊英揚又殺了過來，叫道：「齊老英雄，請聽晚輩一言。」

衝動的齊英揚那會聽他所言？仍舊負傷殺了上去。

楊慨胸前鮮血汨汨流下，內傷所困更是氣力不繼，但見他殺了過來，只好立馬橫槍，準備迎戰了。

那少女見楊慨內外皆傷，知他無力還擊，心下大急，眼見齊英揚已殺到，忽地抽出長劍，嬌喝一聲，便從馬鞍上飛身而起，橫裡向齊英揚殺了過去。

東方亮等人見她動手，亦跟隨殺上，謝長威、唐千鈞及展青三人有感師父已受了傷，見少女五人殺向師父，大吃一驚，亦不約而同一齊殺了過去。

齊英揚見此女橫裡飛了過來，只好撇下楊慨，迎擊少女殺來一劍，此時候，東方亮、丁庸、程士烟、李項亦已殺到，那邊廂，謝長威唐千鈞及展青亦同時殺過來。

雙方碰上了，登時喊殺連聲，混戰起來。

楊慨見少女等人出手相助，好生感激，但有感齊英揚亦已受傷不輕，恐防齊英揚不敵，向少女叫道：「姑娘，勿傷害齊老英雄！」一句話說完，口中又噴出大蓬鮮血，接着身子一軟，便倒了下去。

楊慨受齊英揚一掌的確非同小可，終因內傷過重暈了過去。

少女與齊英揚打得正酣，那邊，東方亮等人與謝、唐、展三人亦打得甚是激烈。

齊英揚年事已高，先前已與楊慨作了連場激鬥，再加上身上中了楊慨一槍，傷口鮮血仍不斷湧出，若非如此，少女根本抵擋不住他爐火純青的劍術。

酣鬥中的少女聞楊慨說了這話，隨即倒地不起，暗吃一驚，忙叫道：「你們快把楊慨先扶上馬。」

丁庸應了聲「好」便向後一翻，遠離打鬥場中，東方亮、李項與程士烟仍與對方激鬥。

丁庸快步奔到楊慨身邊，把昏迷的楊慨背起，再拾起楊慨的長槍，便向其中一匹馬走去。

謝長威、唐千鈞與展青見狀，紛紛撇下對手，想阻攔丁庸救楊慨。

東方亮三人豈容他們脫身？又把他們纏住了。

那邊廂，齊英揚是個衝動火爆之人，那少女亦一樣性烈如火，兩個脾氣剛猛之人碰在一起，惡鬥在所難免。

齊英揚武功雖高，但此時出招已開始力不從心，少女想起楊慨臨倒地前叮囑勿傷害齊英揚，因此再也不想打下去，眼見丁庸已把楊慨打橫放在其中一匹馬背上，忽然翻身避開齊英揚，想結束這一戰，並向馬匹奔走過去，口中向東方亮三人叫道：「快走！」

齊英揚見少女翻離戰陣，正想追擊，但傷勢越來越重，且傷口劇痛難當，祇好放棄追趕。

東方亮、李項及程士烟三人聽令於少女，亦翻身跳離戰陣，同時亦跟隨少女馬匹處奔跑過去。

謝長威、唐千鈞和展青三人不甘楊慨被帶走，從後追趕，雖眼見師父受傷非輕，但仍不放過楊慨，且誓取楊慨首級。

少女等人正想躍上馬背，但謝、唐、展三人已迅速殺了過來，東方亮四個男的唯有回頭迎敵，少女則已走近楊慨身邊，視察其傷勢。

東方亮四人又與謝長威三人打起上來了。

齊英揚雖然受傷非輕，稍一回氣，又按捺不住，便又加入了戰圈。

此時候，道上又有一騎人馬奔了過來。

馬上騎者見道上有人激烈打鬥，好奇地停下來觀看。

這在道上出現的單騎人馬，並非別人，正是「旭日幫」幫主余蒼山之子，余弄飛。

江湖上打打殺殺無日無之，余弄飛見了也毫不為意，但奇怪的是，陣中有一受傷不輕的老者，怎會與這些青年男女打作一團？而且這老者脾氣極之剛烈，雖受傷仍苦纏不休？

論武功，東方亮四人稍遜於謝長威三師兄弟，何況陣上還有一個高手齊英揚？

東方亮四人開始處於下風。

余弄飛向另一邊望去，祇見一人打橫伏在馬鞍上，旁邊則有一少女心急如焚地望着打鬥場中。

楚星寒見他們欲行刺老莊主，急舉劍……

余弄飛明白，那伏在馬鞍上的人必定不敵受傷，由少女照顧着了。

那少女恐怕昏迷的楊慨拖下去會有性命危險，當下不理許多，撇下東方亮等人，便飛身上馬，打算先行離開。

陣上的齊英揚見狀，退出戰圈，持劍追向少女，並大叫道：「妖女別走，徒兒們，快取楊慨首級去！」聲隨人至，兩個起落，已落在少女馬匹身旁，少女恐防他加害楊慨，被逼下馬與齊英揚再度週旋，謝長威三人已撤下對手，助師父一臂之力。

余弄飛看了一會，本想離開，忽聞齊英揚的叫聲，驚異地望着馬上的楊慨，脫口道：「他是楊慨？」

余弄飛詫異過後，忽然抽出隨身長劍，策馬奔近打鬥場中，在馬背上一翻身，竟加入了戰圈。

少女一方漸處下風，忽見有人加入戰圈，暗暗叫苦，豈料，這加入戰圈的青年竟然站在自己一方，力敵齊英揚師徒四人。

余弄飛劍術精湛，又是生力軍，一經加入，戰情立時改觀，少女及東方亮五人才有喘息的機會，少女並趁此良機退出戰陣，並再度飛身上了楊慨處身的一匹馬，向余弄飛叫道：「多謝兄台相助。」

余弄飛邊打邊道：「鞍上人可是楊慨？」

少女道：「正是！」

余弄飛叫道：「快帶楊教頭先行離開，在下隨後就到。」

少女應聲「好」，便策馬快步去了。

齊英揚欲追而無力，唯有目送少女帶着楊慨遠去。

謝長威三人欲追，但被余弄飛、東方亮等人纏着脫不了身。

余弄飛見少女遠去了，一輪快攻蓋向謝長威三人，擾亂對方陣脚，然後抽身後退，再施展輕身功夫躍起，在半空中一個翻身，便平平穩穩的騎在馬背上，東方亮等人亦趁對手陣脚大亂之際，也抽離戰圈，並迅速騎上馬背。

余弄飛策馬而去，回頭對齊英揚師徒叫道：「前輩，三位兄台，多多得罪了。」然後策馬直向少女坐騎跟了上去，東方亮四人亦策馬從後跟着。

謝長威、唐千鈞、展青三人本欲想騎馬追趕，但瞥眼一看，見師父全身染血，且鮮血仍不斷自傷口汨汨流下，大吃一驚，便放棄追趕，三人一臉情急，不約而同向師父身邊走去。

齊英揚身體倒還結實，受此傷勢，又經過一輪激鬥，竟仍能屹立不倒。

* * *

暮色漸合，倦鳥歸巢，到處炊烟四起。

少女——秦紫紅、余弄飛等人帶着昏迷的楊慨來到一個鎭集，一行人先找到投宿之處，再找鎭上名醫替楊慨悉心治理，余弄飛又餵楊慨服了內傷藥丸，不多久，楊慨悠悠醒了，並把體內瘀血全都嘔吐盡淨。

衆人都開心不已，尤以秦紫紅更是芳心大慰。

楊慨被秦、余二人相救，感激不盡，尤其秦紫紅，楊慨心知她根本不是齊英揚對手，仍冒死相救，更感激得幾乎涕淚交流。

楊慨記掛着喬俊傑，余、秦二人知他非但護主心切，更對喬俊傑產生了如父子般的感情，二人祇好勸其養好傷再作打算。

如是者，楊慨將養了數天，在秦紫紅悉心照料之下，楊慨身上的傷迅速復康，每天服食余弄飛的內傷藥丸，身體大致上已無恙，唯元氣尚未恢復過來。

數天來，余弄飛眼見秦紫紅細心照料楊慨，且噓寒問暖，心中滿不是味道，酸溜溜的感覺日比一日重。

丁庸有感秦紫紅平日性如烈火，且有一股男兒氣概，何曾見過她有溫柔的一刻？見她這幾天一反常態，像見了千年怪事一樣，東方亮罵他是蠢材，連平日甚少開口的程士烟與李項也罵他比豬還要蠢。

楊慨當然明白秦紫紅的心事，更加明白余弄飛對秦紫紅已暗暗傾慕。

余弄飛同樣清楚秦紫紅的一顆心祇向着楊慨。

秦紫紅亦知余弄飛對自己產生男女間的好感，但她的一顆心祇是向着楊慨。

楊慨無暇去想男女私情，心中祇惦掛着喬俊傑，他不能肯定喬俊傑是否已處身於白馬寺，便堅持要探個究竟才安心，秦紫紅大爲緊張，道：「楊敎頭元氣未復，豈能遠行？何況喬家莊正派人到處向你追殺，若遇上他們怎辦？」

楊慨心意已決，道：「在下護主無力，令老莊主和兩個同伴命喪奸人之手，決不能再令少主人有任何損傷。」

余弄飛道：「既然楊敎頭懷疑少莊主身處洛陽白馬寺，該受到善待了，又何需擔心？」

楊慨道：「少主人是否身處白馬寺，在下也不敢肯定，所以非走一趟不可。」

秦紫紅道：「若果喬三少莊主不在白馬寺又如何？」

楊慨道：「那麼在下無論如何，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回少主人，然後安全護送他回返喬家莊。」

秦紫紅吃了一驚，道：「這個時候你還要回去喬家莊，這豈非自投羅網？」

楊慨道：「祇要少主人安全歸家，其餘在下一概不理。」

余弄飛道：「這樣吧，我和秦姑娘到白馬寺打探一下，再向你回報，免得楊敎頭元氣未復於道上操勞。」

余弄飛的用意很明顯，是想與秦紫紅單獨相處，秦紫紅如何看不出來？

楊慨當然也心知肚明，想了想道：「也好，那就有勞余兄和秦姑娘了。」

秦紫紅道：「楊敎頭要探聽少主人下落，當然要親自前往才對，既然如此，再過兩天，我們一起上路吧。」

余弄飛很失望，心中又酸溜溜的。

楊慨道：「我非親自走一趟不可，祇要見了少主人，就馬上帶他回喬家莊。」

丁庸忽道：「人家說神槍楊慨忠義兩全，對喬家莊更是忠心不二，果然不假。」

東方亮正要開口搶白丁庸，丁庸馬上瞪大雙眼惡瞪着他。

東方亮祇好住口。

＊　＊　＊

兩天後，楊慨便踏上重回洛陽之路，秦紫紅不懼險兇，亦跟隨着楊慨，余弄飛當然不會錯過接近秦紫紅的機會，更何況他要與楊慨合力查出殺喬複的眞兇，免「風雷幫」與「旭日幫」關係日趨惡化，但楊慨一心祇惦掛喬俊傑安危，其餘好似已不重要。

東方亮、丁庸、李項及程士烟當然亦一齊上路。

一路無話，不一日，一行七人已抵達洛陽境內，其時已接近黃昏，秦紫紅建議先找投宿居停，但楊慨却堅持先往白馬寺，衆人亦祇好一同往白馬寺而去。

衆人一路向東而行，不多時，途經喬複當日遇害處，楊慨不禁憶起老莊主慘死之狀，更憶起結拜兄弟楚星寒揚言決裂之事，一切都歷歷在目，就好似剛剛才發生一樣，想起喬複之死，不禁黯然，亦充滿自責，想起楚星寒誤會自己，端的心如刀割。

秦紫紅與余弄飛見了他的神情，知他身臨傷心地，觸起傷心事，余弄飛道：「楊敎頭何不化悲憤爲力量，與小弟共同追查出殺喬老莊主的主兇。」

秦紫紅也一臉關切的道：「余大哥說得對，查出眞兇，非但可以替喬老莊主及楊敎頭同伴報仇，亦可替楊敎頭洗脫不白之寃，更可免

除江湖上兩大幫會的一場火併。」

楊慨嘆口氣道：「一切等待尋回少莊主再作打算。」

丁庸道：「你心中除了你的少莊主外，好似已沒有別的事。」

楊慨不說話，忽然策馬快速奔馳，顯然不欲面對這塊傷心地。

其餘人等亦祇好跟着。

太陽已下山。

一行人終於來到莊嚴的白馬寺門前，各人相繼下了馬，楊慨首先步進寺內，其餘人等亦跟着其後。

衆人進入寺內第一進的「天王殿」，楊慨見一僧人，趨前合什爲禮，道：「大師，弟子欲向貴寶刹打探一人下落，請大師行個方便。」

那和尚亦合什還禮道：「施主要打探的是甚麼人？」

楊慨道：「弟子打探的是個十歲孩童，乃是濟南喬家莊三少莊主喬俊傑，喬複老莊主的第三愛孫。」

和尚微微一怔，道：「施主請稍等，容貧僧稟報住持大師。」

楊慨道：「有勞大師。」

那和尚便轉身而去了。

衆人祇好站在「天王殿」外等候，余弄飛道：「看那和尚的神情，似有點不對勁。」

秦紫紅道：「有何不妥？」

余弄飛道：「他聞說楊敎主要找喬三少莊主，臉色立時變了。」

秦紫紅道：「莫非喬三少莊主眞的在寺內？」

楊慨道：「但願如此。」

沒多久，那和尚回報道：「敝寺住持浮雲大師說，晚課將屆，請各施主稍等，晚課完畢，住持大師再與各施主詳談。」

楊慨道：「既然如此，弟子等祇好靜心等候了。」

此時，寺內果然傳來晚課的鍾聲，那和尚亦立時返回寺內去了。

楊慨等人祇好繼續等候。

不多久，寺外忽然傳來馬蹄聲，蹄聲由近而遠，丁庸好奇心重，走出寺外看個究竟，祇見有兩個和尚騎着馬快速離開白馬寺。

丁庸把發現告訴各人，但每個人都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東方亮搶白道：「蠢材，和尚騎馬有甚麼稀奇，你却大驚小怪？」

丁庸不服，道：「寺內所有和尚都開始做晚課了，這兩個和尚却偷偷離開，不是有點奇怪嗎？」

丁庸這次並不蠢，甚少開口的李項也開口了，道：「的確好似有點不對，剛才那和尚的神情已惹起了余少幫主疑心，這兩個和尚悄悄而去，該不是巧合。」

秦紫紅道：「莫非當中有詐？」

楊慨一臉無懼之色，道：「堂堂白馬寺，會有甚麼古怪！」

丁庸道：「白馬寺的確沒有古怪，但和尚却好似有點古怪。」

東方亮道：「蠢材這次並不蠢，我們還是避一避爲妙。」

丁庸狠狠瞪着東方亮道：「我當然不蠢。」

程士烟道：「楊敎頭，有道是好漢不吃眼前虧。」

楊慨道：「無論發生甚麼事，我也要見到少主人才安心，爲免有事連累大家，你們先行離開吧！」

丁庸說聲「好」，便馬上轉身而去，但隨即聽見余弄飛道：「你以爲我們都是貪生怕死之徒嗎？」

丁庸馬上返回頭，並道：「不錯，我們豈是貪生怕死之徒？」

楊慨一臉感激，道：「各位與在下祇是萍水相逢，但却爲在下一再操心，有道是大恩不言謝，但各位既然預料將有事發生，在下實在不想連累各位，各位請回吧！」

秦紫紅情深地望着楊慨，道：「別再說了，我們定與楊敎頭共同進退。」

各人都附和。

楊慨更是感激得無言以對，過了一會，道：「天色向晚，晚課需時，我們還是改天再來吧！」

楊慨之言明顯不過，其實是想勸各人離去。

秦紫紅道：「既然專程到來，何不安心再等一會，何必白走了一趟。」

楊慨道：「各位連日來與在下一同奔波路途中辛苦，還是稍作休息吧。」

各人於是策馬返回洛陽城中。

次日一早，楊慨瞞着各人，又獨自向白馬寺而去。

楊慨單騎來到寺門前，寺內僧人好似知他必定重來一樣，楊慨向僧人道明來意，僧人囑其在寺內等候，表示進內稟報住持浮雲大師。

楊慨把馬匹騎到另一邊，靜心等候，沒多久，忽見有五個人自寺內走了出來。

楊慨向來者望去，祇見此五人乃是楚星寒、徐百勝、沈良、郭千忍及李政。

楊慨見了楚星寒，心中大喜，正想叫聲「二弟」，但隨即臉上變色，因爲五人都怒容滿面，尤以楚星寒爲甚，且一臉殺氣。

五人都攜着刀，楚星寒率先步出寺外，一見楊慨，吼叫道：「卑鄙小人，昨日給你知機逃脫了，今日竟膽敢單人匹馬前來？」

楊慨一聽，立時明白，昨日偷離白馬寺的兩個和尚，原來是向楚星寒等人通風報訊，也難怪余弄飛等人當時感到事態不妙了。

楊慨心如刀割，道：「二弟，請聽大哥一言。」

楚星寒喝叫道：「住口，當日

我已言明，跟你一刀兩斷，更揚言，不殺楊慨，誓不為人。」

徐百勝一臉幸災樂禍之色，對楚星寒道：「楚教頭，楊慨是你結拜大哥，你下得手嗎？」

楚星寒怒叫道：「為表心跡，你們別插手，讓我殺了這奸賊，拿他人頭回去向莊主交差。」

楊慨急道：「二弟，別中了奸人之計。」

楚星寒叫道：「別叫我二弟，奸賊，受死吧！」話音一落，提刀向前一縱，便飛身殺向楊慨，其餘徐百勝、沈艮、郭千忍及李政果然在袖手旁觀，看着他們在手足相殘。

楊慨見楚星寒提刀殺來，連忙翻身避開，叫道：「二弟，別衝動魯莽，且聽大哥解釋清楚。」

楚星寒充耳不聞，一擊落空，一個轉身，便又提刀殺向楊慨，楊慨見他來勢兇猛，被逼舉槍擋格。

楚星寒恨極楊慨，一開始便欲置其於死地，一柄單刀舞得潑水不入，招招殺着直攻向楊慨。

楊慨不欲手足相殘，也心中苦極，祇招架而不還手。

楚星寒武功不弱，盛怒之下，每出一招，力度足可開山劈石，楊慨祇守不攻，久守必失，加上心神大亂，此時被楚星寒尋得空隙，祇見楚星寒一刀迎頭劈下，楊慨舉槍欲想擋開，不料楚星寒這一劈祇是虛招，見楊慨舉槍，左手護住空門，右手刀連忙一收一送，直取楊慨咽喉。

對着其他對手，這一着，楊慨絕對不會有失，但此刻對手是楚星寒，毫無殺心的楊慨登時失守。

楚星寒一刀橫裡向楊慨咽喉掃將過去，楊慨中門大開，已是任由宰割，眼看楊慨會命喪當場了，但楚星寒這去勢急勁一刀忽然驟然停住了，堪堪祇離楊慨喉部祇有一寸左右。

楊慨閉目待死，但楚星寒卻未一刀取其性命，睜開眼來，祇見楚星寒的刀仍停在半空，一臉痛苦而無奈的呆望着自己，甚至冷汗亦已流下來了。

楚星寒根本不忍心殺楊慨。

楊慨也呆呆的望着楚星寒。

二人四目交投，此一刻，端的有百般滋味在心頭。

徐百勝等人見狀，也怔住了，郭千忍叫道：「楚教頭，何必跟這種人念手足之情？」

李政也道：「莊主有令，若然徇私，與楊慨同罪。」

沈艮接口道：「無必要為了這種人而斷送大好前途。」

旁人又怎能感受楚星寒此一刻的心情！

兄弟二人仍呆呆的互望着。

楚星寒祇要刀鋒向前一送，楊慨就會人頭落地，楚星寒亦可完成使命。

楚星寒內心在作痛苦的交戰。

徐百勝冷聲道：「既然楚教頭手足情深下不了手，唯有我們動手了。」說完，向另三人叫道：「一齊上！」

四人同一時間握刀向楊慨躍了過去，楚星寒此時方如夢初醒，驚叫道：「大哥小心！」說時把刀收回。

楊慨衝口叫道：「好兄弟！」瞥眼一看，見徐百勝、沈艮、郭千忍與李政已殺到，先向後翻開，遠離各人，回頭叫道：「各同伴，且聽楊某一言。」

徐百勝等人毫不理會，四個人握着刀，分向四個方向殺向楊慨。

楊慨無奈，只好被逼招架。

楚星寒站着呆看了一會，此時好似清醒了一樣，大叫道：「我來也！」便又提刀加入戰圈。

楊慨以為楚星寒站在自己一邊，豈料他却連同徐百勝等人聯手對付自己。

楊慨又心頭一痛。

莊嚴肅穆之地，頓時刀光劍影，喊殺連天，楊慨以一人之力，面對五大高手，即使全力拚殺，也感吃力，何況他根本只招架而不還手？

五人中，除了楚星寒心裡矛盾之外，其餘四人都如狠似虎對付楊慨，只要提着楊慨首級回喬家莊，則功勞非淺。

又過一會，楊慨在沉重壓逼之下，身上已多處掛彩，鮮血染滿衣衫，但他仍是只招架不還手，心中只盼借機騎馬而逃，可是在五人圍攻下，豈是如許容易脫身？

楚星寒見狀，心內痛極，吼叫道：「楊慨，你為甚麼不還手？」說完退下陣來，看着楊慨被圍攻得狠狽不堪，簡直心如針刺一般。

陣中四人，以徐百勝打得最是兇狠，此時楊慨身上又中了他一刀，楚星寒見了，簡直想哭，又大叫道：「你老是不還手，我非要你還手不可。」

楚星寒說畢，又縱身加入戰圈，並且每一着都蘊含盛怒。

楚星寒恨楊慨不還手，打得竟瘋狂之極。

楊慨形勢更是不妙，此時，忽有六乘人馬沒命的直奔了過來。

這六人就是秦紫紅、余弄飛、東方亮、丁庸、程士烟及李項。

秦紫紅等人不見楊慨，知他必定單身前赴白馬寺，便策馬趕來，甫一抵步，便見楊慨受人圍攻。

秦紫紅吃了一驚，當下催策坐騎急向打鬥處飛奔過去，余弄飛等亦不甘後人。

六人接近打鬥場中，見楊慨一身染血，正被逼得招架乏力，當下全都拔出隨身佩劍，馬匹尚未停步，六人不約而同地從馬背上向打鬥場中飛身殺了過去，秦紫紅叫道：「楊教頭，我們來了！」

聲隨人至，六人已飛入陣中，並把楊慨圍着，面對徐百勝等人，隨即激鬥起來。

楚星寒見六人是楊慨的援手，一時間不知是喜是憂，心中極是矛盾。

雙方交手一會，初次分開，徐百勝向余弄飛望去，不屑地道：「旭日幫余弄飛？」

余弄飛作個揖道：「正是在下。」

徐百勝望望楊慨，再望望余弄飛，冷笑道：「楊慨果然勾結旭日幫，殺了老莊主。」

楊慨忙道：「徐總管，且聽楊某一言。」

楚星寒怒叫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楊慨道：「二弟，連你也不信我？」

徐百勝臉色一沉，叫道：「楊慨，受死吧！」說完正想動手，楚星寒却大叫道：「不準動手。」

徐百勝等人望着楚星寒。

楚星寒一怔，隨即一臉難堪之色。

徐百勝冷笑道：「莫非楚教頭真的手足情深，有意維護楊慨？」

楚星寒怒叫道：「我怎會維護這種人？」

郭千忍道：「既非維護，又何以阻撓我們動手？」

楚星寒一怔，登時啞口無言。

沈艮道：「楚教頭，莫非你忘了莊主之言？」

楚星寒道：「甚麼？」

李政道：「若然徇私，與楊慨同罪。」

楚星寒道：「莊主之言，豈敢有忘？」

徐百勝面露得意笑容，道：「既然如此，楚教頭就把楊慨人頭拿下吧。」

秦紫紅忍無可忍，叫道：「別從中挑撥了！」對楊慨道：「楊教頭，我們走吧。」

丁庸叫道：「楊教頭被他打得好傷啊。」

楊慨望着徐百勝，道：「徐總管，三少莊主可在白馬寺內？」

徐百勝冷聲道：「你裝甚麼蒜？三少莊主早被你殺了。」

秦紫紅又向楊慨道：「楊教頭，別跟這種人一般見識，我們走吧。」

余弄飛接口道：「我們合力追查，定能查出兇手是誰的。」

徐百勝道：「余弄飛，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余弄飛道：「楊教頭是被人嫁禍的，他根本沒有殺喬老莊主。」

徐百勝道：「你以為一句話就可以把責任搪塞過去嗎？」

楚星寒忽叫道：「你們說要走，為甚麼還不走？」

沈艮冷冷地道：「你以為如此輕易就可以走嗎？」

徐百勝望着楚星寒，又冷笑道：「楚教頭終究是手足情深。」

楚星寒怒叫道：「你胡說甚麼？」

秦紫紅道：「看來我們要走也不是易事了。」

徐百勝道：「對！」

秦紫紅道：「既然如此，我們只好再打一場了。」說完，長劍直攻向徐百勝。

秦紫紅一動手，雙方又打起上來了。

楊慨兩難討好，也不知是否加入戰陣，內心難以委決。

楚星寒站在一邊，亦在發呆。

雙方又打得激烈起來，若論武功，余弄飛與秦紫紅武功都不弱，但東方亮等四人武功只是平常，徐百勝四人武功都獨當一面，再打不久，勝敗立見，秦紫紅一方已漸處下風，丁庸與程士烟更已身上掛彩。

楊慨見己方形勢不好，忍不住便提搶躍入陣中，但仍舊只招架不還手。

楚星寒有感楊慨事前已受了傷，加上楊慨始終不還手，唯恐他命喪在兇狠的徐百勝等人手上，一個情急，亦提刀加入陣中。

楚星寒這一回是站在楊慨一方對付徐百勝等人了。

形勢立時改變過來，楊慨一邊共有八個人，徐百勝一方則只有四個人，徐百勝見楚星寒倒戈相向，怒叫道：「楚星寒，你竟背叛莊主？」

楚星寒邊打邊叫道：「徐總管，我們無謂自相殘殺啦，停手吧！」

徐百勝怒叫道：「把叛徒楚星寒一併擒下。」

楚星寒叫道：「既然如此，就休怪我下手無情了。」

楚星寒心意已定，隨即視徐百勝為敵人看待，出招完全不同了。

徐百勝等人為求立功，當然也出盡全力應付。

楊慨已成騎虎之勢，且進退兩難。

秦紫紅與余弄飛只想助楊慨脫困，並不想與喬家莊人力敵，秦紫紅邊打邊叫道：「東方亮，你們四個人先和楊教頭上馬吧，我們三個纏住他們。」

東方亮應諾一聲，其餘李項，

已受傷的丁庸和程士烟都甚有默契地護住受傷非輕的楊慨，正想且戰且走，但楊慨不想撇下秦紫紅、余弄飛和楚星寒三人，執意要一起走，但徐百勝等人不會就此罷休，欲想八個人一起離開，豈是如許容易？

李項急道：「楊教頭受傷不輕，丁庸和程士烟也受傷了，再不借機離去，恐怕鬥下去會有更多死傷。」

楊慨一聽也覺有理，但仍不想撇下其餘三人，當下還是握槍擋格徐百勝等人的進攻，丁庸知楊慨不會就此而去，忽然走到他背後，乘其不覺地以刀板猛力向楊慨後腦重擊了一下。

楊慨登時暈了。

東方亮等四人忙把楊慨扶着，東方亮瞪住丁庸，叫道：「蠢材，爲甚麼打暈楊教頭？」

丁庸叫道：「不打暈他，這小子如何肯跟我們走？」

東方亮恍然道：「蠢材果然不蠢了。」

丁庸道：「我當然不蠢，別說廢話啦，快把楊慨那小子搬上馬吧。」

四人便合力抬起楊慨，李政見狀，躍前阻撓，楚星寒連忙把他纏住了。

徐百勝等人見東方亮四人帶着楊慨離去，亦追前，余弄飛又把他纏着。

秦紫紅獨力應付郭千忍和沈艮，但已漸感不力。

東亮四人已把楊慨搬上馬背，四人亦相繼上了馬，李項拉着楊慨的馬，發一聲喊，五匹馬便一起邁開四蹄向前飛奔去了。

丁庸在馬上回頭叫道：「二小姐，我們在客棧會合吧。」

不遠處還有兩匹馬，分別是秦紫紅和余弄飛的坐騎，徐百勝見東方亮四人帶着楊慨揚長而去，恨極，便與郭千忍向兩匹馬奔走過去，欲想從後追趕，楚星寒如何不明他們心意？大喝一聲，提刀飛身迎向兩人，又把兩人纏上了。

陣中形勢又改變過來，變成秦紫紅一方只有三人，徐百勝一方則有四人，打起上來，徐百勝等人已佔了優勢。

秦紫紅三人見楊慨等人已遠去，已無心戀戰，當下與余弄飛且戰且走，一路向兩匹馬退去，當接近馬匹時，兩人向後一個翻身，便騎上了馬背，然後雙腿一夾，兩匹馬四蹄翻飛，便向來路飛奔去了。

楚星寒落了單，徐百勝四人遷怒於他，四把刀連忙團團把他圍住，徐百勝怒吼道：「叛徒，我要把你擒下，交給莊主發落。」

楚星寒一副大無畏之色，叫道：「有本事的，就來捉拿我吧。」

徐百勝四人怒極，四把刀連忙招呼過去。

楚星寒獨力對抗四個高手。

* * *

余弄飛與秦紫紅策馬並轡奔走了一會，望能儘快趕上東方亮等人，但此時，秦紫紅忽然臉色大變，驚呼叫道：「不好了，我們忘了楚星寒。」連忙把馬勒停。

二人急於離開，竟令楚星寒落了單，秦紫紅此一驚叫，余弄飛亦方才醒覺，也勒停了馬，吃驚地道：「不妙，我們三人聯手也不是他們四個對手，何況祇剩楚教頭一個？」

秦紫紅懊喪地道：「眞該死，我們來時每人騎一匹馬，但忘了楚教頭沒有坐騎。」

余弄飛道：「那如何是好？」

秦紫紅道：「當然救人要緊。」

說時掉轉馬頭，欲想奔回白馬寺。

余弄飛急道：「秦姑娘，我們去了也是無補於事，又何必冒險？」

秦紫紅道：「楚星寒爲了楊教頭背叛喬家莊，此人有情有義之至，非助他不可。」說完，策馬向白馬寺方向奔馳而去，余弄飛呆了一會，亦策馬隨後跟了上去。

二人策馬向前飛奔，不多時，白馬寺已在望，向前望去，祇見原本激鬥連場的白馬寺門前已是人影全無。

秦紫紅吃了一驚，策馬趨到寺門前，向地上望去，祇見地上血漬比剛才還多，且血液尚未凝固。

此尚未凝固的血會不會是楚星寒剛留下的？楚星寒身在何處，是生是死？

秦紫紅越想越驚，縱身下了馬，便想衝進白馬寺內，余弄飛也翻身下馬，並快步走到她面前，把她去路攔住，道：「秦姑娘，別衝動。」

秦紫紅急道：「他們一定把楚教頭捉到白馬寺去了，我要去救他。」

余弄飛道：「我們兩個人如何救他？何況寺內有近千個和尚，個個對我們都很不友善。」

秦紫紅更急，道：「若不及時救他，恐怕他會被徐百勝幾個殺了。」

余弄飛道：「楚教頭若落在徐百勝手上，暫時不會殺他的，他們祇會把他帶回濟南喬家莊，讓喬震天處置。」

秦紫紅道：「若他被帶回喬家莊，那他還有命在？」

余弄飛道：「所以我們馬上回去，跟楊教頭商量一下應如何營救。」

秦紫紅又想衝進寺內，並叫道

：「我要馬上救他，若那些和尚阻止，就來一個殺一個。」

余弄飛急道：「何必把事情鬧大？莫說幾百個和尚，單就徐百勝四個人，我們已很難應付。」

秦紫紅望着寺門，一臉不憤之色。

余弄飛道：「我們馬上離開吧，否則驚動寺內和尚就不妙了，更何況小不忍則亂大謀。」

秦紫紅終明白利害，祇好打消大鬧白馬寺的念頭，並且馬上上了馬，趕往前去與楊慨等人會合。

* * *

秦、余二人返回入住的客棧，那時，楊慨亦已甦醒，並且也與程士烟及丁庸包紮好了傷口。

三人中，以楊慨受傷較重，但他是條比鐵還要硬的漢子，並不把此等傷勢當作一回事，當他見了余、秦二人返回客棧，忙起身問道：「我二弟如何了？」

秦紫紅一臉懊喪，歉疚地便把情形照實說了。

楊慨聞言，提起長槍，便想奪門而去，冷靜了的秦紫紅驚叫道：「楊教頭上那兒去？」

楊慨激昂地道：「二弟若被徐百勝押回喬家莊，則必死無疑，我要去白馬寺救他，順道打探少莊主是否也在寺內。」

余弄飛道：「楊教頭義薄雲天，小弟深感佩服，但一切要從詳計議，魯莽衝動祇能壞事，何況楚教頭未必眞的在白馬寺內，小弟也肯定三少莊主不在白馬寺內。」

楊慨道：「余兄何以肯定三少莊主不在寺內？」

余弄飛道：「若果喬三少莊主處身白馬寺，必定把喬老莊主遇害眞相對住持浮雲大師直言了，更加會言明楊教頭與老莊主遇害無關，浮雲大師就不會命人向徐百勝等人通風報訊，說我們到過白馬寺了。」

楊慨一臉憂色，急道：「少莊主不在白馬寺，那麼他人在那方？」

余弄飛道：「天地之大，眞的很難知道喬三少莊主的下落，目下祇盼他認得道路返回濟南，更盼望他已平安返回喬家莊。」

楊慨爲之洩氣，人也萎頓了，道：「二弟生死未卜，少莊主下落不明，也生死未卜，這如何是好？」

余弄飛道：「楊教頭，你且安心養傷，打探楚教頭之事，就交由我和秦姑娘、東方大哥和李大哥去辦吧。」

丁庸忙道：「爲甚麼沒有我的份兒？」

東方亮道：「蠢材，你受了傷嘛，你就和楊教頭一起養傷好了。」

丁庸道：「我傷得並不重，該出去走動一下，否則恐怕越養越傷。」

秦紫紅道：「這幾天你就留在客棧吧。」

丁庸甚聽令於秦紫紅，登時不說話。

楊慨道：「二弟和少莊主和在下關係密切，豈能假手於你們去辦，而在下却坐視不理？」

秦紫紅道：「楊教頭傷勢不輕，若遇上強手，到時恐怕非但不能應敵，更加令我們難以照顧楊教頭，那時就對大家都不利了。」

丁庸接口道：「遇上徐百勝那班人，楊教頭總是祇挨打而不還手，那就相當吃虧了。」

楊慨道：「但在下如何安心？」

丁庸正色道：「難道你當我們是外人不成？」

楊慨正想說話，丁庸又道：「你出去打探你二弟的下落，豈非令大家更不安心？更何況你那二弟奇怪極了，一時想殺你，一時又想救你，一點主意都拿不定，誰能知再碰上他的時候，他想你死還是想你活了？」

楊慨被說得無言以對。

東方亮怔怔的望着丁庸，奇道：「蠢材的口才忽然變得不錯了。」

丁庸笑道：「是嗎？」

秦紫紅望着楊慨，道：「楊教頭，就此決定吧。」

楊慨嘆了口氣，無奈地點了點頭，然後把長槍放下，嘆道：「護主上路，又怎會料到事情變成這樣！」

丁庸笑道：「二小姐本來要我們一起殺你的，我也想不到事情會變成這樣。」

* * *

白馬寺內一片寧靜，和尚也如常生活。

徐百勝等人被安排住在寺內，他們居住的房間一點也不寧靜，因爲此刻他們正在房中大吃大喝，吃的不是素菜，喝的不是清水，而是大杯酒大塊肉，且吃喝得甚是痛快。

楚星寒四肢被鐵鍊鎖着，坐在地上一角，但一副倔强之色，對於他們四人在白馬寺內吃肉喝酒，甚是憤怒。

但四人不理會他們，還吃喝得痛快之極，沈艮道：「住在這裏幾天，每天都吃素喝茶，簡直淡出個鳥來，還是這一頓最是痛快。」

李政笑道：「浮雲大師若果知道了，準會活活被我們氣死。」

郭千忍道：「那些和尚一輩子都吃素，不沾葷腥，我眞替他們難受。」

李政笑道：「要我做和尚，寧

可你把我的頭砍下來。」

徐百勝道：「說得對，做和尚那有我們如此享受。」

郭千忍道：「雖然暫時未能把楊慨擒下，但捉了叛徒楚星寒，相信賞金也不在少數，拿了賞金，我們又可以快活逍遙了，做和尚那有如此快活？」

沈艮道：「徐總管，楊慨那班人爲甚麼還不來救楚星寒？」

郭千忍道：「楊慨那邊有三個人受了傷，他們傷好了，以楊慨重情義的個性，他們怎會不來？」

李政道：「祇要釣到楊慨這條大魚，我們就發財了。」

沈艮向徐百勝道：「徐總管，我們是不是一直等下去，直至楊慨那班人來救楚星寒爲止？」

徐百勝道：「我們明天就回濟南。」

三人一愣，同聲道：「爲甚麼？」

徐百勝道：「白馬寺太大了，他們很難找到我們，況且我們祇有四個人，根本不知楊慨這班亡命之徒還有多少援手，硬拚起來對我們很不利，還是先把楚星寒帶回濟南，向莊主討了賞金再說。」

李政道：「平白放了楊慨這條大魚，豈非很可惜？」

徐百勝道：「放心，楊慨終會自投羅網的，取他人頭是遲早之事。」

三人以詢問的眼光望着他。

徐百勝續道：「我先以飛鴿傳書稟報莊主，說楚星寒與楊慨同流合污，現被我們拿下了，我們把楚星寒押回濟南之後，再領人捉拿楊慨。」

郭千忍道：「你剛才說，楊慨會自投羅網，那是怎麼一回事？」

「楊慨一定會前來白馬寺打聽楚星寒情況，當他們來到白馬寺的時候，那些不打誑語的和尚自然會照實相告，楊慨知道我們返回濟南，爲救楚星寒，他們也一定會追到濟南，在濟南，我們增援就很容易，你說，這條大魚是不是遲早落入我們網中？」

三人都大讚他想得週詳。

楚星寒坐在一角，不發一言，但極瞧不起這四個人。

此時，忽然響起拍門聲，徐百勝望着房門，笑道：「莫非和尚聞了酒肉香，也垂涎三尺，前來分一杯羹？」

郭千忍笑道：「我去開門。」

把門打開，祇見一個和尚站在門外，郭千忍笑道：「大師有何指教？」

那和尚合什道：「住持大師知道幾位施主在寺中吃肉喝酒……」

和尚還未說完，郭千忍笑道：「是不是浮雲大師也想嘗一嘗酒肉的美味？」

和尚道：「住持大師叫四位施主尊重他人，更要尊重自己，否則……」

郭千忍道：「否則怎樣？」

和尚道：「住持大師會下逐客令。」

徐百勝站起身，望着房外的和尚叫道：「你馬上告知浮雲那老禿驢，我們吃了這一頓之後，就會馬上離開，返回濟南去，無需他下逐客令。」

郭千忍瞪着和尚，道：「聽到了沒有？」說完，「碰」的一聲把門關上，門板幾乎把那和尚的鼻子也撞歪了，然後郭千忍返回座位繼續吃喝。

楚星寒以不屑眼光望着他們。

四人繼續吃喝，沈艮道：「徐總管，你終於除去楊慨這顆眼中釘了。」

李政道：「爲了慶祝徐總管除了眼中之釘，我們乾杯。」

四人舉杯痛飲起來，徐百勝仿似主人家身份似的，接受三人的祝賀，最開心的也是他。

楚星寒終忍不住，不屑地道：「喬家莊威名顯赫，出了你們這幾個敗類，若傳了出去，眞是聲名掃地了。」

四人聞說，竟仰天狂笑。

笑聲過後，郭千忍道：「喬家莊出了楊慨和楚星寒這兩兄弟，才是聲名掃地呢。」

楚星寒不示弱，道：「我兩兄弟就算有何傳說，起碼光明磊落，那似你們，外表是正人君子，其實是陰險小人！」

徐百勝大笑道：「你們兩兄弟最好記住，來世莫做君子了。」

＊　＊　＊

秦紫紅、余弄飛等人都不在客棧內，楊慨則留下來養傷。

同樣受了傷的丁庸與程士烟逗留在另一房中，但丁庸不甘寂寞，聲言要出外走動一下，更想到白馬寺走一趟，程士烟也悶得發慌，亦同意丁庸之建議。

但程士烟有所顧慮，說道：「你想直闖白馬寺？莫忘記，寺內的和尚好似很不歡迎我們。」

丁庸道：「放心放心，白馬寺不是少林寺，和尚都不懂武功，他們不懂打架的，要打也不是我們對手。」

程士烟道：「幾百個和尚聯手對付我們，我們如何應付？」

「那些和尚不會對我們不利的。」

「你如何肯定？」

「難道你未聽說過，出家人自卑爲懷嗎？」

「慈悲爲懷倒聽說過，那有自卑爲懷的？」

「是嗎？這個……這個，若不自卑，怎會出家？」

「你胡說甚麼？」

「別說啦，馬上到白馬寺去，探一探楚星寒那笨蛋是否被徐百勝捉到白馬寺去了。」

＊　＊　＊

丁庸與程士烟離開客棧，騎着馬，便逕自往白馬寺而去。

二人騎馬信步而行，不多時，已接近白馬寺，丁庸向前望去，見有五乘人馬在道上奔馳過來。

這本來是普通的事，但不尋常的是，五乘人馬當中，其中一人雙手竟被鐵鍊鎖着，馬匹奔走時還發出鐵鍊摩擦聲。

丁、程二人離遠不見前面五人容貌，但丁庸好奇心特重，道：「莫非是官府押犯人上路？」

程士烟本想叫他莫理這些閒事，但對方稍近時，向前一望，那被鐵鍊鎖着的，竟是楚星寒，再看個清楚，其餘四人赫然就是徐百勝、沈艮、郭千忍和李政。

丁庸也見了對方五人，登時暗吃一驚，一則是見了楚星寒如此下場，二則知道徐百勝等人不會放過自己，更深知以二人之力，難以應付對方四人，何況身上傷勢未癒？

程士烟見對方已越奔越近，也暗叫不妙，此時，那窮究根底的丁庸忽然掉轉馬頭，以背對着徐百勝等人，不讓對方看見容貌，程士烟知他心意，也連忙把馬頭掉轉了，二人便雙雙放慢腳頭，甚是悠閒。

徐百勝等人已馳近他們，並在他們身旁擦身而過。

丁、程二人不敢望他們，當對方擦身而過之際，還清楚聽見郭千忍在說道：「祇要返回濟南，就是你的死期，看你還口硬甚麼？」

又聽楚星寒一把慷慨的聲音道：「大不了一死，還怕甚麼，有種的，放開我，再和你們打個痛快。」

徐百勝四人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笑聲慢慢遠去，五乘人馬也在道上慢慢消失了。

丁、程二人登時呆住，片刻，丁庸道：「楚星寒那笨蛋有點不妙，不，該是大大的不妙。」

程士烟道：「他們要押楚教頭返回濟南喬家莊受死。」

丁庸道：「我知道，所以我說楚星寒那笨蛋大大的不妙。」

程士烟急道：「那我們還等甚麼？」

丁庸道：「我們那有等甚麼？」

程士烟氣道：「我們該立刻回去把情形告知楊教頭。」

丁庸道：「我們不是該去白馬寺嗎？」

程士烟更氣，道：「還去白馬寺幹甚麼，該叫楊教頭救人了。」

丁庸恍然道：「對。」

程士烟也不說話，連忙催策坐騎，沒命向來路折回頭，丁庸當然也不怠慢，忍着傷口的痛楚，也加快腳程飛奔回城中。

＊　＊　＊

楊慨獨自一人在客棧房中，正心亂如麻之際，忽然響起急速的拍門聲，立感不妙，連忙上前把門打開了，祇見丁庸與程士烟站在門外，那丁庸還在猛喘氣，見了楊慨，急道：「楊教頭，大大不妙。」邊說邊喘氣。

程士烟見他喘氣極之急促，大感奇怪。

楊慨吃了一驚，道：「發生甚麼事？」

程士烟怕丁庸岔開話題，搶着把徐百勝等人押楚星寒回濟南一事說了。

楊慨聽後，一臉急切，提起長槍，推開房門便衝了出去。

程士烟與丁庸連忙跟着，丁庸叫道：「楊教頭，你去那裏？」

程士烟道：「那還用問？他當然去救楚教頭的了。」

丁庸道：「他們已去遠啦。」

程士烟道：「所以楊教頭急急追上去了。」

丁庸道：「好啊！讓楊教頭教訓一下徐百勝這幾個王八蛋，替我們報仇。」

說話間，三人已奔出客棧，楊慨直向馬廐走去，然後飛身騎上，丁庸也騎上了馬，向程士烟叫道：「老程，你告訴二小姐，我和楊教頭救人去了。」

程士烟道：「好。」

楊慨騎上馬背，隨即策馬而去，丁庸則從後跟着。

＊　＊　＊

楊慨與丁庸一口氣奔出城外，直追了數十里路，但仍不見徐百勝等人影踪，心中大急，本想繼續全速追趕，但跨下馬兒已開始乏力，唯恐馬兒虛脫而死，祇好勒停馬匹，並下了馬，讓馬兒歇息。

丁庸也停了下來道：「楚星寒那笨蛋，不，楚教頭身上有鐵鍊鎖着，馬兒走得不會太快，照理我們跑得這麼快該追上他們，爲甚麼總是不見他們影子？」

楊慨有點洩氣，道：「他們知我會追來，所以繞道而行了。」

丁庸道：「既然如此，我們也繞道追上去吧。」

楊慨無奈地道：「怎知他們向那一條路走？」

丁庸道：「事到如今，祇好隨便選一條路了，這是唯一的辦法。」

楊慨點點頭，道：「丁大哥，你請回吧，我獨個兒追上去就是了。」

丁庸忙道：「不好不好，我非和你一起追不可，因爲你一個人很難應付他們四個人的。」

楊慨以感激目光望着他，道：「你何必爲了我而冒險？」

丁庸瞪大雙眼，正色道：「你難道不當我是朋友？」

楊慨登時無言以對。

丁庸暗暗竊笑，心道：「這句話眞管用。」

楊慨一臉敬佩之色，道：「好，那麼我們馬上起程，別躭誤了時間。」說完飛身上了馬，丁庸亦上了馬，二人來到分岔路口，楊慨猜想徐百勝等人必取小路，所以也取小路而行，丁庸在路口下了馬，楊慨奇而問道：「甚麼事？」

丁庸道：「二小姐和余弄飛跟上來不知我們已改道，所以留下記號給他們。」說畢，拔出單刀，在小路方向的地上寫了「蠢材」兩個比人身還大的字。

楊慨見了，愕然道：「這就是你的記號了？」

丁庸道：「這兩個字指向小路，他們自會跟上來。」

「爲甚麼寫這兩個字？」

「不寫這兩個字，寫甚麼字？難道寫丁庸？需知道世上蠢材很多，丁庸則祇有一個，若寫丁庸，被旁人見了，必知道這兩字與我有關，蠢材兩字則不同，再聰明的人也不知是誰留下。」

「既然如此，秦姑娘又怎知是你留下？」

「他們認得我的筆跡嘛，他們見了字，當然知道我們改道而去了。」

楊慨頓覺得丁庸一點也不蠢。

二人繼續上路，一路上走走歇歇，但至日落西山，仍不見徐百勝等人，楊慨絕不氣餒，並決定一路追上去，直至濟南爲止，以免楚星寒爲自己而枉死。

這樣在道上走了幾天，已折入濟南境內了，楊慨越是心急，因爲只要到了濟南，徐百勝押楚星寒返回喬家莊，楚星寒那還有命？到時一切都太遲了。

這天的中午時份，楊慨與丁庸進入一個小鎭上，不料，就在此小鎭上，楊慨果然見到了徐百勝四人押着楚星寒也在鎭上出現。

雙方在街上碰上了，楊慨見了楚星寒，心中大喜，叫道：「二弟！」

這一聲叫喊，頓時驚動了徐百勝一行人，四人回頭一看，只見楊慨握着長槍出現眼前，他身旁還站着丁庸，而且手握着單刀，一雙眼瞪得大大的直盯着四人。

徐百勝等人當然不把丁庸放在心上，但見了楊慨這個虎將，心中却爲之一怯。

楚星寒雙手仍被鐵鍊鎖着，見了楊慨，臉上現出不知是喜還是怒的表情。

徐百勝四人見了威風凜凜的楊慨，心中雖是忌憚，但强打精神，也連忙握刀戒備着，徐百勝叫道：「楊慨，我勸你還是束手就擒吧。」

丁庸有楊慨在身邊，份外跋扈，大笑數聲，叫道：「你叫楊教頭束手就擒？你倒不如勸自己束手就擒，免死得痛苦吧。」

四人手中單刀握得更緊。

楊慨一臉威嚴，道：「四位同僚，請馬上把我二弟放了，否則休怪楊慨不念舊情。」

徐百勝道：「楊慨，你也太目中無人了，殺了老少莊主，現在還公然挑戰喬家莊的人？」

丁庸大叫道：「混帳，你們那一個看見楊教頭殺喬老少莊主？」

沈艮道：「楊慨下令風雷幫的人殺喬老少莊主，與親手殺有甚麼分別？」

丁庸氣得呱呱大叫，道：「混帳混帳，風雷幫的人沒有殺老莊主和少莊主！」

徐百勝眼光直射向楊慨，道：「姓楊的，你果然和風雷幫同道，還有甚麼話說？」

楊慨正色道：「無謂多言，你馬上把我二弟放了，否則……」臉色一沉。

徐百勝踏前一步，道：「有本事的，就來拿人吧。」

楊慨聞言，也不打話，掄着長槍便向四人衝前，丁庸也不客氣了，大叫一聲，也握刀衝殺上去。

徐百勝抖擻精神，欺身上前迎戰，其餘沈艮、郭千忍、李政本押着楚星寒，見楊慨勇猛，只有放下楚星寒，發一聲喊，也向楊慨殺了上去。

楊慨向丁庸大叫一聲：「丁大哥，請你退下！」話音未落，長槍向前橫掃，徐百勝等人也非弱者，四把刀一齊迎敵，丁庸不聽楊慨之言，繼續握刀殺前，雙方迅即打起上來了，以至街上行人鷄飛狗走。

心情矛盾的楚星寒此時按耐不住，雙手雖有鐵鍊鎖着，也衝前加入戰圈，與楊、丁二人並肩應付徐百勝。

楊慨見楚星寒雙手被縛鎖，又無武器，唯恐他受到傷害，大叫道：「二弟，快退下，讓大哥對付他們。」

楚星寒不理，利用兩手間的長鐵鍊作武器，打得神勇異常。

楊、楚二人武功本在徐百勝等人之上，再加上一個丁庸，對方已漸處下風，楊慨一輪快攻，逐退對方，目光如炬掃了四人一眼，叫道：「你們要捉我兄弟二人談何容

易，爲免無謂死傷，馬上返喬家莊去吧，然後對莊主稟明，我楊慨並無背叛喬家莊，更沒有殺老莊主，少莊主也未死，只是現在下落不明。」

徐百勝心有不甘，叫道：「楊慨，枉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既然做了，爲甚麼不認？」

丁庸叫道：「楊教頭根本沒有殺人，叫他如何承認？」

楊慨道：「我是被人嫁禍的，老莊主被害，喬莊主心情哀痛，這點楊慨很清楚，但楊慨會查明眞相，待找到眞兇，到時押着眞兇再回喬莊，讓莊主處置。」

徐百勝一臉不憤之色，道：「楊慨，今天算是給你僥倖逃出生天，但你要記住，無論去到天涯海角，徐某都要帶着你兩兄弟的人頭回去向喬莊主交代。」

丁庸叫道：「眞笑話，你們今天不是我們對手，難道日後可以殺得了我們？」

郭千忍怒道：「姓丁的，你此言是欺負喬家莊無人了？」

李政接口道：「喬家莊高手如雲，我就不信擒不了楊慨和楚星寒。」

楊慨望着四人，道：「事情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們拭目以待吧。」

徐百勝四人明知不是楊慨三人對手，但心有不甘，恨恨地道：「楊慨，我徐百勝是絕對不會放過你的，我必定帶大批人到處追殺你。」

丁庸叫道：「好，到時我家小姐必定派人助楊教頭和你們拚個高下，到時我也順道報被你們砍了幾刀之仇。」

徐百勝狠狠瞪了楊慨一眼，不屑地道：「邪魔外道。」說完，明知不是楊慨三人對手，唯有悻悻然掉頭而去。

楊慨目送徐百勝等人在街角消失，才一臉喜色望着楚星寒，道：「二弟受苦了！」

楚星寒怒叫道：「我受的苦不是你帶給我的嗎？」

楊慨一怔，隨即一臉歉意，正想開口，丁庸已不滿地搶着道：「我和楊教頭爲了救你，由洛陽追到這裡來，你不多謝，反要爲罵楊教頭，這是甚麼道理？」

楚星寒瞪住了丁庸，叫道：「這是我們兩兄弟的事，你給我住口。」

丁庸見他如此，登時不敢作聲。

楊慨道：「二弟，到現在，你還相信我殺了老莊主和少莊主？」

楚星寒怒叫道：「喬家莊上下都說你爲了榮華富貴，不惜殺主求榮。」

楊慨道：「若我殺了老少莊主，爲甚麼還不遠走高飛，還不惜三番四次跟徐百勝對着幹？」

楚星寒叫道：「我怎知道你打甚麼主意？」

對着這個魯莽又重情義的兄弟，不善詞令的楊慨眞的一籌莫展。

丁庸終忍不住，叫道：「早知你如此蠻不講理，我們就不該來救你，讓你給喬震天一刀把人頭砍下算了。」

楚星寒叫道：「要你們這種邪魔外道相救，我寧可給莊主一刀把人頭砍下。」說完，怒瞪二人一眼，便回身快步而走。

楊慨急道：「二弟，你去那裡？」正想追上去。

楚星寒猛然回頭，怒叫道：「別跟着我，否則我與你們來個同歸於盡。」

楊慨清楚他的個性，雖擔心他安危，但也不敢跟上去。

＊　＊　＊

楚星寒很快在街角消失。

楊慨內心奇苦。

丁庸望着楚星寒消失於街角，心頭有氣，叫道：「他根本不是人，是頭大水牛。」

楊慨放心不下，還是跟了上去，當在街角轉彎時，却已失去楚星寒影踪。

兄弟釋嫌　聯手追兇

楚星寒找了個鎖匠把手上鐵鍊打開，然後漫無目的四處亂闖，此刻的他，眞有天地如此之大，但不知何處容身之感。

不覺間，漫步至鎭外，此時遠處忽傳來陣陣激烈打鬥聲。

楚星寒無心理會這些閒事，但不經意抬頭一看，只見打鬥場中一共有十一人，其中一個竟只是個小童。

他不禁看多了一眼，只見那小童由五個人保護着，那五人一路護着小童，一路與五個對手頑抗，再看個清楚，打鬥場中其中一方竟是喬家莊的人，其中兩人是莊上鏢頭，一人名叫王應中，另一名叫宋休，其餘三人都是年輕鏢師。

楚星寒不明喬家莊的人何以與人大打出手？再走前看個眞切，王應中等人的對手並非別人，竟是自稱是風雷幫中人的張笑狂、杜羽、凌策、劉空及陳遼五人，而陣中那個小童，竟是傳聞中已被楊慨所殺的喬俊傑。

喬俊傑被張笑狂等人挾着與王應中等人激戰。

楚星寒見了張笑狂等人，恨得要噴出火來，雖手無寸鐵，他大喊一聲，便快步飛奔而前，欲助王應

中等人對付張笑狂五人。

激鬥中雙方忽聞一聲大喝，瞥眼望去，只見楚星寒有如一頭猛獸般殺了過來，雙方見狀，都心頭一怯，竟不自主地向後翻開，停止了打鬥。

楚星寒迅即殺向張笑狂等人，此時，陳遼忽以刀架着喬俊傑頸項，向楚星寒叫道：「住手，否則我殺了他。」

楚星寒正待要斷殺，見了喬俊傑被刀威脅着，投鼠忌器之下，登時止步，全身恨得戰抖起來。

王應中五人見了楚星寒，竟大大地戒備起來，王應中對同伴道：「莊主接了徐總管的飛鴿傳書，說楚星寒與楊慨同流合汚，大家小心點。」

楚星寒爲之心痛不已，但不理王應中，向張笑狂等人喝叫道：「你們快把少莊主放了。」

張笑狂道：「楚教頭，請恕罪，三少莊主暫時不能釋放。」

喬俊傑一臉可憐兮兮，目光無助地望着楚星寒。

楚星寒見了，又心痛又憤怒，此時，杜羽接口道：「楚教頭放心，我們是不會傷害三少莊主的。」

王應中、宋休五人本對楚星寒提起了戒心，但見他只專注在喬俊傑身上，戒備之心登時鬆懈，五人目光又集中在張笑狂等人身上，此時，王應中臉色一沉，叫道：「殺！」話音一落，又提刀殺向張笑狂等人，其餘宋休及三名鏢師亦一同殺了上去。

張笑狂等人見狀，又一面挾住喬俊傑，免他落在王應中等人手上，一面迎向對方。

楚星寒大吃一驚，向王應中叫道：「王鏢頭，少莊主在他們手上，不可大意。」

但王應中等人不聽他的話，終不顧一切殺向對手，於是雙方又激鬥起來。

王應中不懼喬俊傑的生命落在對方手上，楚星寒初而以爲王應中看穿了張笑狂等人不敢傷害喬俊傑的弱點，因而不顧一切殺向對方，但當他看得清楚，王應中等人竟不顧喬俊傑生死，打起來毫無制肘，就當喬俊傑是張笑狂等人其中一員般，反之，張笑狂一邊五個人却唯恐喬俊傑受到傷害，都在極力保護，因而形成了一股壓力，不能打得暢快。

楚星寒見了自己人不理自己人生死，敵人却在維護喬俊傑的情形，大爲震驚，喃喃地道：「他們爲要立功，毫不顧少莊主生死，實在毫無人性可言。」

楚星寒心裏明白，喬震天揚言，莊上任何人祇要殺了張笑狂等人必重重有賞，今番王應中等人碰上了對方，自然全力對付，就算他們拿喬俊傑性命要脅也不當一回事，總之他們不能因喬俊傑安危而放了張笑狂等人，平白錯失了一個發財機會，若喬俊傑不幸被殺，甚或死在自己人手上，王應中大可回報喬震天，說三少莊主爲張笑狂等人所殺。

楚星寒想起王應中五個人但求發財，而不顧少莊主性命，當下怒不可遏，大喝一聲，便又飛身加入戰陣。

楚星寒是站在張笑狂等人一邊對付王應中五人，目的是不想喬俊傑被他們誤傷，甚或誤殺，同時亦明白張笑狂等人不會傷害喬俊傑，所以才加入戰圈。

王應中與張笑狂雙方武功都在伯仲之間，但張笑狂等人爲了保護喬俊傑，因而有點吃虧，楚星寒一加入陣中，向劉空手中借過一柄單刀，並囑劉空帶着喬俊傑退下一旁，便與王應中五人打起上來了。

宋休見劉空帶着喬俊傑退下火線，竟飛身殺前，劉空手中無兵器，祇好左閃右避，楚星寒當然不理會劉空的生死，但瞥眼一看，見宋休逼得劉空狼狽之際，目標竟放在喬俊傑身上。

宋休要殺喬俊傑？

楚星寒見了，如何不驚？連忙飛身嘗救喬俊傑，宋休祇好回身迎擊楚星寒。

楚星寒此刻知道，王應中、宋休等這五個「自己人」，非但要殺張笑狂一夥，最大目的竟是要殺喬俊傑。

他們都是喬家莊的人，竟要殺喬家莊三少莊主，怎不教楚星寒大大震驚？

楚星寒與宋休打起上來了，另一鏢師趁機又殺向喬俊傑，劉空又連忙護住，但手無寸鐵，顯得狼狽不堪，楚星寒見狀，又飛身嘗救，並把喬俊傑嚴密保護住。

這班「自己人」看來似非要殺死喬俊傑不可，他們爲何要如此？楚星寒無暇細想，祇恨透了這幾個「自己人」，盛怒之下，出招更是威猛，打了數招，已殺了其中一名鏢師，宋休見他神勇無匹，心中一怯，正想抽身而退，但楚星寒豈容他退下？密集而强勁的刀網之中，宋休終於抵擋不住，亦被楚星寒一刀砍殺了。

五人被楚星寒殺了其二，餘下王應中與兩鏢師力敵張笑狂、杜羽、凌策與陳遼四人，亦已開始處於下風，王應中見武功不弱的宋休死在楚星寒刀下，不由心中發毛，眼看楚星寒雙眼赤紅殺了過來，心中更怯，此時已不敢戀戰，叫聲「走！」便趁楚星寒未殺到之前翻身

後退，並快步向不遠處的幾匹馬奔走過去。

這幾個才是眞正的叛徒，楚星寒那能如此輕易放過？亦快步從後趕上。

王應中三人迅即奔到馬匹處，三人飛身跨上馬背，便沒命策馬飛奔而去，楚星寒見狀，亦飛身上了一匹馬，從後窮追。

王應中見楚星寒從後窮追而至，暗吃一驚，當下慌不擇路，祇顧沒命向前飛奔。

楚星寒想起丁庸說楊慨根本沒有殺老莊主，也想起楊慨聲言少莊主喬俊傑未死，祇是下落不明，他想起楊、丁二人之言，又見了喬俊傑的確尚在人間，證明楊慨所言非虛，復又目睹王應中與宋休等人要加害少莊主，一則恨透王應中等人，二則此事可能與喬複被害有關，所以對王應中等人極是痛恨，當下手執單刀，策馬從後窮追王應中等人，並誓要擒下他，把眞相弄個清楚，或可證明楊慨的確是被無辜嫁禍也未可料。

雙方一追一逐，一方捨命落荒而逃，一方則窮追到底，也不知追了多少路。

楚星寒跨下馬匹被他以刀身拍打得又紅又腫，馬匹吃痛，不敢稍慢，仍舊四蹄翻飛，向前面三騎窮追不捨。

楚星寒已漸追近王應中三人，向前大叫一聲：「卑鄙王應中，快停馬受死。」

王應中聞聲回頭一望，見楚星寒挾着雷霆之威和盛怒漸漸逼近，三人嚇出一身冷汗，見跨下馬匹已開始氣力不繼，更嚇得臉色變青，這個時候，三人祇恨娘親少生了一對翅膀給自己。

楚星寒已越追越近，雙方祇有十來尺距離，楚星寒又吼叫一聲道：「快快下馬受死吧。」

三人聞言，嚇得幾乎從鞍上滾了下來，手脚也有點慌亂，祇顧催策坐騎飛奔。

雙方再追逐一會，各人向前望去，道上忽有四騎人馬過來，各人也不以爲意，待再接近對方時，王應中向前望去，登時大喜，脫口道：「救星來了。」隨即向前面四騎人馬叫道：「徐總管，楚星寒要殺我們。」

對方四人正是徐百勝，沈艮、郭千忍和李政，四人聞言，向前望去，果見楚星寒殺氣騰騰窮追王應中三人。

徐百勝等人見了楚星寒，精神大振，四人連忙加快速度殺向楚星寒。

楚星寒此時知道徐百勝與王應中是同一鼻孔出氣的人，亦可能是同流合汚之輩，怒氣與殺氣更爲濃烈，亦策馬提刀殺向對方。

雙方由相反方向衝向對方，亦各自掣出了武器，祇要雙方馬匹一碰頭，就會有一場馬上斷殺了。

王應中由恐慌變爲得意，見徐百勝四騎迅即殺到，連忙把馬拉向一旁，另兩鏢師見狀，亦分左右兩邊散開，以方便徐百勝這四個生力軍殺向楚星寒。

楚星寒也不追趕王應中三人，策馬飛奔迎向徐百勝，說時遲，那時快，雙方迅即碰頭，楚星寒左手執韁，右手握刀向前揮了過去，徐百勝舉刀擋開，兩把刀迸發出一陣火花，郭千忍、李政及沈艮連忙追向楚星寒。

楚星寒勒停馬匹，掉轉馬頭，狂叫連聲，亦向前衝了過去。

徐百勝坐騎疾衝之下，亦掉轉頭向楚星寒全速衝刺，口中大叫道：「楚星寒，在鎭上給你僥倖逃脫，現在教你插翅難飛。」

楚星寒本向沈艮三人衝殺而前，聞了徐百勝之言，忽把馬匹斜刺裏拉開，改而衝向徐百勝，口中大叫道：「卑鄙之徒徐百勝，楚大爺取你狗命來了。」說着，掄着單刀，策馬如一陣風直取向徐百勝，其餘沈艮、郭千忍、李政、王應中和兩名鏢師，亦分兩旁包抄殺向楚星寒，並吶喊連聲替自己助威。

楚星寒不理會左右共七騎人馬包抄而至，祇把目標放在徐百勝身上。

雙方都殺氣騰騰，跨下馬匹風馳電掣衝向對方，待得將碰頭時，楚星寒看準徐百勝來勢，忽然雙手在馬身上一按，身子在鞍上騰空而起，手執單刀，乘着離鞍之勢，直向徐百勝掠過去。

徐百勝本欲與他再戰一回合，不料有此一變，暗吃一驚，連忙把身子伏低，終避過楚星寒致命一擊。

另一邊，沈艮、王應中六騎亦殺氣騰騰而至。

六人都在馬上，兵器又太短，很難殺向在地上的楚星寒，六人心意一致，把馬勒停，欲下馬圍攻之。

楚星寒見他們把馬匹勒停，如何不知他們心意？六人尙未停定，他已在地上一躍而起，揮刀殺向六個尙在鞍上的人。

六人連忙舉刀相迎，楚星寒這一擊勢如破竹，一把單刀直攻入陣中，身在半空，手中刀有如風車轉動，虎虎生風，六人擧刀相迎，刹那響起連環碰撞之聲。

楚星寒每攻一刀，都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每一擊都石破天驚，馬上六人竟無人可以匹敵，在强勁的攻擊下，六人紛紛下了馬，亦在同一時間，一蓬血雨飛射上天。

原來武功稍次的兩名鏢師抵擋不住楚星寒如破竹般的攻擊，登時被砍下馬來。

徐百勝勒馬回頭，看了這個光景，也看得目瞪口呆。

王應中欲殺喬俊傑，被楚星寒目睹，因而惹起了楚星寒一發不可收拾的盛怒，這一點，王應中實在始料不及。

楚星寒一擊把對手擊了下馬，毫不放鬆，當下乘勝追擊，王應中四人甫一下馬，便見他追殺而至，各人慌忙都向旁翻開，先避了楚星寒一擊，再整頓陣脚，然後羣起攻之。

徐百勝亦策馬奔回陣中，並在馬上躍起，在半空中直殺向楚星寒。

楚星寒攻向另四人，但被相繼翻開，本擬把目標放在王應中身上，集中力量追擊，但見徐百勝已從天而降，大喝一聲，亦一躍而起，迎向徐百勝，與此同時，王應中、沈艮、郭千忍、李政四人整頓好陣脚之後，亦紛紛躍起，分從四個方向殺向楚星寒。

楚星寒面對五個對手，五柄利刀，毫不慌亂，身在半空，忽如陀螺般轉動，雖然五刀向他齊齊攻去，但都被他一一擋開，對方五人得不到半點甜頭。

雙方由半空鬥回地上，甫一着地，徐百勝五人毫不給機會楚星寒喘息，又五刀一齊招呼過去。

楚星寒見對方殺到，熊腰忽然向後一扨，隨即翻離陣中，對方五刀一擊只能落空。

五人回身又殺向楚星寒，此際的楚星寒，忽又向後翻了幾翻，幾個起落，身子已平平穩穩坐上了一匹馬背上，動作乾脆俐落之極。

楚星寒坐在馬背上，瞪着對方五人，叫道：「有種的，就追上來吧。」說畢，隨即策馬向前飛奔。

徐百勝等人當然不會輕易讓他而去，五人動作一致地走向各自的坐騎，然後飛身上馬，喊殺連天地從後窮追楚星寒。

楚星寒一副落荒而逃的模樣，直往鎮上的道路奔走。

徐百勝等人窮追不捨，再追一會，徐百勝忽然叫道：「別上了他當，不要追啦。」說着把馬勒停。

其餘人等亦勒停了馬，王應中道：「徐總管何出此言？」

徐百勝望着漸漸遠去的楚星寒，回頭對王應中道：「楊慨和一個叫丁庸的傢伙在鎮上，楚星寒想把我們引到鎮上去，與楊慨聯手對付我們，需知道，楊慨是個硬手，很難應付，他兩兄弟聯手，我們就更加要完蛋了。」

王應中道：「莫非就這樣放過楚星寒？何況他還看見我想殺三少莊主，若是傳了出去，對大家都很不利。」

徐百勝目光一閃，道：「三少莊主眞的未死？」

王應中道：「的確未死。」

徐百勝眼光透出惡毒，道：「三少莊主知道老莊主之死與楊慨無關，若他把眞相傳了出去，的確很不利。」

王應中道：「我們無意中碰上了假張笑狂那班人，本可以把他們殺掉，三少莊主也難逃一死了，豈料中途却殺出一個楚星寒，被他壞了大事。」

徐百勝臉容歹毒，道：「先解決了假張笑狂那班人和三少莊主再說，然後回去叫莊主加派人手追殺楊慨和楚星寒兩兄弟。」

沈艮插嘴道：「楊慨和余弄飛看來交情匪淺，莊主加派人手追殺楊慨，會不會惹來旭日幫橫加插手？」

徐百勝臉露一絲狡點笑容，道：「但願如此。」

王應中也露出奸詐笑容，道：「只要假張笑狂那五人一死，楊慨和少莊主又死了，江湖上還有誰會知道這大秘密？」

徐百勝目露兇光，對王應中道：「帶路，先殺假張笑狂和三少莊主。」

王應中一點頭，便望來路折了回頭，其餘人等亦殺氣騰騰地跟了上去。

* * *

楚星寒一口氣奔回鎮上，並到處找尋楊慨下落，但找遍各大街小巷，大小酒樓食店，均不見楊慨影踪。

時已黃昏日落。

楚星寒不知楊慨目的地是何處，他知道這方圓百里之內皆無市鎮，楊慨與丁庸大有可能在鎮上逗留一晚。

既然逗留，必投棧，所以楚星寒打算到各大小客棧打探楊慨下落。

投棧須登記姓名，楚星寒知楊慨行不更姓，坐不改名的性格，投棧必用原名，所以要打探他並不難。

暮色漸合。

楚星寒終在一家客棧打探到楊慨下落，心中大喜，連忙登門訪尋。

楊慨與丁庸剛剛入了客棧房下不久，楚星寒便摸上來了，楊慨見與兄弟重逢，不問情由，難禁心中喜悅。

楚星寒自從見了喬俊傑之後，已深信他受人嫁禍陷害，想起兄弟二人幾乎手足相殘，又各自受盡苦楚，同時又感錯怪了楊慨，因此，兄弟二人甫一見面，楚星寒已熱淚

盈眶，兄弟二人也情不自禁相擁起來。

丁庸在旁見了楚星寒的轉變叛若兩人，怔怔的望着楚星寒，喃喃地道：「這笨蛋大水牛眞是天下怪人，一忽兒喊打喊殺，一忽兒又變成這個樣子。」

兄弟二人相擁過後，楚星寒便把遭遇對楊慨說了。

楊慨聽罷，恨得咬牙切齒，拳頭握得「勒勒」作响，恨恨的道：「喬家莊竟出了這班敗類。」

丁庸道：「難怪余弄飛一早懷疑徐百勝有古怪了。」

楊慨道：「他們必與喬老莊主之死有關。」

楚星寒道：「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

楊慨道：「當然有不可告人的陰謀了。」

楚星寒急道：「大哥，我們必須馬上救少莊主去。」

楊慨一個醒覺，道：「不錯，王應中欲殺張笑狂一班人和三少莊主，幸得二弟撞破他們的好事，現在他們一定折回頭殺他們去了。」說完，提起長槍，對楚星寒道：「二弟，快帶路。」

楚星寒應諾一聲，拿起單刀，便開門而出，三人便一起往鎮外而去。

* * *

天已黑。

楚星寒帶着楊慨和丁庸，三人快馬加鞭往日間遇上張笑狂等人處，當抵達時，現場只留下兩具屍體，這兩具屍體其一是宋休，另一個是喬家莊的鏢師，是日間激鬥時死在楚星寒的刀下亡魂。

張笑狂等人早已離開。

楊慨根本不存希望，丁庸道：「他們會不會返回鎮上去了？」

楚星寒道：「很難說。」

楊慨道：「張笑狂一邊有五個人，徐百勝一邊亦有五個人，但論武功，張笑狂這五個人根本不是徐百勝一班人的對手，若兩方人馬相遇，三少莊主與張笑狂在一起，那麼三少莊主豈非很危險？」

丁庸怒道：「他們好惡毒，竟連你們的少主人也要殺。」

楚星寒道：「我們馬上回鎮上去，希望能碰上他們其中一夥。」

丁庸道：「好主意，若遇上喬三少莊主，就把他救出來，若遇上徐百勝一班人，就把他們殺掉。」

楊慨道：「徐百勝一班人不會在鎮上。」

楚、丁二人同聲問道：「爲甚麼？」

楊慨道：「二弟與他們交手之際，忽然詐作敗逃，直奔往鎮上，目的其實是引他們到鎮上，與我聯手對付他們？」

楚星寒道：「我的確是如此打算，因爲我一個人實在很難應付他們五個。」

楊慨道：「徐百勝知我和丁大哥在鎮上，他不是蠢材，一定知道二弟心意，所以他們絕不會在鎮上的，在此小鎮之上，碰頭並不難，他們難道不怕我們聯手對付他們？」

楚星寒想了想，道：「難怪我扮作落荒而逃，他們也不追上來了。」

楊慨道：「在這方圓百里之內都無市鎮可供投宿，張笑狂一班人大有可能返回鎮上去了，那麼三少莊主也就很安全。」

楚星寒道：「一定要把三少莊主奪回來我才安心。」

楊慨道：「既然如此，我們馬上回鎮上去吧。」

三人掉轉馬頭返回鎮上去。

* * *

鎮上已萬家燈火。

楊慨、楚星寒及丁庸三人返回鎮上，隨即往各大小客棧打探張笑狂等人下落，方法是向掌櫃的逐一描述張笑狂等人容貌，特徵，他們一行共有六人，其中一個是十歲孩童。

但訪遍全鎮客棧，都表示沒有上述六人入住。

三人離開最後一間客棧，楊慨有點憂心，道：「張笑狂等人會不會怕再遇上王應中，因此不敢在鎮上逗留？」

丁庸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楊教頭言之成理。」

楚星寒道：「這幾個看來都是亡命之徒，大有可能寧在荒山野嶺露宿也不敢留在此地。」

楊慨沉吟道：「當日，張笑狂要殺老莊主和少莊主，今日，他們又極力保護少莊主，到底葫蘆裡賣甚麼藥？」

丁庸道：「這假張笑狂涉足喬老莊主之死，徐百勝和王應中一班人極可能與事件有關，到底徐百勝和假張笑狂有沒有關係？」

楚星寒道：「若然雙方互有關係，王應中與徐百勝是同道的人，那王應中爲甚麼要殺張笑狂？」

丁庸道：「我已說過，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存在。」

楊慨道：「徐百勝一班人所作所爲對喬家莊極之不利，莊主至今尚懵然不知，現在他們一定星夜趕路回濟南，我們馬上追上去，叫莊主多加防範。」

丁庸吃驚地道：「楊教頭萬萬不能回喬家莊。」

楊慨也明白自己處境，頓變得有點無奈地搖了搖頭。

楚星寒也道：「丁老兄說得對，我們當務之急，是找到假張笑

狂一班人和找回三少莊主，再令那假張笑狂供出殺老莊主的動機，三少莊主再在莊主面前作証，証明大哥與老莊主之死無關，至於徐百勝那班人，莊主知道眞相之後，必會派人捉拿他們。」

楊慨道：「若被徐百勝幾個先返回喬家莊，豈非被他們佔了先機？」

楚星寒道：「此話怎講？」

楊慨道：「他們返回喬家莊之後，必定會要求莊主加派人手追殺我們。」

楚星寒一想，道：「不錯，我聽王應中說，莊主已收了徐百勝的飛鴿傳書，很明顯，王應中和宋休是莊主收了飛鴿傳書之後，再加派追殺我們的另一批人。」

楊慨道：「所以我們最好立刻星夜上路，望能在道上追上徐百勝一批人。」

楚星寒道：「若他們眞的星夜趕返濟南，他們日落之前已上路，到現在豈非很難追上他們？」

楊慨道：「他們料不到我們會從後追來，所以脚程不會太快，祇要我們快馬加鞭，還能追上他們。」

丁庸道：「楊敎頭，何不等二小姐和余弄飛跟我們會合後才趕上去？」

楊慨道：「此地已離濟南不遠，事情吃緊，不能再等了，何況根本不知他們何時才抵達此間。」

楚星寒道：「莊主已廣派人手尋找假張笑狂的下落，若果喬家莊的好手碰上假張笑狂那班人，他們豈非祇有死路一條？更何況，這些喬家莊的人也不知是不是徐百勝的同謀，若然，三少莊主就很危險。」

楊慨嘆道：「事情兩邊都極危急，到底先追截徐百勝，莫讓他佔了先機，還是該先打探三少莊主下落？」

丁庸道：「我們何不兵分兩路？」

楚星寒道：「我們祇有三個人，如何兵分兩路？」

丁庸道：「楊敎頭和楚敎頭馬上從後追截徐百勝，我留下來等二小姐和余弄飛，打探假張笑狂和三少莊主下落，若遇上徐百勝的同黨加害三少莊主，二小姐和余弄飛，還有我們四兄弟就跟他們拚了。」

楊慨道：「唯今之計祇有如此，但是，秦姑娘和余兄又怎知你在此鎭上？」

丁庸道：「此小鎭是往濟南必經之路，二小姐和余弄飛知道楊敎頭和我追徐百勝一班人直往濟南，他們也一定會途經此鎭，祇要我在入鎭之路留下記號，二小姐必能和我會合。」

楊慨點頭道：「丁大哥，相助之情，楊慨眞不知如何報答。」說時湧上無限感激之情。

丁庸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言謝？徐百勝這幾個是卑鄙小人，所以無論如何要幫忙把眞相弄個水落石出。」

楊慨道：「看來假張笑狂一班人祇是受人指使行兇，其中一定有幕後主腦。」

楚星寒道：「這幕後主腦會不會就是江湖傳聞中的旭日幫幫主余蒼山？」

楊慨道：「一切都是揣測，二弟，我們馬上起程去追徐百勝一班人吧。」

楚星寒說聲「好」，兄弟二人便辭別了丁庸，策馬往鎭外去了。

丁庸亦策馬到鎭北之外，並在入鎭的道上以刀寫着「蠢材住士口」五個字。

這五個字，旁人見了祇道是無聊之人留下，但丁庸深信秦紫紅見了必明其中含意。

原來丁庸不時被東方亮稱爲「蠢材」，那「蠢材」二字當然是丁庸的自稱了，至於「士口」二字合拼是個「吉」字，丁庸之前與楊慨及楚星寒到過鎭上每一客棧，打探假張笑狂等人的下落時，發覺鎭上祇有一家以吉字命名的客棧，「住士口」之意是住在有「吉」字命名的客棧。

秦紫紅很淸楚丁庸性格，所以她一定明白丁庸字中含意。

這個自稱「蠢材」的丁庸一點也不蠢。

＊　＊　＊

丁庸在「吉祥客棧」住宿了一晚，次日接近午時，正在悶極無聊之際，忽響起了拍門聲，他精神爲之一振，心想會不會是二小姐一行人終於找來了。

上前把門打開，登時大喜過望，來者果然是秦紫紅、余弄飛、東方亮、李項及程士烟五人。

丁庸語帶埋怨，道：「二小姐，怎地你們現在才到步？」

秦紫紅一臉情急，道：「楊敎頭呢？」神情好似對楊慨甚掛念般。

聽得余弄飛心頭有點難受。

丁庸便把一切經過說了。

秦紫紅大驚，道：「楊敎頭怎能返回濟南？甚至楚星寒也很危險。」

丁庸道：「他們兄弟兩人爲了要追截徐百勝，也不顧危險了。」

秦紫紅變色道：「我們在道上聽到消息，喬莊主正廣派人手追殺楊敎頭和楚星寒，喬家莊高手如雲，他們回去，豈非自投羅網？」

丁庸暗吃一驚，道：「這如何是好？」

秦紫紅道：「現在祇有一個辦

法。」

丁庸道：「甚麼辦法？」

秦紫紅道：「我們馬上動身回濟南，回總壇安排人手助楊敎頭和楚星寒抗敵。」

丁庸吃驚地道：「安排本幫人手助楊敎頭抗敵？幫主會批准嗎？」

原來秦紫紅是「風雷幫」秦越的女兒。

秦紫紅道：「唯今之計，祇好瞞着我爹行事了。」

余弄飛道：「秦姑娘，妳是『風雷幫』幫主的千金？妳安排貴幫人馬相助楊敎頭，豈非擺明車馬與喬家莊對抗？此事後果極其嚴重，一切要三思而後行。」

秦紫紅甚堅決，道：「爲救楊敎頭，我不惜一切代價。」

余弄飛見她視楊慨比自己性命還重要，心中更加酸溜溜的。

東方亮道：「二小姐，若動用我幫人馬相助楊敎頭，豈非很易被人誤會喬老莊主之死與我幫有關？而且江湖上先前已傳出楊敎頭勾結我幫的張笑狂一班人暗殺喬老莊主，若我幫貿然相助，那就說甚麼也無人相信喬老莊主之死與我幫無關了。」

秦紫紅道：「楊敎頭是被人嫁禍的，罪魁禍首可能是徐百勝，祇要我們找到眞兇，就可替楊敎頭兩兄弟洗脫罪嫌，那時喬震天反而要感謝我幫了。」

丁庸道：「若果找不到眞兇又如何？」

秦紫紅道：「虧你們是大男人，做事諸多顧慮，豈能辦大事？」

丁庸祇好住嘴，其餘人等亦感到有點汗顏。

秦紫紅望着余弄飛，道：「余大哥，令尊和我爹這兩個幫主因江湖上謠言而弄到水火不相容，看來余大哥實不宜再與我們同道了。」

余弄飛道：「有道是，爲朋友不惜兩脅插刀，我余弄飛豈是畏首畏尾之徒？」

丁庸道：「余少幫主眞夠義氣。」

余弄飛道：「喬老莊主之死，惹起議論紛紛，且對我幫也是不利，若不把眞相弄個水落石出，貴我之間眞要干戈相對了，所以在下亦打算安排敝幫人馬暗中相助楊敎頭和楚敎頭。」

秦紫紅喜道：「既然如此，我們就馬上動身返回濟南，再分頭行事。」

余弄飛道：「對，不能再躭誤了，否則楊敎頭兩兄弟就更是危險。」

各人坐言起行，隨即策馬上路，直往濟南之路進發。

＊　＊　＊

且說楊慨和楚星寒披星戴月上路，從後追趕徐百勝等人，一路上都不見對方影踪，但兄弟二人鍥而不捨，毫不氣餒，仍舊馬不停蹄向濟南方向前進。

第二天早上，二人已抵達濟南境內，楊慨知道徐百勝等人比自己先上路，根本很難追得上他們。

楊慨猜想徐百勝等人可能會直返喬家莊，所以他不顧兇險，亦決定返回喬家莊，在喬震天面前揭發徐百勝與王應中的惡行。

楚星寒亦大表贊同。

二人心意已決，便把脚程放慢，好讓馬兒歇息一下。

在道上信步行走間，忽見遠處一騎人馬被八騎從後窮追，被追者則落荒而逃。

兄弟二人見了這情形，面面相覷了一會，再向前望去，祇見從後追趕的八騎人馬殺氣騰騰，且喊殺聲震天，勢要把對方殺了方快。

離遠望去，祇見那被追殺者已滿身披血，顯然已受傷非輕，但從後追殺的人仍一點也不放鬆，仍舊如狠似虎窮追不捨。

對方以衆凌弱，楚星寒看不過眼，想助被追殺者脫困，楊慨阻止道：「二弟別魯莽，對方雖以多欺少，但我們根本不知誰是誰非，貿然插手，實在不智。」

楚星寒一想不錯，也懶得理會這些閒事，何況江湖上的殺戮本就無日無之。

二人騎着馬，繼續信步而行，此時那被追殺者已漸趨漸近，楚星寒不由抬頭望向那人，登時大吃一驚，脫口道：「歐陽鏢頭？」

楊慨一愕，也向被追殺者望了過去，祇望一眼，一驚非同小可，原來被追殺者就是日前與自己一起保護喬複爺孫上路其中一人，此人正是喬家莊不知所踪的鏢頭之一的歐陽進。

兄弟二人吃了一驚之餘，再向追殺者望去，又吃了一驚，從後喊殺連天追殺歐陽進的，竟是喬家莊的護院。

楚星寒脫口道：「到底喬家莊發生甚麼事？」

楊慨幾乎同一時間叫道：「莫非這班護院是徐百勝的同黨？」

歐陽進全身皆被鮮血濕透了，傷得開始有點神智模糊，只懂拚命策馬狂奔，模糊中，見前面有兩乘人馬，睜開雙眼一看，見是楊慨與楚星寒，忽大叫道：「楊敎頭、楚敎頭，快走！」

歐陽進這一聲叫喊，似是盡了全身力氣，甫一說完，竟自鞍上滾下馬來。

楊楚二人又吃了一驚，見八名喬家莊護院已追至，想起歐陽進的

行徑，又見了歐陽進的下場，二人都怒不可遏，不約而同地發一聲喊，便催着坐騎迎向八名護院。

兄弟二人在馬上一個揮舞着單刀，楊慨則橫槍策馬向前飛奔，隨時殺向八名護院。

八名護院見橫裡殺出兩騎，看個清楚，見這二人是楊慨和楚星寒，八人登時大吃一驚，紛紛勒停了馬匹，並第一時間掉轉馬頭，後隊變前隊沒命由來路飛奔而走。

這八名護院很明顯已把楊、楚二人當作勁敵看待，否則怎會掉頭逃命？

護院們都知道楊、楚二人是不簡單人物，何況二人正在盛怒？若被二人追及，這八個人只好當楊楚二人的靶子吧了，不走得急急如喪家之犬才怪。

楊楚二人從後追趕八名護院，但跨下馬匹經過連夜趕路之下，已是疲乏不堪，如何追得到對方？楊慨只好放棄，向楚星寒叫道：「二弟，別追了，先看看歐陽鏢頭吧。」

楚星寒也知道跨下馬匹無力再追，雖恨透對方，亦只好放棄。

二人掉轉馬頭，返回歐陽進倒地處，急急翻身下馬，楊慨連忙把歐陽進抱起，只見他滿身刀傷，鮮血仍不斷流下，楚星寒見他傷口深可見骨，也吃了一驚，叫道：「他們為甚麼要殺歐陽鏢頭？」

楊敎頭先不說話，連忙在身上拿出金創藥，把藥粉倒在歐陽進的重傷口處。

歐陽進睜開眼來，傷口令他痛得全身抽搐，也痛得面如土色，仍盡最大氣力道：「楊敎頭、楚敎頭，你們……勿回……喬家莊……你們……快走……否則……很危險。」

楚星寒見他痛苦難當，猶如痛在自己身上般，也臉容痛苦地叫道：「到底喬家莊發生甚麼事？」

歐陽進竭盡所能地道：「喬家莊……大大不妙……」

楊慨暗吃一驚，道：「喬家莊如何不妙？」

歐陽進終支持不住，未能回答，已傷重過度，身子一軟，便毫無反應。

二人大吃一驚，楚星寒一臉痛苦叫道：「你怎能就此死去？」

楊慨懷中好友的遭遇，他何嘗不傷心？但他保持冷靜，伸手指探了探歐陽進鼻息，發覺尚有呼吸，大喜叫道：「二弟，歐陽鏢頭暈迷過去吧了，別傷心。」

楚星寒喜道：「他尚未死？」也伸手探了探他鼻息，歐陽進果然尚有呼吸，更喜，叫道：「馬上找個大夫醫好他再說。」

二人心意一致，楊慨隨即把歐陽進抱起，騎上馬往附近鄉鎮去了。

二人帶着歐陽進，策馬奔走了半個時辰左右，終抵達一個民風淳樸的小鎮，尚幸歐陽進得到楊慨的藥物幫助下尚能支持得住，當下二人連忙找了家客棧安頓歐陽進，再叫客棧伙計往找大夫替歐陽進療傷。

反戈一擊　道出眞相

却說秦紫紅、余弄飛等人為救楊慨與楚星寒，十萬火急不分晝夜兼程向濟南趕去。

他們希望能在道上碰上楊、楚二人，儘管這並不是容易事。

翌日黃昏，一行人終抵達濟南，秦紫紅恐怕楊、楚二人受到喬家莊的羣起追殺，決定單身返回風雷幫總壇調動人馬相助之，並命東方亮、李項、程士烟及丁庸四人在喬家莊附近一帶留意莊上人馬動靜，及打探楊、楚二人的消息。

余弄飛一則以義氣為重，相助楊、楚二人，二則要把事件弄個明白，免旭日幫被指是殺喬復的兇手，所以亦單騎返回總壇，要求幫主父親准許帶領人馬相助楊、楚二人。

秦紫紅返回總壇，也不知會父親，以幫主女兒的身份，暗中帶領了五十人馬離開總壇。

余弄飛返回總壇之後，則要求父親准許調動人馬，余蒼山雖是個粗人，但也明白不把喬復之死的眞相弄個清楚，則旭日幫就會蒙上不白之寃，非但爽快地答應了余弄飛的要求，竟然要親自出馬。

余弄飛吃了一驚，因為他此行是與秦紫紅合力營救楊、楚二人，父親並不知是與風雷幫合作，若然父親知道與風雷幫合作，以他性如烈火的個性，如何收拾？

余弄飛正猶豫好不好把事實相告，余蒼山已急不及待，命人點撥了一百人馬，欲親自帶隊「出師」，並且帶同兩大護院同行。

余弄飛本相約秦紫紅在喬家莊附近的望坡山會合，當下向父親言明與一班江湖朋友相助楊、楚二人，但沒言明這班江湖朋友就是風雷幫的人，並表示要先行與朋友會合，便匆匆離開了總壇。余蒼山則帶領部下從後前往相約的山頭處。

余弄飛策馬抵達望坡山，與東方亮等人會合，一個時辰左右，秦紫紅帶領的五十人馬亦開抵山上，有如行軍打仗，當下在山上駐紮了。

余弄飛急找到秦紫紅，余弄飛急把他父親親自「出征」之事說了。

秦紫紅道：「余幫主蒙上不白之寃，當然氣憤難平，看來他要親自手仍徐百勝了。」

余弄飛道：「若果我爹知道所帶領的人馬原來跟貴幫合作，恐怕大事不妙。」

秦紫紅道：「假如余幫主來到，他見了我幫人馬，會不會大動干戈？」

余弄飛道：「日前，令尊和家父在喬家莊上鬧了個不歡而散，家父脾氣暴燥，還聲言要跟貴幫對着幹，若果他見了貴幫人馬，動起干戈也不無可能。」

秦紫紅道：「你何不向令尊言明，我們此舉是捉拿殺喬復的眞兇？只要事情水落石出，一切誤會自可冰釋。」

余弄飛嘆口氣道：「話雖如此，但家父對貴幫的敵視日比一日深，即使日後把殺喬復的眞兇擒獲，家父對貴幫的敵視仍不會改變。」

秦紫紅氣道：「余幫主實在有點蠻不講理。」

余弄飛道：「秦姑娘，唯今之計，貴我兩幫人馬只好各據一方，秦姑娘若與家父碰面，最好別認是風雷幫中人，幸好秦姑娘此行帶領的人馬在江湖上都無名氣，家父亦未必會見過，只要不認得是風雷幫中人，一切自會相安無事。」

秦紫紅只好道：「只有如此。」

此時，一名探子進入帳中，向秦紫紅行禮道：「報二小姐，屬下往喬家莊打探過，楊敎頭和楚敎頭並未返回喬家莊，但徐百勝一行人已返回莊上，徐百勝並在喬震天面前說楊敎頭兄弟二人與張笑狂一起，把未死的三少莊主擄走了，喬震天大怒，並聲言不惜賠了兒子性命，也要取楊敎頭的首級，刻下又加派人手到處追殺楊敎頭兩兄弟。」

探子一口氣說畢，秦紫紅怒道：「徐百勝果然卑鄙。」

余弄飛道：「我幫人馬尚未開抵，秦姑娘，馬上派些生面的兄弟再留意喬家莊動靜，若發現楊敎頭兄弟二人，就勸他們上山，勸不來我們就派人保護。」

秦紫紅連忙派人去執行任務。

又過了半個時辰左右，余蒼山親率的一百人眾亦浩浩蕩蕩開抵望坡山，余弄飛連忙下山相迎，然後大隊人馬在山上北面駐紮下來，秦紫紅的人馬則在南面駐紮。

一切安頓下來後，余蒼山對余弄飛道：「弄飛，為甚麼不介紹你的朋友與爹相識？」

余弄飛無法推却，只好去邀請秦紫紅到父親帳中，還一再叮囑秦紫紅莫認是風雷幫中人，秦紫紅只好唯唯答應。

余蒼山坐於帳中，聞報兒子求見，便命人帶入，只見兒子帶着一個樣子漂亮的少女走入帳中，登時喜道：「原來弄飛的朋友是個美人兒，為甚麼不早點說，讓爹早點高興一下？」

余弄飛與秦紫紅向余蒼山請了安，余弄飛將雙方介紹過後，余蒼山目不轉睛地望着秦紫紅，笑得合不攏嘴，道：「果然是一對璧人，郎材女貌，眞乃天作之合。」

余弄飛雖鍾情於秦紫紅，奈何伊人心有所屬，聽了父親之言，心中有點難受，也有點不自然，道：「爹說甚麼話來了？孩兒與秦姑娘只是普通朋友。」

余蒼山是個不拘小節之人，大笑道：「爹當然知道你與秦姑娘是朋友，但天下間多少夫妻皆由朋友開始？」望着秦紫紅，笑道：「秦姑娘，老夫說得對嗎？」

秦紫紅有點靦覥，道：「余幫主所言甚是。」

余蒼山呵呵笑道：「老夫也不阻你們了，你們好好相聚一下吧，一切事就由老夫策劃便了。」

余、秦二人便退出帳中，余弄飛聽了父親之言，心頭又甜又苦，無奈之極，但偷瞥一下秦紫紅，却毫無反應。

此時余弄飛更苦，秦紫紅非但心有所屬，心上人更是父親敵人之女。

* * *

楊慨與楚星寒延醫診治歐陽進，終把歐陽進性命挽救回了，但歐陽進因傷過重，失血又多，三天來仍舊昏迷未醒。

兄弟二人知他性命無礙，雖見他仍昏迷，但終於放下心頭大石。

楊慨見了歐陽進的遭遇，搖頭嘆息了一聲，道：「到底他知道了甚麼不可告人的內幕，以致遭到無情加害？」

楚星寒忽道：「大哥，我忽然想起一些極不尋常之事。」

楊慨動容，道：「甚麼事？」

楚星寒道：「當日，我們五個人一起保護老莊主和少莊主上路，我們主僕一共七人，但老少莊主遭遇毒手，同行的高文泰和上官建亦遇害，剩下來就祇有我們兩兄弟和歐陽鏢頭，徐百勝一班人知道少莊主未死，就設法加害，他還要求莊主下令追殺我們，現在又想殺歐陽鏢頭，是不是很不尋常？」

楊慨想了想，道：「當日我們主僕七人上路，對方毫不放過我們七個中任何一個對不？」

楚星寒恨恨地道：「這一切可能都是徐百勝在進行的一個陰謀。」

楊慨道：「徐百勝這人平日深藏不露，很難捉摸，在進行一個大陰謀絕不稀奇。」

「歐陽鏢頭可能掌握了他的痛

處，所以向他痛下殺手。」

「祇要歐陽鏢頭甦醒過來，傷勢稍爲復原，就與他一起返回喬家莊，要他在莊主面前揭發徐百勝的惡行，莫教他陰謀得逞。」

時已深夜。

兄弟二人交談間，窗外忽有幾柄飛刀激射進入房中。

兄弟二人警覺性高，反應也奇快，聞了破風之聲，連忙閃身避開，同時動作一致地提起武器，並一齊破窗而出，準備對付暗算者。

二人雙雙飛出窗外，黑夜中，祇見一人快步離開，不問而知，此人必是偷襲者，便向前追向那人。

那人走得甚急，不消一刻，已在街角消失了，兄弟二人轉過街角，已失了那人影踪，楚星寒心中不憤，正要四處搜索，楊慨忽然驚叫道：「不好，我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楚星寒也暗叫不妙，急道：「快回去看看歐陽鏢頭。」

二人忙折回客棧，並在窗外飛身進入房中，向房中一看，不由大吃一驚。

歐陽進本躺在床上，兄弟二人一去一回之間，房內已不見了歐陽進影踪。

兄弟二人都是毫無機心之人，輕易中了對方的調虎離山之計，後悔已太遲了。

對方是甚麼人？此行目的要殺歐陽進？若然，大可以把昏迷的歐陽進就地正法，一刀就可以解決他性命，又何以把他整個人帶走？其中是否另有玄機？

兄弟二人都不明對方此舉目的。

楊慨進入房中不見歐陽進之後，本想再衝出去四處搜索，但想起對方必是有備而來，且選在深夜行事，再追也是徒然，祇好放棄，並道：「到底對方是甚麼人？」

楚星寒怒道：「不問而知，必是徐百勝那一夥。」

楊慨想了想，道：「未必是他們。」

「哦？」

「徐百勝一心想殺我們，照剛才飛刀射進來的方向，對方不似是對付我們，目的祇是把我們引開，再把歐陽鏢頭擄走。」

楚星寒想了想，也道：「不錯，對方既有心暗算，暗器必會連珠炮發，但對方祇放了幾柄飛刀便離開，眞不似要取我們性命。」

楊慨沉吟道：「對方到底是敵是友？若是敵，爲何手下留情？若是友，何以不光明正大現身？」

楚星寒道：「還有，對方把歐陽鏢頭帶走有何目的？歐陽鏢頭落在對方手上是凶還是吉？」

一切盡是謎。

楊慨本擬一俟歐陽進傷勢好轉便返回喬家莊，現歐陽進離奇被擄，更不知其吉凶，打算再等一兩天，如無歐陽進消息，才起程往喬家莊。

楊慨希望歐陽進事件有所轉變，所以決定等多兩天。

* * *

秦紫紅在幫中暗中調走五十人馬，秦越得到消息，大爲緊張，召來幫衆相問，俱無人知二小姐帶人離開總壇目的爲何，祇知其目的地是望坡山。

秦越深知女兒性格，有感她此舉必事不尋常，一則恐她闖下大禍，二則愛女情切，決親往望坡山了解情況，有感可能事態嚴重，也爲了安全起見，竟親領一百人起行，當中還領着兩大護法杜先鋒和段欺，還有武功不弱的兒子秦罕。

一百人開向望坡山，爲免惹起矚目，分批前往。

秦紫紅在望坡山上聞報父兄率人上山，大吃一驚，一則事機不保，竟被父兄查悉事情，更令她吃驚的，是父親的死對頭也在山上，若被父親知道，又或兩大對頭碰面，山上二百多人豈非要展開一場惡戰？

秦紫紅已知不能逃避，先敎幫衆向幫主隱瞞山上另一批人是旭日幫幫衆，才硬着頭皮下山迎接父兄。

秦紫紅帶着東方亮、李政、程士烟及丁庸下山，在山下父女相見，秦越多時不見愛女，甫一相見，難禁喜悅道：「紅兒，你帶領這許多弟兄到來此間，到底發生甚麼事？」

秦紫紅道：「爹、大哥，大家先上山再說吧。」

於是百人一起上山，秦越命屬下先紮了營，向山頭北面望去，祇見到處營帳少說也有二三十個，更感奇怪，正想出言相詢，秦紫紅見了他目光，便道：「對面山頭的，全是女兒在江湖上結識的朋友。」

秦越心感不妙，道：「到底發生甚麼事，竟聚集這許多人在一起？」

秦紫紅便請父兄進入帳中，然後把相助楊慨之事說了，當然隱瞞了對面山頭人衆正是旭日幫之人。

秦越聽罷，有點啼笑皆非，道：「紅兒，你實在小題大作了，你要相助楊慨，何必要動用這許多人？爹不知就裏，竟又帶了一百人前來，爹還以爲發生甚麼大事呢？」

秦紫紅道：「喬家莊派人羣起追殺楊敎頭兩兄弟，不是這麼多人，如何抵抗？」

秦罕責道：「二妹，江湖上以義氣爲重，相助朋友很應該，但你

有否想過，出動本幫這麼多人，喬震天莊主豈非以爲本幫存心跟他過不去？」

秦越也道：「對，後果實在相當嚴重。」

秦紫紅道：「徐百勝在喬家莊權力很大，手下有很多人可以調動，若我們不是動用這麼多人，如何跟他對抗？大不了擒下徐百勝之後，再向喬震天解釋清楚就是了。」

秦罕道：「你以爲事情會如你想像中這麼簡單嗎？」

秦紫紅甚不服，道：「我不管喬震天如何想，總之爲朋友，我非爲到底不可。」

秦罕氣道：「難道爲朋友就可以不顧一切？」

秦紫紅道：「對，何況你剛才還說，江湖上以義氣爲重，相助朋友是應該的。」

秦罕氣結，道：「但總得有分寸才可行事，如此魯莽，非但幫不了人，反會害人害己，你難道不明白？」

秦罕又豈知秦紫紅對楊慨的愛意？否則怎會不理後果行事？

秦紫紅被說得感到有點委屈，正想出言反駁，秦越已開口道：「你們兄妹不要再作爭拗了，爲了顧全大局，我馬上帶一百人返回總壇，免惹起江湖上又諸多揣測。」

秦紫紅喜道：「好啊，爹和大哥馬上回程吧，這裏交由女兒和一班朋友便是了。」

秦紫紅大喜之原因，是不想父兄與余蒼山碰頭。

秦越點點頭，道：「對面上頭的是你朋友？」

秦紫紅點頭道：「是啊。」

秦越道：「既然如此，何不介紹你的朋友與爹相識？」

秦紫紅聞說，正想推搪，但想不出個理由來，回心想道：「效法余大哥，介紹余大哥與爹相識，但不認是旭日幫的人。」

秦紫紅又怎知道，父兄其實在喬家莊已見過余弄飛？當時，父親還與余弄飛之父鬧得很不愉快。

當下，秦紫紅便叫東方亮往北面山頭邀請余弄飛，說有事商談，還不斷向東方亮大打眼色，東方亮不蠢，當然知她心意。

沒多久，余弄飛在東方亮引領下進入帳中，秦氏父子一見，微一愕然，父子同時脫口叫道：「旭日幫余弄飛？」

秦紫紅萬料不到父兄竟認識余弄飛，還知其身份，登時暗吃一驚。

余弄飛乍見秦氏父子，也爲之錯愕不已，但余弄飛不敢造次，禮數也極週到，向其父子二人道：「秦幫主，秦少幫主，余弄飛拜見。」

秦越爲人不似余蒼山，父子二人都甚有修養，秦越望着秦紫紅，道：「紅兒，你跟余少幫主相識？」

秦紫紅本有點不安，見父親和顏悅色，才稍覺放心，說道：「女兒在道上結識余大哥，但女兒並不知余大哥就是旭日幫少幫主，余大哥也沒有說及。」

余弄飛替秦紫紅把謊話扯下去，道：「晚輩也不知秦姑娘是秦幫主千金，秦姑娘也沒有說。」說完，不其然向秦紫紅望了一眼，秦紫紅也忍不住望了望他，二人四目相投，都覺得扯了這個謊話而感到好笑，二人竟相對忍不住笑起來。

秦越見他們相視而笑，誤以爲是他們男女間眼波交流發出的甜笑，也呵呵笑道：「余少幫主一表人材，與少女匹配之極，正是郎材女貌，天造地設。」

秦紫紅更覺好笑。

余弄飛心頭又一陣甜，一陣苦，祇發出無奈的苦笑。

秦罕望着余弄飛與秦紫紅，忽道：「太可惜了。」

秦越彷似知道兒子言下之意，也嘆口氣道：「的確太可惜。」

秦紫紅與余弄飛同聲奇道：「可惜甚麼？」

秦越道：「可惜余少幫主是余幫主的兒子，余幫主與本幫目下勢成水火，否則，這段天賜良緣是結定的了。」

余弄飛心頭更是難受。

秦紫紅忙岔開話題，道：「爹，你和大哥馬上離開吧，否則被喬家莊的人知道了，就很不妙，而且江湖上的謠言更是可怕。」

秦越道：「對，我們馬上要離開了，但你們行事一定要小心爲上，凡事要計劃周詳，更要以大局爲重。」

秦紫紅道：「女兒和余大哥都不是小孩子，一切事情都知道怎樣做。」

秦越正想命人拔營回程，此時，帳外忽然傳來一把粗大的聲音，道：「弄飛，你和秦姑娘有事商議，爲甚麼不叫爹也一起參詳參詳？」

秦紫紅與余弄飛聞聲大吃一驚，余蒼山已隨聲步入帳中。

秦、余二人簡直不敢想像事態的發展。

余蒼山由兩大護法郎萬里及劉創陪同下進入帳中，一見秦氏父子，先是一愕，隨即怒叫道：「是你們？」

秦越也感愕然，脫口道：「余蒼山？」然後望望女兒與余弄飛。

秦紫紅與余弄飛怕得簡直不敢抬起頭來。

余蒼山瞪着秦氏父子，叫道

：「秦越，山上的百多人可是你的手下？」

秦越再不賣余蒼山的帳，怒目相向，道：「是又如何？」

余蒼山一臉怒容，望望秦紫紅，道：「秦姑娘，你爲甚麼和秦越在一起？」

秦越道：「她姓秦，我也姓秦，用用你的腦袋，想想我們是甚麼關係吧。」

余蒼山望着秦紫紅，道：「秦姑娘，你和姓秦的是甚麼關係？」

秦紫紅只好道：「他是我爹！」

余蒼山怔住了，然後現出一副卑鄙之色，對秦越道：「想不到你這老匹夫竟有個如此標緻的女兒。」

秦罕按捺不住，怒道：「余蒼山，你嘴巴可要乾淨一點，你這是甚麼意思？」

余蒼山道：「我們有一百人在對面山頭，你們却帶近二百人前來，我倒問你這是甚麼意思？」

秦越奇道：「北面山頭的是你的人馬？」

余蒼山道：「你明知故問。」

余弄飛正想開口，余蒼山已瞪大雙眼向他怒喝道：「住口！」

余弄飛那還敢開口？

秦紫紅一臉爲難，道：「余幫主，請你聽我解釋。」

余蒼山堅決地道：「無需解釋，一切我都很清楚。」

秦越鄙視一笑，道：「你清楚甚麼？」

余蒼山道：「姓秦的，你欲以多欺少，打我們一個落花流水？沒那麼容易，有種的，就攻過北山來吧，我余蒼山怕你才是龜蛋。」

秦罕怒道：「既然如此，我們不想以多欺少，你回去總動員殺過我南山來吧，就讓我們在望坡山見個高下。」

余蒼山氣往上衝，道：「好，怕你們的，才是龜蛋，我不把你們殺個片甲不留，就不叫余蒼山。」

秦紫紅與余弄飛大吃一驚。

余蒼山說畢，向余弄飛叫道：「弄飛，快跟我走，莫跟這種人在一起。」

秦越也暗吃一驚，以責備的目光瞪了兒子一眼，隨即向余蒼山叫道：「余幫主，凡事可以商量，何必大動肝火？」

余蒼山已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聽了秦越之言，又回頭望了余弄飛，見他仍呆呆的站着，怒叫道：「弄飛，木頭似的站着幹嗎？快走啊！」

余弄飛道：「爹，你豈能如此蠻不講理。」

余蒼山怒道：「爹蠻不講理？你難道沒聽見是姓秦的小子向我們挑戰？」

秦越道：「犬兒一句戲言，余幫主何必認眞？」

余蒼山氣焰更高，道：「秦老匹夫，你怕了我？」

秦越被他以「老匹夫」相稱，也動氣了，怒道：「余蒼山，我豈會怕你？老夫一向以和爲貴，你却給你三分顏色上大紅！」

余蒼山道：「既然不怕，何不一較高下？」

秦罕怒道：「余蒼山，這裡是我們地頭，你現在可說身陷虎穴，我的人要把你剁成肉醬實在輕而易舉，但爲了証明我風雷幫光明磊落，我且放你一馬，你馬上給我滾出去，然後各自調動人馬在山下見個高低吧。」

余蒼山是個不堪一激之人，聞言更是怒火衝天，二話不說，便拉着余弄飛，領着兩大護法便快步行出帳外，豈料一出帳門，門外兩旁站立的十多名風雷幫衆連忙架起刀，阻攔住他們去路。

余蒼山毫不把這些幫衆放在心上，正想出手格開持刀幫衆，秦越雖氣，但連忙叫道：「讓他們去吧。」

刀隨即收了，余蒼山也昂首闊步地走了出去。

秦罕一臉氣憤的望着余蒼山四人消失，對父親道：「爹，馬上調動二千弟兄前來吧。」

秦越雖不想干戈相對，但有感余蒼山必會調來大隊人馬，當下被逼傳令回總壇，馬上派遣二千人馬到望坡山下，隨時來一場決戰。

秦紫紅實在料不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地步。

余蒼山返回北面山頭，下令幫衆即刻拔營返回總壇，不留一人，隊伍隨即浩浩蕩蕩離開望坡山。

余弄飛無奈地跟着父親，但心中對秦紫紅極之不捨，爲了能見秦紫紅，便藉詞混在隊伍之中再伺機離隊，然後重返望坡山，目的是要與秦紫紅一起，盡管她已心有所屬。

秦紫紅見他返回山上，很感愕然，余弄飛向她解釋，要一起商議相助楊慨之事。

秦紫紅如何不明白他這只是要見自己的藉口？既然他重回山上無疑多了一分力量，當然也很高興，畢竟她並不討厭余弄飛。

一方面，秦越先命人返回總壇調動人馬，然後再撤走親自帶領的一百人，山上只留下由秦紫紅帶領的五十人馬，以隨時應付楊慨事件的轉變。

* * *

風雷幫與旭日幫之間的過節本不大，但自喬複死後，經江湖上渲染之下，嫌隙才告加深，其後兩幫之主在望坡山一會，頓成不可收拾

之局。

兩大幫會的一場大火併看來勢所難免，論實力，兩幫都勢均力敵，交戰起來，誰勝誰負實是未知之數，但無辜死傷衆多幾乎可以肯定，延續下去，可能還會有連場惡鬥。

這兩大幫會之爭，可說牽一髮而動全身，因爲兩幫鬥個元氣大傷之後，江湖上其他中小幫會就會乘勢而起，到時，江湖上將會翻起連場腥風血雨，本算平靜的江湖再也難有安寧之日了。

秦紫紅和余弄飛當然很清楚上述的利害關係，但他們根本無力制止，同時二人都知道，兩幫關係日趨惡劣，皆因喬複之死而起，罪魁禍首是殺喬複的兇手。

所以，秦紫紅和余弄飛都極痛恨殺喬複的幕後主腦。

二人愁苦相對坐於南山的帳中，秦紫紅道：「趁兩幫未開戰之前，希望能盡快找到眞兇，只有這樣才有機會化解這一場大火併，只可惜楊教頭兩兄弟現在不知身在何處？他們兩兄弟不露面，就沒有機會引眞兇出來。」

余弄飛長長嘆了口氣，道：「就算把眞兇手到擒來又如何？兩幫之間這一場火併根本不能化解。」

秦紫紅懊喪地道：「不錯，余幫主的性格太衝動了，所以擒眞兇是一回事，大火併又是另一回事，看來這一仗，是非打不可。」

余弄飛道：「這一點，我早就對你說過。」

秦紫紅道：「難道眞的沒法化解？」

余弄飛搖頭嘆息，道：「唯今之計，只希望楊教頭兩兄弟盡快露面，徐百勝一班人要盡快找到，我們就馬上總動員把徐百勝打個措手不及，這是唯一的機會，但並不表示就可以化解。」

秦紫紅道：「楊教頭一心要返回喬家莊，欲在莊主前揭發徐百勝的惡行，但爲甚麼幾天了，仍沒有半點他們的消息？何況他們比我們早上路返回濟南。」

余弄飛道：「莫非楊教頭二人有甚麼不測？」

秦紫紅吃了一驚，嚇得瞪大雙眼說不出話來，樣子好似想哭一樣。

余弄飛的心酸溜之極，一整面容，道：「我只是隨口說說吧了，秦姑娘何必當眞？」

秦紫紅扁着嘴兒，沉吟道：「幾天了，該一早已返回濟南來了，到底他去了那裡？莫非已遭了徐百勝的毒手？」

余弄飛但覺楊慨幸福之極，因爲有人替他擔心，想起自己一廂情願，心上人却心繫他人，也感黯然，但未表露出來，見秦紫紅眼眶開始有淚光，忙道：「楊教頭和楚教頭武功高強，徐百勝那能殺得了他們。」

秦紫紅終忍不住落淚，道：「徐百勝爲人如此卑鄙，若果他施暗算，武功再高又如何？何況他兩兄弟一點機心也沒有，爲人又老實，要暗算他們有何難？」越說眼淚則流得越急，哭得就好似楊慨已死一般。

余弄飛見她哭起上來，心也亂了，更不知要說甚麼話來安慰她，想起徐百勝的可惡，也不由怒了，恨恨地道：「到底這徐百勝在搞甚麼陰謀？竟然一手把江湖上弄至翻天覆地？」

秦紫紅淚流披面，可見她對楊教頭鍾情之極，此時，忽然面容可怖地道：「徐百勝，你害死楊教頭，又害我兩幫勢成水火，我要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余弄飛也道：「這種人的確死一萬次也不多。」

秦紫紅恨得緊咬銀牙，頸上也青筋賁起，一雙淚眼放出極濃殺氣地望着帳外。

此時，一名幫衆忽走進帳中，向秦紫紅行禮道：「報告二小姐。」

秦紫紅去眼淚，望着那幫衆，道：「甚麼事？」

那幫衆道：「山下弟兄發現楊教頭和楚教頭……」

秦紫紅聞說，心頭一跳，登時破涕爲笑，大喜過望，衝口道：「楊教頭未死？」

余弄飛聞訊，又見秦紫紅的雀躍神情，不禁心中一跳，也不知希望楊慨生還是望他死，心中又喜又苦，矛盾之極。

那幫衆續道：「山下弟兄邀楊教頭兩兄弟上山，但他們堅持要往喬家莊去，後來山下弟兄說二小姐也在山上，楊教頭就滿心歡喜，更急不及待上山，他們快上到山上來了。」

秦紫紅聞言，更是芳心大慰，因那幫衆之言明顯不過，楊慨也是極掛念自己，當下霍地站起身，便往帳外飛奔出去，東方亮、李項、程士烟及丁庸四個近身隨從亦跟着她走出帳外迎接楊慨與楚星寒。

余弄飛更是黯然神傷，也跟了出去。

一衆人等走出帳外，秦紫紅向上山的小路望去，祇見楊慨與楚星寒已走了上來。

秦紫紅的眼淚又流下了，這是喜極而泣之淚，心中無比激盪，叫道：「楊大哥。」連稱呼也改變了，並情不自禁地向着楊慨奔了過去。

楊慨見了秦紫紅，此刻方知道，原來自己不覺間也對她種下了情根，這個從不懂情愛，也不解溫

柔的硬漢子，終迸發出了愛的感覺，這一種感覺，也在此一刻昇華了，這種感覺在別後重逢才迸發出來，也份外強烈，所以，乍見秦紫紅一刹那間，心情也同樣激盪，口中叫道：「紫紅！」也向秦紫紅飛奔過去。

二人忘了週圍站着不少人，眼中仿似已沒有任何人存在，而祇有對方一人，二人互相奔前，甫一接觸，兩個人便緊緊的擁抱着。

秦紫紅歡喜過度，眼淚流得更急。

楊慨難禁心中興奮，一顆心不停在跳。

四週幫衆都很替二人開心，並鼓掌稱慶。

比楊慨更不解溫柔的楚星寒見了簡直開心得笑不攏嘴，喃喃道：「大哥終有心上人了。」

余弄飛的一顆心快要碎了。

楊、秦二人擁抱中，但聞四週響起掌聲，羞得連忙分開，楊慨見四週人衆仍在鼓掌叫好，這個鐵漢終於軟了——被柔情及羞怯軟化了。

秦紫紅的一張臉紅得似火燒一樣，少女的矜持令她抬不起頭來，她這副模樣，在幫衆眼中，根本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幫衆都知道這個硬梆梆的二小姐也被情愛軟化了。

除了余弄飛之外，每個人都有一張合不攏嘴的笑臉。

余弄飛從未如此痛苦過。

秦紫紅仍羞得不敢抬頭見人，楊慨仍滿身不自在，丁庸替二人解窘，道：「楊敎頭，大水牛，不不不，楚敎頭，你們在道上辛苦了，大家返回帳內坐下來慢慢談吧。」

秦紫紅一整臉容，但不敢望楊慨一眼，道：「進帳內坐下再談吧。」

楚星寒怪眼圓睜瞪着丁庸，丁庸奇怪，他何以如此望自己？

衆人一起向中帳步去，秦紫紅忍不住偸望楊慨一眼，楊慨剛巧目光也向她投去，二人四目交投，都發出甜笑，然後二人目光再移開，不其然雙雙望向余弄飛，祇見余弄飛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而且雙眼無神，顯得鬱鬱寡歡，狀甚悽涼。

楊、秦二人見了他的樣子，當然知道他爲了何事？二人不禁雙雙嘆息了一聲，同時亦心下感然。

楚星寒到丁庸身旁，雙眼瞪得大大的，甚是嚇人，道：「你剛才叫誰做大水牛？」

丁庸見他眼光雖嚇人，但毫無懼色，因爲大家已是朋友，笑道：「叫你囉。」

楚星寒很不高興，道：「爲甚麼叫我大水牛？」

丁庸道：「因爲你性格似一頭牛，而且似是一頭大水牛。」

楚星寒好似很滿意這個解釋，點頭道：「原來如此。」

衆人進入帳中，不分次序坐下，楊、秦二人又望向余弄飛，祇見他簡直神不守舍，甚至有點似行屍走肉，二人心頭更是難受，同時都想着，莫再在他面前有任何關於男女間的話題及舉動了，免再刺激他。

坐定之後，丁庸首先開口，道：「楊敎頭，大水……楚敎頭，你們比我們先上路，何以遲了數天才抵步？難道不知二小姐對們你多掛念嗎？」

丁庸之言，楊、秦二人恐怕余弄飛又受到刺激，秦紫紅心中在怪他胡言亂語，和楊慨一起眼光不其然望向余弄飛，祇見余弄飛神情呆滯，根本就聽不見丁庸之言，二人心中簡直感到痛苦。

楊慨放下兒女私情，先把如在夢中的余弄飛喚醒，講述躭誤行程的原因，便把在道上碰上歐陽進被喬家莊護院無情追殺，兄弟二人把他救了，後來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令歐陽進離奇被擄走的事一口氣說了。

衆人聽了，歐陽進被喬家莊的人追殺已感奇怪，更奇怪的是，歐陽進其後離奇失踪，丁庸聽罷，叫道：「不用懷疑了，此事必與徐百勝那卑鄙小人有關。」

楚星寒道：「徐百勝殺歐陽鏢頭並不奇怪，但爲何要擄走他？」

丁庸道：「把徐百勝抓下來，問他自然就清楚啦。」

秦紫紅對楊慨道：「楊大哥，歐陽鏢頭一事，你認爲當中有甚麼玄機？」

楊慨直截了當地道：「百思不得其解。」

衆人都覺得整件事高深莫測。

楊慨又道：「你們因何聚集這許多人馬在山頭？」

秦紫紅便把前因後果說了，並把兩大幫主因在山上碰頭，關係弄至不可收拾，雙方更約戰於山下都說了。

楊慨吃了一驚，道：「兩幫總動員約戰望坡山下，打起上來，豈非屍橫遍地？」

秦紫紅心亂如蔴，道：「我和余大哥正爲這件事連日來都困擾不已。」

楚星寒叫道：「如此說來，兩大幫會一戰將勢所難免了？」

秦紫紅長長嘆了口氣。

余弄飛一直都木無表情，跟一塊木頭毫無分別。

楊慨沉思片刻，道：「老莊主之死，江湖上衆說紛紜，也因此引至兩幫不和，兩大幫主在望坡山一戰，隨時引發一場毀滅戰，莫非有人從中生事，目的是擾亂江湖？」

丁庸道：「這存心擾亂江湖的人是誰，有何目的？」

楊慨忽然道：「這存心擾亂江湖的人，莫非是兩大幫其中一人？」

衆人聽了，都面面相覷起來，甚至余弄飛也有了反應——對事件難以置信的反應。

東方亮道：「假若如楊敎頭所言，徐百勝又是甚麼脚色？」

衆人又你眼望我眼，想不出個所以然來，以致氣氛也沉靜下來了。

楊慨道：「目前最吃緊的，是設法化解兩幫的恩怨，再打探歐陽鏢頭的下落，事情才會明朗。」

秦紫紅嘆息道：「目下兩幫勢成水火，要化解這一場大火併談何容易？」

楊慨道：「兩幫之間到底沒有深仇大恨，總有解決之道的。」

秦紫紅道：「兩幫人馬快開到山下了，大戰可說一觸即發，即使有解決良方，恐怕也來不及了。」

楊慨也爲之洩氣。

余弄飛終開口，道：「這個幕後主腦，絕不會是我爹。」

秦紫紅道：「余大哥之意，是指這幕後主腦是我爹了？」

余弄飛不答，又道：「我爹爲人雖粗魯，但未至於有這份機心。」

東方亮道：「幕後主腦是誰，尚是未知之數，大家也不可莽下判斷。」

楊慨道：「說得對。」

秦紫紅忽以惶恐的神情望着楊慨，道：「莫非這幕後主腦眞是我爹？」

楊慨嘆了口氣，道：「殺喬老莊主的一班人假冒貴幫中人，會不會眞是貴幫中人，行事時自揭身份，目的是給人一種被人無辜嫁禍的錯覺，然後貴幫則置身事外，再從中進行一個大陰謀。」

秦紫紅也覺此事不無可能，登時怕得說不出話來。

余弄飛淡淡地道：「楊敎頭想法與小弟想法相同，而且秦少幫主爲人深藏不露，說不定整件事是由他策劃的。」

秦紫紅一顆心頓時冷了，因爲若果這事屬實，父親就是楊慨的大仇人了。

心上人是父親的大仇人，秦紫紅如何不覺可怕？

余弄飛又道：「秦幫主此舉，目的是要與我幫來一場大火併，一舉把我幫消滅，以達到在江湖上一幫獨大的野心。」

秦紫紅呆住了，其餘丁庸等人也鴉雀無聲。

余弄飛又淡淡地道：「祇可怕，風雷幫太低估了我旭日幫，秦幫主要消滅我幫，看來絕非易事。」

衆人都垂頭不語。

余弄飛望着秦紫紅，道：「秦姑娘，無論兩幫之間關係如何惡劣，戰場上如何慘烈，我們之間都仍是好朋友，弄飛能結識秦姑娘、楊敎頭、楚敎頭，還有丁大哥等，實在是弄飛的榮幸。」

衆人心情都極是沉重，氣氛也很凝重。

丁庸打破沉默，叫道：「如果風雷幫和旭日幫可以和平共存，又如一家人般多好？爲甚麼要打打殺殺呢？」

楚星寒慨然道：「若果無人從中生事，的確可以天下太平。」

此時，忽有一幫衆奔了進來，且神情緊急地道：「報告二小姐。」

秦紫紅見了此人神情，立感不妙，暗吃一驚，忙道：「甚麼事？」

那幫衆道：「兩幫人馬已分兩個方向向山下開到了。」

衆人聞言大吃一驚，全都不約而同地衝出帳外，並走向高處，向下一望，祇見山下南北兩方各有約二千人，旗幟鮮明，浩浩蕩蕩的向山下中央盤地進發。

秦紫紅與余弄飛見狀，只覺噩耗來臨般，秦紫紅更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余弄飛也顯得一臉無可奈何。

兩幫人馬終開到盤地中央，然後，雙方人馬一字排開，只相距百尺之遙，在互相對峙着。

楊慨見狀，手握長槍，叫道：「跟我來！」便一馬當先向下山小路跑去，楚星寒、秦紫紅、余弄飛、丁庸等一共八人也緊緊跟隨着，其餘數十幫衆亦跟下山。

衆人奔到山下，向前望去，只見旭日幫余蒼山已派出左護法郎萬里策馬來到雙方對峙陣中，並向風雷幫作出挑戰。風雷幫的秦越則同樣派出左護法杜先鋒上陣。

雙方兩大護法策馬奔到場中，並各執大刀準備廝殺。

楊慨吃了一驚，亦策馬趨前，朗聲道：「休動干戈！」

杜先鋒與郎萬里不理會楊慨，各執大刀，策馬向對方衝殺而前，雙方幫衆則在吶喊助威，聲威震撼大地。

楊慨見雙方衝前，催策着馬匹亦向二人奔前，杜、郎二人一碰頭，舉刀直向對方劈去，楊慨連忙舉槍架開二人的大刀。

杜、郎二人大刀被架開，勒轉馬頭，正待展開第二回合，但見楊慨居中立馬橫槍，雙雙拉停馬匹，杜先鋒叫道：「閣下是誰？」

楊慨向二人作個揖，道：「在下楊慨，兩位護法，請聽在下一言。」

兩幫吶喊的幫衆見場中起了這個變化，頓時靜止下來了。

杜先鋒聽了楊慨之言，正想開口，另一邊陣上的余蒼山忽然叫道：「楊教頭，這是旭日幫與風雷幫的恩怨，楊教頭何必插手？刀劍無眼，楊教頭快快退下。」

楊慨道：「余幫主，敢問貴幫與風雷幫恩怨何來？」

秦越策馬奔前，也叫道：「楊教頭何必混這淌渾水？就讓我幫跟旭日幫在此一較高下吧。」

余蒼山不示弱，亦策馬趨前，也叫道：「秦越，今天我教你玉石俱焚。」

秦越大笑道：「那就要看誰玉石俱焚了。」

余蒼山大怒，正想開口，瞥眼一看，只見兒子余弄飛與秦紫紅在一起，怒叫道：「弄飛，你這不肖子，偷偷離隊，原來私會情人，但你偏偏喜歡敵人之女兒，是不是要把爹活活氣死？」

秦越也道：「余公子一表人材，若非是余蒼山之子，已做定我女婿了，可惜可惜！」

余蒼山也不示弱，怒叫道：「秦姑娘標緻可人，想不到會是你秦越之女兒，若非如此，已是我媳婦兒了，可惜可惜！

這兩大幫主雖對對方子女產生好感，但仍化解不了這場惡戰。

秦越叫道：「廢話少說，余蒼山，受死吧。」

余蒼山叫道：「怕你才是龜蛋。」說着，竟策馬衝向秦越，手中大刀向前劈出。

秦越也不打話，亦策馬提刀殺前。

兩大幫主竟在陣前交鋒，兩大護法亦打起上來了。

楊慨已無力改變眼前的事實，秦紫紅與余弄飛呆住了。

陣中兩大幫主及兩大護法在馬上展開火併，雙方鬥了幾個回合，正想策馬再度交鋒，此時，忽有一隊人馬快速奔馳而至，隊中約有五十多人，帶頭一人忽然大叫道：「余幫主、秦幫主，請暫時息怒！」

雙方正要廝殺，瞥眼向來人望去，只見帶頭一人竟是喬家莊的莊主喬震天，其餘人等尚有喬震天兩個兒子喬冠宇和喬威，還有「離魂劍」齊英揚，和三個徒弟展青、謝長威及唐千鈞，其餘的，都是喬家莊的鏢頭、鏢師及護院等。

余蒼山向喬震天等人望了一眼，又殺氣騰騰的望着秦越，叫道：「秦越，讓我先取你狗命。」說着又策馬衝向秦越，郎萬里亦殺向杜先鋒，秦越與杜先鋒只好迎戰。

雙方又在陣中戰了一回合，此時，喬震天的人馬亦已奔到，喬震天三父子及齊英揚四師徒連忙奔入陣中，把戰鬥中的雙方隔開，喬震天道：「兩位幫主，何事大動干戈？」

楊慨等人忽見喬震天出現，都心中暗喜，希望他能居中調停這一場大火併。

性如烈火的余蒼山見被喬震天阻擋住，叫道：「喬莊主，這裡沒有你喬家莊的事，快快讓開，免遭池魚之殃。」

秦罕由隊伍之中策馬奔到陣前，望着余蒼山，怒道：「姓余的，你要打，就跟我打。」

余蒼山掄着大刀，怪眼圓睜，道：「怕你才是龜蛋。」說着策馬迎向秦罕。

秦罕手執蛇矛槍，發一聲喊，亦驅馬殺向余蒼山。

喬震天見二人互相衝殺而前，叫道：「兩位手下留情。」

話音未了，余、秦二乘人馬已短兵相接，余蒼山橫裡一刀掃向秦罕，秦罕舉槍擋格，同一時間，身子在坐騎一拔而起，矛槍在半空中直指余蒼山。

余蒼山不料他有此一着，暗吃一驚，一個慌亂，登時滾下馬鞍，秦罕此一槍則居高臨下直插向余蒼山。

郎萬里從旁見了，連忙從馬背上躍起，身子激射飛向秦罕，手中大刀飛快搶出，擋開了秦罕一槍，幸而郎萬里出手及時，否則余蒼山非吃秦罕一槍不可。

余蒼山嚇出一身冷汗來，慌忙彈身起來。

秦罕與郎萬里相交了幾招，向後一翻，退下戰陣，望着余蒼山，一臉鄙視之色，道：「姓余的，你連我一招也接不住，如何令我幫玉石俱焚？」

余蒼山氣得顫抖的道：「好，那就讓雙方人馬見個高下吧！」

余蒼山說完，正想下令身後的二千多人馬衝鋒陷陣，但話未開口，齊英揚忽叫道：「慢着！」

余蒼山果然停止下令，望着齊英揚，道：「齊老英雄，你有何話說？」

齊英揚也是個脾氣剛烈之人，臉色一愠，叫道：「余蒼山，你到底意欲何爲？」

余蒼山一怔，道：「齊老英雄這是甚麼意思？」

齊英揚道：「你旭日幫與風雷幫本來河水不犯井水，根本沒有大仇恨，何以今天要弄至如此地步？」

余蒼山道：「風雷幫殺了喬老莊主，嫁禍給我幫，這叫河水不犯井水嗎？這不是仇恨嗎？」

秦越怒道：「余蒼山，你殺了喬老莊主嫁禍我幫，你竟把話倒轉來說？」

喬震天插嘴道：「喬某來此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到底誰是殺我爹和兒子的兇手，還殺了我喬家兩名鏢頭，又劫去我的紅貨？」

秦、余二人互相指住對方，同聲叫道：「是他！」

喬震天臉色一愠，道：「大丈夫，敢作敢認，互相推搪，算是甚麼好漢？」

余、秦二人同聲道：「說得對！」

喬震天氣極，正想出言指責兩大幫主，但瞥眼一看，在另一堆人當中，楊慨與楚星赫然也在其中，登時勃然大怒，叫道：「原來是你這兩個叛徒。」

齊英揚師徒及喬冠宇、喬威兩兄弟循喬震天視綫望去，果見了楊楚二人，齊英揚忽然精神一振，喬氏兄弟則目光充滿仇恨直瞪着楊楚二人。

楊、楚二人並無逃避之意，二人馬上越衆而前，走到喬震天面前，楊慨一副慷慨之色，道：「莊主，下屬兩兄弟實爲奸人所害，望幫主明察！」

楚星寒也粗聲地叫道：「咱兄弟二人說甚麼也不會做此不忠不義之事，莊主英明，莫非如此輕易誤信謠言不成？」

喬震天冷森森地道：「那麼你們兄弟二人受那個奸人所害？」

楊慨登時語塞，楚星寒本想說受徐百勝所害，但苦無證據，也爲之怔住了。

喬震天冷冷地道：「你還有甚麼話說？」手中緊握單刀，好似想動手一樣，喬氏兄弟眼中殺氣暴射，亦好似要隨時殺向楊、楚二人。

秦紫紅見愛郎楊慨處境不妙，吃驚不已，亦在人堆中奔前，丁庸等四個隨從則緊跟着，秦紫紅來到喬震天面前，道：「喬莊主，楊教頭和楚教頭忠肝義膽，在此方圓千里之內人盡皆知，正是未見其人，亦聞其名，甚麼賣主求榮，喬莊主莫非深信不疑？」

丁庸接口道：「說得對，我們敢以性命作保證，楊教頭兩兄弟的確受奸人所害。」

喬震天斜睨秦紫紅一眼，冷聲道：「你是誰？」又向丁庸四人一望，續道：「你們又是誰？」

秦紫紅正想說話，秦越已開口道：「她是小女紫紅。」指着丁庸四人，續道：「他們是小女的隨從。」

喬震天臉色一愠，掃了秦紫紅等人一眼，再望着秦越，道：「江湖傳聞，楊慨加入了風雷幫，殺了我父我子，現在楊慨、楚星寒與風雷幫的人同道，看來傳言非假。」

秦越道：「喬莊主，楊教頭並未加入敝幫，當初，秦某聽了江湖傳言，亦深信楊教頭殺主求榮，還派犬兒到處打探楊教頭下落，然後殺之，其後小女向秦某道明原委，秦某方知楊教頭實爲奸人所害，所以批準小女帶同人馬在望坡山，以助楊教頭兩兄弟一臂之力，捉拿眞兇，以還清白。」

喬震天鄙視地道：「你難道相信楊慨一面之詞？」

秦越怔住了。

秦紫紅心有不憤，怒叫道：「喬莊主，你說我爹聽取片面之詞，喬莊主深信謠言，豈非更是無知？」

喬震天怒道：「黃毛丫頭，給我住嘴。」

秦紫紅不甘示弱，正想反唇相譏，秦越已向她喝叫道：「住嘴。」

秦紫紅雖然不憤，亦只好住嘴。

余蒼山見喬震天對秦越不客氣，心中喜極，之前，他也和秦越一樣，以爲楊慨勾結風雷幫殺了喬複爺孫，再嫁禍給旭日幫，亦恨極楊慨，其後聽了兒子述說楊慨與楚星寒的遭遇，方知楊、楚二人受人所害，也因此批準兒子助楊、楚二人一臂之力，還親自帶備人馬上望坡山，以求尋出眞兇。

楊慨這件事，余蒼山與秦越同被牽連在內，眞兇是誰，尚是未知之數，二人可說同病相憐，該同舟共濟才對，但這時候，余蒼山見秦越被喬震天指責，竟來個落井下石，對喬震天道：「喬莊主，殺老莊主的一定是風雷幫了。」

秦罕大怒，叫道：「余蒼山，你莫再含血噴人。」

余蒼山一臉得色，正想開口，喬震天叫道：「給我住嘴。」

衆人都靜止下來。

喬震天滿臉怒容，道：「今天趁兩個幫主都在一起，喬某無論如何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眼睛狠狠瞪住楊慨與楚星寒，續道：「但我首先要解決這兩個叛徒，清理門戶。」

楊慨急道：「望莊主明察。」

楚星寒怒極，叫道：「大哥，莫再求情了，大不了跟他們一拚。」

喬震天臉色一沉，狠狠地道：「既然如此，我祇好把你們就地正法了。」

喬威接口道：「跟這種人無需講江湖道義，我們合力把他們殺了，也沒有人敢說我喬家莊半句閒言。」

喬震天臉容冷森森地一揮手，下令道：「把楊慨和楚星寒殺了。」

一聲令下，身後五十多人連忙上前把楊、楚二人重重包圍住，喬氏兄弟，齊英揚四師徒亦一齊加入了包圍網。

楊慨一臉從容就義之態，對喬震天道：「莊主，既然你不辨是非，楊慨祇好束手待斃，叫你的人上來吧。」

楚星寒氣極，叫道：「大哥，我們是清白的，爲何要束手待斃？」

秦紫紅一副大無畏之色，走到楊慨身邊，道：「楊大哥，我來助你抗敵。」

其餘丁庸、東方亮、程士烟及李項亦肩併肩上前，準備參加斷殺。

喬家莊五十多人重重把楊慨等七個人包圍住，喬震天冷笑道：「既然你們要陪葬，難道我還不成全你們！」

喬震天正想下令大開殺戒，秦越忽然道：「喬莊主，既然你執意要殺楊敎頭兩兄弟，莫怪秦某維護他們了。」

喬震天怒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秦越道：「我祇好下令二千人馬保護楊敎頭和小女。」

喬震天怒道：「你莫非要與我喬家莊爲敵？」

秦越道：「是！」

余蒼山耻笑道：「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秦越瞪着余蒼山，道：「你莫再出言不遜。」

余蒼山得意地笑着。

喬震天望着余蒼山，道：「余幫主，你曾經說過，祇要喬某開口，你就助喬某剷除秦越這江湖敗類是不是？」

余蒼山挺起胸膛，道：「余某義無反顧。」

喬震天冷酷地一點頭，道：「好，喬某現在就開口，替我剷除風雷幫人馬。」

余蒼山喜道：「好極，余某正有此意，反正旭日幫與風雷幫的恩怨總要解決的，現在兩件事一併解決，再好不過了。」

喬震天道：「你下令你的人馬衝殺吧。」

楊慨與余弄飛大吃一驚，祇要一聲令下，大火併就要展開了，到時勢必死傷無數，如何不驚？

余蒼山一臉勝券在握的模樣，回轉身，正想向身後的二千多人馬下令衝殺，但此時，倏地西首忽有幾乘人馬快速奔馳而至，其中一人還大叫道：「且慢廝殺！」

余蒼山話到唇邊，暫且止住，與其他人一起望向來人。

來者漸奔漸近，一共有六乘，待接近時，這六人竟是張笑狂、凌策、杜羽、劉空及陳遼、另一人是個小童，他赫然就是喬俊傑。

楊慨見了喬俊傑，喜極，叫道：「少莊主！」與奮中竟忘了他怎會與張笑狂等人在一起？

余蒼山與秦越顯然並不知張笑狂等是何許人。

喬震天見了張笑狂等人，忽然臉色大變。

楚星寒見了張笑狂等人，登時觸起强烈仇恨。

張笑狂等人奔前下了馬，叫道：「兩位幫主，莫中了奸人之計。」

余蒼山與秦越怔住了。

楊慨大喜，因張笑狂明顯知道事件眞相。

喬震天目光充滿殺氣瞪住張笑狂，冷聲道：「你意欲如何？」

張笑狂未開口，喬俊傑搶着道：「爹，楊敎頭和楚敎頭是無辜的，他沒有殺爺爺。」

喬震天見兒子未死，該感到興奮才對，此刻却毫無反應，還向他喝叫道：「小孩子，給我住嘴。」

喬俊傑登時噤若寒蟬。

張笑狂冷笑着，道：「喬三少莊主的確不宜開口。」

喬震天殺氣暴盛望着張笑狂，怒道：「沈幹，你想怎樣？」

喬震天有點不自然。

張笑狂回頭對衆人道：「各位，殺喬老莊主的人，其實是喬震天下令殺的。」

衆人聞言，不由四週嘩然，齊英揚師徒簡直不敢相信。

喬震天臉上漲紅，怒道：「你胡說甚麼？」

張笑狂道：「別再圖狡辯了，你若不是事後派王應中和宋休殺我們五兄弟滅口，我是絕對不會把你的醜行揭發的，這叫做你不仁，我不義，你別怪我。」

喬震天怒得全身也顫抖了，對余蒼山道：「余幫主，替我把這五個亡命之徒殺了。」

余蒼山一派事不關己之態，道：「現在柳暗花明，我旭日幫有機會洗脫嫌疑，我爲甚麼還要動手！況且我的人馬祇用來對付秦越的。」

秦越怒極，若不是事情有這變故，已不客氣了，當下先吞下這口氣，且聽張笑狂之言。

張笑狂又對衆人道：「當日，喬震天收買我們五兄弟，假扮風雷幫的張笑狂等人護送老少莊主上路，教我等先陷害楊敎頭，再在道上殺老少莊主，然後把殺人罪嫁禍給楊敎頭和風雷幫……」

張笑狂未說完，喬震天怒叫道：「你簡直一派胡言，我根本不認識你。」

張笑狂道：「你不認識我？我原名叫沈幹，你剛才一見我，不是直呼我名字嗎？」

喬震天暗吃一驚。

齊英揚感到震驚，對喬震天斥喝道：「震天，這是不是眞的？」

喬震天强打精神，道：「齊二叔，莫聽信這人一派胡言。」

原名沈幹的張笑狂冷笑道：「我如何一派胡言？」

喬震天正要開口，秦紫紅以鄙視眼光望着喬震天，道：「堂堂喬家莊莊主，原來是個僞君子！」

喬震天怒得頂上生烟，叫道：「妖女，給我住嘴。」

秦紫紅被稱爲「妖女」，怒極，欲拔劍上前，楊慨忙把她攔住，道：「別衝動，且聽沈幹有何話說。」

秦紫紅抑壓住這股衝動，目光殺氣極濃地瞪住喬震天。

喬威是個憨直衝動之人，臉向沈幹，戟指道：「姓沈的，你說我爹下令殺爺爺和三弟，你瘋啦？」

沈幹冷笑道：「喬二少莊主，看來整件事你也被令尊和令兄蒙在鼓裏了，其實一切都是令尊和令兄在幕後策劃的。」

喬震天怒得臉上更紅，叫道：「姓沈的，你馬上離開，若再胡言亂語，休怪我手下無情。」

齊英揚狠狠瞪着喬震天，道：「給我住嘴，你若非作賊心虛，何以阻止他說下去？」

喬震天一臉不安，道：「齊二叔，莫非你也要聽這人胡說八道？」

齊英揚道：「是否胡說八道，待他說話印證完畢自有分曉，這裏每一個都是理智之人，當曉分辨是非。」

喬震天不敢與齊英揚爭拗，祇好住嘴。

喬威瞪住沈幹，叫道：「你說我爹殺爺爺和三弟，嫁禍給楊敎頭和風雷幫，他動機何在？」

沈幹一臉輕視之色，望了望喬震天，然後臉向衆人，道：「喬震天自正式當上了喬家莊莊主之後，蓄意把喬家莊發展成爲天下第一莊，這事江湖上人盡皆知，其後他見江湖上兩大幫會風雷幫和旭日幫發展日益興旺，眼紅不已，也想在黑道江湖上插上一支旗，更希望獨霸江湖。

沈幹續道：「喬震天欲完心願，但有兩大絆脚石，第一，喬老莊主一日在生，都不會容許他胡作非爲。第二，兩大幫會已存在多時，喬震天欲一幫獨大實在談何容易。

「於是喬震天想到一條連環之計，就是趁老莊主上路往洛陽赴約途中，先收買我們五兄弟，途中訛稱楊敎頭加入風雷幫，在得到各人信任之後，就把喬老少莊主殺掉，把罪名嫁禍給楊敎頭和風雷幫。

「此舉目的有二，第一，可以除去楊敎頭這個嫉惡如仇的人，因他日後大有可能成爲喬震天發展事業的絆脚石，所以剷除異己份子。第二，嫁禍給風雷幫，江湖上很自然會聯想到，喬家莊和風雷幫兩代交好，秦幫主絕不會幹此等勾當，何況還公然行事？於是，江湖上很自然會懷疑殺喬老莊主的人是旭日幫假冒風雷幫行兇，兩幫也很自然地仇恨日深，最後兩幫就會火併連場。

「祇要兩大幫會殺個兩敗俱傷，喬震天就會出手收拾殘局，然後喬震天出手相助敗方對付勝方，那時就會大獲全勝，再拉攏被相助者重整旗鼓，然後收服其餘中小幫會歸附，喬家莊要獨霸江湖就輕而易舉了。」

沈幹一路說，衆人聽得瞠目結舌，待他說完，楊慨怒得咬牙切齒，叫道：「喬震天，你使出連環奸計，就是爲了一己之私？」

喬威也向父親大叫道：「爹，你爲甚麼如此狠毒？」

喬震天仰天狂笑數聲，然後道：「各位，這名叫沈幹的一番胡言，大家竟信以爲眞，豈非可笑得很？」

齊英揚一臉疑惑地望着沈幹，道：「沈老弟，話不可亂說，你有甚麼證據？」

沈幹道：「沈某所言，證據雖不充份，但句句屬實，而且刻下風雷幫和旭日幫大戰一觸即發，就是喬震天挑釁離間之結果。」

喬震天道：「姓沈的，你到底受誰指使來加害於我？」

沈幹甚是鎭定，道：「敢問喬莊主與何人結有深仇大恨？」

喬震天道：「喬某廣結江湖上黑白二道朋友，與任何人無仇無怨。」

沈幹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怎會指使在下？」

喬震天一怔，說不出話來。

沈幹又道：「若果在下不是受閣下指使行事，閣下又怎知在下姓甚名誰？」

喬震天又一怔，隨即裝作鎭定，仰天狂笑，掩蓋不安的情緒。

楚星寒怒極，叫道：「喬震天，你這僞君子，你明知我和大哥最仰慕的人就是老莊主，你這不肖子殺了老父，恐防我兄弟二人查出眞相，就廣派人手追殺我們，你可說罪大惡極了。」

喬震天以不屑的眼光望着楚星寒，道：「果然是一頭蠻牛。」

楚星寒更怒，握刀欲想殺去，齊英揚叫道：「且慢。」回頭對喬震天道：「你還有何話說？」

喬震天道：「齊二叔，你該問問那姓沈的到底意欲何爲！」

齊英揚有點爲難，正想出言向沈幹詢問，但此時，西首又有六乘人馬奔了過來，衆人眼光不其然投向來人。

六乘人馬不徐不疾的跑了過來，待接近時，喬震天見了來人，登時大喜。

六乘人馬當中，除了其中一人頭戴闊邊斗笠看不清臉容外，其餘五人正是徐百勝、沈艮、郭千忍、李政和王應中。

楊慨與楚星寒見了徐百勝等人，又湧起了仇恨，二人也明白，徐百勝等人的行動，全是受喬震天指使，即是，並非徐百勝個人有甚麼陰謀，祇是喬震天在策劃其陰謀。

六人奔前相繼下了馬，那頭戴斗笠者把頭垂下，衆人沒法看清其臉容。

楚星寒怒瞪住徐百勝等人，叫道：「有這班狗腿子在，要揭發喬震天就更難了。」

喬震天一臉得色，道：「徐總管執行本莊任務，替本莊清理門戶，但無功而退，算你們走運。」

徐百勝下馬後，向喬震天作個揖，道：「莊主，別來無恙吧。」

喬莊主滿意地一點頭，道：「徐總管和幾位辛苦了，你們先回莊上休息吧，本莊自會厚厚重賞。」

徐百勝道：「莊主，這裏發生甚麼事？」說時環視各人一週，然後目光停在沈幹身上。

喬震天笑道：「小事而已。」

徐百勝點點頭，忽然臉色一沉，向身邊同伴叫道：「給我殺！」

衆人不由愕住了，到底徐百勝要殺何人？但各人心念一起，隨着徐百勝一聲令下，連同頭戴斗笠者忽然行動一致，說時遲，那時快，六人手握單刀一湧而上。

衆人還未知他們目標是何人，但隨即見徐百勝六個人揮刀殺向喬震天。

場中衆人更大大地詫異起來，一時間都呆立當場。

喬震天先前還氣定神閒的，聽徐百勝叫了聲「給我殺」，臉上更有得色，但迅即起了這個變化，登時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根本來不及防備，已被六把利刀架在頸上，不敢動彈。

喬氏兄弟最爲錯愕。

喬震天被制住後，怒叫道：「你們造反啦？」

徐百勝怒道：「喬震天，整件事由你父子策劃，把我們全都蒙在鼓裏，累我們自己人互相殘殺，你則在外邊勾結一班綠林大盜，準備一統江湖的野心。」

喬震天怒叫道：「放屁，快放開我。」

那頭戴斗笠的人忽然摘下斗笠，臉向喬震天，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喬震天望着那人，吃了一驚，當即說不出話來。

那人赫然是歐陽進。

楊慨和楚星寒見了歐陽進，又喜又感奇怪。

歐陽進目光泛出殺氣，道：「喬震天，你和兒子喬冠宇暗中策劃殺死老莊主，又在江湖上散播謠言，挑起了風雷幫和旭日幫的仇恨，下一步就商量如何挑釁兩幫大火併，知道喬三少莊主未死，爲了使你的陰謀得逞，竟下令莊上人連三少莊主也要殺，這一切，被我潛返回來無意中偸聽了，你父子爲了殺我滅口，竟下令追殺我，幸而我命不該絕，被楊敎頭和楚敎頭救了，今天才有命揭發你的醜事。」

齊英揚氣往上衝，叫道：「震天，你還有何話說？」

喬震天垂頭道：「我無話可說。」

齊英揚臉容可怖，叫道：「你殺了我大哥，我要爲大哥報仇。」剛烈的他甫一說完，便拔劍刺向喬震天心窩。

喬震天在毫無反抗之下，當場被殺。

徐百勝六人目標放在喬冠宇身上。

喬冠宇見勢色不對，竟拔刀刎頸自盡。

喬俊傑見父倒地死去，哭得死去活來。

喬威也傷心欲絕。

齊英揚走到喬威面前，安撫道：「威兒，你父兄所爲祇會遺禍江湖，他們死不足惜，從今之後，你就是喬家莊莊主，你要好好愛護弟弟。」

喬威强忍悲痛，道：「愛護三弟自不必說，但威兒那有能力出任喬家莊莊主？」

齊英揚道：「別忘了你爺爺還有我們三個好兄弟，我們會輔助你的。」

喬威勉强點點頭，黯然道：「想不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個地步。」

那邊廂，楊慨和楚星寒望着徐百勝，道：「徐總管，那晚施放飛刀，來個調虎離山計把我和大哥引開，再把歐陽鏢頭帶走，莫非是你們？」

徐百勝點頭道：「不錯，的確是我們，我們從喬家護院口中知道莊主要殺歐陽鏢頭，覺得事不尋常，加上想起莊主廣派人手追殺楊敎頭，事情不似祇爲老莊主報仇如此簡單，我們有感莊主連忠心耿耿的歐陽鏢頭也不放過，所以想了解莊主追殺歐陽鏢頭的原因，後來護院知道歐陽鏢頭被楊敎頭兩兄弟帶到一個鄉鎮上養傷，便把你們從房中引開，再把歐陽鏢頭帶走，從中了解內情。」

楚星寒道：「既然如此，何不光明正大言明，却要把我們引開才

下手？」

徐百勝笑道：「我們之間已被喬震天挑釁至勢成水火，若然碰頭，楚敎頭會聽我們好好解釋嗎？」

楚星寒道：「這也是，因爲我當時的確恨透你們，現在才知道一切都是喬震天父子的惡行。」

徐百勝見喬威傷心得欲哭無淚，上前道：「二少莊主，今後下屬等人繼續忠心不二地爲喬家莊效力。」

沈艮、歐陽進等人也異口同聲表示對喬家莊忠心不二，喬威也甚感安慰。

一切都成了定局，此時，余蒼山向秦越叫道：「秦越，喬家莊的事解決了，該輪到我們了斷恩怨啦。」

秦越本以爲一切恩怨皆隨喬震天父子之死而烟消雲散，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蒼山竟又出言挑戰來了，登時氣得說不出話來。

余蒼山見他不作聲，一臉得色，又道：「是不是怕了我？」

秦罕忍不住，叫道：「姓余的，誰會怕你？祇管放馬過來吧。」

余蒼山吼叫道：「臭小子，你剛才暗算我，我再來和你決一死戰。」說完提刀衝向秦罕，秦罕亦握槍殺了上去。

楊慨本以爲事件已平息了，豈料兩幫似無轉環餘地，見余蒼山與秦罕一戰快將爆發，連忙衝到兩人之間，舉槍架開二人的武器，叫道：「兩位，且聽楊某一言。」

余蒼山瞪大雙眼對楊慨道：「楊敎頭，這裏沒有你的事，快快退下。」

秦罕也道：「楊敎頭，無論你說甚麼，風雷幫與旭日幫之間這一戰勢難避免的了。」

楊慨道：「你們何必自相殘殺？」

余蒼山道：「我旭日幫與風雷幫毫無關係，恩怨倒有，怎地叫自相殘殺？」

楊慨道：「風雷幫與旭日幫即將結親，關係密切得很，怎說毫無關係？又爲甚麼不是自相殘殺？難道你們忍心折騰一段大好姻緣？」

楊慨說時，心中刺痛之極。

秦紫紅聞言，頓時呆住了。

余弄飛則大感愕然。

秦紫紅和余弄飛都不是蠢材，聽了楊慨之言，當即明白，楊慨刻意當衆撮合余、秦二人，令兩幫結成秦晋之好，從而化解兩幫恩怨。

所以楊慨說時，心中刺痛無比。

余蒼山自從見了兒子與秦紫紅一起之後，已心中喜歡秦紫紅這個未來媳婦，聞言大大動容，道：「此話當眞？」

楊慨道：「余兄和秦姑娘本打算和雙方家人商量過後就成親的，不信，你問他們吧。」

余蒼山臉帶笑容，望着秦紫紅與余弄飛，笑責道：「你這兩個小鬼爲甚麼不早點說？」

秦紫紅簡直想大哭一場，但爲了兩幫恩怨强自鎭定。

余弄飛呆呆的望着楊慨，對楊慨玉成好事，心中好生感激。

楊慨一顆心快要碎了。

秦越一時間也忘了余蒼山的蠻不講理，他本對余弄飛心存好感，聞言也喜道：「紅兒終於找到好歸宿了。」

秦罕望着余蒼山，道：「姓余的，你還打不打？」

余蒼山笑道：「我們快成一家人啦，還打個屁。」

秦越也喜道：「既然如此，我們快快回去商量婚事吧。」

雙方本無深仇大恨，這一場風波輕易化解了，那余蒼山快將成爲新翁，更笑得合不攏嘴，笑道：「我們就在這裏商量婚事不也一樣嗎？」

楊慨心中雖痛楚難當，但能夠化解一場大斷殺，也吁了口氣。

楚星寒呆望着楊慨，道：「大哥，你到底在搞甚麼鬼？」

楊慨强顏苦笑，道：「二弟，我們還有要事要辦，走吧。」

楚星寒奇道：「我們那有甚麼要事辦？」

楊慨其實不想留在此傷心地，二話不說，飛身上了馬，便快速離開，楚星寒祇好騎馬跟了上去。

秦越和余蒼山能成爲親家，把一切不愉快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二老開心得笑不攏嘴，當下竟言歸於好商談婚事。

秦紫紅明白，祇有這樣，兩大幫會才能相安無事，也爲了化解兩幫火併的危機，身不由己毫無反抗餘地。

余弄飛苦苦暗戀秦紫紅，結果竟可得到美人歸，但是一點也不開心，因爲她知道秦紫紅愛的不是自己，是楊慨。

楊慨策馬漸漸遠去。

秦紫紅望着漸漸遠去的楊慨，有如萬箭穿心般難受，也偸偸的落下了眼淚，傷心也到了極點。

余弄飛祇覺奪了他人所愛，心中也一點不好受。

楊慨硬下心腸離開秦紫紅，同樣的，也在心裏淌淚。(全文完)





新派湖海恩仇錄／凌雲・文　可飛・圖

苗疆風雲

奉命行事　暗中下毒

「開門啦，店家……」

現在才是酉時，太陽應該還沒有下山。店家就打烊關門，似乎是太早些一點。

其實這都不能責怪店家，「龍角洞」原是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縱然是大晴天，也很難見到一個旅客，何況現在是如此之大風雨。

＊　＊　＊

叫門的是一個臉貌英俊的年紀約二十上下的青衫公子。雖然雨水已浸透他的全身，他的神態仍然是那麼瀟灑。

店門終於被他叫開了，他舉目向開門的姑娘瞥了一眼，脚下一抬，逕自跨了進去。

「姑娘，就祗你一個？」

「怎麼，一個還侍候不了你？」

這是甚麼話，客人祗是等閒一句，開店的那有這麼的回答的？

青衫公子好量度，他一點反應都沒有，就在一張長櫈之上坐了下來。

「姑娘，有房間沒有？」

「有。」

「有吃的麼？」

「有。」

「那就麻煩姑娘先給在下弄點吃的，再給在下開一個房間。」

「弄吃的還得一點時間，依我良言相勸，你最好先換下身上的濕衣，否則一旦弄出病來，落得客死異鄉，路死路埋，那才不划算了。」

這位姑娘的確在良言相勸，祗是良言之中滲有一點毒惡的咒語而已。

爲甚麼？他們素昧平生，毫不相識，她爲甚麼要咒他？

再說，她是店家，客人是她的衣食父母，店家會咒罵一個素不相識的客人，縱然走遍天下，像她這樣的店家必然十分少見的。

青衣公子呆了一呆，仍然是毫不動氣的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金石良言，請問在下住那一號房間？」

「咱們是祗有你這一位貴客，你隨便揀好了。」身形一轉，向廚房這邊走了進去。

青衣公子搖搖頭，抓起放在桌上的包袱，走向後進的一間客房。

右側一連三間客房，左側是一排大統舖，他揀了靠裏最後的一間房，先解開包袱的油布，再打開包袱取出衣衫鞋襪，將全身濕衣換了下來。

及後打開房門，走進食堂一看，兩菜一湯，一碗白米飯已經擺在桌上。

他早已餓腸轆轆了，不管菜餚是否可口，先塡飽了肚皮再說。

「咭咭……公子，好飯量。」

他一抬頭，在一旁發笑的又是那位姑娘。

「人餓了，就是那副德性，倒叫姑娘見笑了。」

「天生萬物，能吃的東西多得很，你爲甚麼不在路上找點吃的？」

「路上祗有樹葉青草，泥土石，那也能吃了？」

「這個麼，就要看你願不願意了，祗要你願意，沒有人不讓你吃。」

這是甚麼話，是抬槓，還是損人？

青衫公子一賭氣，不再理她了，丟了一錠銀子在桌上，回房往床上一倒，逕自呼呼的睡了起來。

＊　＊　＊

傾盆大雨還是下個不停，客棧的店門又響起叫門之聲。

「小鈴子，快開門。」

「啊！是大姐來了。」

小鈴子就是那位喜抬槓愛耍脾氣的姑娘，她趕快打開店門，兩團黑忽忽的毛人，帶着一陣風雨湧了進來。

小鈴子急忙拴上了店門，再回頭看看，她的大姐蓉蓉，與伙計二驃子已經脫下了簑衣，在淸點她們買回來的貨物了。

小鈴子替他們準備了飲食，待放好貨物，吃過晚餐，打發二驃子去睡了，大姐蓉蓉才吁了口氣。

「天老爺眞會坑人，咱們要是再晚半個時辰，就不用想回來了。」

「大姐是說發了山洪？」

「可不是，天河像是缺了口，大雨一個勁兒的向下衝，不發山洪才怪啦，哦，小鈴子，沒有客人來呀？」

「有一個青衫公子，吃過晚飯已經睡了。」

「當眞麼？妳可曾問他的姓名？」

「沒有，哼！像一根木頭似的，我才懶得去問他。」

「咳，小鈴子，我看妳又是老毛病發作了，那位青衫公子一定沒有多看妳幾眼，也沒有稱讚妳的美麗，是嗎？」

「大姐……」

「小鈴子，妳平時耍小姐脾氣，大姐不願多管，可是現在……」

「我知道，現在咱們的生死操在別人手中，不得不聽他們的擺佈，祗是，我不懂……」

「甚麼妳不懂？妳說。」

「這……」

小鈴子還沒有說，門上忽然傳來了一陣急驟的巨響。

蓉蓉臉色微變，對小鈴子吩咐道：「開門。」

小鈴子打開店門一看，門外正站着一名像鐵塔一般的壯漢。

此人約莫四十出頭，髮如飛蓬，虬髯繞腮，長相十分威猛。

他背着一個包袱，手中還拿着一把雨傘，但他那一身短裝灰衣可找不出一寸乾的地方。

莫非他這把雨傘中看不中用，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小鈴子是心有所疑，但也不便相詢，祗是招呼道：「客官是投宿？」

虬髯大漢冷冷道：「廢話。」脚下一抬，舉步跨了進來。

小鈴子嬌容一變，正待反唇相稽，蓉蓉急忙上前迎上去道：「客官請坐，小鈴子快去張羅一點食的，這位客官想必餓了。」

小鈴子雖是一萬個不願意，却不敢違抗蓉蓉的吩咐，祗好嘟着嘴兒到廚房去了。

蓉蓉替虬髯大漢斟了一杯茶，再微微一笑道：「小店還有兩間客房，客官任意挑選一間，先換一下濕衣再來吃飯，你看可好？」

虬髯大漢唔了一聲，提着包袱及雨傘，丟進第一間客房去。

小鈴子的手脚十分俐落，片刻之間，酒菜便已備齊。

虬髯大漢並不挑剔，有甚麼吃甚麼，祗是酒量驚人，連乾兩壺二鍋頭，還在叫蓉蓉添酒。

正當他喝完第三壺之際，店門之外忽然響起了兩聲乾咳。

「開門呀，店家，做做好事啊，老朽快要凍僵了。」

看來又有客人上門了，但蓉蓉姊妹却同時神色一呆。

龍角洞僻處湘西，是一個人烟稀少的荒涼所在，雖然此地有一條通往苗疆的小徑，但一年之中很難經過幾個客人，她們姊妹如非有原因，早有遷地爲良到別處去了。

今天風雨交加，天氣又是如此的惡劣，偏偏客人接二連三的上門，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不管怎樣，開店的總不能拒絕上門的客人，否則又何必開這家客棧？

話是不錯，但小鈴子却不願再去開門了，接連遇到了硬木頭，臭石頭，她已經失去歡迎客人的興趣了。

她不願再去開門，蓉蓉祗好自己去開門。她開門一看，原來是一個乾瘦的小老頭兒。

老頭兒雖然是瘦小，但一雙眸子却是神光逼人，他披着一張大油布，連頭部也一起蓋着，除了一雙

赤脚，全身沒有沾到半點雨水。

他先抖掉油布上的水漬，將它捲了起來，再抬頭向蓉蓉打量一眼，忽然啊了一聲道：「想不到啊，想不到……」

蓉蓉道：「甚麼想不到？客官先進來再說呀。」

瘦小老者一面跨進店門，一面連聲稱讚道：「有人說野花偏有色，老朽原是有點不相信，今天一見姑娘，老朽就不得不相信了。」

蓉蓉淡淡道：「客官，右側第二間客房是空的，請先回房歇息一下，咱們替你準備飲食。」

瘦小老者道：「姑娘不止人美，心思也這般細密，好，老朽先去歇歇，待會兒還得請姑娘替老朽準備一盆洗脚水，這雙脚丫子今天夠辛苦了，泡泡熱水對它算是一點安慰。」

瘦小老者進房去了，小鈴子却氣得腮幫子一片鐵青，她接進兩個客人，不止是沒有獲得一句讚美，人家甚至連正眼都沒有望她一眼。

她姊姊蓉蓉才接進一個客人，就獲得連聲讚譽，這實在太不公平了，她那能不氣得粉頰鐵青！

小鈴子約莫十七八歲，生得一副嬌滴滴的好模樣。小姑娘情懷已開。因而時常學那山雞舞鏡，顧影自憐，祇要有客人上門，總希望別人讚她幾句。

現在她感到十分懊惱，一賭氣逕自回房睡覺了。

蓉蓉對小鈴子的態度雖然不滿，但也無可奈何，祇得下廚房燒水炒菜。忙得不亦樂乎，待打發完了瘦小老者，差不多已近午夜了。

* * *

又是一個白晝。

但白晝比黑夜並不見得如何高明。

因爲狂風暴雨依然籠罩着山區，好像老天爺要痛快淋漓的發洩一次似的。

客人到齊了，食堂在進着早餐，除了碗筷的聲音外，還有一個人在口沫橫飛的大談其當年之勇。

他是那位乾瘦的小老頭兒，菜飯堵不住他的嘴，廢話帶着飯屑，不斷的往四外噴出。

不管別人願不願意聽，他倒像一個佈道者，在自得其樂的演說着，直到蓉蓉取來一本旅客登記簿，他才暫時停止他的演說。

不過他的問題又來了。

「哼，姑娘，貴地一無衙門，二無地保，要這個勞什子幹甚麼？」

「請客官原諒，咱們還有老闆，這是要給老闆看的。」

「唔，原來是這樣，好呀！」

他拿起毛筆，像鬼畫符一般，潦潦草草的寫出幾個大字「包曜名、五十八、膠州，走方名醫」。

蓉蓉一看到他的姓名及職業，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瘦小老者包曜名雙目一瞪道：「妳笑咱？是看不起老夫這個走方名醫？」

蓉蓉道：「不敢，我祇因事先不知道客官是一位名醫，多有怠慢罷了。」

包曜名搖頭晃腦的哼了一聲道：「這不要緊，不知者不罪，祇要你以後多請老夫喝幾杯就是。」

蓉蓉道：「行，祇要大名醫肯賞臉，喝酒不成問題。」

小鈴子撇撇嘴道：「名醫加上走方，已經不倫不類，你還要別人的命，誰還敢請你治病？」

蓉蓉道：「小鈴子，別打擾客人，去看看廚房的水開了沒有，開了就給客人泡茶。」

小鈴子道：「好的。」

遣走小鈴子，蓉蓉再將登記簿拿給虬髯大漢，他毫不猶豫的提筆寫道：「鬼刀，四十一，徐州，流浪漢。」

蓉蓉一怔道：「客官，鬼刀是你的渾號呀，寫出你的眞實姓名好了。」

虬髯大漢冷冷的道：「廢話！」

此人形貌威猛，神清冷肅，無論是何等隨和的人，都跟他有一種格格難入的感覺。

他不願多看人一眼，也不願多說一句話，好像那些都是浪費。

但在蓉蓉來說，那冷冰冰的「廢話」二字，未免使她難堪了一點。

包曜名忽然哈哈一笑道：「姑娘，這就是妳的不是了，這位鬼刀本姓鬼，妳爲何一定說是他的渾號？」

蓉蓉道：「當眞的麼？客官，這是我見識淺陋了，祇是我也讀過百家姓，却不知有這麼一個姓氏。」

包曜名道：「中國姓氏當在千家以上，百家姓所載祇是常見的姓名罷了。據老夫所知，黃帝時代有一個鬼叟區、商代有一個鬼侯，中國確有此一個姓氏，祇是不常見而已。」

蓉蓉道：「多謝指教。」

這眞是人不可貌相，她想不到中國會有如此一個怪姓，更想不到看來毫不起眼的包曜名，學識竟然如此淵博。

她捧着登記簿送到青衫公子，心中却在咕嘀，剛才兩位一個是「包要命」一個是「鬼刀」，難道這位青衫公子也是一個怪物？

她認爲八成是她的多慮，因爲這位青衫公子眉淸目秀，俊雅絕俗，怎麼會是一個怪物？

但當青衫公子寫下他的姓氏，

這位沉穩練達的蓉蓉姑娘，禁不住的臉色一變。

原來青衫公子寫的是「溫深，二十五，五台，讀書人。」

一個「包要命」加上一個「鬼刀」已經使她感到頭痛。現在又來了一個「瘟神」，她還能不臉色大變？

不過，蓉蓉姑娘也不是等閒人物，她收好登記簿，向泡過茶水的小鈴子使了一個眼色，姊妹雙雙就走進入一間秘室之內。

「大姐，我看，這三個人似乎來意不善呢？」

「哼！他們來意不善，咱們也不是省油的燈，能夠過過手癮，未嘗不是一件快事。」

這位原本是像依人小鳥一般的美麗姑娘，此時雙目神光暴射，混身上下都呈現一片殺氣。

小鈴子向她的大姐怯怯的瞥了一眼，道：「大姐，咱們怎麼着手？」

蓉蓉說道：「別急，咱們先看看幾天再說。」

小鈴子道：「看幾天？他們祇是過路的，雨一走他們就走了麼？」

蓉蓉道：「放心呀，縱使雨停了，三五天內山洪也不會退去，除非脅生雙翼，他們是走不出龍角洞的，再說，這般人如是別有居心，就算山洪消退，他們也不會離開這兒的。」

小鈴子道：「那麼咱們是要靜觀其變了，但爲甚麼不乾脆將他們收拾了下來？」

蓉蓉投目窗外，瞧着那急風驟雨搖搖頭道：「不，在沒有摸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之前，不必急於動手，今後幾天祇要小心一點就是了。」

小鈴子道：「要不要告訴二驃子？」

蓉蓉道：「使不得，他胸無城府，告訴他準會砸鍋。」

小鈴子道：「好吧！」

* * *

物以類聚，食堂裡聚集着三個同類的大男人。

他們雖是同類，但以年歲有別，心性各異，加上許多內在外在因素，所以他們相處並不融洽。

乾瘦的小老頭，走方名醫是最愛說話的一個，如果他在一刻時辰之內不說話，準會將他彆個半死。

現在早餐吃完了，他的身子向後一倒，舒舒服服的靠在牆壁之上，再伸手摸出一隻旱烟桿，裝上了烟，打着火石，深深的吸了一口，顯得舒暢已極了。

然後目光一抬，向鬼刀瞥了一眼，道：「這天氣可眞煩人，看來咱們三五日內是無法離開龍角洞了，但不知鬼大俠赴苗疆有甚麼貴幹？」

鬼刀也靠在一根木柱上假寢，包曜名的問話，他祇是微微抖動了一下眉峯，不要說回答了，連眼皮都不願睜開。

碰了一個釘子，包曜名並不氣餒，祇是他却忽然嘆出一口長氣，道：「三對三，原是一個均勢，但，如若有人自命不凡，輕估對方的力量，結果麼，嘿嘿，祇怕悲慘得很。」

鬼刀雙目突睜，冷冷的道：「你在說甚麼？」

包曜名道：「鬼大俠，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你莫非忘記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的古訓了麼？」

鬼刀雙目一闔，冷哼一聲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好意心領。」

此人言語生硬，臉色冷酷，完全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

包曜名呆了一呆，再扭頭向卓立店門看風雨的青衫公子溫深道：「溫公子，咱們能夠聊聊麼？」

溫深扭轉身形，雙拳一抱道：「老人家有甚麼指教？」

包曜名道：「老朽剛才說的話，溫公子都聽到了麼？」

溫深道：「聽到了。」

包曜名道：「溫公子有甚麼意見？」

溫深道：「你們說的話小生聽不懂，老人家祇怕問錯了對象了。」

包曜名哼了一聲，道：「老夫兩眼不花。」

溫深道：「老人家身體健朗得很，小生看得出，不過，小生是個讀書人，除了吟詩作對，其他甚麼都不懂，像小生這麼見識淺薄的人，祇怕聊不起老人家的興趣。」

包曜名微微一怔，忽然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好得很，看來咱們祇好各憑手段了。」

他一生氣就不說話了，嘴裡嘮嘮叨叨的嘟着嘴，一面向客房走了進去。

下雨天留客，在這般長日無聊的日子裡，睡覺是唯一的好辦法，也祇有睡覺才能打發這漫長的時間。

聚集在食堂的三個大男人既然弄得不歡而散，祇好各自回到客房，做他們的清秋大夢去了。

這一天他們賭氣沒有再見面，而且分別將飯食開到房中，誰也不去干擾誰。

晚餐之後，風雨停止了，夕陽餘暉射在雨後的山林上，特別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而且山是一夜雨，樹梢百道泉，那淙淙流水之聲，就像天籟一般的悅耳。

溫深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對詩情畫意的景色感受是特別强烈。

因此他迎着颯颯的晚風，踏着潔淨的山石，向店後一片山坡之上走去。

山坡上有一棵大松樹，虬枝怒突，氣勢磅礴無比，樹下有一條長形石塊，溫深就在石塊上坐了下來。

他祇不過剛剛坐下來，忽然噗的一聲，他的頭頂竟然挨了意外的一擊，雖然不太要緊，至少也會腫起一個疙瘩。

及起身一看，原來是樹上落下的一顆松子。

說起來却沒有甚麼，一個人如果倒了楣，喝涼水也會嗆着，松子碰到頭頂上又算得了甚麼？

不過你要仔細的想想，就不能說這顆松子沒有問題了。

第一，在連天狂風驟雨侵襲之下它沒有墜下，現在風雨停止它倒掉了下來。

第二，就算趕上了一個「巧」字，一顆松子能有多大的力量？說甚麼也不會將頭頂上碰出一個疙瘩！

莫非樹上有人，在跟他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於是他抬起頭來，運目向樹上看去。

虬枝盤結，松針疊翠，密密痲痲的很難找到一絲空隙。他那裏看得出半隻人影來。

「好啦，算我倒楣。」

他嘆了一口氣，摸了一下被松子砸腫了的那個疙瘩，身形一轉，準備走下斜坡。

忽然刷的一聲輕響，一條纖巧的人影，由巨松枝葉間向他身前洩落，身法輕靈，落地無聲，必然不會重過剛才那顆松子。

溫深神色一呆，然後巴巴結結的道：「姑娘，原來是妳……」

是她，小鈴子。

眉兒一揚，櫻唇輕啓，一雙白如羊脂的玉手向腰際一叉，那份俏模樣實在令人啼笑不得。

「是我，怎麼樣？」

「咳咳，姑娘，妳的力氣大，敢情還會飛，不過妳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啊！這話怎麼說？」

「小生讀聖賢書，心頭自有一股浩然之氣，如果換了別人，不被妳嚇破了膽才怪啦。」

「嗯……咱們好像誤會你了。」

「誤會？姑娘，妳們誤會了小生甚麼，莫非……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妳們以爲走這條路的，不是江湖豪客便是販夫走卒，像小生這樣文弱書生，妳們從未見過，所以認爲小生不是巨奸大惡深藏不露，就是作奸犯科，四海難容之人，對麼？」

「那你到底是那一種人？」

「小生祖籍荊州，先父母爲小生留下萬貫家財，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就是小生來龍角洞的主要原因。」

「原來公子是爲了遊歷而來，不過，此地既無名山，也沒勝水，再過去就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的貴州了，那等窮山惡水的貧瘠之鄉，有甚麼好玩的？」

「這麼說姑娘就錯了，小生曾經查過風土誌，知道貴州氣候溫和，鑛藏極豐，農民可以自給，木、鑛，及木材可以爲人民帶來了不少財富，那些過甚其辭的說法，豈可相信，何況……」

「何況甚麼？公子。」

「聽說雲霧山產有一種天痲，用痲根配藥可治療不少羣臣束手無策的絕症，祇是此種天痲十分稀少，小生想去碰碰運氣。」

「哦，原來公子也懂醫術。」

「小生祇是略懂醫理，要是跟走方名醫相比，那就差得遠了。」

「你太客氣了，哦，公子，頭上還痛不痛？讓我看看。」

「不敢勞動姑娘，這點小疙瘩算得了甚麼？」

「怎麼？你還是看不起我？」

小姑娘櫻唇一嘟，腮幫子一鼓，模樣實在令人心動。

令人動心的女人，八成都是美女，至少小鈴子就是這樣的。

她的確美麗，眉目如畫，骨肉均勻，由髮尖至脚踵，每一樣都是上蒼的傑作。

祇有一件差了一點了，她還是稚氣未脫。

溫深向她打量了一眼，然後微微笑道：「姑娘說笑話了，像妳如此美麗的姑娘，誰會看妳不起？」

小鈴子雙目大張，一片羞喜湧上了她的粉頰，但她忽然笑容一斂，櫻唇輕輕撇了一下，道：「哼！你倒是眞會騙人。」

溫深道：「我騙人？哎，姑娘，這話從那裏說起？」

小鈴子說道：「從你來的那個時候說起。」

溫深道：「從來的時候？我不懂？」

小鈴子道：「哼！那時候你望都不望我一眼，根本就沒有將我放在心上。」

溫深道：「原來是爲這個，那你錯怪人了。」

小鈴子道：「啊！怎麼說？」

溫深道：「小生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經過一天的櫛風沐雨，沒有倒下去已經是僥天之倖了，那時候除了想找一個地方倒下去，還能有精神想別的麼？」

小鈴子點點頭道：「這倒是眞的，我怎麼沒有想到呢？」

溫深道：「瞭解一個人原是困難的，妳年紀還小，再過十年，妳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了。」

小鈴子尖聲大叫道：「你說甚麼？我年紀小？哼，別看不起人，你有多大？」

溫深微微一笑道：「我麼？總比妳大個十歲八歲的，沒有錯吧？」

小鈴子道：「沒錯，可是我已經是十八歲了，人家十八歲都已經……」

溫深笑道：「好，好，算我的錯，行了吧？」

小鈴子噗嗤一笑，說道：「這還是不多。」

她忽然臉色一整，又道：「願不願跟我交個朋友？」

溫深道：「當然願意，不過我明天要走，咱們這段友情似乎太短促了點。」

小鈴子哼了一聲，道：「想得美，明天走得成了才算怪事。」

溫深道：「明天爲甚麼走不成？」

小鈴子道：「咱們這裏祇要下了一天雨，至少要三天山洪才能退去，這回下了兩天一夜，你明天還能走麼？」

溫深啊一聲道：「這麼說，我還要在此地停留七八天了？」

小鈴子道：「就算不是要七八天，至少也要四五天才能離開此地。」

溫深道：「那就多留四五天吧，反正我也沒有甚麼急事。」

小鈴子忽然眉峯一皺，道：「我倒是希望你早點離開，可是老天爺偏偏要留你下來。」

溫深道：「怎麼，妳想趕我走？」

小鈴子道：「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溫深道：「那妳是甚麼意思？」

小鈴子道：「走方名醫包曜名以及那個鬼刀都不是好人……」

溫深道：「這有甚麼要緊，我並沒有多少銀子，他們如果想要……」

小鈴子道：「這個你倒可以放心，他們是並不稀罕銀子。」

溫深道：「那就更不必擔心了，他們是好是壞，與我絲毫無關。」

小鈴子道：「與你絲毫無關，哼！人間如果沒有枉死鬼，陰曹就不會有枉死城了。」

溫深愕然道：「姑娘，當眞會有這麼嚴重的。」

小鈴子說道：「當然，我爲甚麼要騙你呢？」

溫深沉吟了半晌道：「想不到會碰到這種事，不過，我却有些不解。」

小鈴子道：「有甚麼不解？你說？」

溫深道：「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再說，姑娘姊妹，難道會對我這個無拳無勇的局外人不利？」

小鈴子道：「他不會相信你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自然也不會相信你是局外人，爲了怕你礙手礙脚，他們可能先將你除去！」

溫深怒哼了一聲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難道他們就不怕王法？」

小鈴子道：「他們如果害怕王法，就不會作那些殺人越貨的壞事了，而且此地還橫亘數十里，就祇有咱們這一家客棧，那兒來的王法？」

溫深眉峯一皺，道：「我原是不怕的，被妳這麼一說，我當眞有點害怕了。」

小鈴子道：「別怕，我回去跟大姐說，將你搬到咱們裏面去住。」

溫深道：「不……」

小鈴子道：「爲甚麼不？」

溫深道：「姑娘忘記小生是讀書人，威武不屈是讀書人的本色。」

小鈴子噗嗤一笑道：「不要迂了，公子，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之分，你不愛惜有用之身，就是枉讀聖賢書了。」

溫深道：「這個……」

小鈴子牽着他的手走回客棧，道：「你先去食堂歇着，我去找大姐去。」

溫深道：「姑娘請！」

小鈴子走入後進，蓉蓉正在房裡卸粧，回頭向她望了一眼，道：「姓溫的呢？」

小鈴子道：「在食堂。」

蓉蓉問道：「怎樣？」

小鈴子道：「如果不是一個深藏不露的絕頂高人，就是一個寄情於山水的風流士子。」

蓉蓉道：「廢話。」

小鈴子道：「本來嘛，我祇能試出這些。」

蓉蓉道：「妳如何試法？」

小鈴子道：「我用一顆松子砸他，他的頭上就起了一個疙瘩。」

蓉蓉哦了一聲，道：「還有麼？」

小鈴子道：「他家財萬貫，本可蓆豐厚履安坐而食的他却萬里跋涉，來遊歷這地瘠民貧的蠻荒之地。」

蓉蓉道：「他必然說出他的理由了，是甚麼？」

小鈴子道：「除了喜愛山水，還略識醫道。」

蓉蓉道：「哦，他是到苗疆採

藥？」

小鈴子道：「他說雲霧山出產一種罕見的天痲，可以治療羣醫束手的絕症。」

蓉蓉忽然臉色一肅，說道：「妳沒有求他？」

小鈴子一怔道：「大姐認爲一個略識醫道之一，能夠化解咱們所中之毒？」

蓉蓉道：「二妹，妳爲甚麼不多用一點腦筋？」

小鈴子氣道：「大姐是說他深藏不露？」

蓉蓉道：「妳想想，他能配出羣醫束手的靈藥，豈是一般庸醫所能辦得到的。」

小鈴子道：「這話的確有道理，不過他仰仗的祇是雲霧山上特產的天痲。」

蓉蓉道：「二妹，妳這是說傻話了，別人爲甚麼不去找天痲，譬如那個走方名醫包曜名。」

小鈴子道：「那麼，大姊，小妹去帶他來。」

蓉蓉愕然道：「妳帶他來？」

小鈴子道：「不錯，小妹曾經告訴他，走方名醫及鬼刀會對咱們姊妹不利，他可能會遭到池魚之殃，所以要他住到後進。」

蓉蓉道：「他答允了？」

小鈴子道：「咱們是保護他，他爲甚麼不答應。」

蓉蓉微微一笑道：「不管是咱們保護他還是他保護咱們，妳去帶他來呀！」

小鈴子道：「好，小妹這就去。」

蓉蓉道：「妳去呀，我要試試妳如何保護他的安全。」

小鈴子向蓉蓉望了一眼，一晃身向食堂奔了過去。

「公子，家姊有請。」

「不敢當，姑娘請帶路。」

「好，公子，請跟我來。」

他們一前一後奔向後院，在到達蓉蓉香閨之前約莫五步之時，小鈴子忽然脚下一停，同時旁移一步，正好與溫深站了一個併肩。

五步遠近的左右，對房裡的一切，自然看得十分明白清楚。

蓉蓉坐在梳粧台之前，蠟燭的光輝，投射在鏡子之上，現出一張美麗似芙蓉的嬌臉。

那嬌臉忽然一沉，一縷寒光隨着她纖掌，一揮之勢，像閃電一般向溫深的胸口奔去。

這是一隻明亮亮的利剪，絕不是一顆松子。

松子祇是將他的頭頂砸起了一個疙瘩，利剪却能洞胸穿腹，奪去他的生命。

他看到那一隻飛來的利剪，也知道面臨的危機。

但百無一用的書生，他雖然是臉色大變，却無力逃避那利剪洞胸之危。

「啊！姑娘，妳……要殺我……」

「那有這事，家姊是丟給小妹的。」

小鈴子把玩着她接到的那把利剪，目光却向溫深望看着。

這位公子已然臉色慘白，雙唇雖是緊緊的抿着，仍在輕輕的顫抖着。

顯然，剛才這一情況當眞把他嚇壞了，利剪貫胸之危雖然已經避免，在一個文弱書生來說，仍然感到餘悸猶存。

小鈴子有些過意不去，因而瞪了蓉蓉一眼，道：「大姊，妳看他！」

蓉蓉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公子，愚姊妹是身在危難之中，不得不多加一份小心，你們剛才又沒有出聲招呼，才發生了這場誤會，小妹魯莽之處，還望公子多多擔待。」

她說的是實情，一對綺年少女，置身在驚濤駭浪之中，警惕之心自然要較常人强過三分。

溫深長長一吁道：「姑娘姊妹好身手，倒叫小生開了一次眼界。」

蓉蓉一嘆道：「別這麼說，公子，愚姊妹要不是習得一點莊稼把式，倒不致落得這般田地了。」

溫深道：「請恕小生失禮，姑娘姊妹莫非不是在正正當當的做生意？」

蓉蓉道：「小店是祖業，先父母守在這兒超過一甲子，愚姊妹接管客棧，雖是不算太久，前後也有四個年頭了，唉，徐家老店，如非規規矩矩的做生意，怎麼會延綿兩代，經歷七十個歲月？」

溫深臉色一紅道：「對不起，這是小生出言無狀。」

蓉蓉幽幽道：「這不能怪責公子，你並沒有說錯，咱們原是正正當當的生意人，但是，近一年來，就從未規規矩矩的做過生意。」

溫深道：「哦，那是爲了甚麼？」

小鈴子氣呼呼的道：「我姊妹被人下了毒，要咱們替他做傷天害理之事，自然無法規規矩矩的做生意了。」

溫深道：「會有這種事，下毒的是誰？他要兩位替他做些甚麼？」

小鈴子道：「下毒的是一個姑娘，姓方名盈，十八歲，家住貴陽，她是這麼登記的，是假是眞的咱們就無法知道了。」

溫深微微一怔，道：「一位十八歲的姑娘也會害人，這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小鈴子道：「你要是知道，她要咱們作甚麼，祇怕你更難以相信了。」

溫深問道：「她不是叫妳們兩位殺人吧？」

小鈴子道：「你說對了，正是要咱們殺人。」

溫深啊了一聲，道：「兩位……」

蓉蓉一嘆道：「愚姊妹並非貪生怕死之人，祇是就這麼糊里糊塗的死掉，實在心有不甘，再說，咱們姊妹如果死掉，她也會派別人來接管徐家店的，上門投宿的依然難免一死，好在這條路來往的客人不多，一年以來，連三位在內，前後不過九十八人而已。」

溫深臉色一變，道：「這麼說妳們已經害死九十五條人命？」

蓉蓉道：「不，咱們祇對武林中人下手，死在愚姊妹手上的，前後祇有一十七人。」

溫深哼了一聲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姑娘毀了十七條人命，好像有些意猶未足。」

小鈴子道：「你別寃枉好人，咱們也是情非得已，而且，這般人沒有一個不是窮兇惡極之徒，祇有一個武當門下是好人，咱們不忍殺他，故意將他氣走，誰知他强渡山溝，以致被洪流冲走。」

溫深長嘆一聲道：「長此以往終非久計，兩位爲甚麼不想法子？」

蓉蓉道：「在今日之前，愚姊妹呼援無門，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溫深道：「姑娘之意是說，今日之後，妳們就有人援救妳們了？」

蓉蓉微微一笑道：「難道公子不願意義伸援手？」

溫深愕然道：「我？」

蓉蓉道：「公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咱們兩條人命，難道你忍心不管了？」

溫深苦笑一聲道：「看來兩位姑娘是吃定了小生，其實妳們找錯了人，現成的名醫不找，偏偏要找一個一知半解的人。」

蓉蓉道：「不，公子，走方名醫也許略明醫理，但他必然解不了愚姊妹所中的奇毒，就算他能，他也不會救助咱們。」

溫深道：「這我就不明白了，醫者父母心，他爲甚麼不肯救助妳們？」

蓉蓉道：「因爲他不是醫生。」

小鈴子接着哼了一聲道：「可能還是咱們的寃家對頭。」

溫深搖搖頭道：「他未必是兩位的對頭寃家，兩位却存心要他的老命，小生實話實說，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蓉蓉道：「看來公子是信不過咱們姊妹了？」

溫深道：「好吧！不管怎麼樣，小生總不能見死不救，我要先看看兩位的脈象，方便麼？」

蓉蓉首先伸出她的皓腕，道：「公子，請看！」

溫深以食中二指搭上她的腕脈，約莫盞茶時分才縮回二指道：「姑娘脈象洪大，尺脈更爲有力，是熱毒上冲之症，姑娘必然感到口苦舌乾，大便數日一次，小便帶着赤黃，不知是否如此？」

蓉蓉由衷的欽服道：「公子果然高明，愚姊妹的症狀正是如此。」

溫深道：「小生帶有祛毒靈丹，但仍需服食清火熱，清腸胃之湯藥，只要連續服用十日，必可以痊癒了。」

小鈴子急忙取來文房四寶，溫深立即開了一張單方，然後取出一隻瓷瓶，將六彩清香撲鼻的白色藥丸交給了蓉蓉道：「姑娘姊妹每人三粒，每日睡前服食一粒，三日之後，就無大礙了。」

蓉蓉道：「多謝公子。」

溫深雙拳一抱道：「小生打擾了，告辭。」

小鈴子說道：「不，公子，你可不能去。」

溫深淡淡一笑道：「姑娘放心，小生與世無爭，沒有人會加害小生的。」身形一轉，逕自退出蓉蓉的閨房，向他自己的客房走去。

他剛剛跨過一道側門，一聲低沉的叱喝忽然由暗影中傳來，道：「站住。」

溫深一怔道：「是包老丈麼？老人家有甚麼吩咐？」

出聲叱喝的的確確是走方名醫包曜名，他像一個鬼魅的隱在陰暗的角落裡，冷不防發出一聲叱喝。

溫深處變不驚，他雖然是停下了脚步，語氣却平淡得很，好似他早已料到包曜名會出現似的。

「高明，高明，嘿嘿……」

包曜名由陰暗角落中踱步而出，口裡在不停讚許，雙目圓睜却有兩縷凌厲的殺機。

溫深似乎看不出他正面臨着殺身的危機，依然神態自若的雙拳一抱道：「不敢當老丈的謬讚，小生只是對熱毒略有研究，如若老丈有替她們診治，只怕早已着手回春了。」

包曜名一呆道：「小子，你在說些甚麼？」

溫深道：「小生是在說蓉蓉姊妹被人下了毒熱，莫非老人說的不是這個？」

包曜名啊了一聲道：「你替她們解去熱毒了？」

溫深道：「小生只是碰巧，這

是蓉蓉姊妹的運氣不壞。」

包曜名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你們是臭味相投，變作一家人了，那你爲甚麼還要出來？」

溫深道：「老丈說笑話了，男女有別，小生怎能不出來，再說她們服藥後，也要好好調息一下。」

包曜名忽然精神一振，道：「一個人走了運，門板都阻擋不住了，老夫年逾半百，幸運之神終於找上老夫了，雖然遲了一點，畢竟也是件喜事。」

他取出了他的旱烟鍋，一步一步向溫深迫來，雙目威稜暴射，滿臉佈着殺氣。

溫深大吃一驚，道：「老丈，你想怎樣？」

包曜名道：「想怎樣？唔，問得好，老實告訴你呀，老夫先將你收拾下來，再趁那兩個娃兒運功調息之時，將她們一起制住，今後……嘿嘿，老夫就不必走方名醫了，嘿嘿……嘿嘿……」

溫深原是在一路倒退，躲避包曜名的，此時他忽然沉聲大喝道：「站住。」

包曜名一愣道：「怎麼，老夫說的不對？」

溫深道：「老丈自然不對了，你如此一大把年紀，怎可以對兩個女孩子暗下毒手。」

包曜名道：「這就要看對甚麼人了，因爲她們不是好人。」

溫深道：「不，她們是被人暗中下毒，迫於無奈。」

包曜名冷笑道：「你幫她們說話，因爲你也不是好人，其實……」

其實怎樣？他還沒有說却被別人接了下去。

「其實你才不是好人，好人是不會乘人之危的。」

包曜名一呆道：「是鬼大俠麼？咳！莫非你不想對付那兩個女娃娃？」

「原先是想，現在却不想了。」是鬼刀，他也由溫深剛才出來的那道側門走了過來。

包曜名愕然道：「莫非鬼大俠也跟她們套了交情？」

鬼刀臉無表情的冷冷道：「閣下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你應該知道，鬼某是何等人物。」

包曜名忙道：「不錯，鬼大俠雖是生性冷酷，茫茫人海中，找不出一個朋友，但平生不作不義之行，不說欺人之語，但是……」

鬼刀冷冷的道：「但我却由那道側門出來，自然難脫瓜田李下之嫌了，是麼？」

包曜名道：「這個，咳，不敢欺瞞鬼大俠，老朽的確心有所疑。」

鬼刀道：「這也難怪，不過如果包大俠也跟着這位溫兄進去，看到他做了些甚麼，你就不會心存疑念了。」

包曜名道：「鬼大俠看到了甚麼？」

鬼刀道：「這位溫兄幾乎傷在蓉蓉姑娘的利剪下，他却義伸援手，爲徐家姊妹解除了所中之毒。」

包曜名道：「就只這些？」

鬼刀說道：「施恩不望報，臨難毋苟免，他分明知道咱們會對他不利，却拒絕徐氏姊妹要他留下來的請求，這些應該夠了？」

包曜名哈哈一陣大笑道：「夠了，不過老朽還有一點提議。」

鬼刀道：「包大俠請說。」

包曜名道：「鬼大俠一向品行甚高潔，不喜歡交接像老朽這樣的俗物，但溫公子是一株臨風玉樹，咱們何妨共謀一醉？」

鬼刀道：「好，溫公子，請。」

溫深雙拳一抱道：「兩位先請，待小生招呼一下店家。」

此時夜色已深，店家早已入睡，應該不是飲食的時間，但江湖兒女都有一種超越常人豪邁，丟掉腦袋不過碗大的疤，深夜飲酒又算得了甚麼？

溫深正待出聲呼叫，一陣笑語之聲已然傳了過來。

「三位請坐，酒菜馬上就來。」

「啊，兩位姑娘還沒有睡？」

「客人沒有睡，店家那有先睡之理？公子請邀客人入座，咱們不會躭擱多少時間的。」

「那就有勞兩位姑娘了，老丈，鬼大俠請！」

在就座之後，包曜名向蓉蓉姊妹瞥了一眼，道：「這都是沾了溫老弟的光，不過這位妞兒確是也可人。」

鬼刀道：「包老說得不錯，溫兄弟何不請徐家姊妹也來聊聊麼？」

溫深道：「好，小弟可以邀請，她們肯不肯賞臉小弟就無法保證了。」

包曜名道：「我敢保證，老弟你就叫呀！」

待小鈴子送上酒菜之際，溫深却咳了一聲道：「鈴姑娘，半夜要賢姊妹下廚，咱們三人有點過意不去，所以想蓉蓉姑娘跟妳也來喝點酒，算是咱們三人一點謝意。」

小鈴子道：「不敢當，溫公子太客氣了，你救了咱們們姊妹兩條命，咱們還沒有謝你，你倒先謝起咱們來了。」

包曜名道：「說得好，只是妳們姊妹到底來不來，妳還沒有答覆？」

小鈴子嫣然一笑道：「當然來，我姊姊不拿着杯筷來了麼？」

蓉蓉果然端起兩盤菜及加添兩副盃筷來了，一桌五人也就笑語不停的開懷暢飲起來了。

當酒至半酣之後，包曜名忽然臉色一整道：「蓉蓉姑娘，咱們已經是朋友了，老朽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兩位姑娘不要見怪。」

蓉蓉道：「不必客氣，包大俠請儘管說。」

包曜名道：「姑娘姊妹被人下毒，是要你們替他守着這條路，請問此人是誰？他爲甚麼不讓道上的朋友進入苗疆？」

蓉蓉嘆了一氣道：「一年以前，咱們店裡來了一位芳齡二九，姓方名盈的姑娘，她只彈出二指，就控制二位咱們兩條生命了。」

包曜名道：「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彈指就能下毒，除了四川唐門，還找不出這麼一個使毒的高手。」

鬼刀道：「四川唐門規戒甚嚴，也算是江湖道上的一個名門正派，那下毒的姑娘方盈是唐門弟子可能性不會太大。」

溫深道：「蓉姑娘，根據小生的診斷，妳們所中之毒，在兩個月內必然應發作，這一年多來，妳們是怎樣應付過去的？」

蓉蓉道：「公子果然高明，咱們所中之毒是七七四十九天發作一次，每次在發作之前必然有人送來的解藥，所以咱們才能苟且偷生的活下去。」

包曜名道：「姑娘跟送解藥的朝過相嗎？」

蓉蓉道：「沒有，解藥擲進屋裡，待咱們追出去，已經甚麼都看不見了？」

包曜名道：「這麼說姑娘除了知道一個方盈，其他都茫無所知。」

蓉蓉道：「是的。」

溫深道：「姑娘也不知道他們爲甚麼要妳殺人？」

蓉蓉道：「正是如此。」

溫深流目向包曜名及鬼刀一瞥，說道：「兩位大俠呢？你們不會是遊山玩水來的吧？」

包曜名說道：「自然不是，我有一位朋友經過此地前往苗疆，一去半年，音訊全無。」

溫深道：「鬼大俠必然聽到一些離奇的傳聞了？」

鬼刀道：「不錯，江湖上朋友都將龍角洞比作鬼門關，任是何等人物，你都會有去無回，所以……」

溫深微微一笑道：「兩位這一好奇，幾乎又爲龍角洞添了幾縷寃魂，妳說是麼，蓉姑娘。」

蓉蓉臉色微紅，現出一絲不安之狀，道：「公子眞會說笑，各位全是名震湖海的高人，蓉兒怎敢。」

溫深忽然語氣一變道：「小生的那幾粒祛毒靈丹呢？兩位姑娘沒吃，是麼？」

蓉蓉道：「這個……」

小鈴子道：「咱們準備睡覺的時候再吃，那時比較方便一點。」

溫深道：「那是說妳們雖然已經含進口中，却又將它吐了出來。」

小鈴子道：「是的，那也沒有甚麼不對吧？」

溫深道：「小生有一點建議，不知兩位姑娘願不願採納？」

蓉蓉道：「公子請說。」

溫深道：「兩命換兩命，公平交易，兩不吃虧。」

蓉蓉道：「公子，你在說些甚麼？」

溫深淡淡一笑道：「不必裝了，姑娘，我那些毒藥霸道得很，其功效絕不在姑娘的『鷄鳴早看天』之下，更糟的是妳不該含在口中又吐了它出來。」

蓉蓉姊妹臉色倏變，兩人同時長身而起，一起躍退五尺。

包曜名已看出情形不對，及暗中運功一試，不由臉色一變。

「鬼大俠，咱們中了兩個丫頭的道兒了。」

「我知道。」

「那怎麼辦？」

「不必擔憂，溫兄弟昔才說過，兩命換兩命，咱們不會吃虧的。」

「那就祇好仰仗溫老弟了，唉，老夫時時都防範，想不到依然陰溝裡翻船。」

蓉蓉撇撇嘴道：「這叫做活到老，學到老，今天又讓你增進了一點見識。」

包曜名大怒道：「死丫頭，妳神氣甚麼，老夫中了毒，難道妳沒有？」

蓉蓉道：「不錯，咱們也中了毒，不過，咱們是命不值錢，所以不必跟你們交換。」

她說話，神色冷肅而平淡，大有慷慨赴義，漠視生死豪情，包曜名一生遊戲風塵，見過不少驚心動魄的往事，現在碰到這兩位姑娘，他當眞變作了「鬼迷張天師，有法沒處施。」了。

溫深笑笑道：「蓉姑娘是想拉幾個墊墊背的了，其實本來妳們可以不必呢，妳爲甚麼一定要自投死路？」

蓉蓉哼了一聲，她不止是毫不理會溫深的勸說，連雙目也閉了起來。

溫深哼了一聲道：「生命是妳們的，妳們一定要死，別人也無可奈何，祇不過，要想有人墊背，妳們就打錯了主意了。」

他取出兩粒丹藥，分別遞給包、鬼二人道：「兩位吃下去，祇要盞茶時間必可恢復功力。」

蓉蓉再也沉不住氣了，雙目一張，冷冷道：「你要咱們白死，那有這麼便宜，二驃子看你的了。」

當他們勾心鬥角，各逞心機之時，二驃子一直沒有現身，現在他出來了，食堂中的男女，竟全部為之心神一凜。

二驃子絕不是一個驃子，也不是一個傻子。

這個被人看不上眼的二驃子，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

他跨進食堂，雙目晶芒流轉，向場中五人瞥了一眼，最後目光一凝，落在蓉蓉姊妹的嬌臉之上。

他是徐家客棧幾年前收留的一個要飯的，蓉蓉姊妹曾經教了他一點武功，以作他防身之用。

現在蓉蓉姊妹才發覺他絕不是往日的二驃子，難免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小鈴子忍不住這一口窩囊氣，小嘴一嘟，嬌聲叱道：「二驃子，你這個沒有心肝的東西，咱們姊妹可沒有拿你當死人，你為甚麼要捉弄我們？」

二驃子臉上的肌肉牽動了一下，冷冷的道：「這都怪妳們有眼無珠，怨不得別人，名滿江湖的溫四絕，醫毒之能，縱然是四川唐門也無法望其項背，妳們竟想騙他，豈不是自尋死路。」

小鈴子聞言一驚，目光向溫深(本名溫四絕)一瞥，以無比的幽怨語氣道：「哼！我原以為你是一個好人，想不到你比他們更壞。」

溫四絕微現歉意的道：「對不起，姑娘，這不能怪我，令姊先向咱們三人下了毒手，然後又偽裝被人下毒，還編了一套十分動人的故事。」

蓉蓉忽然大喝一聲的道：「快住口，二驃子，不管你是誰，咱們是自己人必然不錯。」

二驃子道：「不錯，咱們確是自己人。」

蓉蓉道：「那你就快點動手，要是等到包、鬼二人的功力恢復，以一敵三，勝算就不會太多了。」

二驃子道：「說的也是。」腳下一跨，便向鬼刀逼了過來。

他想先除去包、鬼兩名中毒的，然後以全力與溫四絕一搏。

這項計劃的確不錯，可惜他低估了鬼刀，也低估了溫四絕祛毒的能力。

鬼刀內力極高，溫四絕的「聖心保命丹」具有藥到毒除的功力，鬼刀所以還閉着眼睛，祇是在等候獵物而已。

晶芒急閃，人影倒飛，二驃子一劍剛剛刺出，就翻身倒退丈外。

「惡殺手馬驃？我早說想到是你了。」

鬼刀雙眼已開，身形也移動了半步，適才二驃子(即惡殺手馬驃)一劍刺出，並未傷到鬼刀，馬驃的右臂倒是衣裂肉現，傷了一條四寸長短的血口子。

沒有人看見鬼刀的刀，也沒有人看見他是怎麼樣出手的，鬼刀名噪江湖，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惡殺手馬驃嘿嘿一陣的豪笑道：「好一把鬼刀，果然名不虛傳。」

鬼刀冷冷的道：「好說，惡殺手馬驃隱身市井，竟然當起店小二來了，看來這徐家客棧必定是風水不錯。」

走方名醫包曜名此時功力已盡復，他忽然彈身一躍，撲向蓉蓉姊妹，口中同時咒罵道：「走方名醫的金字招牌居然砸在妳們兩個小妖精手中，老夫如不治了妳們，實在嚥不下這口鳥氣。」

他一躍逾丈，旱烟鍋以泰山壓頂之勢，向蓉蓉當頭猛砸。

蓉蓉無法提聚眞力，身形的靈活，自然也較往常差了許多，包曜名這全力一擊，她必然無法避過。

此時惡殺手馬驃立身之處與蓉蓉相差不過兩步，祇要他揮動一下掌中的長劍，包曜名絕對無法如願。

但他卻懷抱長劍，臉帶陰笑，蓉蓉姊妹的生死，似乎與他毫無關係似的。

鬼刀也自然不會出手阻止，蓉蓉姊妹是他的敵人，他雖是不屑出手，卻也不願管這件閒事。

祇有溫四絕例外，因為他是讀書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至少他應該學到一個「仁」字。

他的確學到了，雙拳一抱，衝着包曜名一揖道：「好男不跟女鬥，包大俠就饒過她們這一遭吧！」

他是在懇求包曜名，但雙拳卻逼出一股柔勁，使這位挾怒而來的走方名醫包曜名無法再作半分前進。

他這等軟硬兼施的手法，表面上看不出半點痕跡，但包曜名心頭暗暗一驚，身形也同時落到了地面。

走方名醫的名號，不是白叫的，走遍大江南北，能夠將他這樣逼下去的還不多見。

他當然也聽過溫四絕的名號，他卻認為人們是言過其辭，一個後生晚輩罷了，再强也不能强到那裡去。

現在他總算領教過了，而且是口服心服。

待雙腳落地之後，立即打個哈哈道：「老弟，當眞是菩薩心腸，看來祇好便宜她們了。」

溫四絕道：「多謝包大俠。」

蓉蓉姊妹總算又過了一關，想到走方名醫的旱烟鍋，她們仍然忍不住抹了一下冷汗。

惡殺手馬驃原是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估不到溫四絕挺身相救，使他頗感意外。

「這是怎麼啦？溫大俠，莫非你動了憐香惜玉之心？」

這話雖然不是太文雅，也並不太過難聽，祇不過在蓉蓉姊妹聽來，不祇是十分刺耳，也感到非常詫異。

因而小鈴子柳眉一挑，道：「二驃子，你到底是咱們的朋友還是敵人？」

惡殺手馬驃道：「兩樣都不是。」

小鈴子問道：「哦，那麼是甚麼？」

馬驃道：「咱們原來是一夥的，應該勉强算得上是朋友。」

小鈴子道：「那你為甚麼幸災樂禍，希望咱們姊妹被殺？」

惡殺手馬驃道：「因為妳們辦砸了本門的大事，已是本門的罪人了，有人願意將妳們除去，豈不省了我的手腳。」

小鈴子臉色一變道：「二驃子，你的心腸好狠！」

惡殺手馬驃咳道：「女人為甚麼都是這麼窩囊，二十年後還不是一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死有甚麼可怕的。」

溫四絕哼了一聲，接道：「有道理，祇是你為甚麼不死。」

惡殺手馬驃道：「我還沒有活夠，所以我不想死？」

溫四絕道：「你怎知徐家姊妹活夠了？」

惡殺手馬驃道：「她們犯了門規，那就由不得她們了。」

溫四絕冷冷道：「那也由不得你，你信不信？」

惡殺手馬驃道：「你想插手管閒事，依在下相勸，你還是省點氣力為你自己準備後事吧。」

溫四絕道：「那要看你有沒有這份能力了，出招吧！」

鬼刀忽然踏上幾步，道：「別忙，溫兄弟，適才在下與惡殺手祇過了一招，感到意猶未足，這一場就讓我吧！」

溫四絕道：「好，鬼大俠請。」

鬼刀說了一聲：「多謝」，身形一轉，與惡殺手馬驃相對而立。

「出招呀！姓馬的，咱們似乎不必再浪費唇舌了。」

「好……」

一聲「好」字之後，忽然晶芒暴漲，祇不過剎那之間，他已連續攻出五劍。

他果然是一個「惡殺手」，這五劍不祇是一氣呵成，出招之快捷，招式之凌厲，當得上兇悍無比。

鬼刀沒有還招，却連續退了三步。

惡殺手馬驃長劍一收，道：「怎麼，鬼大俠，不願賜招？」

「誰說的。」

寒光衝霄而起，一閃之後立即收斂。

鬼刀似乎仍在原地，神態還是那麼冷漠。

不過，他的確出了手，祇是攻了一招。

這一招如同鬼魅，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

這沒有甚麼稀罕，他原本就是鬼刀！

祇不過這不算稀罕的一刀，却令人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

因為惡殺手馬驃失踪了，地面上立即留下一灘鮮紅的血漬。

顯然惡殺手馬驃敗了，他無法接下鬼刀的一擊。

但他一敗即逃，不作絲毫猶疑，此人不祇是難纏，而且十分之可怕。

鬼刀看着一扇還在搖擺的窗子，嘆息了一聲道：「他逃得比鬼刀還快，實在是一個令人頭痛的人物。」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他逃得太快，對咱們並不是一件好事。」

鬼刀道：「不要緊，山洪阻路，一時之間他必然回不到苗疆，至於探詢苗疆的消息，這兒還有兩個。」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對，老夫對問話迫供有專長，這件事交我辦就是。」

鬼刀道：「別忙，老大哥，咱們還是先問問溫兄弟再說。」

溫四絕微微一笑，說道：「迫供大可不必，徐氏姊妹是聰明人，我想她們會合作的。」

蓉蓉幽幽的嘆了一聲道：「愚姊妹願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有一點不情之請。」

溫四絕道：「哦，請說說看。」

蓉蓉道：「惡殺手馬驃適才說過，愚姊妹辦砸了事，已經犯了嚴重的門規，本門是不會容許咱們活下去的，唉，兩個孤身女子，舉目無親，四海難容，再經一個惡勢力的追殺，上蒼是仁慈的，為甚麼對咱們姊妹如此不公平？」

溫四絕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姑娘錯在當初，怎能怨天尤人呢？」

蓉蓉道：「公子，咱們姊妹沒有錯，如今回想起來，那是一個惡毒的安排。」

溫四絕道：「看來姑娘必然又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了，說說看。」

蓉蓉臉現愧色，道：「我剛才的確騙了公子，不過那時咱們處在

敵對的地位。」

溫四絕道：「現在所說全是眞的？」

蓉蓉道：「如有一字虛言，徐氏姊妹頭遭天打雷劈。」

溫四絕道：「言重了，請說。」

蓉蓉道：「先父出身青城，祇因淡薄名利，不願涉足江湖，遂守着祖傳幾畝山田，開設了這家客棧……」

小鈴子接道：「在三年前的一個夜晚，徐家客棧闖來一股蒙面强人，先父母力戰喪命，我姊妹也雙雙被擒，賊人見我姊妹稍具姿色，竟然……」

蓉蓉道：「他救了咱們，使愚姊妹免於受辱，但却迫使咱們服下毒藥，要咱們當他的劊子手，替他殺害過往的武林同道人物。」

溫四絕道：「當了三年的劊子手，喪生在妳們手上的，絕對不止十七個！」

蓉蓉頭一低，說道：「愚姊妹兩手血腥，罪該萬死，願意接受公子的任何懲罰。」

溫四絕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祇要兩位回頭向善，以行動來贖取往日的罪行，沒有人會懲罰妳們的。」

蓉蓉抱拳一揖道：「多謝公子。」

溫四絕道：「剛才姑娘說有人救了妳們姊妹，却要妳們替他當劊子手，此人是誰？」

蓉蓉道：「鳴鏑門主雷奔。」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鳴鏑門主雷奔，老朽走遍三山五岳，從未聽見過這麼一個門派，也不知道雷奔是個何許人物。」

鬼刀道：「開山立寨，建立門戶具有此等魄力的絕不會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那應該是一個早已成名的武林高人了，但當代武林之中，絕對沒有雷奔這麼一號人物！」

鬼刀說：「這就難說了，也許雷奔祇是他的化名。」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這就叫人弄不懂了，他爲甚麼要放棄既有名位，而另起爐灶呢？」

鬼刀道：「自然有原因，譬如他惡名遠播，是一個爲人不齒的武林敗類。」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不錯，咱們如果花點時間，一定可以將他揪出。」

溫四絕道：「蓉蓉姑娘，此人是甚麼樣的一個長相？」

蓉蓉道：「他戴着一個金色的面具，除了知道他身材瘦長，聲音低啞，其他毫無所知。」

溫四絕道：「他的手下呢？難道鳴鏑門中之人妳一個也沒有見過？」

蓉蓉道：「溫公子也許不信，咱們的確沒有。」

溫四絕道：「妳們姊妹跟鳴鏑門之間總不會沒有聯絡吧？」

蓉蓉道：「咱們祇接受指示，啊！現在我總算明白了，惡殺手馬驃是鳴鏑門安在咱們身邊的一個暗樁，勿怪咱們的行動門主會瞭如指掌，所有的指示來得又是這麼神秘。」

鬼刀道：「鳴鏑門果然神秘得很，它總壇所在，姑娘必然也毫無所知了。」

蓉蓉道：「咱們姊妹的確不知道，不過，我曾經有過猜忖。」

鬼刀道：「哦！姑娘請說。」

蓉蓉道：「由此地往西四十里，有一個鎮集，名叫正大營，再往西就是苗區了，往常烏羅司、孟溪寨及四十八溪等地區的苗人，會到正大營兜售藥物土產，現在正大營苗人絕跡，再也見不到他們了，鬼大俠請想想，這是甚麼原因？」

鬼刀略作沉吟，道：「我明白了，鳴鏑門多半就設在苗區之內。」

溫四絕微微一點頭，說道：「不錯，他們不想洩露總壇的住址，才禁止苗人離開苗區。」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這我們就不懂了，成立門派也不是見不得人的壞事，他們爲甚麼要如此神秘？」

溫四絕道：「這正是咱們要探討的，兩位有沒有興趣？」

鬼刀道：「在下願意和溫兄弟前去看看。」

走方名醫包曜名也道：「老朽也想開開眼界。」

溫四絕道：「那好，祇待山洪一退，咱們立刻就走。」

他取出兩粒丹藥交給蓉蓉道：「這是解藥，服食後運功三週天，內部劇毒就可以全部化解了。」

蓉蓉接過丹藥道：「公子，我該說的全部都說了，但我那不情之請，公子還沒有答允。」

溫四絕道：「姑娘有甚麼不情之請呢？」

蓉蓉道：「愚姊妹已是孤苦無依，四海難容的人了，請求公子收留……」

說話之際伸手拉小鈴子，姊妹雙雙一起跪了下來。

溫四絕愕然道：「兩位姑娘別這樣，有話起來再說。」

蓉蓉道：「不，公子如若不答允，愚姊妹是不會起來的。」

溫四絕眉峯一皺道：「在下喜歡浪跡江湖，跟着我會吃苦的，我看兩位只怕找錯了人。」

蓉蓉道：「愚姊妹並非錦衣玉

食的富家小姐，不會拖累公子的。」

走方名醫包曜名哈哈大笑道：「男人長得漂亮了也有麻煩，老弟，這是飛來艷福，你還推辭甚麼？」

蓉蓉道：「公子是人中之龍，蓉蓉姊妹自知不配，但望跟着公子作兩名婢女，於願足耳。」

鬼刀道：「答應她吧！溫兄弟，身邊能夠有這麼一對善解人意的艷婢，未嘗不是人生一樂。」

溫四絕無何奈何，只得點點頭道：「我答允了，妳們起來吧！」

蓉蓉姊妹欣然的向溫四絕拜了一拜，然後起身療毒去了，此時，夜色已深，他們也分別回房歇息了。

翌晨天剛破曉，蓉蓉姊妹先準備好了早餐，再來侍候溫四絕，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

依蓉蓉之意，要溫四絕搬往後面居住，使她們姊妹便於照顧，但溫四絕不願，依然住在他的三號客房。

四天之後，山洪終於消退了，蓉蓉姊妹每人收拾了一個包袱，跟着溫四絕等遠向苗區闖去。

* * *

正大營是貴湘邊境的一個鎮集，有一條官道北上松桃，南下銅仁，由於過往的旅客不少，商業倒還說得過去。

溫四絕等在傍晚時份趕到了鎮上。蓉蓉姊妹將他們帶進一家「昇陽客棧」住了下來。

晚餐之後，蓉蓉姊妹就忙着爲溫四絕整理床鋪，準備洗澡水的忙個不了。

走方名醫包曜名搖頭一嘆道：「老夫當年也年輕過，像這等的新鮮事兒却是一次也沒有碰過。」

鬼刀挑挑眉道：「走桃花運也要有條件，閣下這副尊容……嘿嘿……」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老夫自然不夠英俊，你老弟並不見得怎麼高明。」

鬼刀道：「這話不錯，所以在下並不羡慕別人。」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在下正嫌帶着她們累贅，兩位如果有興趣，在下願意奉送。」

走方名醫包曜名笑道：「溫老弟夠大方，可惜老朽無福消受，盛情只好心領了。」

他語音甫畢，門外忽然走進來一名年約四旬的錦衣漢子，後面跟着三名勁裝大漢，每人手上捧着一隻頗爲沉重的木盒。

錦衣漢子走近溫四絕等閒聊之處，雙拳一抱，自我介紹道：「在下符備，見過三位大俠。」

走方名醫包曜名一怔道：「符備？咱們好像素昧平生？」

符備道：「不錯，咱們的確是素不相識，不過人的名，樹的影，三位大俠辱臨敝地，咱們不能不盡一點地主之誼。」

語音甫落，舉手一摟，他身後三名大漢立即趨前數步，將他們手中捧着的木盒分別放在走方名醫包曜名等三人面前。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朋友，你這是作甚麼？」

符備道：「盒中黃金百兩，是家主人對各位的一點敬意。」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黃金百兩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貴主人好大的手筆。」

鬼刀道：「大手筆的不會太多，貴主人是那一位高人？」

符備道：「敝主人上雷下奔，三位大俠也許有過耳聞。」

鬼刀道：「原來是鳴鏑門主人，久仰，只是無功不受祿，但不知貴門主對咱們有甚麼要求？」

符備道：「鬼大俠言重了，敝門主只是兩點小小的請求而已。」

鬼刀道：「好，朋友請說。」

符備道：「苗疆正値狩獵之期，嚴禁外人進入，以免發生意外，不情之處，還望三位大俠見諒。」

鬼刀道：「哦，還有一點是甚麼？」

符備道：「徐氏姊妹是本門的逃婢，爲了維護本門的門規，希望三位不要插手。」

鬼刀臉色一沉，道：「朋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貴門主的厚賜，咱們心領了，這些金子請你拿回去吧！」

符備道：「鬼大俠是不答允本門的請求了？」

鬼刀道：「在下是一個流浪漢，平生行動不願受人拘束，在下不一定要去苗疆，但不能保證一定不去，至於包、溫兩位要去何處，就不是在下所知了，再說徐家姊妹是溫大俠的婢女，他願不願交給貴門，朋友最好去問問溫大俠好了。」

符備道：「鬼大俠說得是，但不知溫大俠意下如何？」

溫四絕冷冷的道：「貴門可有徐氏姊妹的賣身契？」

符備道：「沒有。」

溫四絕道：「朋友如何證明她們是貴門的逃婢？」

符備道：「此事遠近的人皆知，何須證明。」

溫四絕道：「人們只知道徐氏姊妹是龍角洞徐家客棧的主人，朋友想無端訛詐，欺凌兩名孤苦無依的弱女子，請恕在下不便答允。」

符備道：「好，那麼包大俠呢？」

（未完・一）

上文提要：張興隆救了王德金，王德金便加入清幫，他有感吳淞港的兄弟受剝削，便幫張興隆前去找大字輩的劉老太爺商洽，劉老太爺不甘雙手把打下的江山奉獻給張興隆，便約他十月初五「一樂天」茶樓商談……上海灘又開了家三北輪船公司，爲了佔領滙山碼頭，使工友免受大包頭的剝削，張興隆前去見老板余俠清……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三爺

爲國爭光鬥洋人　嶄露頭角挫敵手

魏泰邁比他們先來一步，高興地笑着快步迎了上來，和他們一一握手。

正在這時來了一個外國領班的，講着英語，向大家宣佈，今天有俄國大力士彼得留旺夫，和英國拳王亨利蓋勃，進行「拳賽」比賽，時間是今天下午二時正，地點在大草坪的拳台上。

這時離開兩點鐘還差十分鐘，他們五個人喝了咖啡，一同來在大草坪的拳台邊，坐在第一排座椅上，余俠清坐在中間，右手顧燕萍、陸鴻斌，左手張興隆、魏泰邁，這樣的距離，看拳台上的比賽，看得最清楚。

這時來看拳賽的人也繼續找椅子坐下，其中外國人佔多數，男的戴高禮帽燕尾服、白手套、皮鞋領帶、手杖，整整齊齊；女的多數是白紗裙，有的臉上戴有面紗，還戴大邊沿的草帽，帽沿的右邊還插一根美麗的野鷄毛，頸項裡珍珠項鍊，白金鑽戒，紅唇白臉，珠光粉氣，雍容華貴。此外中國人的人數，雖比外國人少，但來者都是海地面上的名人、聞人、要人。

拳台是由四根木柱插入泥地，在四根柱子上攔粗繩子。成一個長方形，地上有厚木板，約三尺高，板上鋪有兩層地毯，這就是拳台，在台的四周都圍有供人們坐的靠背椅子，前幾排的椅子已坐滿，這時正好兩點鐘，由圈外走來兩個赤膊穿短褲，手上都套着大皮手套的外國人，中間還跟着一個裁判，帶他們兩人從繩子下邊鑽了進來，站在台中，說：「他是俄國大力士，重量級世界拳王，叫彼得留旺夫。」

但見他的身高在九尺開外，身上的栗子肉，一塊一塊，由於身材是那麼高大，看上去好像是頭鬼似的。

裁判介紹完了放下俄國大力士的手臂，又把右邊的大力士左手臂舉起朝上一揚，介紹說：「這位是英國重量級拳王，叫亨利蓋勃。」

他身體略小於俄國的彼得留旺夫，但身上的肌肉也是一塊一塊的，黃頭髮，藍眼睛，尖下巴，看上去很精神。

裁判把這兩個拳手的國籍，名字介紹完之後，把他倆分在兩邊角落裡，他倆各佔一角，做着賽前跳躍，放鬆的動作，不一會，只聽台下裁判台上，「噹」的一聲鑼響，裁判站在兩人中間，右手往下一劈，自己朝後一退，嘴裡同時叫了聲：「開始！」

雙方開始用直拳，在對方的臉、胸、腹、腰帶以上部位，耳中線後邊和下身禁打，不得踢腳，否則作犯規論處。當時都由魏泰邁在邊上向張興隆介紹，他都一一記下。

此時拳台上的兩位拳手，正互不相讓進行拳擊，擊打着對方的有效部位，因爲他們手上都套有大皮手套，所以打在身上都會「蓬、蓬」發出聲响，三分鐘就算一個回合，休息一下再開始。

張興隆一看他們的拳路，就知道是直綫進攻的射拳、橫拳，甩出去的擺拳，由下朝上打的勾拳，還有用左手在前的直拳，右拳在後出擊的重拳，用的力量雖重，但頻率較慢，動作單一，沒有變化，出拳收回，再出拳，如果拳出半途變招就是犯規，由於出拳的力度輕，速度就顯得快。

兩個拳王已在台上打了五個回合，在打第六個回合時，俄國人彼得留旺夫，對着英國拳王亨利蓋勃的肚子上搗了一個左勾拳，亨利蓋勃肚子忙不迭地向後一縮，臉孔就自然地朝前，彼得留旺夫同時用右直拳打在亨利蓋勃的鼻樑上，亨利蓋勃身不由己地頭向後，身子一個趦趄，肚腹又挺了出來，彼得留旺夫不停地同時用左直拳、左勾拳擊他的腹。右直拳、右擺拳擊他的鼻子、顴骨、下頷、太陽穴，如此左右、左右的重拳組合拳，連續打了十二拳，亨利蓋勃的鼻子和眼角流了血，兩手也無力抬起護頭，任人擊打，毫無招架之功，人仰面倒下，爬不起來了。

當時裁判上前數了「文」、「拖」、「索里」、「付」……直至「依來文」，亨利蓋勃仍昏沉不辨東西，四肢無力，無法從地上爬起來了，說明傷勢很重，裁判在台上用手一招，示意救護，當時奔跑過來兩人擔了一副擔架，將亨利蓋勃抬了下去。

台上的裁判，將俄國拳王彼得留旺夫的右手抓住，舉了起來，當衆宣佈，英國拳王亨利蓋勃和俄國彼得留旺夫的拳擊賽結束，勝利者是俄國彼得留旺夫。

這個彼得留旺夫，由俄羅斯去歐州很多國家都沒有遇到過對手，所以他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上，更是目空一切，趾高氣揚，他還站在拳台中央，雙手高舉着，手舞足蹈地，由於勝利的興奮，聲嘶力竭地扯開嗓子，向大家講着話：「我打遍世界無敵手，這裡的東方人是黃皮膚，是東亞病夫，既不會打，也不經打，他們也沒有資格打……」

他說的是俄國話，在他身邊站着一個俄國領事館的工作人員，他翻譯成英語，魏泰邁把英語譯成中文，講給張興隆聽。

張興隆聽了魏泰邁翻譯的話，心裡很生氣，就霍地站了起來，對魏泰邁說：「魏哥！你上去和他講，我張興隆是『東亞病夫』，我上台和他較量。」

余俠清聽了，擔心地說：「三弟！千萬要小心才是。」

張興隆說：「大哥！你放心，我要去爲『東亞病夫』爭口氣。」說着就把馬褂長衫都脫下來，放在椅子上，裡邊緊身短打扮，腰裡束了一根寬腰帶，魏泰邁用遲疑的眼神看着陸鴻斌、顧燕萍，意思是徵詢他們的意見是否打？是否有必勝的把握？他夫妻倆也領會他的意思，便毅然地點點頭，對張興隆說：「三弟！你可要仔細留神。」

張興隆坦然說道：「曉得，你們請放心吧！」隨着魏泰邁來到拳台，魏泰邁用英語向大家宣告說：「俄國大力士太狂妄了，他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沒有資格問津拳藝，現在有自稱是『東亞病夫』的張興隆先生，要上台來和彼得留旺夫比試拳藝，不知彼得留旺夫敢不敢比試？」

這下在場的外國人都轟動了起來，彼得留旺夫經領事館的翻譯一說，知道來了對手，一看來人比自己要矮一半，論自己的體重是重量級的，對方最多也不過是輕量級的，再說他從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和中國人打是十拿九穩，穩操勝券的事，所以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挑戰。

裁判對張興隆說：「不准用腳踢人，用拳打下身。」

經魏泰邁翻譯，張興隆說：「知道了，我打他胸口可以嗎？把他打出繩圈外邊可以嗎？」

經魏泰邁一翻譯，裁判說可以。

張興隆心裡有了主意和目標，當時他們雙方達成一致意見，都不用手套，臉孔上如果吃上一記拳頭，立即皮開肉綻，勝敗可以互見分曉，同時又可縮短戰鬥時間。

現在兩人來在拳台中央，擺開了的架勢，此時圍觀的圈外人，這些洋老爺、洋婆子看到這情景，都來了興頭，打起賭來，有的人說這個中國人個頭太小，不夠份量，與俄羅斯大個子比拳擊，肯定要輸；有的說不一定中國會輸，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他們的技擊方法是出神入化的，他如果沒有三分三，也不敢來上這尖刀山的，肯定是中國人贏的。各執己見，爭執不下，最後押起了寶。

話說拳台中一高一低，兩個人對峙着，裁判中間隔着，稍停一會，裁判台上傳來「噹」的一聲鑼响，裁判站在兩人中間，右手往下一揮，自己便往後一退，嘴裡同時叫了一聲：「開始」，裁判退在一邊看着。

這個俄羅斯大力士彼得留旺夫，是人高馬大，手長腳長；張興

隆人雖矮小，但功夫練的是「無門心法」拳，速度之快，是用心和意來支配的，力量之大不是用五百磅來衡量的。

當時張興隆忽地把身子一縮，猶如一個帶着風的風球，提左右雙膝裹胸，雙手虎抱頭，身子猛地一漲，向彼得留旺夫中門踩來，像一陣狂風，勢不可擋，彼得留旺夫雙拳平舉，一拳在前，一拳在後，左直拳向張興隆面門打來，張興隆的右手虎抱頭的肘尖向上一頂，正好點在彼得留旺夫左手臂內側的穴上，彼得留旺夫習慣地緊跟着右手重拳就出擊了，張興隆左手虎抱的肘尖向上一頂，就在半道上把彼得留旺夫的右臂內側穴給點上了，當時彼得留旺夫的雙手臂，好像電擊一般沒有了知覺，因爲出手的力氣大，所以點上的穴位，受打擊的力量也大。

張興隆的動作快捷似電閃，手法到，身法到，尤以步法爲先，早已踩入彼得留旺夫的中門，張興隆的身子已靠近他的身體，雙手回收一變，就是一個「童子拜觀音」，猛一下雙手翻掌向外，來了一個「推窗望月」，對着彼得留旺夫的胸前雙「乳根」穴打去，就聽「啪」地一聲響，彼得留旺夫的人向後騰空而起，就像個稻草把子似地輕巧，有一人多高，向拳台邊圍着的繩圈外邊飛出去，約有三丈多遠，仰面朝天背着地，「啪」一聲，摔在地下，還差一點就摔倒在觀衆席的座椅上。

彼得留旺夫仗着自己肉堅皮厚，但由於身大體重，摔在地下的壓力份量太重，把草地砸了一個身體形狀的坑，可想而知，他受的內傷也就更重。他仰面攤開躺在地下，感到胸口悶痛，呼吸困難，有一股血腥氣直往喉嚨口湧動，但他緊咬牙關，不敢張口，但還是嚕不住，從嘴角上、鼻孔流出了紫紅色的鮮血，再加兩手麻木，動彈不得……

這時在場的人都看呆了，就這麼一來一去，一個照面，清清楚楚，兩手一拍巴掌，就把這個比他個子大的俄國人打飛了……

張興隆把魏泰邁請到台中央做翻譯，說：「請問裁判先生，這位躺在地下的大力士，是否還要起來再比？」

裁判向魏泰邁說：「不用比了，用擔架抬下去，張先生是百分之百的勝利了。」

當時在場的人，聽了裁判的宣布，張先生是百分之百的勝利者時，如夢初醒，響起了由衷欽佩中國武功的熱烈掌聲……

張興隆雙手抱拳，衝着大家說：「各位洋先生、洋女士們，大家都看到了，我今天聽他講的話太狂妄了，他說我們是東亞病夫，沒有資格和他動手，今天我和他動了手，事實說明了他不經打，我知道我是東亞病夫，沒有甚麼武功，我是初學，我們中國人的武功比我好的多得很，有很多高人、能人。正像我大哥魏泰邁牧師講的，世界上人類都是上帝的兒子，不要分皮膚顏色，歧視種族，恃强凌弱，應該大家相互尊重、博愛、平等才是……」

這席話經過魏泰邁牧師的修正翻譯，聽得在場的洋人和華人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這時英國領事和太太、法國領事和太太，日本領事和太太們，都主動過來自我介紹，和他握手、祝賀他的勝利。魏泰邁牧師做翻譯，自豪地熱情介紹，他是我的三弟張興隆。

張興隆也主動把余俠清、顧燕萍、陳鴻斌、魏泰邁拉過來向他們介紹：「余俠清、陸鴻斌、魏泰邁他們三位是我的大哥，顧燕萍是我的二姐。」

他們四位和各國領事們，本來也都是老熟人，再一次在這勝利的場合下，通過張興隆的重復介紹，益發使他們的臉上貼金，更加榮耀光彩……

大家正在說話的時候，前面走過來一位留着仁丹鬍子的日本人，熱情地握住張興隆的手說：「張先生，我們有緣，又在這裡見面了，今天你的中國武功又使我開了眼界，你是世界上的武術高手。」

張興隆笑吟吟地說：「板田先生你謬讚了，中國人比我功夫好的人太多了，我祇是初學一點皮毛而已！」又介紹：「余俠清、陸鴻斌、魏牧師是我的大哥，顧燕萍是我的二姐。」

板田也說：「認識，認識，我們都是老朋友。」又對着余俠清說：「啊！余先生、陸先生、陸太太，魏牧師你們好福氣，你們的兄弟張先生，武功是世界上的高手，我眞服了。日後張先生你一定要請到舍下來玩，我們的好朋友一定要交下去。」

他們幾個人正談論着閒話，走來了俄國翻譯，對張興隆說：「張先生，我們有一位大力士，想和你比飛刀。」

張興隆問道：「怎麼個比法？」

翻譯說：「他可以把刀片一張張飛出去，嵌進離開一丈遠的蘋果上面。」

當時張興隆笑着說：「去見識，見識。」

大家擁着張興隆來到台前，余俠清、陸鴻斌、顧燕萍三人仍揀前排坐下，魏泰邁陪在張興隆身邊，

這個俄國大力士已等在台上了，翻譯站在台上，大聲地向四周的觀衆宣布：「女士們！先生們！現在俄國大力士皮而苦也夫，要和中國張興隆先生比試飛刀，節目精彩，請大家觀看。」

這一下人羣又轟動起來，轟地一下又圍向拳台，在椅子上坐下，想看個究竟。

這個大力士，拿了一盒單面刀片，正巧昨天早上張興隆用保險刀架，是由陸鴻斌敎過的，所以也認識刀片，這大力士把十個蘋菓放在一丈開外的地方用綫吊着，他站在那裡，把刀片一張一張飛過去，有八張刀片嵌入蘋菓皮上，還有兩張因風大，刀片被吹偏了，沒有打中，居然也引來在場的禮節性的掌聲。

這個皮而苦也夫得意地對張興隆說：「你行嗎？」通過魏哥的翻譯。

張興隆聽後笑笑說：「我也來個花樣給你看看。」

說着叫人拿來了九個蘋菓，也照原樣吊上，又去找來九個銅板，人站在二丈開外，穿着長袍馬褂，來了一個就地十八轉，人像風車似地轉了起來，長衫的下襬飄成水平，像張開的傘一樣，在人體飛快轉動的同時，人體也離開地面，懸浮在空中，好似有線在上面把人吊着，就聽「噗」、「噗」、「噗……」九聲響，人也停止轉動，站在原地。

九個銅板都打進蘋菓，穿透至對面，但祇露出半個銅板，太重了銅板就飛出去了，太輕了埋在蘋菓肚裡看不見，足見他的功夫深厚，是心意的功夫。又經魏泰邁把這些道理用英語向在場的洋先生、洋女士一一介紹，又把蘋菓給大家看個清楚，當時在場圍觀的中西人士，都拍手稱絕，掌聲不斷。

這個俄國大力士看着張興隆，身材比他矮小，功夫比他好，心裡就是不服，自覺身大力無窮，平時扳手腕，他有一套技巧，在大力士中間比試也能操勝券，暗忖還是用力氣壓斷他的手腕骨，這樣可以扳回一點面子，不然的話太丟人了。想罷，他又向翻譯提出，要與張興隆扳手腕比賽。

張興隆聽了翻譯的話後，說：「可以比，但我們兩個人身體高矮相差太多，我們用一個長形的大枱子，一人站一頭，大家用力推，在地正中劃一根綫，推過綫就贏，你能比嗎？」

翻譯向俄國大力士皮而苦也夫說明了這樣的比賽方法，皮而苦也夫滿有把握地笑着同意了。

當時叫了服務生把長長的大枱子抬來了，枱子下面的正中間放了一根長繩子，枱子的一頭站着皮而苦也夫，另一頭站着張興隆，用兩手搭住枱子邊，把枱子抬起，中間裁判喊「開始」，雙方才用力向前推，這辦法向雙方講清楚，此時皮而苦也夫趾高氣揚的架勢，眞是不可一世，認爲比力氣，全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是穩操勝券的。

當裁判喊各就各位時，張興隆把剛才脫下的長袍馬褂早已穿好，風流倜儻，那樣自然文雅，站在這一頭，皮而苦也夫赤膊，露着一塊塊突出的肌肉，穿着短褲兒覇覇地站在對面，裁判說：「先把枱子抬起來。」

裁判又說：「不許用力推。」他又向雙方看了一下，大家都沒有用力，他又把手舉起，向下一劈，同時喊了一聲：「開始！」

雙方就用上了力，張興隆這邊紋風不動，皮而苦也夫却在向後退，他扭歪着臉，咬着牙，屏住呼吸，臉漲成豬肝似的，太陽穴的青筋暴起來了……最後也把身子靠上枱子……身子後仰，兩脚却在枱子裡邊了，最後忽見大枱子像箭一樣向前射去，皮而苦也夫隨着「咕咚」一聲，仰臉朝天，快速地倒在地下，如果慢一點的話，皮而苦也夫的鼻子就要被撞掉，枱子從他身上飛過。

張興隆隨即用一隻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兩個指頭，捏住枱子邊，把朝前飛出的枱子拎了回來。

皮而苦也夫仍靜靜地躺在枱子底下，嚇得不敢動彈。

張興隆向前推長枱子時，草地上，留下了張興隆深深陷下的脚印，是一步一個坑，在場圍觀的羣衆都拍手叫好，同時又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笑這不要臉的皮而苦也夫不自量力，不是玩意。

今天英國領事館的人特別開心，剛才英國拳王亨利蓋勃被俄羅斯大力士彼得留旺夫打得抬進醫院。這下好高興，被中國張興隆先生把彼得留旺夫打得也送進了醫院，眞舒心；

日本領事館的人也是這種感覺，因爲上次日本國的兩位空手道高手，也被彼得留旺夫把手臂骨打折了，今天好開心。

法國領事館的人也喜不自勝，因爲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着很多白俄，當時的上海人稱他們「羅宗鱉崽」，他們平時喜歡酗酒、打人鬧事，他們多數人出身貴族，游手好閑，性驕恃勇、心狠好鬥，打「拳擊」在行，在他們國家特別流行。法租界僱傭的安南巡捕，常遭他們毆打，因爲身體瘦小，對付不了他們，擾亂了法租界的治安秩序，今天看到平時狂妄凶殘，不可一世的兩個俄國大力士，都仰面躺在地下，心裏都有說不出的快活……

英、法、日三國領事，懷着同樣欣喜和崇仰的心態，聯合出面，請魏泰邁牧師爲代表，邀請張興隆、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今晚在法國總會大餐廳共進晚餐，爲張興隆慶功。

席間大家都以能和張興隆先生，現代的英雄說上話而感到榮幸。

此時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魏泰邁的心裏甭提多高興了。

這種盛大的三國領事宴請非同一般，在宴會上領事館的文職人員，洋行大班還挨不上號，他們是三國的領事，太太、夫人和小姐。

在席間，大家對文質彬彬的張興隆產生好感，當時問到張興隆作何貴幹？魏泰邁就把張興隆是碼頭搬運總包，現在黃浦江上日本洋行，輪船公司的搬運全部包下，對於我們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的上下搬運，也要全部包下，現在請示領事意下如何？

當時英國領事聽了，就當場拍板定局，說：「從現在起，我們英國輪船公司，在上海的貨物搬運，全給張先生包了……」

由於魏泰邁的詳細介紹，使英國領事聽後發了一句話，這個英國輪船公司，在上海上下碼頭的貨物搬運，就全由張興隆包下了，當時張興隆也很高興，大家在歡快的氣氛中談着、笑着，吃着美味的法國大菜。

席間用餐時，這些洋先生、洋太太、洋小姐們，看着這端莊斯文的張興隆，想着剛才在草坪上，兩個俄國大力士，那麼高大凶悍，在他手裏就這樣不經打，一個照面，把他們都仰面朝天放平在地上，要不是自己親眼所見，說甚麼也不會相信，眼前這位溫文爾雅的中國人，有如此大的能耐，出於內心的崇拜和愛慕，由於語言的限制，無法溝通彼此感情，當然就無法和他親近了，唯有在臨別時，大家在握手告別之際，這些洋先生、洋太太、洋小姐，借着這個短暫的機會，雙手緊握着張興隆的手，久久不放，體味着這軟綿綿的雙手，那裏會產生這麼大的力量？限於交際場合的禮節，不無遺憾地，依依不捨地鬆開雙手……

當天下午在草坪上「拳擊」比賽時，有三位上海聞人，也在場觀看他們比賽，他們是朱寶山、王曉來、王一亭，三位名人從頭看到底，張興隆的精湛武功，使他們由衷地佩服，今天中國人在比賽中露了臉，爲中國人爭了氣，朱寶山對張興隆是打過交道的，他暗忖：我老早就看出他有出息，現在和阿德哥(余俠清)一道，上海灘的風頭，伊實要出足……

王曉來是今朝頭一次看見這個江北小伙子，爲中國人打出了威風，爭了氣；王一亭也是第一次看到張興隆，從表面看，覺得他斯文有餘，而武力不足，實際是武功蓋世，是可以結交的忠義朋友。

當時因爲外國人在前頭，爭先恐後爲伊祝賀，所以他們三個人就勿去鬧猛了。好在王一亭和余俠清過從甚密，日後祇要通過余俠清介紹，這個朋友一定可以結識的。

打這以後，余俠清對張興隆更是弟兄情眞，形影不離了，進出余公館也不用通稟，下人們見了，都以三老爺尊稱……

第二天，上海(申報)頭版登載以「東亞病夫」張興隆擺平兩個俄國大力士爲標題的文章。上海的大街小巷、茶館酒肆，都在談論着這件能舒發中國人心胸的新聞……

俄國領事館，當時是因爲國內沙皇政府瀕臨末日，領事們僑居異國他鄉，何日召回，貶爲平民也未可知，所以也就沒有心思進行暗中報復，再加英、法、日三國領事，又是如此器重張興隆，關係密切，就更奈何他不得，祇得忍氣吞聲，裝聾作啞不了了之……

由於這新聞轟動了當時的整個上海，爲中國人揚眉吐氣，有些公子哥兒、闊少爺們，很想見識一下，結交這位有名望的朋友，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他們一打聽到是上海名人余俠清的三弟，還住在他家裏，就犯了傻，去看余俠清。

在當時上海灘，有位盛大少爺，住在靜安寺附近，家裏很有幾個錢，在吃、喝、嫖、賭這四個字上，樣樣精通。大慶里、羣玉坊、會樂園、迎春坊、吃花酒、叫局是常客，用錢大方、排場闊綽，凡市面上有時髦出風頭的事，他都要軋一脚。

今天聽到張興隆如此英雄，很想和這位英雄交一個朋友，這樣也可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主意打定，就由兩個跟班幫閑的爲他帶路，坐上自備馬車，直奔余俠清公館而來……

在余公館門口，跟班的把盛大少爺的名片遞上，要拜會余先生，門房上的人，看了一下名片問：「我家老爺事先和你們約過沒有？」

盛大少爺回說：「沒有。」

門房的人拿着盛大少爺的名片進去了，向余俠清稟告，余俠清一個人坐在客廳裏看報紙，聽說盛大少爺來訪，心懷疑慮，心想彼此從不打交道，這花花公子今天來訪爲甚麼？思忖了一會，隨即向看門一揮手說：「請他進來吧！」

門房的人對盛大少爺說：「我家老爺有請……」

在客廳裏，盛大少爺向余俠清一拱手，口裏說道：「余先生你好！」

余俠清靠在沙發裏，欠了欠身子說：「請坐……」用手向對面的沙發裏一指，待坐定後，余俠清先開口問道：「盛大少爺來此有何幹？」

盛大少爺笑瞇瞇地說：「今晨看報，欣聞余先生的令弟張興隆先生，是當今的豪俠英雄，打倒兩個俄國大力士，我是專誠來拜會的，想請余先生代爲介紹見面。」

余俠清道：「他近日較忙，因爲他剛來上海，要把碼頭上的事務辦妥才有空，改日抽空叫他去拜會盛大少爺。」

盛大少爺「嘿嘿」地乾笑着說：「不敢，不敢，還是我來拜會才是……」余俠清此時從沙發裏站了起來，說道：「盛大少爺好盛情，我會轉告三弟的……」

盛大少爺也隨着站了起來，「嘿、嘿」地乾笑着說：「不打攪了，再見，再見……」離開了余公館。

余俠清送走了盛大少爺，又派管家到陸鴻斌家，叫他們三個早點來余公館，怕他們三人又到別處去了。現在余俠清一天見不到三弟張興隆，就覺得好像少了些甚麼。快到中午時分，陸鴻斌、顧燕萍、張興隆三個人坐了馬車來到余公館，余俠清早在客廳裏等得不耐煩了，見了他們三個人進來，就急着說：「啊！你們三個在家裏睡懶覺剛起床？要我好等啊！快坐，快坐。」說着一把把張興隆拉住，往自己身邊的沙發邊坐下，咧着大嘴，笑着說：「今天申報你們看了沒有？登載了三弟和俄國大力士比武的報道……這一下，三弟在上海也是一個響噹噹的知名人士了。」

陸鴻斌接着說道：「早上我們吃早點時，在家裏看過申報。」

余俠清又說：「剛才靜安寺的盛大少爺來過這裏，說是看了報紙，專誠慕名來拜訪三弟的，我回說他很忙，待日後有空再去專門回拜他……」

顧燕萍說：「這位盛大少爺是上海赫赫有名的『白相人』，平時祇知游手好閑，不幹實事，仗着家裏有錢，吃、喝、嫖、賭樣樣沾邊，看市面上那裏鬧猛，朝那裏擠，達到出風頭的目的，和他交朋友，着實要當心。」

陸鴻斌說：「在這些方面，三弟自己完全可以把握住的，這個我是放心的。」

余俠清也高興地笑着說：「在這些方面，我對三弟也是放心的……」

張興隆說：「今天兩位大哥和二姐對我的教誨，我銘記不忘。現在碼頭搬運繁忙，人手不夠，我急着想回碼頭，把這些事務安排一下，如人手不夠的話，我還要回去寫信，請他們由江北來上海工作，待工作安排上了軌道，能按步就班地運轉時，我可以放心地脫身，再請兩位大哥和二姐，帶領小弟周旋於這個上海的上層社會，如果我一天不把碼頭的事辦妥，我是一天不得安心……」

大家一聽，說得有理，但大家剛剛歡聚數日，又要分開，眞有點捨不得。

顧燕萍腦子靈活，她說：「三弟說的也在理，一切營生都剛剛開始，需要自己去做。我們也學個洋派吧！你每到禮拜六(周末)來家住，我們禮拜天都來這裏和大哥相聚，禮拜一上午送你去碼頭上班，這樣做可好？」

張興隆說：「二姐這樣說倒也很好，工作和我們的相聚可以兩不誤。」

余俠清高興地說道：「那就照小妹的辦法做，禮拜天大家在這裏聚會，三弟你千萬不能忘記……」四個人一致同意這樣的安排。

中午飯在余俠清家裏用，當然少不了山珍海味，美味佳餚，午飯後張興隆急着要走，他是歸心似箭，想早點回碼頭去看看，碼頭上的進展情況究竟如何。

顧燕萍、陸鴻斌，要送張興隆至碼頭，余俠清也要送。張興隆誠懇地說：「我想兩位大哥和二姐就別送了，既然大家成了一家人，還講送往迎來多別扭，這樣就不像一家人了，還是隨便點好，我也不會感到拘束，就會顯得更加親近……」

顧燕萍心細問張興隆：「三弟你自來上海後，所需開銷花費，一定用去很多，這裏我先向大哥賬房借了給你帶上，日後我會還上的……」

余俠清聽了，臉帶微嗔說道：「小妹你的講話不對，三弟用大哥的錢，怎能要小妹還賬？三弟要錢用就到賬房去拿好了，現在先帶一千兩銀票去，不夠再派人來拿。」

張興隆連忙雙手亂搖說道：「大哥、二姐你們千萬別再爲我操心，我一個人好開銷，一日三餐粗茶淡飯足矣！烟酒不沾，也用不了多少花費，再說我由江北來上海也帶了些銀子，眼前雖用去了些錢，但碼頭上已有收入，所以不缺錢花，如果日後眞的缺錢用，我再向大哥、二姐拿就是了……」

當時余俠清堅持用自備馬車，送張興隆回隆昌路碼頭，張興隆是卻之不恭，祇得從命。當時顧燕萍把今早出版的一疊報紙，放在張興隆的車上，是剛才叫傭人去買五十

份（申報），紮了一捆，由張興隆帶回去，並關照說：「三弟你回去後，把報紙分發給你的徒弟們，讓他們去向工友們傳播，讓大家知道三爺張興隆在上海的作爲，能耐，打倒了外國大力士，爲中國人爭了光，更進一步增强工友們對你的信心和崇敬……」

從這些小問題上，可以看出顧燕萍辦事認眞仔細，知道如何抓緊時機，造好輿論，到底是留洋日本的留學生，見多識廣。

張興隆回到隆昌路碼頭，碼頭的工友們都欣喜若狂，他們正日趨一日在正常的運作，每天得到的血汗錢，也比過去多了，因爲他們多數是文盲，沒有看報的習慣，在這三天裏，他的徒弟們把這五十份（申報），分批傳播到各個碼頭角落，連吳淞也傳到了，吳淞劉老太爺、炮台丁司令，也都知道張興隆和洋人比武，把兩個洋人打倒在地的事情，他們都從心眼裏佩服張興隆，同時嘴裏說：「知道他有出息，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當代的英雄，是與我清幫的掌舵人……」

由長江出口邊上的吳淞港，進港的這條黃埔江，潮起潮落，終年奔騰不息，養育着江上出汗、出力的江北平民。張興隆把黃埔江兩邊的碼頭，吳淞港、魚市場、隆昌路碼頭、滙山碼頭，都是通過武力與談判拿到手的；同時也結識了板田太郎、朱寶山、劉德勝、丁司令、余俠清等人，日本、英國、法國領事和下屬的洋行大班，憑藉着這些關係和勢力，上海餘下的碼頭，均勢如破竹，水到渠成，順順當當把黃浦江兩邊的碼頭，全部統一掌握在自己手裡。

這時的上海碼頭設施，也先後陸續建成。建造碼頭的工程也很繁複，先疏導岸邊淤泥、打樁、修建水泥壩，使岸上土石不致下坍，再由水泥碼頭向外架設鐵製棧橋，在棧橋外邊再搭架鐵木、水泥製成的空心鐵殼碼頭，漂浮在水面上，兩頭再用粗似大碗口的鐵鍊拴住，固定在水泥碼頭上，它可以隨着黃浦江的潮水漲落升降，在它的外檔要有一定的水深度，才可以泊靠大輪船。在它的表面可以堆貨、行人、行車，還用熟鐵製就固定的「Z」字形鐵碼頭，供大輪船掛纜索泊靠，直接在碼頭上上下貨物，免除大輪船在江心抛浮筒，貨物由駁船上下的麻煩。

這條黃浦江，由吳淞港溫草浜碼頭，經浦東十八間碼頭，凡屬黃浦江東、西兩岸，能停靠大輪船的碼頭，均有張興隆派徒弟鎮守管理，當時張興隆不斷地連續開香堂，一批批的收徒弟，已達五千多人，仕、農、工、商人等，凡願來投靠的均收在門下。

由於上海商埠的開放，搬運貨物的勞力還是不夠，張興隆回淮安和大哥夏震江商量，帶了一部份人下江南；又去淮陰八大金剛處帶了一些願意到上海來的人；又在鎮江王大鵬處帶了些人來在上海。

與此同時，張興隆把家裡的招弟也帶來上海，就在浦東老白渡碼頭，後邊的大花園旁邊，買了房產安了家。

沿着老白渡這地方建起了兩排長長的平房，聚居着江北來的同鄉，大家親幫親，鄰幫鄰，你帶我，我帶他，一羣羣、族族，所以這塊地方取名爲山陽弄。

張興隆生活簡樸，和大家賣苦力的工友們都住在一塊，他住三間平房，緊靠花園。

花園大約有一百畝土地，四邊築有圍牆，緊靠碼頭後邊，園裡有樹林、竹園、土山、草亭、小橋、流水、假山，暖房種植奇花異草，綠茵草地上擺有鞦韆架、盪椅、靠椅，供洋人買辦、太太、小姐遊憩，是他們渡假的別墅。

每到夜深人靜，張興隆飛越圍牆，跳入花園，在樹林裡，獨自一人，練他的「無門心法」拳，數十年如一日，從沒有被人發現過。

清晨，在對門橫街上老虎灶的茶館裡，坐在每天坐的老位置上吃茶，這些鄉里鄉親的工友們（徒子徒孫），都會主動上來向張興隆請安問好：「三爺你老早！三太爺你老早！」氣氛是那麼和諧、溫馨，過着隨和、安定，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黃浦江兩岸，搬運大輪船進出口貨物，如輪船上卸煤時，用人力扛進堆場，要過三個跳板，稱之謂「過三跳」，由這個煤山扛至另二個煤山，也稱「過山跳」。用四塊跳板併在一起，由船上上岸，八個人扛一個大件，大家口裡喊着號子，步伐一致，若稍一不慎就得物墜人亡。搬運工出苦力，流大汗，用性命換來血汗錢，來養家活口，維持生計。

在這同時，英國領事、法國領事，請陸鴻斌、顧燕萍夫婦倆，爲英商、法商電車公司，招聘電車司機、售票員、保養員、機修工、管理人員等人事工作，他們夫妻倆，由江北家鄉召來同鄉人，辦成了上海的電車公司。

後來上海老城區的護城河被塡了，成了環城馬路，北邊叫民國路，南邊叫中華路，當時也跟着鋪上軌道，開上環城電車，是我們中國人辦的，後來因爲生意不好，電車就停止了開動。據說，這華商電車公司，也是僱用江北來的司機和售票人員。

* * *

當時顧燕萍的本家堂弟顧祝宣，在揚州家中，也算得是富家子弟，來到上海，在跑馬廳旁邊的一條紅燈區小路上，開了一家天天大舞台，把江北鹽城、興化、阜寧的老鄉帶來上海，也收了不少徒弟，擴大了勢力範圍。

離鄉背井的江北人，來到上海後，都親幫親，鄰幫鄰，他們所能做的工作，是上海本地人不願幹的最苦、最累的活兒，如搬運工，當時稱「小工」、「脚伕」、「苦力」。開車的，拉人力車的叫「阿二」、「阿三」。因爲他們出力多、賺錢少，肯吃苦耐勞，反而受人歧視。如在暑天的高溫下，燒製玻璃器皿，用嘴「吹大泡」，吹成一件件精製美麗的玻璃製品，一天做下來，沒有吃苦耐勞的毅力是辦不到的。

記得在五十年代的上海，在哈同花園的地基上，建造了一座「中蘇友好大厦」，在七十多公尺以上的高空，做一個紅玻璃的五角星，不僅顏色均匀得像紅寶石一樣美麗，還要耐受高溫、低寒不致爆裂，這在當時是世界上高、精、尖的尖端技術。

通過多少次研製，最後是由上海玻璃器皿廠姓蔣的江北人，和其他江北人一同研製出來的，這個紅五星曾凌空放光數十年。所以江北人在上海是「下下人、上上智」，聰明的超人，來自勞苦最深、實踐最多的人羣中。

在八十年代，上海姑娘的徵婚條件，是江北人不嫁。經細細查詢，這位姑娘的祖父、祖母於三十年代，從江北興化來上海謀生，在電力公司工作，生了他父親，他父親生了她，是純粹的江北人。至於她爲甚麼不嫁江北人，她也說不出所以然，祇是和別人一樣趕時髦，非要如此這般地要求，才能顯出自己是高貴人士，來抬高身價，忘了祖宗。

談戀愛祇要兩情相悅，又豈在乎天南地北。各地方人江南、江北，都有好與壞、是與非，僅僅爲了迎合社會上的某些偏見，附庸所謂的時髦，而將眞正的如意郎君失之交臂，豈不可惜？

九十年代，在宏揚中國書法藝術時，出版商大量印製了立軸、條幅、鏡片、書籤「難得糊塗」鄭板橋題寫的毛筆字。爲了趕時髦附庸風雅，所謂的高貴人士爭相購買，在玻璃板下壓着、牆上掛着、門上貼着，書裡夾着。如此鍾愛青睞「難得糊塗」。豈知鄭板橋乃江北人也。

話說在這同一時期，外灘黃浦江上，顯得特別鬧猛，因爲碼頭正在疏濬，開始修建，外國來的大輪船吃水深，祇能在江心抛浮筒，上下船的貨物要用大駁船駁運，上下船的洋人水手，要用舢板、筏子擺渡，所以在黃浦江岸邊，有很多白色的舢舨和小筏子，停靠在東西兩岸，擺渡浦東、浦西，或江心大輪船的水手、人員上下。

在當時的大馬路上已建起了一些高樓、洋房。洋人、水手上下船擺渡，都來這裡上岸去酒吧取樂。

在對面浦東陸家嘴碼頭，有個搖舢舨的江北人，叫萬高頭，二十開外，人高馬大，性情暴烈，愛打抱不平。

有一次，在外灘的碼頭上，他看見紅頭阿三（是英國人僱傭的大個子印度人爲巡警，因爲他們習慣用紅色綢布包頭，所以當時的上海人，都叫他們爲紅頭阿三），用警棍敲打拉老虎車的苦力（老虎車是木製的小平板車，左右有兩個小輪子，比獨輪車又先進了一步，木輪子的外皮，包有鐵皮，與地面可作長久的磨擦，可載重物），當時在碼頭上看的人，都敢怒而不敢言，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中國人，被外國巡捕用警棍敲打。萬高頭在船上看見了，毫不猶豫，用一根竹篙子，插在水裡，用力一撑，兩腿用力一蹬，整個身子離開了小舢舨，人像飛燕一樣，躍身到岸上，左手一把抓住紅頭阿三拿警棍的右手腕，用力朝上擧，用右手抄起紅頭阿三的右大腿，猛力向上提，這個突然擧動，使紅頭阿三大出意料之外，一個頭重脚輕，祇聽「咕咚」一聲響，後腦勺已先落地，隨着身子倒在地下。

這時的紅頭阿三仰臉朝天躺在地下，祇覺腦袋「昏沉沉」不辨西東，說時遲，那時快，萬高頭一轉身已騎在他身上，用右脚膝蓋抵住他的小腹，左手虎口叉住他的喉嚨，右手握緊拳頭，對着他攤開雙臂的左脅間搗下，紅頭阿三躺在地下想擧手反抗，怎奈下身被用力一抵，同時喉嚨被用力一卡，兩手無法動彈，祇好聽任萬高頭掄拳直搗，「彭、彭」有聲，無法招架。

邊上看熱鬧的人都拍手叫好，但也有些老成的觀衆，怕打出人命來麻煩，勸萬高頭算了，饒了他一條狗命吧！

萬高頭一看紅頭阿三口吐白沫，兩眼翻白，也就借勢站了起來，指着躺在地上的紅頭阿三說：「今天看在大家面上饒了你，看你下次還敢欺侮我們中國人？」

紅頭阿三左脅骨被打斷兩根，在家休息了一個多月，身體復原後，就不敢在外灘做巡警了，他辭去巡警職務，在大馬路一家外國人開的咖啡館門口，整天陪着笑臉做拉門、推門迎送客人來去。

自從這件事發生後，上海紅頭阿三，欺侮中國人的氣焰有了收歛。

萬高頭在外灘的名聲大震。

黃浦江外灘，是當時最熱鬧的地段，在三洋經橋東段的黃浦江邊，岸邊建有一座天文台，天文台旁邊，又用花崗石砌了一個底座，在上邊放了一個有翅膀的外國女神銅鑄像。因爲天文台高，銅像就挨在它旁邊，比英租界大馬路外灘的那座外國男人銅像要高得多，是當時上海外灘的主要風景，是象徵上海面貌的地方，能代表上海的風景照。

也在這同一時期，黃浦江裡靠搖舢舨營生的一個青年，在英大馬路碼頭，接來一位高鼻子洋人，拎了一個皮包，坐他的舢舨，上浦江中抛浮筒的大輪船上去。當時他把洋人擺渡到大輪船邊，拉住輪船的邊舷，讓洋人跨上大輪船舷梯，目送他爬上了輪船，這青年欲將舢舨往回搖時，却發現一個皮包放在船艙裡，是剛才高鼻子洋人遺忘的。他上前一拎，很沉，打開一看，有外國的鈔票和外國的票據，他想這下高鼻子可要急煞了，我還是等他一下吧！就此他把舢舨用纜繩拴在大輪船的舷梯扶手上，足足等了三個多小時。

原來這個高鼻子洋人上了輪船，先洗澡、刮鬍子，換好衣服，又吃了些東西，在沙發上又睡了一覺，醒來再一看掛錶，預備開始辦理公務，這才想起皮包，裡邊裝有英鎊、支票、收據、合同正本等重要的商務文件，但四處尋找不見這個皮包，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後來忽然想起剛才上輪船時，是雙手抓着欄杆上來的，兩手空空甚麼也沒有拿，皮包丟在舢舨上忘拿了，他急急地從船艙裡往甲板上走去，走至船舷邊，往下一看，小舢舨還在舷梯旁，見船頭那位年輕人雙手捧着皮包，站在船頭，仰着頭看着上邊，這個洋人一看是他，就匆匆從舷梯上下來，上了小舢舨，把皮包接到手裡，打開一點，甚麼都不少，他揉了揉眼睛，看了又看，又把食指放在嘴裡咬了一下，痛得他一皺眉，趕緊又咧開了嘴笑了。

這不是做夢，他的心却怦怦亂跳，又把皮包打開，拿出一叠英鎊交給他，年輕人搖頭用手推開，高鼻子洋人又加了一叠英鎊，年輕人還是不要，高鼻子洋人說：「你知道嗎？這錢可以買房子、田地、木船、夠你享用一輩子的了。」

這個年輕人說：「我全知道，你的擺渡船錢已付過，這是你的包，不是我的錢，再多我也不能要。」（未完•八）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東門姥姥是卓蓋天的師姐，單開山找上她比武，姥姥用寒鐵鎮山棒鬥單開山的匕首招式，居然落敗，此際邵逍遙與彭怒藏在梨樹上觀戰，邵逍遙讓彭怒下去清理門戶，「普通生」單開山不敢戀戰被嚇走了，原因是發現了「頂天一劍」邵逍遙……一甲子之前的姥姥叫小娟，邵逍遙叫小邵，姥姥一見老邵便賞他三拳……

不敗梟雄負傷逃　去而復返襲堂主

「雖無過犯，面目可憎。」

「既然如此……我……告退便是！」

彭怒離去後，邵逍遙笑嘻嘻的道：「這老小子渾不懂事，難得小娟妹妹冰雪聰明，忍了三天之後，終於大發脾氣把他趕走，免得礙手礙脚！」

東門姥姥冷冷一笑：「小邵，你今年貴庚啦？」

邵逍遙摸了摸白髮，似是想了大半天，才搖搖頭道：「已很久沒計算過自己的歲數了，如今眞的忘掉啦……祇是……牙齒還沒掉下一大半……」

「他媽的！你究竟當作自己太年輕還是太老？」

「當然是太老……太老啦……」

「既知道自己太老，何以還是如此肉麻？」

「肉麻？我身上那一塊肉麻了？」

「是你說的話肉麻！」

「是一丁點兒的肉麻，還是徹頭徹尾大大的肉麻？」

「簡直是肉麻得令人噴飯！」

「小娟，妳是不是很討厭我？」

「你說呢？」

「我正在問妳呀！」

「不要問了！唉……總之，咱們是天生一對的……老寃家！」

「這句話，倒不算肉麻了？」

「哼！」

「哈哈！」

* * *

又過了三天。

這一天，狂風突起，甘草城內，黃沙蔽日。

東門姥姥宿醉未醒。

她平時也喝酒，祇是喝的不太多。

但在最近兩三天以來，她每晚都喝得酩酊大醉。

原因很簡單，那是因爲邵逍遙來了。

她的「小邵」，既是「頂天一劍」，也是酒量天下聞名的「酒帝」。

和「酒帝」在一起，又焉有不醉之理。

這一天，當她勉強爬起床的時候，已經是午時。

「噢！二娘！」

她在找尋乾女兒杜二娘。

但杜二娘不在她身邊。

姥姥嘆了口氣，也不曉得她在咕噥着些甚麼。

她去了茅厠片刻，忽然大喝一聲：「甚麼人在外面鬼鬼祟祟？」

立刻有一團東西抛了過來。

姥姥定睛一看，不禁臉如死灰！

那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杜二娘的人頭！

* * *

腥風血雨，令人震慄！

姥姥又驚又怒，不禁又再大叫：「老不死，你躲到甚麼地方去啦？」

她在呼喚邵逍遙，她的「小邵」。

但她的「小邵」不見踪影！既不見「小邵」，也不見彭怒！她祇是看見了另一個人。

這人的相貌，看來很普通很普通。

「普通生」單開山！

單開山又來了！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此人捲土重來，當然是不懷好意。

最少，他已割下了杜二娘的人頭。

「你這個妖孽！」東門姥姥大怒。

「妳的兵器呢？」單開山陰惻惻地一笑！

「老娘赤手空拳，也可把你這個妖孽斃於掌下！」東門姥姥悲聲大叫。

但她眞的可以赤手空拳擊殺單開山嗎？

當然不能。

「普通生」單開山知道她不能。

她也知道自己不能！

但她還是必須一拚！就算拚掉這條老命，也要爲杜二娘報仇雪恨！

她豁了出去！

她運勁於左掌，全力出擊！

掌影翻飛，掌風呼嘯，氣勢看來不弱。

然而，她的對手並非等閒之輩。

那是地寇堂中一等一的高手——「普通生」單開山！

不到十招八式，姥姥已敗象畢現。

似乎，祇有邵逍遙及時趕到，才可以令她脫險。

但邵逍遙不在，彭怒也不在。

這兩人竟已離開了這間酒家，離開了甘草城！

好一個「小邵」，竟又再一次不辭而別！

姥姥終於明白了。

她並不是明白了「小邵」爲甚麼又再不辭而別，而是明白了單開山何以斗膽捲土重來！

那是因爲他知道「頂天一劍」邵逍遙已離開了甘草城！

* * *

杜二娘的人頭在地上。

她的瞳孔仍然睜得很大，她是死不瞑目的。

姥姥悲痛欲絕，也怒火攻心！

她拚盡了也得殺了單開山！無奈她再拚命，到底還是非敗不可的！

單開山得意地在笑。

但他却是笑得太早了。

邵逍遙和彭怒的確是走了，這兩人夤夜離開了甘草城。

「小邵」又再一次辜負了「小娟」的情意。

人雖老，情意還是存在的。

誰說人老了，談情說愛便是肉麻？

「小邵」雖已走遠，却又有一人出現在甘草城。

那是單開山極不願意在此時此地出現的人。

有人說，單開山是卓蓋天的尅星。

然而，卓蓋天又何嘗不是單開山的尅星？

也許，這兩人是互相尅制着！

卓蓋天居然在這地方出現了！

「開山！」

「卓蓋天？」

「你不再叫我卓總堂主了？」

「你已不再是地寇堂的總堂主，甚至不再是地寇堂中人！」

「我不再是地寇堂總堂主？」

「當然！」

「我不是總堂主，誰是總堂主？」

「我！」

「嘿嘿！你配嗎？」

「就算我不配，你更不配！」

「我不配？」

「當然！爲了一個女子，你方寸大亂，更連累堂中兄弟，遠赴江南，掀起連場殺戮！」

「說得好！在這樁事情上……卓某確然是一錯再錯……」

「人貴自知，既然如此，你夫復何言？」

「這總堂主之位，卓某本已無心戀棧！祇是，你這個鄙下之人，更不配成爲地寇堂之主！」

「嘿嘿！事至如今，祇怕已不由得你來作主！」單開山冷冷一笑。

「縱使不配由我作主，但仍可替地寇堂清理門戶！」卓蓋天冷然地說。

「嘿嘿，時移勢易，只怕你縱有重振雄風之心，却已有心無力！」

卓蓋天冷冷一笑。

「你在甘草城內佈置了多少人手？」

「不多，但已很足夠把你這個昏庸之輩徹底殲滅！」單開山信心十足地說道。

語聲甫落，酒家內湧現了數十名黑衣勁裝大漢！

「卓蓋天，你已成爲了網中之魚！」

「誰是網中之魚，只怕你是過早定論了！」

東門姥姥雖已戰敗，但她鬥志頑強，竟又已把寒鐵鎮山棒抓回來，誓要與單開山一拚。

單開山手中也有了兵器。

那是一桿烏黑得發亮的鐵槍！

鐵棒對鐵槍，看來形勢旗鼓相當。

然而，東門姥姥兩度敗落在單開山手上。

如今，姥姥鼓其餘勇，是否可以一洗頹風，把乾坤扭轉？

* * *

在酒家後院，有一棵老大的梨樹。

梨樹上，有一老一少。

老人禿頂，是個老和尚。

少年神態高傲，但說話却很客氣。

「大師，你兜兜轉轉，始終不肯回五台山，是否樂不思蜀？」

「非也。」

「大師收了一個年紀不輕，而且在江湖上大有身份的弟子，可感自豪？」

「唉！很難說，很難說！」老和尚又長長的嘆了口氣，欲言又止。

少年莞爾一笑：「照我看，你並不像一般出家的和尚。」

「老衲不像和尚？像甚麼？」

「甚麼都不像，既不像和尚，也不像一代高手，更不像王八蛋！」

「哦？那豈非是……三不像嗎？」

「若說是三不像，未免是太屈辱了大師。」少年沉吟半晌，道：「與其三不像，不如三不朽。」

「三不朽？你知道何謂三不朽嗎？」

少年又再莞爾一笑：「三不朽之句，出自左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之不朽』。」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左傳有三不朽，佛家語則有三不能。」

「何謂三不能？」

「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此謂之一不能。」

「二不能又如何？」

「二不能者，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

「三不能又怎樣？」

「佛能度無量而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

「佛語有三不能，婦有三不去。」

「何謂三不去？」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

「二不去呢？」

「與更三年喪，不去！」

「三不去又如何？」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施主年紀雖輕，却是博學多才，老衲佩服！佩服！」

「天下人，若不知天下事，不讀天下書，又與泥中之蟲何異？」

「啫！啫！施主此言差矣！」

「大師何出此言？願大師有以教我。」

「天下人，能知天下事者，萬中無一，能有緣讀天下書者亦然！」

「哦？」

「有人窮畢生歲月，走遍天下山川，廣結天下各方豪士，此輩中人，自是能知天下事。」

「唔……」

「但天下千千萬萬人，不少終生不出方圓百里之外，更爲生計而奔波勞碌，能糊口果腹已是萬幸，又焉有機緣讀天下書，明天下事？此非不欲爲之，乃係無可爲之！」

「唔……大師當頭棒喝，晚輩受益良多，此後自當不出此妄語！」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沉默片刻後，老和尚又再道：「施主遠自海尊島到此，所爲何事？」

「本就是無所事事。」

「無所事事？」

「在海尊島，日子過得沉悶，是以到江南走走，如此而已，未知境況是否與大師略同？」

「一半同，一半大不相同。」

「一半同者，如何同法？」

「老衲在五台山數十載，足不出寺，確然是日子過得沉悶異常，早就想到外面走走。」

「這就是一半同者？」

「正是。」

「另一半大不相同者，却又如何？」

「施主自海尊島走到江南，乃是抱着一顆悠閒之心，心境平和之至，途中也是平安大吉，一帆風順。」老和尚嘆一氣，接道：「然而，老衲出寺，首先往山東，其後輾轉南下至此，所抱者，並非悠閒平和之心，而是爲了一樁天大血案，然後毅然動身。」

「如此說來，大師……」

「不必再說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有人凡事必管，但也有人凡事一概不管，管與不管，實在難說！」

* * *

「大師，這是一棵梨樹。」

「不錯。」

「大師，這是一棵好大好大的梨樹。」

「不錯。」

「大師，這棵梨樹，可供你我在此棲身。」

「不錯。」

「大師，你我在這棵好大好大的梨樹上，心境各有不同嗎？」

「也不錯。」

「天下如此之大，何以你我不在天之涯，海之角，却在這棵好大好大的梨樹上？」

「這便是緣。」

「誰與誰的緣？」

「既是老衲與施主的緣，也是你我與這棵梨樹之緣……」

「還有呢？」

「當然也是你我與卓總堂主的緣。」

「卓總堂主，卓蓋天。」

「正是。」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少年忽然响起一聲佛號。

老和尚淡淡道：「在這棵好大好大的梨樹上，究竟誰是和尚？」

少年道：「大師是昨天的和尚，晚輩也許是明天的和尚，究竟誰是眞正的和尚，昨天的和尚與明天的和尚恐怕都弄不清楚了！」

老和尚合什一笑：「善哉！善哉！阿彌陀佛！」

好大好大的梨樹上，又是一陣沉默。

* * *

梨樹上的人沉默着，梨樹下的世界，却是一片喧鬧。

這一片喧鬧，也是一片可怖的殺氣。

殺氣騰騰的一天。

殺着連連的招數！

以寡敵衆者，乃卓蓋天。

卓總堂主！

然而，這位地寇堂的卓蓋天，如今是否仍是卓總堂主？

似乎很難說。

也許，爲了雁妃之死，卓總堂主已不再戀棧總堂主這個「寶座」！

但縱使他不再戀棧此位，也絕不能把這「寶座」雙手奉獻給單開山。

單開山是叛徒。

他不但是卓蓋天的叛徒，也是地寇堂無數幫衆的叛徒。

只是，叛徒已「成勢」！

可怖的惡勢力一經坐大，要將之收拾，就絕對絕對不容易了。

卓蓋天雖爲雁妃之死而壯志消沉，方寸大亂，但這一層關節的利害，他還是心中雪亮的。

於是，再難收拾的局面，他也得面對。

殺！殺！殺！

以殺止殺！

既是以殺止殺，下手就不得容情！

已有十餘殺手，因爲殺不了卓蓋天而反遭被殺！

但却有更多殺手蜂湧而上。

越在後排而至的殺手，武功越是厲害，所用的手段也越是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其中混雜了「死士」！

* * *

死士！

武林中，死士以墨家最爲著名。

以命換命！

以命換敵之創傷！

更甚至是以命換取敵一招半式。

一命去矣，縱不能換取敵人寶貴的性命，也得「賺取」敵人一招半式！

敵人在這一招半式之間的損耗，造成了死士黨羽趁虛殺入之先機。

這種死士，實在可怕。

卓蓋天知道有死士，也見識過一些死士的殺敵手法。

但如此這般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死士，他還第一次遇上。

單開山笑了。

笑得奸詭！笑得充滿自信。

「卓蓋天，你還是認命吧！」

* * *

卓蓋天沒有「認命」。

他不「認命」，証明了他的確是武林中獨一無二的卓總堂主！

死士雖然拚命，但武功却並不太高。

雖有死士「以命換招」，但卓蓋天仍能一一化解於無形。

只是，他能化解此一危局，早也在單開山意料之中。

眞正能擊殺卓蓋天的，並不是這些死士，而是單開山。

乘虛而入，永遠都是單開山的拿手好戲。

卓蓋天雖能把死士的拚命招數一一化解，但在這化解招式中，不免還是有所破綻！

在地寇堂，最熟悉卓蓋天武功路數的，也許就是單開山。

單開山處心積慮多年，他要等的正是這一天，這一個機會。

艮機就在目前。

單開山又再一次惡狠狠地謀算卓蓋天。

* * *

單開山，擅用多種兵器。

在不同地域，與不同對手交戰，他都會儘量使用多種不同的兵器。

似是濫而不精，過份博雜。

這是缺點，但也同樣是優點！

擅用多種兵器的高手，其武功路數永遠是令人難以臆測的。

既難臆測，自也難以應付。

卓蓋天，不是一般武林中人，要擊殺他，必須出奇制勝。

單開山很明白這一點。

在這一次擊殺招數中，他用的兵器，居然是比匕首還更短小的鎖喉小刀！

* * *

鎖喉小刀，長僅兩寸五分。

刀刃極鋒利，自然也極薄。

此刀只有刀鋒，並無刀柄。

看似只是一頁薄紙般的東西，但却足可劃破任何人脆弱的咽喉！

刀越薄，揑拿功夫越不易操控。

但一旦操控得宜，其殺傷力之大，卻是絕對匪夷所思，難以估計的。

好一個單開山，竟有這種武器！

好一個單開山，竟能使用這種武器！

一寸短，一寸險！

險招突出，薄利刀鋒竟閃電般抹向卓蓋天的咽喉要害！

血激濺！

卓蓋天竟是避無可避，立刻中招！

血花飛，人也在飛！

血飛如雨如霧，人飛如鬼如神！

鬼神也有倉皇的時候？

鬼神也有淒厲的境況？

單開山笑了，獰笑。

不可一世的卓蓋天，終於敗倒在自己的手裏！

獰笑後，單開山咬牙！他在咬牙繼續追殺！

他早就決定，這一次無論如何，也要把卓蓋天徹底摧毀！徹底殲滅！

* * *

卓蓋天中招後逃竄！

一代高手，竟也狼狽至於斯！

在那棵好大好大的梨樹上，少年嘆一口氣：「武林局勢，果然天天都在改變！不斷的在改變！」

老和尚道：「數月之前，想這位卓總堂主是何等威風！」

「只是，今非昔比矣！」

「是爲了一個女子，抑或是爲了老衲？」

「因果互爲，不易參透。」

「說來不易，要明白更不容易！」

「說也不易？單只是說說，卻又何難之有？」

「能說出口者，已是有心人，人若無此心，又如何能說出此語？」

「大師，只怕世俗中人，並不如此。」

「哦……」

「出家人不打誑語，自是有心始出其語，然而，凡夫俗子，滾滾紅塵，信口雌黃者，比比皆是，甚至指鹿爲馬，指黑爲白，若單憑聽其言而察其心，只怕每每差之千里，大謬不然！」

「難得施主年紀輕輕，卻能觀世情如此透徹。」

「難得大師活到這把年紀，還是一派純眞！」

「哈哈！」

「善哉！善哉！大師一笑之下，彷彿整個天地也爲之開朗生色起來！」

* * *

東門姥姥在這一役，未死。

她死不了。

但身心受創不輕。

杜二娘遇害，曾與她在數十年前有過一段情緣的邵逍遙——她的「小邵」，忽然不辭而別！

既受創不輕，更感疲累。

一種難以言喻的倦意，忽然有如「夜魔」般罩住她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膚。

那是她活了七八十年，從來未曾有過的感覺。

她頹然地坐在大梨樹下，長長的在吐氣。

單開山沒有再理會她。

既不再施殺手，也不理會這個老婦人是死是活……

這魔頭心中，此刻大概只有一個意念。

殺卓蓋天的意念！

卓蓋天已中招！

他是死是活，遠比東門姥姥的死活，更爲重要千千萬萬倍。

單開山走了。

跟着他一起殺至的武士，也如旋風般掠過。

一去不留痕。

只留下一個女人的首級，依舊觸目驚心地擺放在地上！

杜二娘！

一個可憐的女人！

一個倒楣的女人！

坐在大梨樹下，背對着那顆既可怕又可憐的首級。

雖然大梨樹上有人不斷侃侃交談，但她竟似是連一個字也沒聽入耳朵裏。

她渾然忘我。

她這種「渾然忘我」，並不像是老僧入定，只是情同白痴！

* * *

「大師，這人好悲傷。」

「是個女施主，一個又老又悲傷的女施主。」老和尚淡淡地說。

「這位老人家，雖然年紀老邁，但從輪廓面貌看來，她年輕時本是一位絕色美女。」

「曾聽人言：『十八無醜婦』。」

「此語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然而，肯定乃是過於武斷之言。」

「怎生見得？」

「曾有一次，晚輩途經東海之濱，有一小市集，名曰『美人窩』。」

「既有此名，料必美女如雲吧？」

「不錯，但那是三百年前之事。」

「三百年前？」

「不錯，相傳在前朝，禁宮倏生鉅變，逾百宮女妃嬪倉皇逃生，在一位大將軍捨命護送之下，逃離千里外的東海之濱，並在此建立一小市集，艱苦營生，逃避過一場浩劫……」

「如此說來，在三百年前，這小市集名爲『美人窩』，倒是名副其實貼切之至。」

「只是十年滄海尚且可變桑田，三百載時光運轉之後，此『美人窩』只是徒負虛名之地。」

「然則，此地與『十八無醜婦』一語，又有甚麼相干？」

「晚輩途經此地，不幸遇上這市集唯一十八歲之少婦！」

「這位女施主，長相如何？」

「膚色如炭，鼻孔朝天，獨眼六指，一身汚垢，其貌之醜，蛤蟆亦大有不及！」

「如此說來，十八也有醜婦矣！」

「這個自然。」

「十八固有醜婦，但倒轉過來，八十則必無美婦也！」老和尚一口咬定地說道。

「這個也自然一定了，正是自古英雄美人，不許見白頭……」

話猶未了，已有一人在大樹下厲聲疾呼：「爾等懂個屁！」

少年一呆。

老和尚也是一呆。

兩人一呆間，一人已有如怒矢般自下而上，直射上樹梢！

樹梢椏枝幼小，但此人卻身如柳絮，輕輕地、四平八穩地坐在一條特別幼小的椏枝上！

「好輕功！」少年忍不住脫口盛讚。

老和尚卻是嘖嘖稱奇，目不轉睛地瞧着這人。

這人也目不轉睛地瞧着老和尚。

＊　＊　＊

自大樹下怒射而上之人，並非東門姥姥。

那是一個小矮人。

人雖矮小，一把長長白髮卻有三尺！

人才四尺不滿，髮已三尺！

好一個長相怪異，但卻又容光煥發的矮小老人！

老和尚合什：「施主有禮了！」

矮小老人「呸！」一聲：「我乃世上最無禮之人，你說我有禮，豈不是存心挖苦嗎？」

老和尚道：「有禮無禮，都是禮！禮不可廢！」

「既是無禮，又怎算是禮？」

「有禮固然是禮，無禮也是禮，若然不算是禮，又怎可稱之爲『無禮』哉？由此可見，『無禮』也是禮之一種也！」

「屁言屁語！狗屁不通！」

「通之狗屁是狗屁，不通之狗屁也是狗屁，總不能把不通之狗屁，便當作貓屁、鴨屁、雞屁視之！」

「胡說！屁是嗅出來的，可不是看出來的，既是嗅而不是看，又豈可用『視之』兩字形容？」

「唔……阿彌陀佛，小施主所言甚是，老衲受益不淺！」

「他媽的甚麼小施主？老夫司空中原，年已八十八，只怕比你這個老瘋僧還要老一大截！」

「老衲已渾忘年歲之事，小……小老施主！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你又是何方鳥物？」司空中原伸手向少年一指。

少年冷冷一笑，道：「在下是堂堂人物，可不是甚麼鳥物，老伯休要信口雌黃，亂噴三十六！」

司空中原嘿嘿一笑：「是鳥物也好，是人物獸物也好，你叫甚麼名堂？」

少年道：「我來自大海！」

「海有北海、東海、南海，你是那一條海道上的海盜？」

「堂堂海尊島海尊派，又豈是一般汪洋大盜之流？」

「原來是海尊派的無名小卒，怎麼跑到江南啦？莫不是東海刮大風，把海尊島上的茅坑統統夷爲平地不成？」

「笑話！海尊島上，城堡矗立巍峨，固若金湯，縱使天崩地裂，也難損島上屋宇分毫！」

「他媽的，吹甚麼大氣！要是眞箇天崩地裂，整個海尊島也得沉入海底啦！」

「老伯言詞不留餘地，這是故意如此，還是天生下來便是這樣？」

「小娃兒，你還沒報上名來！」

「在下海尊派少掌門方振宇！」

「原來是方牛肉麵的寶貝兒子！」

「甚麼方牛肉麵？」老和尚立刻追問。

「海尊島島主方强笙，最喜歡吃長安城內關老爺子煮的牛肉麵，凡是對方强笙有認識之人，都叫他方牛肉麵，你懂不懂？」

老和尚聽了，連連點頭不迭，道：「從前不懂，如今懂了！」

司空中原冷笑道：「你從前只是個小和尚，自然甚麼都不懂，如今是老和尚啦，也應該開始漸漸懂事啦，對不？」

「很對！很對！說得很對！」

「你這個老僧，看來還不算太差，但怎麼在你身上，似乎有點怪味？」

「老衲……已三天沒有沐浴！」

（未完・十三）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圍城十日攻延安　孽龍造反稱大王

上文提要：一大批逃難的人中有男有女，更有武功高强之士，他們都被李自成編入隊伍中，李自成的聲勢更壯大了……李自成聽何用的話，把高迎祥夫妻葬在斷崖下的窖洞，何用學過茅山術，出身白蓮教，懂得陰陽八卦看風水……杜飛夫妻找到霍大牙等人，發現李自成夫妻留下守孝，採用火攻偷襲，天助孽龍，竟逃過大難，官兵追殺時又被玄機子救下……

李自成一聽高貴貞懷了身孕，驚喜的抓住文友艮道：「這是眞的，你不會失手吧？」

文友艮道：「十九懷孕了，祇是……」

「怎樣？」

「高姑娘失血過多，元氣大傷，六腑不調，不但需推捏細功，還得大補，我看……」

高貴貞已在流淚了，怎麼偏偏受了重傷才知道自己已懷了身孕，老天眞會開玩笑。

李自成手指山峯對文友艮道：「文大夫，我把我妻子交在你手上，一切由你細心照顧。」

文友艮道：「文某必竭盡全力以赴。」

於是，高貴貞被送到山上的木屋中，由文大夫親自照料，便是李自成也由文大夫細心的治療，老龍溝的人們聽了少主夫人懷了孕，一時之間又從無限的悲傷中投入另一個歡樂的境界中了。

＊　＊　＊

茅山道士玄機子被李自成封爲師爺，這事傳到鳳凰嶺，立刻間，那位調去鳳凰嶺協助駐守的何用，祇帶了神木大師徒弟封存壽，兼程趕回老龍溝。

原來這位曾任白蓮教師爺的何用與玄機子是同門，兩個人已數年未見了。

這兩人都很玄，會法術，而且武功高，何用聽了玄機子的名就回來了！

這二人老龍溝相逢，眞是喜不自勝！

兩個人把臂言歡之餘，相繼於三更天登上山峯。

這時天空如洗，銀星一個比一個明亮！

何用與玄機子二人對面坐在一塊平整的石頭上，祇見這玄機子自懷中取出個八卦盤放在二人中間！

「何道友，有一樁怪事，不知應說不應說！」

「應說則說，不應說就別說！」

「我怕這也屬天機，說了會破！」

「屬於那一方面？」

玄機子道：「我從米脂縣過來，途中遇上怪事一樁，就在延安附近的山區裏，有個斷崖，忽見……」

他頓住不說下去，改口又道：「是否天機……天機是不可洩露的！」

何用道：「道友，可曾聽過紫氣泛黑，祥龍無角之事？」

玄機子道：「聽過，正是爲此趕來陝北！」

何用道：「天象徵兆，萬無一失，這難道就是……」

玄機子道：「一路走來，得知

陝北有三股人馬，一爲高迎祥，一爲張獻忠，另一個爲霍大牙，後又傳說是李自成，可是，這李自成變成了高迎祥的女婿，更成了李闖王，所以我來了！」

何用道：「道友也因緣巧合的遇上了他！」

他者便是李自成也！

何用又道：「道友所言天機，何妨說出來！」

玄機子想了一下，道：「我走到斷崖下，忽見一條通體赤紅五七寸長的蛇形物游在石縫吸吮雨水，也許是那小蛇發現了人，很快的進入洞中，從……他的鼻孔中鑽進去，這人醒過來，立刻大叫不渴了，受傷的身子也有了力氣，好像正常人一般！」

何用吃驚道：「這個人必是……」

玄機子忙搖手，道：「知道就好，不能說出名字來，天機焉得洩露！」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一路走來，打聽到李張二人的底細，那張獻忠乃延安人氏，貧農小戶，却習了一身好功夫，而且力可搏虎！」

何用道：「窮人農忙過後，很多人習武！」

「張的一彪農民軍在陝北過青康，遠到川北，這一時期又有了他們的消息，似又回陝北來了！」說着，玄機子在他的八卦盤上移動着，又道：「李少主的出身是米脂縣，祇不過他從小在延長縣長大，童年的日子很辛苦，後來他在縣城跟一個姓石的鐵匠學打鐵，祇是，他的武功更高，八成是五台山高人傳授！」

何用道：「那位高人乃是五台山紅雲和尚！」

玄機子道：「這事你知道？」

何用道：「也是來到以後，聽他的幾位同門師兄說出來的！」他頓了一下，又道：「雖是同門，却不是同一個師父，那唐大年四人的師父叫白雲和尚，白雲與紅雲却是師兄弟！」

玄機子道：「想那張獻忠率他的人馬回陝北而來，李自成已在陝北坐大，這二人未來必有一番爭鬥！」

何用道：「我們在這一場龍虎鬥中，要扮演的角色相當艱苦，很難測定那一方能成大業！」

原來二人的心中均存着一個念頭，總想藉着李自成的人馬，暗中再復興白蓮教的霸業！

其實，李自成是米脂縣的人氏，這一點便是李自成他自己也不知道！

張獻忠却知道他自己是延安土生土長的人！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在山頂對面坐，三更天抬頭看上半天空！

玄機子指着北斗七星，道：「道友你瞧，那顆似乎在游離的第二顆星，忽明，忽暗，好像是明的强，暗的弱，這表示天下蒼生多災多難了！」

何用道：「天上的獅子座，你瞧那四顆巨星如獅爪，好像欲撲噬，這表示天下大亂的日子快了！」

玄機子道：「莫非出自亂世，版蕩猶見義士，願我二人暗中合作，開拓咱們的世界，哈……」

這二人坐到四更天，才分手！

何用對玄機子道：「本打算守在李少主身邊，但他懷疑我們這批災民來得怪異，來得突然！」

玄機子道：「怎麼說？」

何用道：「我們之中有九人的功夫了得，一時之間他擔心我們的目的不單純，一下子叫我們去鳳凰嶺協防，還由我們擔當方面主事的，哈……大伙有吃就行了！」

玄機子道：「我不一樣，我救了他夫妻！」

兩人相視一笑，就在山上揮手而別，那何用又奔回鳳凰嶺去了！

鳳凰嶺有了何用這些人駐守，李自成當然高枕無憂，因爲何用這些人中單祇一個大力士封存壽，就足以對付杜飛他們了！

* * *

李自成決心要拿下延安了，這一個念頭早就在他的心中產生了，當然這也是聽了師爺玄機子的解說才決定付諸行動的！

玄機子說得很清楚，當今天下災荒連年，便是官兵們也已一年多未發官餉，人心在思變，陝北已不再有官兵前來接防，朝廷的軍隊往北調，怕的是關外女眞攻進關！

玄機子對李自成道：「不能永遠把人馬集中在大山中，那就是對人馬的一種浪費，何不拿下附近州縣做好根據地，進可以攻，退也可以守，一旦機會到來，大可攻城掠地，江山唾手可得！」

李自成聽得大爲心動！

玄機子又道：「有了城池，可立王位，有了王位，人馬有名，放眼歷朝開國之君，那一個少了南征北戰，生死人肉的搏殺出一片天吶！」

李自成道：「軍師，你以爲我們這點力量，行嗎？」

玄機子道：「機會可以產生力量，機會來臨，萬民服膺，事便成矣！」

李自成又道：「我們的人馬總得有個名號，你叫人喊咱們是山賊流寇，誰還會前來服膺投誠！」

得意的一笑，玄機子道：「少主說得對，咱們不能師出無名，這

一點，貧道早已想妥了！」

李自成道：「你想到了這一點，太好了，咱們應起個甚麼樣的軍名？」

玄機子道：「農民軍！」

李自成道：「聽說張獻忠的人馬叫農民軍，咱們的也叫同一個名字，這……妥嗎？」

玄機子道：「十分妥當！」

「怎麼說？」

玄機子道：「首先，咱們的人馬來自各地貧農戶，天災人禍，人還是要活的，如今少主人振臂登高一呼，必有大批貧農追隨，咱們這一帶也祇有農民前來投誠，所以非以農民爲號召不可……」他頓了一下，道：「張獻忠也是以農民軍爲號召，這不衝突，他有他們一套，咱們行的是咱們一套，且看誰網羅的人馬多……」

李自成道：「如今咱們的人馬近萬人，我想，拿下個延安太輕鬆了！」

玄機子道：「咱們的目標不是延安，咱們的目標是長安，是北京！」

李自成一聽，猛的一個深呼吸！

也許他從未想過有這麼一天，如今突然聽得玄眞子的這一說，忍不住的要噎氣了！

這就如同一個飢渴之人，突然得到好吃的東西，不及細嚼就往下吞嚥噎住了似的！

當然，玄機子也早已看到了，他的心中明白，李自成必會採納他的建言了！

李自成帶幾分靦覥的樣子，道：「先生，咱們拿下延安之後呢？」

玄機子道：「拿長安！」

李自成道：「咱們這麼萬把人呀，祇怕長安未到就被官家的兵馬打散了！」

玄機子道：「當然，拿不拿長安，要看拿到延安以後的變化了！」

他在李自成迷惘中又道：「延安拿到手中，便能號召更多的百姓農民來投靠，因爲就打着農民的旗號，沿路走出叫北往南，漸逼西京長安，少主呀，聲勢就能把人們號召過來，依貧道的想法，咱們一路上至少可以召來十萬以上的人馬！」

「十萬以上呀！」李自成帶着驚訝：「十萬大軍可攻長安，祇不過總不能烏合之衆吧！」

一笑，玄機子道：「咱們能收就能編，我見幾位忠心耿耿的大頭目們，均是武功高絕很有頭腦的人，分由他們率領，先是由貧道立下軍令條例，當衆宣佈，大家一體遵守，稍加訓練，就可行軍！」

李自成一聽，大爲高興，道：「有先生輔助，自成自覺來了十萬雄兵，哈……」

玄機子道：「貧道雖難比那三國的諸葛亮，太祖時的劉伯溫，但却一樣抱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定，願少主未來洪福齊天！」

李自成已飄飄欲仙了！

他猛的一拍巴掌，又道：「先生，咱們要凝聚兄弟們的向心力，這個手段你有沒有？」

「有！」玄機子道：「這是最要緊的手段，貧道要把咱們這近萬兄弟，調教成打不敗衝不散的鋼鐵軍！」

李自成道：「先生選個日子，咱們召集人馬，且聽聽先生是怎麼個說詞！」

玄機子微笑了！

* * *

李自成的人馬近萬人，那可眞正是雜牌軍，這中間有農人，有小生意人，叫化子也有三千多，當然，官兵也來投了一千多之衆，這些人如果想把他們的思想統一，行動一致，成爲肯拚肯鬥的勇士，那該談何容易！

玄機子有辦法，他那一套手段，正是一種玄之又玄的令人難以窺破的招術！

玄機子若論身份，他在當年白蓮教中的地位高過了那個協防鳳凰嶺的何用！

老龍溝的土石場子正中央立了一個將台，天剛黑的時候，人們就自四面八方往土石場子聚集，老龍溝幾乎所有的人都來了！

六七千人之衆，黑鴉鴉的站在場子上，祇見玄機子仗劍往將台上走去！

李自成與他的大殺手們，一溜的坐在聚義廳前廊石台上，火把照耀下，一個個的臉孔上像似喝醉酒一般紅嘟嘟亮晶晶！

他們的手上傢伙更亮！

玄機子在將台上拈香作法，仗劍輕舞，口唸眞玄，大伙看得正迷惑，忽聽玄機子一聲大吼，他長劍指空，道：「你們快看這天象！」

衆人抬頭看，甚麼也沒發覺，玄機子大叫：「天要變了，大難臨頭，天狗出現了！」

衆人一聽大吃一驚，仔細看去，眞的不得了啦，祇見那麼明亮的圓月，忽然有黑雲遮過去了！

漸漸的，越遮越多，大地也一片漆黑了！

這時候，玄機子一聲大叫：「兄弟們，快走到有光亮的地方去，否則老命活不長！」

這時候甚麼地方有光亮？

這時候祇有李自成這兒燃了幾支火把！

剎那間，大伙一擁到了李自成的前面，可妙了，玄機子當先打

號，高聲道：「主人呀，救救一方百姓吧，天狗吃月，大地色變，若不舉義旗，是違天意了！」

李自成也暗暗吃驚，這老道，連天上的月亮也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神了！

李自成知道甚麼，他祇不過是打鐵出身，而玄機子乃白蓮敎高人！

白蓮敎中眞正的高人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人文命理，樣樣精通！

玄機子爲甚麼會去找李自成密談？實在的說，他已算就了今夜天狗吃月亮！

當然，那個愚昧的歲月，沒人會明白這祇是一種天象，名之曰「月蝕」而已！

但那個時候的人不知道這一切，而被玄機子及時的加以利用了！

自從玄機子發覺金蛇穿入李自成鼻孔之中，而又是李自成在落難的時候，他已認定李自成是第二個朱元璋了，要不然李自成的原形是不會輕易的出現！

此刻，李自成站起來了，看着那麼多的人匐伏在他的面前，「沙」的一聲拔出奪魂刀！

「兄弟們，就讓我們的生命結合一起！」

「結合一起！」大伙齊聲響應！

李自成又吼：「我今宣佈，我們是義軍，名之爲『農民軍』！」

他看看大伙都對他直瞪眼，又高聲道：「打倒貪官汚吏，拯救四方苦農，推翻昏庸崇禎，重整大好河山！」

忽聽玄機子也大叫：「殺！」

大伙一聽「殺」，殺誰呀，楞了！

但當人們看着玄機子手上的寶劍指向天空，又見那已不見了的月亮，微微露出銀邊，全樂了！

於是，大伙又是齊聲大叫：「殺，殺，殺！」

這喊殺之聲震天，好像是要把天狗殺死似的聲震山谷，迴聲十里外！

李自成收刀指向東方，大吼道：「我們要三天之內編組人馬，三天後點兵將先取延安，再殺奔長安！」

大伙一聽要殺去長安，長安駐有重兵，但這時候大伙的士氣如虹，反應的是更高吭的喊殺聲！

老龍溝的人們幾近瘋狂了！

當月亮全部再出現的時候，嚄，大伙更是以爲李自成就是救苦救難的菩薩現世了！

至於編組分成十路大隊，各大隊均由李老八九人分別擔任，他們是：李老八、張翠山、尹六郎……這三人也是高迎祥的老幹部！

另外，唐大年、石九子、方圓、孫大寶、范冲、別開東六人是李自成的親信嫡系，另外便是把姚家店投降的于把總湊上一脚！

除了這十個大隊之外，李自成把調去鳳凰嶺的大力士封存壽召到自己身邊！

於是，白于山便由那位何用率人馬駐守，而李自成親率大軍就要出征去了！

李自成心中當然懸念妻子高貴貞，祇不過高貴貞睡在床上不能動，文大夫正盡了一切力量爲高貴貞把懷的身孕保護着。

那是一項十分辛苦的工作，成功了，當然皆大歡喜，失敗了，文友艮心中明白，日子以後不好過。

李自成坐在高貴貞身邊很久了，出征打伏之前，夫妻二人總是有些話要說。

李自成來到的時候，高貴貞睡着了，李自成不忍叫醒，便守坐在一邊。

他已經坐了一個時辰了，當文大夫再走來，打算叫醒高貴貞的時候，李自成示意他不要叫。

文友艮見這光景又退出去了。

又一個時辰過去了，李自成仍然很耐心的坐着。

終於，高貴貞醒過來了。

李自成見高貴貞扭動身子，忙伸手扶着，高貴貞見是李自成，笑了。

「你來很久了吧？」

「不久，不久，倒是妳，千萬小心呐！」

高貴貞有些黯然的道：「你就要出征了，可惜這一次我無法跟你一同前往！」

李自成道：「這一回拿下延安，我打算進兵長安。」

高貴貞道：「那是爹娘多年的心願，我爹常對我說，有一天出兵長安，那才是英雄創造時勢之時，人生到了那種境界，已無憾了！」

李自成道：「可惜二位老人家已不在了。」

高貴貞道：「我爹娘乃是深具眼光之人，他們選了你，你不令他們失望，你達成了他們的心願了！」

李自成有些意氣風發的道：「我如果拿下長安，下一個目標就是北京，然後橫掃中原，建立我李自成的天下，受萬世之敬仰！」

高貴貞一聽幾乎呆了！

「你……好嚇人的雄心大志。」

李自成道：「我要立馬北京城，與妳携手入皇宮，我們的未來不是夢，我親愛的，妳會看到的，這一天妳會看到的。」

高貴貞落淚了，但李自成明白，那是妻子太高興了流下來興奮的眼淚。

李自成站起來的時候，高貴貞舉着雙臂，勾住了李自成的脖子，她吻着：「我等着你大破延安府，我等着你帶回勝利的消息！」

李自成回吻，他重重的點着頭，然後用盡力氣似的大轉身往外就走，走得不再回頭。

於是，文友艮匆匆的進來了。

文大夫急急忙忙爲高貴貞按揑着，爲高貴貞鬆弛着全身的肌肉。

＊　＊　＊

老龍溝的大軍出征了，八千人馬由李自成親率，隨軍的有玄機子，那個大力士封存壽在李自成身邊侍候，還有個飛毛腿萬里也在中軍。

大軍出了風口村只不過半天工夫，消息已傳到了延安府，那兒的總兵不是別人，乃宋淸風是也。

這位宋淸風命眞大，他帶領人馬攻打鳳凰嶺，幾乎被砍死，他是滾落山崖被他的人救回去的。

這以後李自成率人馬爲岳父母報仇，李自成洗劫了延長縣與姚家店，可就是沒有攻打延安府，宋淸風又算逃過一劫。

但這一回不同了，一方面宋淸風駐守在延安府，他眞當成那麼一回事似的每日裡派出幾個巡邏小隊下鄉，前次幾乎把受重傷的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捉住。

李自成難忘的事情還有一樁，他的岳父母棺木放的那個山洞中，至今不知怎麼樣了。

文友艮想起當時杜飛等人往洞內抛下火球幾乎把人燒死，李自成懷疑岳父母的棺材恐遭不測。

現在，李自成蒼龍入大海……他又活躍了。

大軍在延安十里外紮下大營，有旗號一隊，大旗二十四面，上書「農民軍」三個大字十分醒目。

玄機子對李自成道：「我已通令全軍，以後改稱少主人爲大王，今在兩軍陣前改口，也爲討個吉利！」

李自成道：「先生怎麼說就怎麼好！」

他鞭指延安府，又道：「先生可有攻奪延安的妙計？」

玄機子道：「敵弱我强，勢在力奪，但貧道以爲正面搏殺並非上策，需知殺人一萬，自傷三千，不好，所以貧道以爲先攻心……」

李自成道：「何謂攻心？」

一笑，玄機子道：「以驚天動地的聲勢，大王率領人馬繞城一週，振臂吶城而不奔殺！」

他指指二十四面大旗，又道：「再命人擧旗逼近城廓，放話咱們是爲生存而戰的農民義軍向城內招降！」

李自成笑笑，道：「這個方法我在攻打姚家店的時候也用過，挺管用的！」

玄機子道：「延安比姚家店大多了，延安也是藏龍臥虎之地，地脈很旺，所以招降的手段不一樣！」

李自成聽之大喜，道：「先生有何妙策？」

玄機子道：「首先圍城十日不動聲色，十日一過城內必起恐慌！」

玄機子還用左手五指掐指細算，又道：「十日之期應可以瓦解他們七成士氣！」

李自成道：「然後再殺。」

「不，然後如果是殺，還不如不圍城！」

李自成道：「這又怎麼說？」

玄機子道：「若是圍城再殺，他們必軍民一心，同仇敵愾，結合力量爲保命而戰，對我軍大不利！」

李自成想了一下，道：「說的也是。」

玄機子道：「咱們圍城十日，派出大旗隊，繞城喊話，這一招正是瓦解他們鬥志的手段，那餘下的三成士氣，必也隨之瓦解！」

李自成道：「喊些甚麼話？」

玄機子道：「臣想過了。」

他眞會迎時機，口稱「臣」了，李自成心中一緊，可也樂陶陶了！

玄機子又道：「那是口號，叫的是農民萬歲，然後再喊話，投降的，過來吧，大餅肉塊有吃的！」

李自成道：「要是他們不投降呢？」

玄機子一笑，道：「那是頑固人物，這種年月，這樣的人物不足以威脅到我們！」

他忽的冷笑，又道：「加上一句狠話，那就是若不投降，集體活埋。」

李自成點頭了：「先生，咱們就依你的，我這裡先率大軍把延安圍住，人馬繞着先走幾圈！」

玄機子道：「還得發出喊殺聲，火炮朝天放他幾十响，也就差不多震撼城中人們的心坎了！」

李自成道：「就是咱們帶來的三眼子衝天炮呀，震人耳朶，燒人房子可以，炸不死人的！」

玄眞子道：「震破敵人膽就夠了！」

＊　＊　＊

玄機子懷中擧起一面令旗朝向天空連三揮，這裡，李自成派出飛毛腿萬里盡快的通知十大頭目照指示行動。

果然不出半個時辰，萬里便又奔回來覆令！

李自成見萬里回來，問道：「各路人馬都傳遍了？」

萬里道：「就等大王下令了！」

李自成向玄機子道：「先生，咱們可以行動了！」

玄機子再舉旗，空中只揮動一次，附近首先响起三聲火炮震天响起，隨之，從延安府的南面起，三眼子衝天大砲接連往東、北、西三面傳响過，就在這火炮爆响中，忽見李自成當先拍馬一聲大吼：「殺！」

隨着李自成的這一聲狂吼，立刻就傳來石破天驚的大吼叫：「殺！」

只見延安府城四週無數農民軍，就像是潮水一般的往城垣衝去。

看看就快接近了，忽的農民軍繞城游動而不立即攻城，這些農民軍邊走邊吼，叫的只有一個字：「殺！」

這時候城樓上站着一位身材魁偉的武將，他正是逃過兩次大難的總兵大人宋清風。

那宋清風手托大刀夷然不懼的四下觀望着，他嚴令部下堅守崗位，弓箭弩矢每射必中的，出刀有致絕不輕易出刀，且等雙方接上手，往上衝殺有大功，有人敢退半步，那就免不了一個死字。

延安守軍一千人，加上衙門與地方軍，全部也不過一千五百人，宋清風却是個悍將，也曾駐過長城，原是那宋清風三年前就重調長城北口駐守，因爲抵擋流寇在延安縣失利，才又駐守延安。

宋清風幹過洪承疇的前進先鋒官，算是一位驍勇善戰的軍人，如今放眼這些流寇，他並不畏懼，還親自上城督戰，準備大幹一場。

此刻，城外農民軍人馬正自繞城吶喊，延安有許多窰洞早已不見人跡，在震天的喊殺中，人們幾乎被嚇破了膽，連哭叫也按緊了嘴巴找地方躲起來了。

城池顯然是固守策略，李自成想起過去，幾次未被官兵捉去，此刻他兵臨城下，心中立刻有着報復之心。

這圍城的頭一天，直到天黑才稍歇。

農民軍退出三里地，開始採用四班制，每兩千人爲一班，仍然繞城吶喊，每一個時辰換一班，一班就是兩千人馬，比之城中人馬還要多。

在這種情況下，宋總兵的人馬就慘了，在無任何援軍之下，全靠自己來應付，着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宋清風早有準備，他甚至也備下五百名敢死隊，一旦流寇攻進城，大家拚上命打巷戰。

就這樣，雙方堅持到第四天，延安城中越發的緊張了，有些百姓餓得向守軍討吃的，都是些老弱婦女們。

宋清風雙目已紅，鬚髮突然蒼白大半，他正在城樓觀望中，忽然奔來一隊舉着大旗的農民軍，這批人到了城外，只見每面旗子展開來，上面寫的是「農民軍」三字，十分的醒目！

有個怒漢打着旗號高聲喊。

「喂，宋清風宋大人吶，咱們抱定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打算屠城，可也有個條件，只要放下武器出來投降，保証你們人人平安！」

又一人大吼：「投降吧，咱們有稀飯大餅槓子頭，只要走出來，大家就是一家人。」

接着，又聽一漢大吼：「話已說得很清楚，好話不說第二遍，今天傍晚爲限，到時候可別怪咱們手上的刀不長眼，進入城中亂砍人了。

大旗在城外飄，人馬在遠處吼，忽的一排利箭射過來，箭箭射穿大旗，差幸未傷到人。

於是，扛旗的齊聲大叫：「撤撤撤，他們冥頑不靈，等着咱們屠城了！」

突聽宋清風大叫：「狗賊們，來吧，決一死戰就是現在，休逃！」

大旗隊早已奔回陣中去了。

宋清風下達命令，嚴守城門之外，更加强了弓箭手的調度，他是決心與延安共存亡了。

只不過就在過午不久，另一城門傳來譁變消息，延安的百姓們聯手把守城的官兵往城下趕殺，這光景大出總兵宋清風意料之外。

宋清風帶領人馬飛奔過來，城門已洞開，只見一批男女老幼相繼往城外奔出去。

這些百姓邊跑邊叫：「不要殺呀，咱們是老百姓，前來投降農民軍！」

迎着這批百姓的乃是玄機子，他指揮着人馬接過這些百姓，口中愉快的呼叫着：「來了就好，有吃有喝，每人發一張大餅，快到城下去，叫城中的親朋好友們知道，農民軍說話是算數的！」

於是，這批近百男女便舉着手上大餅，邊吃邊到了城下，他們大吼大叫：「喂，你們看吶，果然有吃有喝不挨刀了！」

這一招才叫厲害，就聽城中傳出一片嚷嚷狂喊：「放我們出去，我們快餓死了，放我們出去！」

宋清風心中明白，城中只有官兵，這延安城還能固守多久？只怕他身邊的官兵心中也會生變。

帶兵的人最怕兵變，百姓變了可出刀，官兵變了只會挨刀，宋清風內心中就是這麼的想着。

爲了阻止人們開城外逃，宋總兵下令，那一個要出城，立斬！

他這麼一吼，城中人民仍然狂叫不休，於是宋清風下令了：「殺！」

他的近衛揮刀奔殺過去，打算來一個殺雞儆猴，趕走這幾百人民，豈料這麼一出手，有的人民反抗了，只見鐮刀石頭帶鋤頭，雙方在城門內幹起來。

有人厲聲叫起來：「官兵不敢殺山寇，反過刀來殺人民了，這是甚麼世界！」

守城的眞正同人民對殺的人不多，有許多官兵只是目瞪口呆的不出手。

宋清風又怕城外賊兵攻城，更怕城內起內鬨，正在困惑中，忽見城外大聲喊：「只有半個時辰了，再不出城投降，咱們就攻城了！」

這吼聲還眞大，城中又有了大騷動，只見所有的人民全開門奔出來，大聲叫着要出城，數一數這數目就有三千多人。

宋清風也無計可施了。

他厲聲狂叫：「眞是一羣膽小如鼠小人。」

有兩個近衛站在宋清風的左右，兩個人手上托着砍刀直瞪眼。

其中一人道：「大人，突圍。」

另一人道：「民心已去，何必犧牲，不値得！」

宋清風頓足一嘆，道：「天亡大明也！」

他召集幹部，集中人馬，很快的開了東門，當先往外衝去，宋清風棄守延安了。

宋清風率他的人馬一路奔向延長縣方向，他不能出西門，因爲西門就是白于山。

宋清風的人馬奔出三十里，前面是兩座黃土高原挾了個大山谷，有條石頭路往南延伸，那是遠去西京長安的必經要道。

嗨，這宋清風就在這兒遇上了一彪人馬。

宋清風的官兵以爲中了埋伏，一個個抱了拚命的決心，因爲他們以爲除了一拚便祇有死。

官兵們見那旗號上寫得明白：「農民軍」三個大字。

這不正是圍城的那批人馬嗎？

於是，雙方就這麼狠幹起來了。

雙方更是不打話，官兵遇强盜，祇有一個字「殺」。

尤其是宋清風，更是發了狠似的殺進殺出，每出刀必見血濺，正就是「鬼打官司……死不讓人」。

他的一千人馬被三千流賊包圍，人數上雖然吃了大虧，可是宋清風這一千人馬也不含糊，雙方幹起來，果然不要命的拚上了。

三個流賊頭目站在一個草鬍子大漢身側，有個怒漢道：「王爺，看我下去殺了那個耍大刀的。」

草鬍子大漢淡淡的道：「是一員猛將，先問問他要不要投降，如拒絕，殺之。」

那人長了一雙豹目，聽了草鬍子大漢之言，手上銀槍疾挺，人自斜坡上飛身而下，祇這麼一躍，便知此人是個有功夫的能人。

此人挺槍走到宋清風附近，他沉吒七個圍殺宋清風的人：「退開！」

宋清風旋刀即砍，早被此怒漢一槍撥開，「等等！」

宋清風大怒：「賊子，今日祇有生死拚殺，雙方已無話好說。」

那怒漢叱道：「你住口，聽你口氣，是不是你們曾與甚麼人物幹過了？」

宋清風叱道：「你少再裝糊塗，你們圍殺四日，逼得城中百姓造反，咱們祇有棄守，事到如今，你還在本大人面前裝的甚麼迷！」

他說完，立刻大吼：「殺！」

宋清風不再多言，揮刀狂殺，那怒漢舉槍回刺，兩個人便立刻狠幹起來。

宋清風乃是名將，武功不俗，他刀劈帶風，架式猛烈，但那使槍的大漢更是了得，一桿銀槍耍得一片銀光璀璨，星芒閃耀中，忽聽他冷吼一聲：「着！」

「唔！」

宋清風的肩頭挨了一槍，挑出一溜鮮血來。

宋清風豁出去了，祇見他舞了個怒劈華山怪招，反手下刀如風雷滾動間，半空中標起一片血肉，那大漢的左肩頭被刀片去巴掌一塊皮肉見骨。

就在這時候，半坡上飛下一個虬髯怒漢，他持着雙斧迎上來。

此人一旦撲到，便瘋狂的舉斧狂砍，口中厲吼：「老子砍了你這老頑固。」

二十七斧交替砍出，另一大漢已退到一邊，宋清風邊殺邊退，半坡上忽見一個草鬍子大漢那麼篤定的站在幾個殺手中間，那人不是李自成？

宋清風祇在心中起疑，怎麼未曾見過這號人物，這個草鬍子大漢是甚麼人呀？」

宋清風心有雜念，被這人的雙斧砍得祇有招架之力，一些兒還手之功也施展不出。

就在他暴退中，忽的自背後飛來一把刀，錚的一聲扎在宋清風的背上，他聽到了風聲，但就是無法閃避。

這一刀扎得他幾乎倒地，於是宋清風托刀大吼：「皇上，卑職無能！」

宋清風忽然反手回刀，他的刀刃已切中脖子了，忽聽一人大叫：「住手！」

宋清風冷厲的道：「白于山的山賊們，本大人幾次未剿你們，留下了大患。」

忽聽半坡上的草鬍子大漢叱道：「誰是白于山上下來的呀，你當早知本王的大名了。」

宋清風忙叱：「甚麼東西，膽敢稱王道孤！」

那人大吼：「本王乃張獻忠，本王的大名你會不知？可知你多麼的孤陋寡聞了。」

宋清風一聽大驚，這批人不是李自成那一伙呀？

「甚麼，你不是李自成一伙？」

張獻忠道：「我們自四川轉回來，這就要殺入延安了，需知本王的出身之地就是延安府。」

「哈……」宋清風流着鮮血大叫大笑，道：「天意，天意呀，原來以爲逃出了延安府，想不到仍然遇上另一流賊，豈非天意！」

張獻忠一聽大吼：「甚麼？李自成攻打延安府，那應該是我去攻打的地方。」

一邊有個怒漢道：「殺了這批狗賊子們，咱們快去攻擊李自成。」

張獻忠道：「祇怕是晚了，晚了。」

他忽然怪吼：「晚了也要把延安奪回來。」

於是，慘烈的殺戮展開了，當宋清風倒下去的時候，官兵們很快的瓦解了，祇見紛紛往四下裡逃去，祇怪爹娘少生兩條腿。

剎時之間，搏殺停止了，峽谷中屍橫處處，張獻忠已無暇多想，立刻下令人馬攻向延安府。

張獻忠拉人馬來陝北，本來的目的就是延安府。

* * *

李自成的人馬進入延安府，果然是兵不血刃，這一仗贏得也漂亮。

十個大隊人馬有五個大隊進入延安府，這一回好一陣搜刮。

這也是玄機子爲李自成出的主意。

玄機子道：「把金銀寶物搜走，糧食一些也不留下來，那些年輕力壯的必會前來投誠，這是招兵的絕招，大王應可明白。」

李自成早已信服這位道爺的手段，聽了以後立刻下令照辦。

李自成的農民軍開進延安府，張翠山的一千人馬當先奔入衙門，大牢中他放了幾十個犯人。

「你們又活了，想留下來的，就跟咱們去打仗，不想留下來的，那就快走路，咱們不强留。」

這些犯人有一半低頭往城外走，這其中有幾個出了城就往北跑，光景是眞怕有人追上來。

張翠山率人進入衙門後，忽有個漢子托了一把金刀奔過來：「張爺快看，這刀同大王的刀一個樣。」

張翠山接在手中看，不由快跳起來了。

大王者李闖王也，李自成同樣也有這樣一把刀。

張翠山祇一看，二話不說，立刻奔出去，正遇上李自成與玄機子、封存壽、萬里幾人走來，張翠山大叫一聲：「大王請看！」

李自成接過金刀，立刻大叫：「這是杜飛的金刀，我一看就知道。」

李老八率他的一彪人馬也過來了，李老八祇聽了「杜飛」二字，大叫：「姓杜的在那兒，在那兒？」他好像要找杜飛拚命了。

李自成道：「杜飛怎麼會把這寶刀留在這延安？」

李自成想着上一回他與妻子高貴貞二人，差一點沒有叫杜飛找到殺了，幸虧是道長玄機子施法，才沒被杜飛幾人看出來，這幾人爲甚麼又不見了？而且杜飛的寶刀又在此？

李自成心中推敲着，杜飛、霍大牙、宮覺，還有幾個小頭目，他們不會投靠宋清風，若然，這刀必在杜飛的手中，爲甚麼在此？

李自成忽然大叫：「那些被關押的人犯呢？」

張翠山道：「人犯有許多，咱們未及細問，反正他們是反抗官家的人民，才會被關押，所以咱們一到，便把所有的人解放了。」

李自成道：「快追回來，這批人中必有杜飛他們。」

張翠山呆了，怎麼會有這種事，眞正是想也想不到的事，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他大吼一聲：「兄弟們跟我出城追人啦！」

附近他的人馬四五百，聽了他的話立刻扛着刀奔上去了，李自成對大力士封存壽道：「杜飛幾人有功夫，你去協助拿人。」

封存壽一聽之下，立刻扛了神木棍也追去了。

* * *

原來杜飛、霍大牙、宮覺與幾個小頭目，在追殺李自成與高貴貞之後，他們判定也許李自成與高貴貞受了重傷，冒險混入城中躲起來了。

幾個人一經商量，便往延安附近搜過去，不料他們也倒楣，當他們進入一個斜坡附近，忽的自窰洞中跳出近百官兵。

這些官兵有一半舉着弓箭，瞄準了他們，有個官兵大聲吼：「放下兵器，不然一個也活不成。」

就這光景，杜飛幾人不動了。

霍大牙嘆口氣道：「人整人猶可說，天整人我認了。」

宮覺道：「幾年前認識闖王李自成，咱們就一直的在倒楣，直到今天還是走入官家的牢籠。」

杜飛最是心不甘，他對那官兒道：「軍爺，咱們在追殺那可惡的李自成與高迎祥的女兒高貴貞呀！」

那軍官冷笑道：「就憑你們？那肯定你們是找死，咱們也不敢冒出這大話來。」

杜飛道：「見了總兵大人以後，咱們自會說個明白。」

那軍官一聽，一聲大吼：「先押起來。」

直到此刻，杜飛心中那股子恨意，他幾乎發瘋。

他們幾人被囚在一座窰洞內，雙層柵門鎖起來，直到李自成來攻打延安府，他們才又被解進城，關在牢裡。

杜飛幾次求見宋總兵，都被拒絕了，因爲李自成圍城，宋清風那有時間去聽一個囚犯的心聲。

也許杜飛幾人命不該絕，李自成的人馬進了延安府，首先就把牢中所有的犯人放了。

杜飛與霍大牙低頭化裝奔出城，一路往山區奔跑着，可也並沒再發現有人追上來。

霍大牙道：「怎麼辦？咱們往那兒去投靠？」

杜飛道：「眼看着李自成這狗東西坐大，咱們已無容身之地，不如先出關去，且躲上一陣子再圖以後。」

宮覺道：「不去投靠張獻忠了？」

杜飛道：「要知道，姓張的也是陝北人，他們必會聯手，一旦那一天到來，張賊必會犧牲掉我們幾人。」

霍大牙道：「也罷，咱們這就潛出關外，有朝一日再回來報此大仇。」

杜飛道：「我祇活一天，就時刻不忘報這挖我祖墳，欺我先人之仇。」

於是，杜飛這幾人一路往關外潛去了，杜飛的這個計劃，也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李自成更意外，當他派出張翠山追拿被囚的人時候，張翠山追了個反方向。

於是，張翠山遇上了張獻忠，雙方人馬對峙在延安西南方七里之處。

隔着一條河谷，對方的人馬看得清，有旗號，怪了，全一驚。

有不少人還大聲叫：「我的乖乖隆的咚，怎麼對方的旗號上也是『農民軍』，又不是一家人。」

祇不過雙方人馬心中明白，至少對方不是官兵。

那張獻忠率領人馬三千整，經過一場與官兵宋清風個人決戰，如今也死傷三百多。

有幾個頭目在張獻忠附近出主意，先問明白這近千人是從甚麼地方而來。

張獻忠正要率人衝過來，這一邊，張翠山心中明白，這批人既然打着農民軍旗號，必是那流竄各地的張獻忠無異。

張翠山明白，張獻忠身邊有幾個江湖能人，如今他祇是率人馬追拿杜飛幾人，這個仗他不能打。

不能打就別僵持在此地，張翠山一聲大吼：「兄弟們，撤回延安啦！」大伙一聽，轉身拔腿就走。

溝那面，張獻忠的人馬一聲喊：「殺呀！」

張翠山這批人馬也不是怕了張獻忠這批三千人馬，他們篤定得很，因爲延安他們還有七八千人在那兒。

張翠山率人前面走，遠遠的，後面傳來喊殺聲，雙方人馬相隔一里半，眼看着前面就是延安府，忽聽得三眼子冲天火炮响起來，剎時間，延安府裡裡外外盡是李自成的農民軍。

等到張獻忠率領人馬追到府城郊外的山坡上，祇一看，不由一聲怪叫：「哇，他的人馬多呀！」

（未完・十七）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龍蛇干戈



人爲財死古皆然　被蟒傷臂幸獲救

從定軍山西馳陽平關的山道上遙望西方，遠處嘉陵江水宛如天河銀帶一般綿延二百里，山河壯麗，山河却也在變色！

這時候沿着嘉陵江畔飛一般的馳來二十二騎快馬，從這批人的裝束上，一眼可以看出都是李大王麾下悍將！

李大王者，李闖王是也！

這批人遠離北方來到了西南，每個人的馬背上均馱着一隻牛皮袋子，鼓脹的墜在馬背後。

這其中只有兩個怒漢馬背上只騎了人，一看之下，這二人在一前引導，另一人緊追在隊後面。

就在這川峽交界附近，忽聽前面一人舉手大吼：「停！」

後面馬隊一個個勒馬大道上，於是，前面的怒漢緩緩撥轉馬頭馳到了馬隊後面！

這時候，隊後的那怒漢四下觀望着。

「戈兄，咱們山邊說去！」

「張兄，你有甚麼良策？」

這二人併騎到了山邊幾棵大樹下，姓張的回頭看一看仍然立馬大道上的二十鐵騎！

「戈兄，如果消息屬實，眞不幸！」

「張兄，是不幸，但也是幸運！」

「戈兄，你的意思是……」

「哈……張兄，你我心裏想的應該不會差太遠吧，張兄在裝糊塗了！」

「哈……」

姓張的聽了大笑。

「戈兄，這二十袋寶物非小數目，我二人受託，責任重大，只不過情勢一變，這件事可就會……生變！」

「大順農民軍潰散了，我們去甚麼地方找大王？」

「我以爲咱們先找地方把這批寶物藏起來，然後再打聽大王下落！」

「只怕爲時已晚，不如……你我……」

姓張的聽了立刻猛點頭，他手指定軍山，道：「戈兄，我知道一個好地方，那可是個絕妙的藏寶所在，戈兄見了也必點頭！」

姓戈的吃吃一笑！

「張兄，眼前不是地方問題！」

「除了藏寶之地以外，還會有甚麼問題？」

姓戈的斜視大道上二十鐵騎，姓張的嘿嘿笑了！

這二人商議許久，忽然策馬而去，帶着二十鐵騎快馬直奔定軍山黑樹林中停下來！

又見二十鐵騎停在樹林裏，姓張的當先躍下馬，夥同那姓戈的二人飛躍在斷崖上！

就在那亂石峭壁斜坡上，姓張的手指一處荒草掩蓋的石洞對姓戈的道：「戈兄，就是這洞！」

「我們進去看看！」

這二人撥草拔刀而入，只見洞有十幾丈深，陰溼中還有着腥臭味，那洞的形狀稍彎！

姓戈的問道：「洞夠深，此地也荒涼，但却並非是個藏寶好地方！」

他頓了一下，又道：「寶物藏入洞中，我們如何封洞，更重要的是……」他看向林深處！

姓張的一想，笑了。

「戈兄，你這話，好像你還有更絕佳的地方了！」

「不錯！」

「在甚麼地方？」

「終南大山叢裏面，那兒有個小小市集叫景陽鎮，鎮北面的高山有一座絕嶺『叫天嶺』，我知道那兒有個深坑洞，洞中白骨成堆，張兄，去了便知道！」

「死了許多人的深洞，必是藏寶的地方，哈……」

這二人立刻又率領着二十鐵騎連夜奔馳轉入終南大山裏，兩個人已在心中惡毒的有了決定。

二人出了定軍山區轉入終南山區的時候，路上傳來更多謠言，最令他們吃驚的是傳言一夜之間改朝換代了！

姓張的發了急，與姓戈的催動二十鐵騎到了那座尖尖的宛如插入雲霄的高嶺下，那兒已無法再騎馬了！

姓張的抬頭看高處！

「眞高，雲掠半山腰！」

姓戈的道：「下馬吧！」

由姓張的下命令：「下馬，解下箱袋，往山上搬去啦！」

二十名鐵騎立刻行動，各人把馬背上馱的箱袋解下馬來，由姓戈的在前面帶路，姓張的肩頭扛着一把砍刀斷後，緩緩的往高嶺上移動着。

二十二個怒漢艱辛的攀到一處陡崖附近，只見有一棵老虬根松樹像一把大傘似的斜罩着一大片山崖，就在這老松背後，有一堆亂石堆有五尺高下！

姓戈的指着一堆大石，道：「就是這裏，張兄，石頭搬開便知道了！」

姓張的刀指石頭一堆，厲聲吼：「快把石頭搬開！」

二十個大漢早放下了背的箱袋，拚命似的把那些大石頭搬開來，果然出現一個斜地洞。

姓戈的還伸頭往洞內看了一下，回過身來！

「燃火把！」

早有兩個大漢自懷中取了火種砍了松枝燃起來！

姓戈與姓張的二人跟在兩個手持火把大漢後面，小心的走入那荒山野洞中。

那山洞有多深，四人走了有百丈才發現不能再往前走了，因爲前面又出現一個深坑！

火把一支抛下去，便立刻看到十多丈深的洞中白骨成堆，好不嚇人！

姓戈的看看姓張的，這二人吃吃笑了！

「好，眞是個好地方！」

這二人彼此相對點點頭，匆匆的四人又退出來。

姓張的露齒奸笑！

姓戈的雙目見紅光！

就在洞口處，姓張的一聲吼！

「各帶繩索，背了袋子快進去，咱們把東西藏起來，這可是大王東山再起的本錢！」

二十個怒漢不疑有他，挽了袋子取了繩索，跟着姓戈的便進去了！

這地方洞中有洞，而且洞中還死了那麼多的人。

這些人到了洞口處，火把幾支照得亮！

姓戈的命這二十大漢，用繩索小心的把箱袋垂下去，輕輕的放在那堆白骨上方！

只見這些大漢們看着坑內白骨也不禁毛髮悚然，這兒難道會是山中的萬人坑？

也許這兒死了上千人也說不定！

二十個大漢果然小心的把二十個箱袋的寶物垂下去，看得見堆得有五尺高下！

就在大伙準備退出這老荒洞的時候，姓張的自這些人身後下刀了！

姓張的雙手各持一把尖而鋒利的刀，他交叉殺！

他的砍刀未帶進來，但洞中動手尖刀最方便！

姓張的出刀之快、之狠，就好像猛虎噬羊不帶半點猶豫，甚至拿這二十人當仇人一般下刀！

他殺，姓戈的在坑口也殺！

姓戈的同樣也是兩把尖刀，這二人下刀突然，出其不意，等到二十大漢死了一半，還有十人發一聲喊：「將軍，饒命！」

原來這些人未帶兵刃，事情突發，只得求饒！

姓戈一聲吼：「你們就爲大王盡忠吧！」

他再揮刀！

「拚啦！」十個大漢也發了狠，一擁而上，打算把姓戈的推落坑中了！

豈料姓戈的了得，左殺右刺，四個大漢被他殺落在坑中發出骨折聲！

那當然是坑內骷骨斷裂聲！

姓張的自後面狂刺中，餘下的幾人也死在洞口了！

姓戈的雙手握刀，滿臉血光，他雙目盯在姓張的那張同樣滿是鮮血的臉上！

這二人面對面，刀對刀，不動了！

就在一窒間，二人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收刀，二人同時收刀！

「張兄，我們二人不會再有二心吧！」

「這也是我要問的話。」

「這麼多寶物，足夠我們兩家世代快活了，又何需再起獨佔之心！」

「這也是我想到的！」

「那太好了，我們一同把這些死了的好兄弟們拋下去，以他們的屍體，掩蓋住我們的寶物！」

「行，這也算是廢物利用，神不知鬼不覺的，何人會知道這下面還有那數不盡的寶物呀，哈……」

「哈……」

於是，洞中響起了「噗通」之聲一連二十次。

這二人收了尖刀，相偕的下了這座叫天嶺！

遙望着西天，西北風刮得厲害，今年的頭一場大雪快要下了！

* * *

已經是陽春二月了，照說該是春暖花開的季節，然而在北國的山區裏，仍刮着冷凜的西北風，大寒流依舊帶着刺骨的寒意，凍得人們簌簌發抖。高山上的積雪非但未開凍溶化，反而更堅實，更滑溜，因爲積雪的上層表皮在冒水，也就那麼溼溼的薄薄的一層水，却在稀薄的冷空氣吹襲下，反而把下層積雪結結實實的凍起來，而使得急着上山的張博天與戈正二人，不止一次的走到半途又不得不在幾次幾乎翻滾到懸崖下面，而又重折回到景陽鎮的「悅來小客店」裏。

張博天與戈正二人，如果是在一年前，那可是人見人怕的兩頭豹，因爲他二人可是李闖王身邊的兩個貼身悍將，祇是二人萬幸，當李自成被吳三桂搬來女眞大兵，趕出北京的時候，二人正好押了一批珍寶在川陝道上，因此盛會未碰上，却把李自成的私藏，埋在終南山的「叫天嶺」絕峯上面，埋得嚴嚴實實的。

不過張博天與戈正二人也夠狠的，因爲同他們一起爬上「叫天嶺」絕峯的二十個押寶親兵，正挖了一個大岩坑洞，又把金磚珠寶放入這個十丈深洞之後，却一個個被二人守在洞口，一刀一個，全都劈砍在洞口的萬丈懸崖下面，大部份全都腦袋離位，就算有人在谷底收屍，恐怕多一半得張「頭」李戴了。

單就這件事來說，二人甚感滿意，因爲在二人來說，既不要，也沒有在清兵入關的時候，搏命於疆場而爲闖王盡忠，更沒有任何人知道他二人幹了這趟買賣。

本來嘛！原本就是流寇，寇者、盗匪也，而盗匪幹的就是刀口舐血的活兒，東殺西砍的，爲的就是金銀財寶。

如今，天全變了，天變成大清的天下，如果二人當時把這批珍寶雙手再捧到北京，那才叫貨眞價實的傻蛋。

張博天，人長得一副端正相，濃眉大眼，直直的膽鼻，祇是鼻頭尖而圓，寬而厚的大嘴巴四周，長了一半寸長的黑鬍叉子，肥耳下面光溜溜的，看上去像是個富貴相，祇因爲李自成沒成氣候，否則必是一個方面大員之流的人物；再看他身材也相當魁偉，白淨淨的，如果是蟒袍加身，玉帶圍腰，誰見了也會低頭哈腰的側退一旁。

至於戈正，更是一副張飛相，虎臂熊腰，豹頭環眼，繞腮鬍子連到胸膛上，六尺大漢人前一站，還眞是讓人以爲天神下凡呢！

看來二人全是大將之材，却沒有跟上時運，到頭來變成喪家之犬，躲躲藏藏的窩在老河口附近的武當山裏面。

一年多來，二人還眞的夠安份守己，沒再幹他們的老本行，當然二人全有自知之明，一份價値連城的寶物，正等着二人去分享分用，祇等山上積雪溶化，挖開山洞，二人這大富翁算是當定了，誰還會放着富貴的日子不享，再去幹那淌血掉肉的刀口日子！

張博天與戈正二人在年一過完，就急不及待的沿着漢江西進，而到了這終南山下附近的景陽鎮。

年剛過完，二人都在正月二十日的中午，就趕到了景陽鎮，半個月裏，前後往終南山的叫天嶺，爬了三次，却都無功而返。

倚着客房門，一顆腦袋幾乎頂着門框上樑，戈正還抓着他那毛森森的繞腮大鬍子，嘿聲不絕的道：「他奶奶個熊，那麼大的日頭，竟然曬不化山上的積雪，惹得哥兒倆這兒窮急燥。」

坐在一張四方桌上喝悶酒的張博天，往嘴巴裏一連丟了四五粒花生，把個放在一張板櫈上的大脚一收，起身走到戈正身旁，斜着頭望遠處的山峯上仔細瞄了一陣，才又回身緩緩的走回座位，還恨聲的道：「他娘的還有得等的！」

一面招呼仍然倚門望山的戈正，道：「老戈，喝酒吧！急有個屁用！」

也就在當天晚上，這家「悅來

小客店」中，又來了一位年不過三十的健壯男子，但在外貌看中，却是一派斯文，穿了一件藍大褂，外罩兔毛坎甲，一條天藍長褲，褲管分別由兩條指寬的黑帶子紮着，黑布面鞋子，肩上搭了一個搭連帆布袋，袋子的兩端還有繫帶露出那麼兩三寸。

論他的長相，一看是個老實人，一張四方臉，大耳寬嘴巴，眉清目秀下面吊了個懸膽鼻，他那也快六尺的身材，一進門掌櫃的就哈哈笑道：「莫約着白大官人也該來了！」

祇見這姓白的就着店中一張方桌子，放下肩上的搭連袋，一邊笑着坐下來，道：「王掌櫃，這個年過得可好？」

「好！好！如今不鬧流寇，地方上平靜就算是福。」

就着一張櫈子，王掌櫃一手拎着那隻長年不離手的旱煙袋，邊坐下來，道：「今年山裏的雪好像化得特別慢，三兩天恐怕白大官人還不能往山中走啊！」

喝着小二送上來的茶，這位被稱白大官人的笑道：「明天一早，我得往山上去踩踩路，不行再折回來，如果還要等上個十天半月的，那就再回白家堡，總不能就在你這片小客店裏乾耗着。」

哈哈一笑，店掌櫃換裝着旱煙絲，道：「說得也是，這兒到大官人的白家堡，也不過一天的脚程，沒有必要窩在我這破落的小店。」

白大官人，也正是安康以西不過十里的白家堡大少堡主白中天，川陝道上誰都知道，安康白家堡是個武林世家，老爺子白慕堂年已六旬，膝下兩兒一女，大兒子白中天，除了子承父業，學了老父一身本領外，更是醉心歧黃之術，每年開春，總是要攀上終南山的各大高峯，採摘一些嫩枝草藥，幾年來從未中斷過。

* * *

景陽鎮的悅來客店那扇大門，掩上了半邊，因爲天色已黑，從終南山頂吹刮下來的西北風，仍然是那麼的刺骨，店外面的那條泥巴小街上，已不見了人影，就拿悅來客店來說，住店吃飯的人才不過五成，數一數也祇有十七八人而已。

悅來客店門口的兩盞西瓜大的紙糊燈籠，在油座底下各墜了一個包在布裏的石頭，爲的是怕風吹得晃晃盪盪。

屋子裏，七八張四方桌子，看起來全坐了人，祇是沒有一張桌子坐滿人，三三兩兩，各據一方，趕驢運糧或拉着矮不里唧的小川馬往東川鹽的販子們，大多祇是吃了一碗辣湯牛肉盤子麵，乾淨的凑着洗臉水再洗個脚，就倒在那個通舖上睡了，不愛乾淨的，甚至臉也不用洗，就睡下去；如果有人問他們，走了一天的路，趕了一天牲口，怎麼連臉都不洗一下，他們準會說，一臉油泥可擋風刮日頭曬，洗了那多可惜！

安康白家堡的少堡主白中天據了一張桌子，一邊吃喝着，邊與掌櫃的閒聊。

「我到山上所要找的寶物，還眞的要等雪全化了才能找得到，總不能瞎子摸象，挖出來不一樣吧！」

哈哈一笑，店掌櫃瞇着眼笑道：「趕明兒一早，我叫伙計給你準備傢伙，你到了高山頂上刨起來也方便多了。」

「那就謝謝你了！」

「那裏話，白大官人你可不是外人，說謝可就見外了。」

二人這麼有一句沒一搭的對話，却把附近一張桌子上正在大吃大喝的戈正與張博天兩人，四眸給說得扭結在一塊兒，那股子吃驚樣子，祇就看着戈正手舉着酒杯，半天停在空中沒有動的表情，就可以知道。

於是，張博天與戈正二人，對於白家堡的這位少堡主，算是盯上了。

戈正心想，上山挖寶，甚麼寶？不會是老子們的那個山洞「無價之寶」吧！

張博天也在琢磨，這個王八蛋，可能就在打老子們的那些金磚珠寶，好在讓老子碰上。

然而，戈正與張博天二人却有個共同的想法……

其實，二人的想法也就是令他們費解的迷惘……

那就是這小子怎麼會知道的？

上山挖寶還在人多地方嚷嚷的？

還有就是，這小子是甚麼來路？

疑問的結果，對於戈正與張博天二人來講，却全都變成了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先盯牢這小子，當然必要的時候，就在深山先做了他。

當天夜裏，戈正與張博天二人還眞的一直商量到二更以後，方才睡上。

就在二人緊隣的房間裏，白家堡的大少堡主白中天，早已是鼾聲大作，睡得十分香甜了。

當太陽光還未曾自悅來客店正對面的斜坡上冒頭的時候，白中天已收拾妥當，背了一應上山用物及一把十字鎬，手上抓着一把寶劍，沿着景陽小鎮北邊的一條蜿蜒山道，迤邐着朝終南山的高峯方向走去。

相距不到一里多地，戈正與張

博天二人也朝着這條上山的小徑走去。

從東邊灑落的一片金霞，把個天空照射得相當美，美得就如同一張嶄新的藍被單一般，在高山白雪的互映下，人們的心中是應該舒暢，恬靜的……

然而，這時候跟在白中天後面的戈正與張博天二人却並不舒暢，更不恬靜，因爲前面的白中天，竟是與他二人同道。

一連的翻過「三道土地嶺」，那是攀上終南山高峯去的必須經過地方，每道土地嶺上面，均有一座丈高的土地廟，據說那是因爲這一帶山區裏面，野狠特別多，而土地公却專管這些畜牲，不准牠們野過這三座山嶺，也因此，人們祇要翻過這「三道土地嶺」之後，再也不會看到任何住家了。

白中天人一到了第三道土地嶺，就在土地廟前的老松樹根坐下來，歇腿塞肚子，因爲這時候已快近午，吃飽喝足以後，還得有一段好長好長的山路要爬呢！

三道土地嶺的高度，全都差不多，也因此戈正與張博天二人站在第二土地嶺上，還眞的把正在第三道土地嶺上的白中天，看了個一清二楚。

張博天啃着一塊醬肘子，邊道：「咱們倆可得狠着點！」

戈正邊吃，邊仰頭往白中天處望，慢吞吞的道：「祇要看到他往咱們那個地方爬，咱們就把他剁了，大山裏沒有人看到，誰知道是咱哥兒倆幹的？」

張博天不由的摸摸背上的馬刀，他那把砍刀可是喝過不少人血的鋒利鋼刀。

於是，就在白中天翻向第三道土地嶺下方的時候，戈正與張博天二人也急急忙忙的朝着第三道土地嶺上衝去。

白中天脚步相當快，因爲戈正二人才登上第三道土地嶺的時候，他人已沿着碎石草徑，直往正面高峯上走去。

看了這情形，戈正與張博天急忙加緊脚步追去。

翻過第三道土地嶺，戈正二人知道，再往山裏進，頂多再有個四五里，就連那尺寬小徑也沒有了。

一連轉過三個山凹，跨過兩次山溪，戈正二人已看不到前面的白中天。

「快！」張博天當先展開身法衝去。

戈正也急道：「咱們直趕朝陽峯去。」

很快，快得如兩頭黑豹，戈正與張博天二人才不過一個時辰不到，已經攀岩跨崖衝到朝陽峯偏西的那個懸崖上面。

一棵向下垂的合抱老松樹，是特有的，也是主要的記號，另外，一溜長藤，嚴嚴實實的自老松樹根處垂下來，遮了一大片岩石。

戈正與張博天二人對望一眼，沒有異狀。

張博天想笑，因爲，寶物就在一片藤蔓下面，祇要搬離堵塞洞口的岩石，二人這就成了富翁，連下輩子也聞不到「窮」味了。

戈正仰天哈哈一笑，道：「老張！還等甚麼？下手吧！」

張博天手一攔，急道：「慢着！」

一面環視一下四週羣巒絕峯，邊又道：「不要忘了，上山來的可不是祇咱們哥兒倆！」

戈正一聽，不由點頭，道：「對！要不要找那小子去？」

「不必，咱們暫時不要把這洞口附近蓋上的積雪移除，藤上的積雪依舊，就算那小子摸來，他也不一定知道咱們是幹甚麼的。」

「有道理，不過……不過咱們總不能就守在這兒不動，豈不引起那小子的疑心？」

張博天一面揮去身上的雪痕，邊冷笑道：「他最好別冒失，也最好別叫咱們碰上！」

「你的意思是……」戈正比劃個殺頭的模樣。

「嗯！」張博天在他那胖嘟嘟的臉上冒出一個笑，祇是那個叫人起雞皮疙瘩的笑，却被一層寒霜所掩。

哥兒倆凡二十年的殺戮生涯，彼此也太了解，因此，祇要是任何一個動作，任何一個表示，不用開口，心裏全都明白。

於是，戈正又摸摸背的大馬刀，環視一下四山。

時光在二人覺着是慢了些，但等下去似乎毫無意義，因爲既然決定要對那小子下手，就算他眞的遇上，也還是死路一條，顧忌對二人來說，似乎已成了多餘。

二人一打商量，決定開始動手。

「嗆」的一聲，戈正抽出大馬刀，對準附着一層幾有半尺厚的雪，開始劈砍那層藤蔓。

一堆堆的積雪，筆直的落向老松樹下面的萬丈深崖，還未落到谷底，已被從谷裏吹來的陣風，吹得無影無踪。

於是，一大片藤蔓條，一下子連雪全都落下深澗，沿着山壁，帶起大片的雪花與碎石。

一大塊足來磨盤大的岩石，歪歪的却正緊緊的堵靠在山崖邊上。

二人相視一笑，立刻動手試推那塊大岩石。

戈正更把墊在大岩石下面的幾塊碎石除掉。

也就在二人低頭拆除大岩石週圍的碎岩石時候，張博天先是「噫」了一聲。

在這種令人窒息而又興奮的時刻，任何異樣的表情，都會令人吃一大驚。

戈正身材高大，急忙墊起脚，伸頭看過去，不由也是雙眉一皺，因爲他也發覺，就在大岩石上方，斷藤的下面，正有一個足可爬進去的洞口。

對望一眼，戈正與張博天二人立刻「哼咳」有致，施出全身力氣，急急的推開那塊巨大岩石。

就聽一陣雷聲般的巨響，巨岩在不斷撞擊着岩壁的響聲中，滾向峯底。

然而，巨岩離洞帶出一股極爲腥臭的味道，但這時候對二人來講，已管不了這麼多。

不打招呼，且又是爭先恐後，二人甚至連個松枝火把也沒有點燃，立刻朝着十丈深的澗中衝去。

頭前兩三丈，距離洞口近，尚可看見，但過了三五丈，洞中却一片漆黑，尤其人在明處，一旦走入黑暗，雙眸尚不能適應，還眞的是有伸手不見五指的感覺。

也就在二人剛衝入五六丈的時候，就聽一陣「沙沙」巨響，那聲音就如同人行沙灘上一般。

二人一驚，張博天人在後面，正要掏出來的火摺子，立刻被擊落地上，人也斜撞到洞壁上。

而走在張博天前面的戈正，却大叫一聲拚命在洞中左衝右撞，他那高大的身體，不斷的發出撕裂聲與撞擊聲，以及他手中那把大馬刀的碰壁聲。

在拚命掙扎中的戈正，粗啞着聲音，祇低而沉的迸出一個字來，道：「蟒！」

張博天頭撞岩石，尚有些七葷八素，聞言以爲戈正叫自己幫忙呢。

於是，他奮不顧身的揮動雙手，朝着戈正跟前抓去，却在他尚未摸着戈正人的時候，左臂倏然火燒一般的疼痛，大叫一聲，急忙用力收回，於是巴掌一塊大的臂肉幾乎被撕下來。

到了這個時候，張博天才發覺，這洞中原來窩藏了一條水桶般粗細的巨蟒。

就在這麼一陣翻騰中，張博天似已適應洞中的情形。

不錯，那確是一條巨蟒，一條花斑大蟒，正把戈正纏繞着在地上滾動。

再看戈正，由於洞內窄小，根本沒有躲閃餘地，僅看到戈正的一條手臂不停的在揮，在抓。

本來，戈正的身體粗壯，却不料這條蟒更十分兇悍，牠不但死死的把戈正纏住，甚至不斷的張開巨口，對戈正的頭臉咬去，也因此使得戈正沒有再開口說出一句話，甚至一個字來。

要知道巨蟒纏人或任何動物，一旦這個被牠纏住的人倒下地，那就算是死定了，因爲人要用上力，全得要站穩脚步，如果倒在地上，又如何運用得出任何力道？

相反的，對蟒蛇而言，祇要能把人摺倒在地，牠却立刻纏咬自如，更顯出牠的力大無窮。

其實對戈正而言，也是想不到的事，如果明着發現洞中這頭巨蟒，戈正一刀在手，他是毫無懼色的。

張博天一看戈正被巨蟒掀翻在地，顧不得自己左臂淌血，立刻拔出大馬刀劈殺過去，但由於人蟒不停的滾動，他又怕砍到被纏繞的戈正。

漸漸的，人蟒已翻滾到距洞口三丈距離，張博天這才看了個仔細，他知道戈正眞的完了，因爲戈正的那個粗脖根，已變了方向，那樣子何止是面目全非，簡直就是千刀萬剮，但却全招呼在他那顆腦袋上一般，而戈正的頭，如果不是被巨蟒繞着脖子，一準會垂下來。

張博天如今是一喜一憂。

喜的是戈正這麼一死，自己算是放下設計已久的心機，當然，那是在二人分寶時候，施之於戈正的計謀，如今岩洞已開，寶物將露，自己這往後就算是富甲一方的張大財主了。

憂，當然是憂，因爲這條巨蟒，看樣子還眞難對付，自己是躲一躲呢？還是揮刀而上？

就在他的一念尚未決定的刹那間，突見那頭巨蟒昂首吐出二尺多長的叉形毒信，溜不啣的朝他撲來。

這時候就算想逃，也已遲了。

張博天大吼一聲，不等毒蟒撲近，立刻揮刀向牠劈去。

却不料毒蟒的尺半長蟒頭一縮，已疾快無比的繞向靠洞壁的張博天，那種撲擊繞纏動作，眞叫張博天大吃一驚，而急忙朝洞內縱去。

他才剛剛跨過戈正倒在地上的屍體，巨蟒的尾部却已攔住他的去路，急切間，張博天揮刀劈去。

有如金鐵交鳴，又像砍在碎沙石地上一般，張博天的那把大砍刀幾乎有不着力的感覺。

就在他的這一念間，腦際出現了一羣人影……

人影在浮動，全都是沒有腦袋的樣子……

那不正是亡命在崖下面的二十名被他與戈正劈殺的親兵手下嗎？

眨巴着雙眼，張博天極力的想

把那種令他驚心的幻覺抹去，但却愈貶巴愈明顯。

於是，就在他這種驚嚇中，巨蟒的撲纏即將上身的時候，張博天拚命的大叫一聲，一連又揮去四五刀。

雖然，刀刀都中在巨蟒的身上，雖然，每一刀全都發現巨蟒有血被大馬刀的刃芒帶出，但却無法一刀揮斷這頭巨蟒，更何況巨蟒似通靈性般的，祇把七寸以上的部位，盡量的躲過張博天的刃鋒。

也因此，張博天眞的快要步上戈正的後塵，去統領崖下面的那二十名「陰兵」了。

就在張博天正危機重重的，生命已將奔向酆都城的刹那間，突然間，洞口人影打閃，一個人大喝道：「畜牲！竟躲在這兒！」

祇見那人一衝進洞來，先是抖手灑出一把十分香醇的粉末，緊跟着就在背的袋中，抽出一根銀色絲繩。

却不料那巨蟒正要把張博天扳倒，突見來人，似是遇到煞星一般，就在那把香醇的粉末疾灑而來的時候，「咕咕咕」的一連叫了好幾聲，御着一陣腥風，急急的鬆下被纏的張博天，一衝而撲向洞口。

「那裏逃！」

來人手中的銀色絲繩剛剛舉起，正要奔向毒蟒的頭時候，毒蟒已擦着來人的身邊，一衝而過，而來人急得雙手去抓，但却抓了兩手蟒血，那巨蟒已滑出洞外。

來人急追而去，但在仰頭看時，陽光下，那條巨蟒已駕雲騰霧般，朝着朝陽峯頂上衝去。

來人正要追去，突聞洞中「哎呀」聲，祇好把身形煞住。

緩緩的又走入洞中，來人這才發現，地上已死了一人，而另一人則歪坐在洞壁上，正喘大氣。

於是，他又在肩上搭連中掏出火種，燃起一隻小小火把來，立刻間，洞中的一切，盡入眼底。

先是走向戈正的屍體旁，探手一摸，搖頭道：「他死了！」

一面火把照向張博天，但見他已臉色泛青，聳肩喘氣，口中低叫着：「我……」

就在火把的照射下，發現張博天的一條左小手臂，正在往外冒血，而冒出來的全都是黑色的血液。

來人搖着頭，一面在搭連中掏出四五個紙包，還在低聲的埋怨道：「怎麼不看清楚，隨便就往山洞中鑽，應該知道，大山裏荒澤中，獅狼虎豹，毒蟒巨蛇，全是以山洞爲家，硬闖進來，豈不拿自己性命開玩笑！」

張博天似是喘過氣來，但也才說一個字：「你……」

「把這包藥快吃下去！」

張博天命要緊，幾乎連那包藥的紙也塞入口中。

一面低頭看來的人替自己熟練的把傷口敷上一層淡紅色藥粉，且又掏出一塊絲巾，包紮起來。

張博天的痛苦慢慢的在減輕，但隨着痛苦的減輕，而惡念却又在膽邊滋生。

因爲這時候他想到了洞裏面的寶藏。

他不能因爲這人對自己的施捨援手，而喪失價值連城的寶物，因爲那些是他來此的眞正目的，這人如果不是爲了尋寶，怎麼會這雪尚未化完而又寒風刺骨的時候，一個人摸上這叫天嶺來？

張博天暗暗的抓起跌落在地的大馬刀，他要像巨蟒偷襲他與戈正二人的方法，再加諸於這個外表斯文的傢伙，爲了那堆寶物，他不得不如此。

本來這世上就是這種樣子，爲了財，甚麼他娘的父子之情？爲了寶，又管他甚麼朋友之義！祇要有錢，老子就是老子中的老子，就算比我張博天大上個三十五歲，照樣也會叫我一聲張大爺，當然，如果我張博天是個窮光蛋，就算是小之又小的小輩，自己還得稱一聲少爺，甚至小爺的。

這一切，這一切全都是「銀子」在作祟，於是，張博天不得不再爲洞中的那堆寶藏，而昧起良心，再施殺手。

但他也發現，來人身手不俗，還抓了一把寶劍，顯然武功很高。

於是，他必需要一擊而中，否則……

就在他這連串的意念中，却發覺這人手舉着小火把，朝着洞中摸進去。

「你要幹甚麼？」張博天擠出一句吼叫。

來人一遲疑，回頭道：「尋寶呀！」

跌跌撞撞的暴伸右手，虛空亂抓的張博天，齜牙咧嘴，把大馬刀一陣揮動，叫道：「不可以！你不能！」

那人一楞，立刻聯想到張博天的「善意」吼叫，不由一笑，搖着頭道：「你不要擔心，不要白不要，豈可輕易放棄？」

張博天大怒，咬牙切齒道：「你他娘的原來早就覬覦那堆東西了？」

來人似是一楞，但旋即笑道：「也可以這麼說，白某人上山來，多一半爲的就是這些可遇不可求的寶物。」

張博天似是喘過勁來了，因爲他已經能背頂着洞壁，慢慢的站起身來，再加上洞中的那股含有雄黃

的香味，使他有清醒作用，幫助他恢復活力不少。

暴怒而無法自己的望着姓白的長驅直入而深入洞底，他也一步半尺加三晃，跌跌撞撞如酒醉般的朝洞底移去。

十丈距離，張博天就着燈光走過去……

到了，那不是洞底嗎？因爲岩石擋住去路。

伸手觸摸，岩石冷凜而堅硬。

洞頂！洞壁，全都是一樣，全都是岩石，全都是灰黑色帶黃土的洞穴。

那四隻鐵箱子呢？

六隻帆布袋呢？

爲甚麼洞中是空的？

張博天幾乎昏了過去，巨蟒沒有要了他的命，但失去這些價值連城的寶物，才眞的會要了他的命。

因爲他張博天與戈正，爲的就是這些寶物，才摸到這深山裏來的。

如果眞的寶物失了，事實上寶物已不在洞中，張博天覺得，倒不如戈正，兩眼一閉，離開這個比他張博天與戈正二人的心更醜陋的世界，因爲他們再醜，也醜不過這世上那些心機更奸詐陰險的惡人。

張博天幾乎要哭起來，胖嘟嘟的臉上，一下子充滿了汗珠子，如果用手去摸，一準覺得他的那一臉汗珠子比山谷下面的泉水還涼。

猛然的注視那個蹲在地上的「救命恩人」，張博天心中在激盪，先殺了這個姓白的，出出這口鳥氣再說。

祇見他在這一惡念中，緩緩舉起手中大馬刀來……

「你看！你看！這就是無價之寶！」

姓白的回身仰頭，目注張博天，那份得意的樣子，根本忘了張博天的舉刀是「爲甚麼」。

也算是一種得意忘形吧！

姓白的，正就是安康白家堡的大少堡主白中天。

白中天本來並未登上這個朝陽峯來，他是在另一峯上，尋找他的各種草本中藥材料，但他在一連聽到兩聲大叫中，發覺高峯之上的另一面，有人呼叫，折轉過去，却發現是在對面的朝陽峯上。

於是，他立刻奮力衝了過來，這才在這洞中，及時的把張博天救了下來。

但他心中不無疑惑與遺憾。

疑惑的是這二人身材魁偉，身上帶着流寇慣用的大馬刀，上到這高山上來幹甚麼？

而遺憾的，則是他衝來救人，但還是晚了一步，因爲戈正已遭蟒吻而氣絕當場。

白中天救治了張博天的傷勢以後，急急的，而又興高采烈的深入洞中，就着洞底，沿着石壁，用手挖挖刨刨的，而且是極爲專心的在每塊岩石上刨……

他根本忘了還有個張博天，已磨蹭到他的身邊，他的身後，甚至已把大馬刀舉起來。

因爲，白中天找到了「蛇片」，那是中藥中的無價之寶，它幾乎無毒不治，無病不除，保養的藥中，加上少許「蛇片」，連病人的氣色也變得除濁而清爽；尤其是治病方面，五毒七癆，祇要加上少許這種「涼中之王」的「蛇片」，那必然是效果立現。

「蛇片」這件可遇而不可求的藥中之寶，乃是因爲冬眠中的巨蟒大蛇，在蟄居的洞穴深處，蟒嘴對着某一岩石，不斷的呼出體內之氣，天長地久，牠所吐的龍涎與腹內呼出的氣，在那個岩石上面，結着一層層的晶體白片，天寒地凍，形成了這種得之不易的藥材。

張博天本來要舉刀劈下，一看白中天專心一致，拿出一塊白布，舖在地上，就着那塊岩石，拚命的用一把匕首，在那塊岩石上面鏟剮。

張博天看得很眞切，一層層，如大拇指甲的白霜似的薄片，落在白中天舖在地面上的布面，火把的照耀下，發着亮晶的閃光，十分惹人眼。

但張博天可不懂這些，他所關心的，祇是他的寶藏，如今成了空中消失於無形的樓閣，而他的希望，也成了一場春夢，二拾年跟着闖王闖天下，如今年已四十，得到的祇是一場空歡喜。

他想起一年以前，戈正與他二人，在殺了那二十名親兵之後，爲甚麼沒有多帶一些出去先花用，二人祇不過各塞了幾個金元寶，就趾高氣揚，意滿志得的下山而去。

突然間，張博天想到了一件事，難道會是他？

張博天想到誰？

然而，張博天在衡情量勢以後，他又緩緩的放下手中的大馬刀。

張博天正準備步走向洞口的時候，突然間，他眼睛一亮，洞中石縫裡有金光一閃，不經意的彎下腰去，張博天拾起那個令他吃一驚的金片來。

他太清楚了，那可是闖王玉帶上的飾物，怎麼會掉在這洞中？

那麼來人又是誰？

不可能是戈正吧！他一直都是陪在自己身邊的呀！

於是，他收起那個如牡丹花的金片，倒拎着大馬刀，緩緩的朝洞口移去。

洞外面，東陽西移，站在這朝

陽嶺上，看得一淸二楚。

因爲，朝陽峯自太陽東出到日落，全都看得到，因此被稱做朝陽峯。

又過了盞茶時候，才聽到白中天哈哈笑着走出洞口。

「你好多了吧？」

「謝謝救命之恩！」

「謝甚麼？祇不過舉手之勢，而我却要謝你！」

「謝我？」

「是啊！」白中天揚一揚手中的白布小包，又道：「這就是我白中天尋找的無價之寶，如果不是二位的叫聲把我白中天引來，又如何能夠輕易的找到這些『蛇片』？」

張博天一頭霧水，總算被一掃而光，當即問道：「白仁兄是幹甚麼行業的，難道是郎中？」

哈哈一笑，白中天道：「並非懸壺郎中，祇不過熱衷歧黃之術而已。」

張博天立即又道：「白仁兄上山來，爲的是……」

「尋寶，就是……」他得意的又揚揚手。

一聲極爲苦澀的笑，張博天道：「我二人也是來尋寶的，祇是人的運氣，天的邪氣。」

張博天一頓之後，又道：「人若運氣不濟，老命都不知道是怎麼丟的！」

他一指地上躺的戈正，又道：「你看我這位戈兄弟，如果他站在任何人前面，誰都會說他至少還能活個三五十年的，可是……這就是那句話，霉運罩頭。」

張博天一指洞外的天，又接道：「天要盡冒邪氣，天下可就大亂了。」

白中天笑着道：「你這話一點不錯，李自成那個魔王，就那麼一陣攪和，漢人的天下變了樣，變成『淸』了。」

張博天一聲苦笑，他能說甚麼？

於是，就聽白中天道：「本來，我還要往上面去，可是越往上雪越深，我找的那幾個寶貝，恐怕還得個十幾二十天的才能刨得到。」

張博天心想，你小子挖藥材草根之類，就說找藥材，却偏偏說成找寶貝，娘的，這也算你走狗運，如果不是遇上巨蟒，如果不是戈正身亡，就你這一句話，就叫你死在這荒山野嶺之上。

突聽白中天道：「走吧！翻過三道土地嶺，有戶人家，咱們去那兒借一宿，明兒一早再折回景陽鎭去。」

張博天想說甚麼，但他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人却對洞中躺的戈正一搖頭，跟在白中天的後面，朝三道土地嶺方向奔去。

山路是難行的，尤其在沒有山徑的野嶺上，更難行。

張博天的傷本來很是不輕，如果不是白中天及時趕到，如果不是白中天的藥效好，張博天至少也要痛苦得折騰三五天的。

然而他還是夠幸運的，因爲他遇上了白中天，叫他死裡逃生，撿回一條命來。

如今，他甚至還能忍受着左臂傷痛，跟着白中天，一路朝三道土地嶺走去。

山谷下面的水聲，漸漸的淸晰可聞，也許白中天在高興中，當二人跨越谷溪的大石頭上時候，白中天又掏出幾粒藥丸，對後面跟着的張博天笑道：「就着溪水，把這幾粒藥丸服下去，提神醒腦，兼而補元氣。」

張博天急忙接過來，一下子全塞到口裡，就着大石，他爬下去「呱嘟呱嘟」猛喝兩口水。

二人一逕攀上三道土地嶺，平着望去，前面還有兩道，土地嶺上土地廟，老松樹下灰濛濛的。

望望天，眞的快要黑了，因爲人在深山中，天亮天黑那可是絕對的，也就是天亮一定見到太陽，天黑必然日落山，太陽的餘光比其平地來，至少要少上一半。

連停都沒停一下，白中天領着受傷的張博天，兩個心情不同，志趣相反，黑白道分明的「天」字號人物，一溜的翻過了第三道土地嶺，朝着一座相距山溪邊不過二十來丈遠的一處山凹的茅屋中走去。

茅屋中，正中間已有了燈光，燈光不大，但在這黑漆漆的夜裡，看得仍然相當遠。

有燈光就有人在，白中天已是喜形於色。

而張博天却並不高興，他在想着他的寶藏，究竟是誰把那麼多的寶物取走？

當然，在他沒有找出寶物之前，任何這兒的人，全都帶着洗不乾淨的嫌疑，自然，這位救他命的白中天大少爺，也脫不了干係，因爲一個常年盡在深山高嶺中尋他心中「至寶」的人，包不準會沒有動了他那寶藏的手脚。

就白中天的隔溪呼叫中，張博天又回到了現實，他看到茅屋裡走出一個壯漢，而壯漢的後面，又跟了一個女人，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也從屋裡跑出來，就着屋裡燈光，他看得一淸二楚。

張博天跟着白中天跨過山溪，來到那戶人家前。

「眞是稀客！大少堡主今年這麼早就上山了！」

「老吳！你們這個年過得可歡暢吧？」

祇聽那個壯漢笑着走向場邊，道：「流寇不造反，百姓好過年嘛！」

張博天一聽，心裡還眞不是滋味。

白中天笑着走近茅屋，一面摸着那孩子的頭，邊對一旁笑迎的婦人道：「大嫂子這一向可好哇？」

「好！少堡主你也好！」

白中天邊笑着，回身指着張博天，對姓吳的道：「這仁兄在山上遇了痲煩，我把他也帶來你這兒，歇一宿，趕天亮我們就回景陽鎭。」

姓吳的立刻招呼他老婆，道：「快弄些吃的，遠來的賓客，可不能慢待。」

姓吳的還眞夠熱情的，一直把白中天二人禮讓到茅屋裡坐下。

邊喝着茶，白中天把張博天的遭遇，對姓吳的說了一遍，更把自己得的「蛇片」也毫不隱瞞的說了一遍。

姓吳的一聽，立刻與高采烈道：「那畜牲又在山上造反了，我正準備找牠呢？牠竟還是害死一個人。」

白中天笑道：「如果你們再遇上，算是第三仗了，望你得勝而歸。」

姓吳的一笑，也道：「如果收拾了那條千年巨蟒，就牠那張蟒皮，就値上百両銀子，比起我獵上三頭老虎，還値銀子。」

張博天這時候才想到，原來這姓吳的是個獵戶。

當然獵戶的嫌疑也最大，因爲他們長年就在山中混，說不定眞的被這姓吳的弄走了！

於是，張博天有了一個令人可怕的意念！

且說張博天在白中天的帶引下，來到了獵戶吳家，三人才在正屋沒有坐多久，吳家嫂子已把一大盤醬肉端在桌面上，一大壺燒酒，還有大海碗的筋麵條，一人前面一大碗，連吳獵戶那個小兒子也湊着桌邊呼嚕嚕的往肚裡吸麵條，一副自得的模樣。

三人喝着，白中天這才問張博天道：「張兄二人怎麼這時候往山上跑，難道也是在搜尋甚麼稀世藥材？」

張博天一聲苦笑，道：「我這是陪我那兄弟上山，他說要找人，却岔了路，幾乎把我這條命賠上。」

吳獵戶問道：「究竟是在甚麼地方碰上那畜牲的？」

「翻過三道土地嶺，再往西去，繞過七八里地，那處好像叫朝陽峯的山上。」

吳獵戶一驚，道：「可別往那鬼地方去，陰風慘慘的大白天也會聽到鬼在叫！」

白中天雙眉一皺，道：「怎麼回事？」

張博天也道：「難道就因爲那兒出了那條巨蟒？」

搖搖頭，吳獵戶道：「二位可能還不知道，就在那個朝陽峯下面深谷裡，不知甚麼時候，竟然死了二十來個一色打扮的人，全都是被人切下腦袋，從老高的懸崖上踢下來的一般。」

白中天一驚，道：「眞有這等事？」

張博天心裡明白，那全是他與戈正二人的傑作，祇是在如今的場合，他不能不有所表示。

心念及此，當即也問道：「吳兄是怎麼知道的？」

吳獵戶道：「去年秋初時候，我追趕一頭花斑豹，那時候牠已中了我一鋼叉，淌着血竄到朝陽峯下面，但等我趕到那兒，却沒有那畜牲的踪影，一大堆帶着衣裳的屍骨，在那兒，可是沒有一個頭骨不是滾得遠遠的。」

仰着脖子喝了一口酒，吳獵戶又道：「他娘的還眞霉氣，回來後害了一場大病，在床上整整躺了半個月，那半個月，可眞苦了娃兒他娘了。」

張博天當即又問道：「這以後你又在那兒發現些甚麼？」

「我是去了幾次，但是甚麼也沒有發現。」

張博天心裏在罵，你小子會撒謊，去了幾次沒發現甚麼，騙誰？

但他却表面上仍然一派斯文，也因此誰也沒有看出他腹內機關。

當天夜裡，張博天就在吳獵戶家歇下來，祇是他在夜裡盡在做惡夢，白中天幾次被他吵醒過來，但白中天明白，一個身負蟒傷的人，在經過那麼一陣驚心動魄的生死搏鬥以後，做惡夢那是自然現象。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白中天與張博天二人離開吳獵戶的那所屋時候，吳獵戶特別拉着自己那個十來歲的小兒子，一直送到山溪旁。

白中天一手摸着那孩子的頭，笑對吳獵戶道：「放不放心把小杰送到白家堡去，學幾招防身把式，再讓他識幾個字？」

吳獵戶透着感激的道：「大少堡主這麼說，吳超心裡自然感激十分，等過兩天我同他娘商量一下，再說……」

白中天哈哈一笑道：「有話祇管說，我又不是外人，再說每次我上山，都免不了要打擾你一陣子。」

張博天心中疑竇更濃，好傢伙，這二人經常山裡走動，難保不被他們找到自己的藏寶地方，他娘的等着瞧吧！

（未完•二）

上文提要：徐元平、丁玲、查玉等人找到孤獨老人之墓地，正在揣測之際，忽聽易天行與人一路交談而去，內容提到紫金釵和南海奇書、美女，宗濤決定跟踪前去看究竟，查玉與徐元平亦跟去，金老二與丁玲在原地監視。三人到達目的地，看見紫衣女正在墳前拜祭，周圍竟然站了一衆梟雄，其中一白衣少年想靠近紫衣女……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故洩秘密心難測　天蠶絲繩扣羣雄

拂花公子道：「荒野土嶺，不毛之處，難道還會有甚麼名字不成？」

王冠中喝道：「兄弟並未相邀閣下，不知你跑來此地作甚？」

拂花公子道：「本公子久聞南海奇叟有女貌如嬌花，艷若天人，特地趕來見識見識，看她比本公子嬌妻如何？」

王冠中氣得全身抖動，怒聲說道：「好一個沒廉恥之人，這等放肆之言，你也敢說出口？」

拂花公子大笑道：「黑水白山之間，有誰不知本公子風流之名，我是特地趕來看她，她應該引以爲榮才對！」

王冠中暗中運聚功力，冷冷說道：「像你這等人，活在世上也難做出甚麼好事……」緩緩舉起右手，準備劈出。

他舉掌之勢雖然緩慢，但場中之人都知道這一掌當是他畢生功力所聚，一擊之下，絕非小可。

忽起一人沉聲說道：「王兄暫請住手，聽兄弟一言如何？」

王冠中回頭望去，看那說話之人正是查家堡堡主查子清，說道：「查兄敢是要替他出頭麼？」

查子清乾咳了兩聲，道：「這位拂花公子之名，不但王兄沒有聽過，就是兄弟生長冀北，緊臨關外，也未聽過拂花公子之名……」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這等浮狂之人，死有餘辜，兄弟豈肯替他出頭，不過王兄在動手之前，應該先問清楚他如何知道令師妹艷若天人？」

王冠中暗暗忖道：是啊，我師妹僻居南海，難得和生人見上一面，遨遊中原，不過是近數月的事，此人既是初到此地，何以會知我師妹秀麗之名？」

正欲出言相詢，那拂花子哈哈大笑道：「本公子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這點……」

忽聽一聲冷笑，接道：「老叫化走遍一十三省，見過冷僻桀傲之人不少，却從未見過厚臉皮的人，今天算開了眼界啦！」

那白綾少年似是被宗濤這兩句傷到要害之言，說得難再忍受，突然暴喝一聲，揮扇直攻過來，摺扇劃起一片尖嘯之風。

此人出手一擊，勢道凌厲絕倫，武功之高，不在場中幾位馳名江湖的高手之下。

宗濤縱身向旁側閃避三尺，讓開摺扇，揮拳反擊，雙拳連續劈擊了八招。

他自在玄武宮中和徐元平互相揣摸「達摩易筋經」中記載的武功眞訣之後，不論拳掌內功，都有了驚人的進境，一望即知武功非凡，心中突然一動，想起一個人來，立時

揮拳反擊，連攻八招，想以迅快無比的迫攻之勢，看那少年閃避的武功路數，是否就是自己心中想到之人。

但見對方身子一陣急轉，連連移動位置，竟然把宗濤一氣呵成的八招完全讓避開去，但兩人打的和閃避的均極迅快，以致場外之人，無法看清楚兩人拳路身法。

易天行暗暗一皺眉頭，忖道：看來武林間幾個頂尖高手，都還未消去爭名之心，這老叫化的武功，不但沒有因年邁減退，而且還大有進境。據此類推，一宮、二谷、三大堡中人物，恐都要較昔年進步了。

忖思之間，那白綾少年已展開反擊，摺扇搖舞，撒出重重扇影。

全場中高手，似都未料到拂花公子武功如此之高，不禁爲之一呆。

宗濤一面揮拳還擊，一面暗暗忖道：這小子身法拳路似屬長白一派，但却又有些不像，招術詭異，大是難擋，老叫化如不在玄武宮水牢之中，參悟甚多精奧武功，今日之戰，勢難佔得上風。

一念及此，心中對徐元平更是感激。

兩人扇來拳往，片刻間已動手相搏了四五十招，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全場中人都不禁怦然動心，目光一齊投注在那白衣少年身上，顯然這一干高手，都爲這白衣少年高强的武功感到震驚。

那白衣少年臉上也有些神情微變，似是對宗濤能和他相搏如此之久一事，甚感訝然。

但見兩人越打越快，爭搶先機。

原來兩人心中都明白遇上生平罕見的强敵，這一戰勝敗之分，關係甚大，誰也不敢有半點馬虎之心，鬥到酣處，忽聽那白綾少年叫道：「老叫化子，果非浪得虛名之人，再試試我『奪魂三扇』如何？」

宗濤大聲笑道：「你有甚麼看家壓箱底的本領，儘管拿出來吧！」口中雖是說得輕鬆，但心中却是毫無輕視對方之心。

那「奪魂三扇」，絕非小可。宗濤拳勢一變，左手一拳金牌門中絕招「斗轉星移」，右手却劈出一掌「達摩易筋經」上的「西天雷音」。

這兩種拳勢，一個變化奇奧中挾着無比的剛猛，一個却緩緩的掌勢，含蘊着潛力暗勁。

拂花公子來不及施展「奪魂三扇」，「神丐」宗濤的左拳已當頭罩下，迫得他祇好先封敵勢，摺扇一轉，劃出一道扇光，封住了「神丐」宗濤一招「斗轉星移」，左手食中二指一併點了出去，反向宗濤右腕脈門上指襲。

要知高手過招，一發覺對方攻勢猛惡時，立時以制敵機先的方法，迫使敵人自行收回，讓他無法把威勢發揮出來。

拂花公子究非等閒人物，看出宗濤左掌緩緩劈來一招「西天雷音」，暗藏內勁，祇怕掌勢之中還蘊藏着極厲害的變化，突出一招「畫龍點睛」，奔襲宗濤右腕脈門，想以搶得三分先機的優點，把宗濤這一擊迫得自行收回，使他無法發揮出來。

他想的雖是不錯，但這「達摩易筋經」上記錄的絕學，變化是何等的奇奧！豈是他能夠預測。

宗濤眼看拂花公子指襲過來，立時微微一沉腕勢，右掌倏然收了回來。

就借那腕勢微微一沉之間，已把含蘊在掌勢內的暗勁發了出去。

一股無聲無息的潛力，直逼過去。

拂花公子眼看宗濤的掌勢，被自己搶制先機的還攻，迫得中途收回，正待施展「奪魂三扇」，忽覺一股暗勁襲上身來，不禁大駭，暗暗驚道：中原武功，果是不可輕視，百藝雜陳，無所不包。趕忙運集內功，抗拒那襲上身來的暗勁。

這一運功抗拒，頓感全身一震，不自主的向後退了三步。

場中羣豪都看得有些茫然，不知宗濤用的甚麼武功，竟能在緩緩一擊中，無聲無息的發出暗勁，把拂花公子震得向後退去。

拂花公子受此一擊，狂傲之心消去不少，一面運氣調息，一面目注宗濤說道：「閣下武功果非虛傳，如你能躲開本公子奪魂三扇，本公子立時率領手下轉回關外，三年之內，再不涉足中原一步。」

宗濤縱聲笑道：「莫說『奪魂三扇』，就是九扇十扇，老叫化也不放在心上。」

拂花公子摺扇一振直欺過來，人還未近宗濤，手中摺扇已開始掄動疾轉，逼近宗濤，已是人扇不分。

但見重重扇影，挾着絲絲尖風，分由四面八方環繞在宗濤身側。

忽聽那重重扇影中的白衣少年大喝一聲，千重扇影突然間合而爲一，直向宗濤前胸點到。

這一變，不但大出意外，而且絕猛的勁道集中了一點攻來，單是那勁銳之勢，就叫人難以抵擋。

宗濤吃了一驚，右拳疾變一招「冰河開凍」，拳勢斜斜擊出，橫向拂花公子右臂上面擊去。

耳際間響起了拂花公子冷笑之聲，那疾點來的摺扇突然一張，又化出重重扇影，斜削橫劈，變化難

測。

宗濤吃了一驚，急急倒躍而退。

他應變雖然夠快，但仍晚了一步，祇覺扇風拂袖而過，原已破爛的衣袖，立時又增加兩道裂口。

宗濤低頭望了望被摺扇劃破的衣袖，臉色突然大變，默然不語，向後退了三步。

楊文堯忽然接口說道：「宗兄已經勝他在先，如以江湖間比武規矩，拂花公子早已落敗，至於生死相搏，那自是又當別論，一兩招應變不及，乃武功常有之事。」

查子清接口說道：「楊兄說的不錯，須知各人擅負絕學，不相雷同，萬一對方之長，剛好和自己短處相接，吃點小虧，在所難免。偶有失誤，自是算不得甚麼丟人之事。」

宗濤微微一笑道：「兩位之言，並非沒有道理，但老叫化……」

易天行突然接口說道：「宗兄乃大豪大俠，一向恩怨分明，不容混淆。」

宗濤怔了一怔，道：「這個老叫化子擔當不起。」

要知易天行的聲望遠在二谷、三堡之上，當着羣豪之面，這等對他讚揚，縱然別有用心，但在宗濤聽來，也不覺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楊文堯突然乾咳了兩聲，說道：「易兄這幾句話，說得不覺太肉麻麼？當今武林之世，有誰不知宗兄是唯一和你作對之人……」

他微微一頓之後，拂髯接道：「祇因你掩飾得法，一手遮盡天下英雄的耳目，連我們二谷、三堡中人也被你騙了過去，對你敬重無比……」

易天行哈哈大笑道：「怎麼？你們現在對我不敬重了？」

楊文堯道：「你自己不想想，所作所為，值得別人敬重你麼？」

易天行從未平復過的笑容，突然斂失不見，冷冷的瞥了楊文堯一眼，道：「不敬重又能怎麼樣？」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這個麼？那就很難說了，易兄在天下各大門派以及二谷、三堡中，全都埋伏下奸細，對天下武林道上的舉動自是瞭如指掌。易兄却又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排紛解難，坐享英名……」

易天行冷笑一聲，接道：「楊文堯，你見過英雄怒麼？」緩步直對楊文堯走了過去。

面對着「神州一君」滿臉殺機，楊文堯不自覺的微生寒意，江湖上沒有人知道易天行武功究竟有多高深，數十年來也沒有一個人和他作過生死之搏，這一位美譽滿天下的人物，武功和行蹤，也充滿着神秘。

有一件江湖上盛傳的事，那就是他臉上嘴角間，永遠掛着一份和藹的笑容。這笑容雖不是人人常見，但異口同聲的傳說早已深入武林人心，永不發怒的微笑，成了易天行的一種標誌。

此刻，易天行突然收斂了數十年沒有平復過的笑容，更顯得殺機濃重，神威逼人。

楊文堯一面暗中運集功力戒備，一面回顧了左右的查子清和冷公霄一眼。

查子清、冷公霄是何等人物，如何看不出楊文堯早已心生了怯敵之意，那左右一眼相顧，已暗傳向兩人求援之意。

冷公霄、查子清潛意識中感覺到「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武功似是高過他們，但平常又從未想到過這件事，如果有人要他們單獨和易天行相搏，事先兩人都將會毫不考慮的答應下來，但此時，兩人亦似被易天行那威嚴神情所懾，和楊文堯產生了一般的感覺，不知不覺中露出了怯敵之意。

但見易天行緩步行來，在三人身前四尺處停了下來，高聲說道：「楊文堯，你向前移動三步。」

這兩句話說得十分威嚴，似是每句每字中，都有着使人無法抗拒的力量，楊文堯不自覺的依言而行，向前走了三步。

但他畢竟是久走江湖人物，身子剛剛站好，已經覺悟到事情做錯，雙手微微一召，查子清和冷公霄立時跟了上去。三個人又成了並肩之勢，三人心意相同，如若易天行不顧一切的出手猛擊，三人合力接他一掌，亦可減少一分危險，在一試易天行實力後，再設法對付他。

祇見易天行雙眉一揚，聲音十分低沉的說道：「楊文堯，我是要你一個人向前三步，聽到沒有！何苦牽連上別人呢？」

這等在衆目睽睽下的指名挑戰，別說以楊文堯在江湖的身份地位難以忍受，就是稍有些許名氣的武林人物，也是難以忍受。

但陰沉無比的楊文堯，面臨到生死關頭的時候，竟然把虛名凌辱置之度外，略一沉思，說道：「易兄大可不必惱羞成怒，就是要動手，兄弟也要把話說完才能奉陪……」

忽見梅娘一頓手中竹杖，大聲說道：「諸位如果要動手相搏，天地這等遼闊，哪裏不好拚命，為甚麼單單要選在此地？」

本來易天行和楊文堯已成了劍拔弩張之局，易天行已擺出非打不可的姿勢，楊文堯雖然不願打，但已被逼到退無可退之境，但聽得梅娘一陣大喝之後，雙方面都為之冷靜下來，想到此來之意，旨在那墓中的紫金釵和「戮情劍」匣，哪一方不能忍受氣怒，哪一方就要先擋銳鋒。

眼下之局，南海門、易天行、楊文堯成一個三足鼎立之局，三方面的實力，似是都很強大，任何一方，也無法估計出另外兩面的實力，但易天行和楊文堯都有個共同的見解：那就是任何兩方先行動手，都將是一個玉石俱焚，兩敗俱傷之局。是以兩人的用心，都希望挑起對方和南海門的正面衝突，先讓別人拚個死活出來，自己好坐收漁利。

楊文堯挑撥雙方相鬥的用心過切，以致行動太過激烈，弄巧成拙，竟然和易天行正面衝突起來。

梅娘如不接口，雙方在無法下台之下，最後勢非一拚不可。

但她這一陣大叫，使易天行甚少被人激起的怒火消了下去，暗暗忖道：今日之局，本來穩操勝算，想不到竟被拂花公子一攪，鬧成一個天下大亂之局。但此人所以肯為自己助拳，就是為那紫衣少女美色而來，想一想也無法責怪於他，以目下情形而論，局勢已大是不利，不如暫先撤離此地，再俟機而動。

心念一轉，目注楊文堯道：「楊文堯，兄弟這一生中，從未對人發過脾氣，今日破例相對楊兄，內心甚是不安。」

楊文堯接道：「哪裏，哪裏，兄弟話多欠思考，以致開罪易兄。」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世間從沒有開罪過兄弟之人，楊兄可覺得開罪了兄弟麼？」

楊文堯聽出口氣不對，但一時間却又難測他用意何在，怔了一怔，道：「易兄這話是甚麼意思？」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當今之世，還沒開罪過兄弟的人？」突然轉過身去，揮手對那白綾公子說：「常兄，咱們先走一步吧！」

當先轉身而去。

那白衣少年自和宗濤動手相搏了幾招之後，似是已覺出中原武學果是不可輕侮，狂傲之態減了不少，但他又似對臉垂黑紗的紫衣少女戀戀難捨，竟然呆在那裏，不肯離去。

忽聽一個清越甜脆的聲音，飄入了羣豪耳際，道：「易天行，不要走，我有話問你。」

易天行因拂花公子的留戀不去，心中大感懊惱，但又不能強行迫他同行，如若捨他而去，又減少了一個難得的有力幫手。

正感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的為難之際，突然聽得那紫衣少女呼叫之言，立時停了下來，朗朗說道：「姑娘有甚麼話要對在下說麼？」

紫衣少女嬌若銀鈴的聲音，重又透出那覆臉黑紗道：「你站得太遠了，走近些，我有事問你。」

易天行為難的皺了皺眉頭，依言走了過去，走過拂花公子身側之時，拂花公子竟然隨在他身後向前行去，易天行回頭瞪他一眼，也未阻止於他。這時楊文堯等不再出口干涉，冷眼旁觀着局勢發展。

易天行相距突起墳墓，尚有六七尺時，自動停了下來，說道：「姑娘有甚麼話，快些請說。」

紫衣少女突然輕輕歎了一聲，道：「你和我相約的事情，忘了麼？」

易天行怔了一怔，心中忖道：這等機密大事，她竟當着這多人的面前說了出來，口中却應道：「姑娘先自不守約言，如何反來相責於我？」

紫衣少女幽幽說道：「我這幾天心裏太亂了，無暇顧及咱們相約之事。」

易天行道：「那麼今天姑娘心中平靜了麼？」

紫衣少女道：「平靜了，而且今生今世，永不再亂了。」

易天行若有所感的歎道：「姑娘才華絕世，為人做事，都難以常情測度。」

紫衣少女道：「不要談這些了，咱們還是談談正經事吧！」

易天行心中怦然一跳，忖道：妳這是甚麼用心，當着這多武林人物之面，討論對他們的辦法，那豈不是告訴別人，咱們殺他們的計謀，好叫別人早些防備。

祇聽那紫衣少女繼續說道：「你心裏害怕麼？為甚麼不講話了？」

易天行心中大感氣忿，暗暗罵道：妳這鬼丫頭，存心揭破隱秘，好讓天下英雄先行對我發難。他心中雖然氣忿，但神情間仍然保持着平靜神情，笑道：「姑娘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她臉上覆垂着重重的黑紗，無法看清楚她臉上神情，祇見她垂臉黑紗一陣顫動，說道：「咱們相約第一件事，是取出那孤獨之墓中的存寶，金蝶、玉蟬歸我，金銀翡翠歸你，如果再有其他之物，咱們打賭決定誰屬，對麼？」

易天行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姑娘沒有記錯麼？」

紫衣少女道：「我是天下記性最好的人，如何會記錯呢？」

易天行道：「在下已經記不清楚了，姑娘既是不會記錯，大概是不會錯了。」

黑紗中，飄傳出那紫衣少女嬌脆的笑聲，道：「咱們第二件相約

之事，不知你記住沒有?要不要我再重述一遍?」

易天行道：「不必了，在下對第二樁相約之事，記得一字不錯。」

拂花公子突然插口接道：「易兄，你們第二樁相約的甚麼事?本公子是否可以參與一聞?」

易天行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待會兒兄弟再講給常兄聽就是。」

紫衣少女忽然站了起來，姍姍蓮步走近梅娘身側，說道：「易天行，那穿白衣的是甚麼人?」

易天行還未接口，拂花公子已搶先接道：「本公子世居關東長白山中，家父名震黑山白水……」

紫衣少女接道：「好啦，別說了，你要把祖宗三代都背誦給我聽麼?」

拂花公子呆了一呆，道：「那我要怎麼說?」

紫衣少女銀鈴般的笑聲響盪在遼闊的山野，聲音奇特，充滿輕俏和誘惑，羣豪聽上一陣，都不禁怦然心動。拂花公子更是難以尅制心中的激動，忘乎所以的舉步直走過去。

易天行突然向前兩步，探手一把抓住了拂花公子的右臂，說道：「常兄，你要到哪裏去?」

拂花公子道：「祇聽她這拘魂動魄的笑聲，已使人如登仙界，如歸故鄉，難以抑制住滿懷思慕之情，姿容膚色，恐更是秀絕人寰，本公子如不看她一眼，豈不是終身大憾?」

易天行臉色微微一變，低聲說道：「常兄也是武林世家，令尊被稱關外一代武學宗師，這做人養氣的功夫，常兄就一點不懂麼?」

那黃袍大漢眼看易天行抓住了拂花公子不放，大喝道：「快些放開我家公子，有話不會好好說麼?」

這時，那紫衣少女笑聲已斂，羣豪如解重縛，心神一暢，楊文堯暗暗喜道：好啊!這黃衣大漢渾渾噩噩，拂花公子狂傲無恥，看來他們大有窩裏反的好戲。

拂花公子穴道被點，心中才警覺過來，正待運氣反擊時，易天行已把手掌移到他「命門」穴上，而且暗中用出內力，在他「命門」穴上微微一撞，暗中警告他，如他輕舉妄動，立時震斷他的心脈。

拂花公子人並不傻，祇因平日仗乃父威名，一向橫行關東，爲所欲爲，再加自己武功，生平之中尚未遇過敵手，對江湖上的兇險毫無所知，直待吃了易天行大虧之後，突然想到反擊，但已遲了一步，受制於人，祇好低頭認輸，借階下台，裝出眞的有病模樣。

易天行探手由懷中摸出一粒丹丸，笑道：「常兄請服此藥，兄弟這丹丸，雖非甚麼起死回生的仙丹，但對人體小病，却能一藥而癒。」

拂花公子已提高了戒心，哪裏還肯服用易天行的藥丸，當下搖頭說道：「本公子不過略感不適，休息片刻就可復元，用不着服藥了。」

易天行道：「練武之人寒暑不侵，病勢既然發作，祇怕不易復元，還是服用兄弟這粒藥丸的好。」掌上暗加勁力，拂花公子登時感到心頭一震，祇好接過藥丸投入口中，道：「易兄盛情，本公子感激不盡。」

易天行淡然一笑，回頭對那黃衣大漢說道：「你家公子身體不適，快些扶他下去休息一下。」暗中運集功力，食中二指指尖用力在他「曲池穴」上一點。拂花公子臉色突然一變，滾落下兩滴汗珠。

黃衣大漢爲人帶着五分渾氣，聽得易天行一說，信以爲眞，抬頭一看，果見拂花公子臉上滾落下幾滴汗珠，急急說道：「公子哪裏不舒服了?」

拂花公子輕輕哼了一聲，還未來得及答話，易天行已鬆開他被挾右臂，迅快無比的把掌移到他背心「命門」穴上，低聲說道：「常兄既然身體不適，快去休息一下吧!」掌勢微微一加力，一股暗勁直向「命門」穴上撞去。

拂花公子突感心頭一震，趕忙應道：「我身上有些發熱，想是受了風寒啦!」

原來易天行心知拂花公子武功高強，在暗運指力點他「曲池」穴時，用了六成眞力，拂花公子在全然無備之下，如何能抵受他這一擊?立時右臂一麻，全身筋骨一陣波動，劇疼刺心，滾下來幾滴汗水。

那帶着幾分傻氣的黃衣大漢，一向粗心大意，看拂花公子頭上滾下汗水，祇道他眞的有了甚麼病。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常兄快請運氣調息一下，祇要藥力行開，立刻就可以復元了。」

拂花公子道：「多謝易兄賜藥，兄弟有生之年，都當深記心中。」

易天行笑道：「好說，好說，常兄快些運氣調息吧!」

拂花公子依言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重重的覆臉黑紗之下，又傳出那紫衣少女嬌甜笑聲，道：「易天行，你被騙了!」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甚麼?」

紫衣少女道：「拂花公子沒有

把你給的藥丸吞下。」

易天行道：「不會吧!」回頭望去，祇見拂花公子盤膝閉目，正在運氣調息。

紫衣少女道：「你如不信，叫他張開嘴巴瞧瞧。」

易天行道：「兄弟一向信任朋友，不知姑娘何以知道常兄未把藥丸吞下?」

紫衣少女道：「我從他說話中聽出來的，此人並非如你所料的那樣愚笨，他祇不過是平時養成的狂傲之性，覺得天下沒人敢暗算於他而已，所以對人毫無戒心，剛才他吃了你的暗虧，早已提高警覺了。」

易天行聽得紫衣少女出言點破，心中果動狐疑之心，回頭問道：「常兄果然對兄弟這等不信任麼?」

拂花公子緩緩睜開雙目，笑道：「本公子實在佩服那位姑娘的判事之能。」突然站起身來，一張嘴巴，一粒丹丸由口中激射而出。

易天行心中雖大感羞怒，但臉上神色仍鎮靜如常，輕輕歎道：「唉，常兄這般不肯信任兄弟……」

拂花公子冷笑一聲，道：「本公子離家之時，家父曾經告誡我兩件事情。」

易天行道：「不知是哪兩件事情?」

拂花公子道：「家父說中原武林道上人物，個個心地奸詐，不可輕易相信。」

易天行拂髯笑道：「令尊愛子心切，這囑咐之言，倒是不錯，不知第二件是甚麼事?」

拂花公子道：「家父告誡我的第二件事，不論受了甚麼重傷，都不要亂服別人相贈的藥物，他說中原武林道上有一個鬼王谷，專門施用迷魂藥物，一旦錯服了藥物，就要迷失本性，終生受人奴役。」

易天行道：「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兄弟剛才送給常兄的丹藥，確是療傷聖品。」突然向前奔行幾步，撿起拂花公子吐出的丹丸，投入口中。

全場中人都爲之一呆，「神丐」宗濤輕聲一歎，道：「易兄當眞把那藥物服用了下去?」

易天行微微一笑，默然不答。耳際間又響起那紫衣少女的聲音，道：「易天行，拂花公子心中已經恨上你了……」

易天行拂髯大笑道：「兄弟行事，祇求心之所安，至於別人是否恨我，那就非我力所能及。」

拂花公子突然大步而行，直向那紫衣少女走了過去。

這次易天行沒有再阻止他。

王冠中大聲喝道：「站住!」疾跨兩步，攔住了拂花公子的去路。

紫衣少女道：「大師兄，不要攔他。」

王冠中怔了一怔，道：「此人輕浮得很，如何能讓他走近師妹千金之軀。」

紫衣少女道：「不要緊，大師兄讓開路罷。」

王冠中猶豫了一陣，閃身讓到一側，神情之間，顯然對紫衣少女的任性甚感不滿，但却又無可奈何。

拂花公子走到紫衣少女身前兩尺左右時，站在紫衣少女的身側的梅娘，突然揮動手中竹杖，在地上劃了一道痕跡，沙土橫飛，瀰目難睜，阻止了拂花公子前進之勢，說道：「站住，有甚麼話可以說了。」

拂花公子流目四顧，祇見那紫衣少女身側四週之人，個個蓄勢戒備，十幾道目光，全都投注在他的臉上，看樣子祇要自己一有甚麼輕薄舉動，四面八方立時將一齊出手。

祇聽那紫衣少女媚聲說道：「你跑到我身邊，可是有話說麼?」

她的一言一動，都充滿柔媚、深情，同樣的話從她口中說出來，似是都和別人不同，優美的聲音，加上她語詞間充滿的感情，頓使拂花公子志其所以，一改狂傲之態，深深一揖，說道：「本公子不知是否有幸一睹姑娘玉容?」

覆臉黑紗中，傳出了清脆的笑聲，道：「祇爲了要看看我麼?」

拂花公子道：「除了想一睹姑娘玉容之外，還有一件事情請教姑娘。」

紫衣少女道：「我可以先問你嗎?」

拂花公子略一沉吟，道：「好吧!姑娘請先問就是。」

紫衣少女道：「你和易天行結伴來此，除了他告訴你看我的容色之外，不知還有甚麼事情?」

拂花公子毫不思索的答道：「除了一睹姑娘玉容之外，幫助易天行奪取姑娘的戮情劍匣和紫金釵。」

他這般坦坦白白的說出來，使「神州一君」易天行大感尷尬，他雖是久經風浪之人，遇事鎮靜無比，也不覺臉上一紅，輕輕的咳了一聲，道：「祇怕今日來此之人，都非無因……」

紫衣少女嬌聲笑道：「不用解釋了，他縱然不說，難道我還想不到麼?」

易天行道：「姑娘先破壞咱們相約之言，自是不能怪在下言而無信。」

拂花公子突然向前欺進一步，接道：「姑娘問完了麼?」

紫衣少女道：「問完了。」

拂花公子道：「在下來此，首

要之意，是一睹姑娘玉容……」

紫衣少女笑道：「此地衆目睽睽，我縱然有心讓你瞧瞧，但也沒有這樣厚的臉皮！」

拂花公子道：「如此姑娘之意呢？」

紫衣少女笑道：「今夜三更，你到對面峯頂之上相見，咱們對月清談，那才夠旖旎風情，此刻去我面紗，見者非你一人，豈不大煞風景？」

這幾句話說得情意款款，而且聲音嬌柔，如聞笙簧，拂花公子頓覺那柔媚的聲音，挑得心神盪漾，回頭掃視羣豪一眼，說道：「在下先行告別，姑娘言而有信，想不致有負今夜三更之約。」轉過身子大步而行。

那黃衣大漢緊隨在拂花公子身後行去。

梅娘目注拂花公子背影消失不見，搖搖滿頭白髮，低聲對那紫衣少女說道：「孩子，你在玩的甚麼花樣？連我這雙老眼也被你搞花了。」

紫衣少女緩緩把身軀靠在梅娘身上，附在她耳邊說道：「梅娘，我被騙了。」

梅娘怔了一怔道：「誰騙了你？」

紫衣少女道：「不要說啦！說也沒有用了，就算他眞的沒有死！反正我這樣也不願再見他了。」

那紫衣少女說話聲音雖低，但場中人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耳目靈敏無比，而且個個又都存了偷聽之心，是以那紫衣少女倚在梅娘肩上之後，大都把耳朶伸了過來，想聽到一些隱秘。

王冠中冷哼一聲，雙掌揮動，潛力應手而出，勁風激蕩，把紫衣少女原已低微的音波，衝散開去，羣豪竟然都未聽得那紫衣少女說的甚麼。

梅娘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道：「孩子，咱們早些回南海吧！你爹爹無所不能，或能使你恢復……」

紫衣少女突然一挺嬌軀，離開梅娘懷抱，接道：「我不要回去，你回去吧！」

梅娘碰了一個釘子，黯然歎道：「任性的孩子，你當眞要把我折磨死麼？」

紫衣少女不再理會梅娘，大步向易天行走了過去，王冠中身子一橫，攔住去路，低聲說道：「師妹有甚麼話，站在此地說也是一樣……」

紫衣少女黯然歎息一聲，道：「你還要管我的事麼？難道你害得我還不夠，快些閃開去吧！」

王冠中怔了一怔，依言閃到一側，臉上滿現憂愧之色。

紫衣少女走近易天行身前，停了下來，探手入懷摸出「戮情劍」匣，和一本薄薄的册子，說道：「這册子之上面，記載有入孤獨之墓的方法，祇要你按照我册子上記載的方法，可保暢行無阻。」

易天行怔了一怔，終於伸手接了過來，看也不看一眼，就放入懷中。

紫衣少女道：「這樣你就可以放心了吧？」

易天行臉色十分難看，但神情仍然十分鎮靜，勉强一笑，道：「姑娘盛情，在下感激不盡！」

紫衣少女突然高提了聲音道：「我們南海門的紫金釵，就放在這座新塚之中，誰要想取，儘管請便吧。」

楊文堯、冷公霄、丁炎山、查子清等人的目光一齊投在易天行的身上，臉色十分凝重，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羣豪雖然無法看到那册子之中記的甚麼，但那「戮情劍」匣却是貨眞價實之物，一目瞭然，毫無半點虛假，僅此一物，已是引起羣豪相爭之心了。

易天行一掃四週羣豪神情，心中暗暗忖道：這鬼丫頭已把所有的隱秘抖露出來，此刻我如再加否認，徒然招致譏笑，心念一轉，說道：「姑娘既然願恢復舊約，在下自是歡迎萬分，不知咱們幾時再見？」

紫衣少女道：「怎麼？你要走麼？」

易天行道：「在下想先告辭一步。」

紫衣少女道：「你怕別人出手搶你的『戮情劍』匣麼？」

易天行拂髯大笑，道：「在下一生，甚少和武林同道相爭，但並非懼怕於人，放眼當今武林之世，能使在下心生敬畏的，實難找出幾人……」

這幾句話說得狂傲自大，一反他平時爲人的謙和。

紫衣少女見目的既達，揮手笑道：「要不要我派人護送你？」

易天行道：「不必了。」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楊文堯轉過臉去，低聲和查子清耳語幾句，高聲說道：「易兄，慢行一步，咱們結個伴兒如何？」

易天行停下脚步，回頭笑道：「楊兄一人，不覺得人單勢孤麼？請他們一齊來吧！」

楊文堯知他出言譏笑自己，不敢單人和他同行，但他心地陰沉，聽懂裝作聽不懂，呵呵大笑兩聲道：「兄弟恭敬不如從命……」回頭對查子清說道：「查兄、冷兄、丁兄，咱們一起去吧！」

查子清、冷公霄齊聲說道：「

楊兄相邀，兄弟敢不應命。」果然一齊舉步，追了上去。

這幾人一走，場中餘下之人似是也都動了追去之心，交頭接耳的說了一陣，紛紛欲去。

紫衣少女突然高聲說道：「怎麼，你們也要走麼？」

宗濤溜目望去，見場中之人，大都是綠林道上人物，其中雖不乏武功高强，聲名甚著之人，但如比起楊文堯、冷公霄等一流高手，相差就甚遠了。

其中一個身軀高大的漢子，聽得那紫衣少女喝問之言，轉臉應道：「怎麼？我們不能走麼？」

紫衣少女嬌笑之聲，傳出那重重覆臉黑紗，說道：「你說得一點不錯，你們不能走了。」突然舉手一揮道：「給我圍起來。」

遠站在數丈外的黑衣仗劍武士，立時應命而來，迅快無比的散佈成一個圓圈，把餘下羣豪一齊圍住。

「神丐」宗濤一皺眉頭，暗暗忖道：這女娃兒祇怕另有用心，今日之局，恐怕要費上一番手脚，說不定要鬧個傷亡遍地。

祇聽紫衣少女高聲說道：「大師兄請數數他們一共有幾個人？」

王冠中也不知她要幹甚麼，但却依言數了人數，說道：「總共三十四個。」

紫衣少女道：「那老叫化算了沒有？」

王冠中道：「一併在內。」

紫衣少女道：「宗濤，你站出來！」

「神丐」宗濤猶豫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包圍圈，說道：「姑娘要老叫化出來，有甚麼事？」

紫衣少女道：「你瞧瞧這些人，你認識幾個，哪幾個武功最好？」她微微一頓後，又道：「不論他素行如何，是好是壞，我祇要武功最高的人。」

宗濤緩緩掃視了羣豪一遍，道：「姑娘要幹甚麼？」

紫衣少女道：「這個你不用問，祇替我找一十二個武功最好之人就是，如若你無法分辨，那就找出幾個算幾個。」

宗濤道：「姑娘不肯說出用心，老叫化恕難應命。」

紫衣少女突然格格大笑了一陣道：「你不肯選出，難道我沒有辦法麼！哼！今天給你見識一點南海門的絕學。」

宗濤道：「姑娘可是要把這一干武林同道，全數殲滅於此……」

紫衣少女道：「動手殺人，何足爲奇？如何當得南海門中絕學？」

宗濤口雖不言，心中却暗暗想道：這個老叫化倒是要瞧瞧了。

但見那紫衣少女伸出雪白的玉腕，從梅娘手中取過竹杖就地劃將起來，片刻之間，劃成了兩丈見方，一幅十分美麗的圖案。

在場羣豪大都聽說過昔年衡山大會之事，南海奇叟大會中原武學一事，聽說她要施展南海門絕學，無不凝神靜聽，見她隨手在地上劃了一幅圖案，都有些不明所以，無不圓睜雙目，望着那紫衣少女。

祇聽那紫衣少女嬌聲說道：「老叫化子，在這般人中，大概以你的武功最高了，你先過來瞧瞧這幅圖案吧！」

宗濤早已暗中留心查看，但看來看去，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聽那紫衣少女喝叫之言，大笑應道：「老叫化素仰南海門的武功，倒是得見識見識。」

大步走了過來，站在相距那圖案三四尺處，凝神望去。

紫衣少女道：「你的方位不對，祇怕難以瞧出個所以然來。」

宗濤冷哼一聲，道：「瞧一個圖案，還得有一定的方位不成？」

紫衣少女道：「不錯，你如不信，站在正南方位看看。」

宗濤心中雖然不願，但仍然依言走了過去。

紫衣少女緩緩移動嬌軀，揮動手中竹杖，隨手劃了一個圓圈，接道：「你站在那圓圈中瞧吧！」

宗濤臉色微微一變，道：「老叫化子生平之中，還是第一次這等受人擺佈……」口中雖是這般說法，却依言走入了那圓圈之中。

凝目望去，登時被那圖案吸引，全神貫注在那圖案之上。

其他人眼看以宗濤的武功，在一瞧那圖案之後，竟然神情一呆，心中大感奇怪，都不自覺的移動脚步，向那圖案旁走去。

紫衣少女揮動手中竹杖，繞着那圖案週圍一連劃了幾十個圈子，高聲說道：「憑你們那點智慧本領，絕無法看出圖案中的奧妙，想看就站在圈子中看吧！」

羣豪原本都不相信，這圖案上還有甚麼奇異事物，但鐵的事實擺在眼前。

以宗濤的聲譽地位，都爲那圖案所吸引，每個人的好奇之心，早已難再控制，聽得那紫衣少女一說，立時紛紛奔入那圈子之中。

凝目望去，祇見圖案正中寫着：南海奇技，彈指打穴，神意集中，受益無窮。一十六個拳頭大小的字。

這十六個字，形如一朶蓮花，角度取得不對時，根本就沒法辨識，但是衆豪進入那圈子之後，如角度取對，立時一目瞭然。

不知她如何劃成了這等一幅圖案，羣豪目光一瞥那十六字後，同

時緩緩向下移動目光，祇見一個斗大的手掌，五指半伸半屈，旁邊四個小字，寫道：「蓄勁指尖。」

再向下看，一條手臂上，一道突起的筋脈，旁邊也寫着五個小字：氣走太陽經。

羣豪都不自覺的依照練習起來，一運氣，逼入太陽經中，果然內力暗勁，齊齊湧入指尖。

目光下移，是一個緩緩握住的拳頭，旁邊寫着：「緩緩握指」四字。

羣豪已被那武功所迷，都不自覺的依照圖上所示，緩緩一握拳頭。

再向下面看去，祇見緩緩握住的拳頭，伸出了食中二指，中指壓食指背上，旁邊寫道：「提聚丹田眞氣，閉住呼吸，勁移食中二指。」

羣豪已被那武功吸引，個個依照所爲，閉住了呼吸，暗提丹田眞氣。

再向下看，祇有「緊閉呼吸」四字，再下面是一個梅花圖案，旁邊寫道：「默數花瓣」。羣豪雖然覺得數花瓣無甚用處，但由於上面記載的武功步步眞實，心神已不自覺的依照所示，數起花瓣。

那花瓣畫得交差綜錯，看起來雖然簡單，但數來却甚麻煩，待把花瓣數完，都已經彆得滿腔悶氣，急於一暢。

但數完花瓣，下面却寫着：「不能呼氣，否則前功盡棄。」

練武之人，原本要較平常之人閉氣時間較久，一看那行字跡，祇好勉强忍住呼吸，向下看去，祇見寫道：「緩緩把左臂向左伸去。」

羣豪又依照所囑，左臂一齊緩緩伸出。

再往下看，祇見一幅圖畫，食中二指已然彈出，旁邊寫道：「勁力已聚，向左彈出。」

這時，羣豪都已被胸中悶氣彆得有些頭暈腦脹，心神又爲一路下來的武功竅訣控制，忘了身側有人，依照所示，食中二指突然彈了出去。

那紫衣少女畫的圓圈部位、距離，早已算好，羣豪左臂一伸，剛好可及身側之人，這一彈出，都是全力而發，但聞一陣噗噗通通之聲，三十四人中，倒了三十二個，祇有宗濤和那站在最右一人，沒有倒下。

宗濤看那圖案，正自入神，直待最末一人摔倒的身軀撞到他的身上，他才霍然警覺。

轉頭望去，祇見在場羣豪摔倒了一地，他被圖案吸引，全神貫注，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故，見此情形，不禁一呆。

和他相隔數尺，站着一個身軀修偉的中年大漢，和他一般的呆呆望着那摔倒在地上之人。

耳際間傳來了那紫衣少女的嬌笑之聲，道：「老叫化，南海門武功如何？」

宗濤輕聲一歎，道：「姑娘一代絕才，老叫化十分敬服。」

紫衣少女緩步走了過來，說道：「中原武林道上，你算得一個好人，我不留難於你，快些走吧！」

宗濤目注那摔倒在地上之人，說道：「不知姑娘如何處理這些傷倒之人？」

紫衣少女道：「你獨善其身，難道還不夠麼？」她微一停頓，又道：「這般人個個未存好心，都是爲覬覦我們南海門奇書以及紫金釵而來，我要對他們薄施懲戒，罰他們守這孤墳三月。」回過頭去，望着那精壯大漢，接道：「罰你們守這些孤墳三月，你心中服是不服？」

那大漢似已爲紫衣少女驚人的才華所懾，囁嚅說道：「這個……這個……」

紫衣少女冷笑一聲，道：「甚麼這個那個，現在有兩條路，任你選擇其一，你運氣好站在最先一個圈子之中，就算是這般人中首領，如有不肯聽從命諭之人，儘管處死。現在你說一句話，就算代表他們三十二人！」

那大漢道：「不知哪兩條路？」

紫衣少女道：「第一條路，我立時下令，把你們三十二人亂劍分屍，這辦法雖然殘忍一些，但却乾脆得很。」

那大漢道：「這第二條路呢？」

紫衣少女道：「第二條路我用天蠶的絲索，把你們三十三人連環扣起，繞着這孤墳一週，因這孤墳之中，藏有我們南海門的紫金釵，定然有不少人覬覦此物。你們守護這孤墓週圍，不許任何人近此孤墓，三月之後，我自會解去天蠶絲索，放走你們。」

那大漢微微一笑，道：「這個，大概不會有人反對，眼下這數十條人命，盡握在姑娘手中……」

紫衣少女突然截住了那大漢之言，說道：「你不要妄動歪念，到時可後悔無及！」回目對梅娘說道：「把身上的天蠶絲索，借我用上三個月吧！」

梅娘略一猶豫，探手入懷，取出一個錦袋，送交那紫衣少女手中。

宗濤和身軀修偉的大漢四道眼神一齊投在紫衣少女的身上，祇見她緩緩打開錦袋，取出一盤雪白的索繩，玉腕揮動，結成活結。

她手法奇快，宗濤目光眨也沒有眨動一下，竟然還未看清她如何挽成了結扣，但見纖纖十指揮動不停，片刻之間，已打成三十三個活結，回頭對駝矮二叟說道：「你們兩個把這活扣套在這幾人頸上。」

駝矮二叟依言走了過來，把那活扣分別套在三十二人頸上。

紫衣少女高聲說道：「你們兩人分拉兩側，各用出一百斤的力量。」

宗濤急道：「姑娘不可，這麼一來，豈不要把這三十二人活活勒斃？」

紫衣少女道：「你儘管放心，我打活結之時早算好了承受的力量，八十斤以上，一百五十斤以下，剛好把第一道活結收死，這些活扣緊套頸項之間，都將成爲一個繩枷了。因爲套在頸上，他們縱有縮骨法的本領，也無法把那索繩取下，但如用出二百斤以上的力量，那索繩就開始收縮了。」

宗濤輕輕一歎道：「生死大事，不是兒戲，姑娘千萬不能……」

紫衣少女道：「不要緊，死了我替他們償命。」

駝矮二叟依言施行，拉着兩側繩索，各用一百斤左右的力道一扯，但聞幾聲輕輕的颯颯之聲，套在三十二人頸上的繩索，突然收縮數寸，緊緊的扣在頸上。

紫衣少女回頭對那大漢笑道：「這最後一道活扣，你自己套在頸上吧！」

那大漢猶豫了一下，伸手接了過來，套在頸上，不用駝、矮二叟動手，自己把第一道活扣拉死。

紫衣少女嬌笑道：「你倒是一位很識時務的人，這天蠶絲索，也是我們南海門中一寶，別看它祇有線香粗細，但堅牢的程度，非天下任何寶刀寶劍所能斬斷，環扣了你們三十三人，但用去的長度還不及索繩全長的一半，這餘下的索繩，就帶在你的身上吧！」

話至此處倏然而住，回頭對王冠中和那紅衣缺腿大漢道：「有勞兩位師兄，解了他們的穴道吧！」

兩人縱身而起，飛躍過來，一個手拍，一個脚踢，片刻之間，三十二人一齊醒了過來，看頸邊套了一條索繩，本能舉手拉去。

宗濤心地仁慈，怕他們拉鬆了第二道活扣，急急大聲喝道：「住手！」

這喝聲如雷貫耳，羣豪全都聽得怔了一怔，停下了手。

紫衣少女高聲接道：「諸位頸上繩枷，乃天蠶絲索，堅牢無比，刀劍難斷，如若有人不信，不妨先行一試？」

羣豪中果然有不少從身上拔出兵刃，向那索繩上面斬去。

要知武林人物，所用兵刃大都是百煉精鋼製成的鋒利兵刃，別說索繩之類，就是碗口粗細的樹木也一揮而斷，但那線香粗細的天蠶絲索，在十幾把鋒刃利劍連連斬劈之下，竟然毫無損傷。

紫衣少女等所有人全部停下手後，才高聲說道：「諸位頸上之結，祇能承受兩百斤的力道，但若超過此數，那活結立時開始收縮，不論你有何等精深的武功，也要被活活勒斃……」她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我打這結扣，敢說天下沒有第三人能夠解開，如果妄想自解活扣，脫去此厄，那可是自尋死路，祇要結扣上兩個小結被人拉開，那索繩上即再無承受力量之能，祇要那索繩稍一收動，結扣立時將隨之縮小，絕難逃過死亡之劫。我這話，字字句句都是眞實之言，誰要不信，誰就不妨試試！」

羣豪大都已知她之能耐，剛才又有試斬天蠶絲索之事，這幾句話，大都信了七成。

祇見那紫衣少女覆臉黑紗緩緩移動，環掃了一週之後接道：「目下你們三十三人，已然是生死同命，祇要索繩被別人抓住，用出二百斤以上的勁道一扯，立時將有數人被活活勒斃，一人死去，全體受累，在行動、拒敵之間，就難以靈活運用了，所以，你們必須同心合力，相互救應，縱然是有過節之人，也應該暫拋成見，同舟共濟……」

這番話聲音平和，柔美動聽，充滿憐惜世人之心，縱然明知她說的都是謊言，但用這等悠美的聲音說出來，也叫人無法不信。

祇聽她歎息一聲，又道：「眼下有一件事，要相托諸位，就是勞請諸位替我守這孤墓三月，因墓中存放着我們南海門的紫金釵，定然有甚多武林高手企圖盜取，諸位合力拒敵，對自身的功力也有甚大幫助，想來你們已把那『彈指打穴』的絕技竅訣，都已熟記胸中，單是這一招武功，足以克制强敵，如果諸位能夠彼此協調，同時彈出，縱是當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也難擅越雷池一步……」

她微微一歎，又道：「還有一件事，我要說明白，就是諸位之中萬一有人受了重傷，或是死去，必須早把他的屍體斬碎，免得他拖累你們全體……」

一聲柔婉的、憐憫的歎息，又從那重重黑紗中傳了出來，說道：「三個月的時光，在一個人生命中並不算長，守過三個月後又恢復了你們以前生活，這祇是你們一生中一個微小的浪花，很快就會消失去……」

（未完・卅九）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歪歪小爽哥

上文提要： 令狐爽失踪了三天半，爲的是苦思良策對付廣敖喇嘛，於是他剃光了頭，穿上喇嘛裝前去見廣敖，告訴他發現了龍目珍珠，也才從喇嘛口中知道龍目珍珠有十八顆，代表十八羅漢，令狐爽賺出喇嘛，騙他去挖寶，也騙得他手中的刀……令狐爽換回衣服返回花子幫，精靈的西門吹花當然不相信他是生虱子剃光頭，於是小夫妻定計……



倚仗高手佈機關　祇等邪魔來上當

西門風道：「他是好人，你爹是壞人了？」

西門吹花笑笑道：「爹永遠是好人。」

西門風道：「我的寶貝女兒，妳匆匆回來爲了甚麼？」

西門吹花道：「爹，你女婿他潛去史家莊了，老實說，他昨日已把個血刀喇嘛收拾了。」

西門風驚呼一聲：「天爺，眞的嗎？」

西門吹花道：「他說了，快去攻打史家莊，一定會馬到功成的。」

「哈……」

西門風仰天大笑，他笑得花子們全跳起來了。

花子們還不知道幫主爲甚麼這麼的開心，祇不過幫主既然大笑，那大伙也笑吧。

「哈……」所有的花子們全笑了。

你若問他們笑甚麼，必然沒人會知道。

＊　＊　＊

西門風大笑着走進土地廟內，他大聲吼道：「把話傳下去，兄弟們把刀子磨利插腰上，就這一半天，咱們血洗史家莊，爲死去的兄弟們報仇啦！」

他這是下達動員令了，花子幫的人們立刻又精神大了，這明的是爲死去的兄弟們報仇，實際上大伙心中都明白，打劫史小豆的財物是眞的，報仇呀，死的祇是花子兄弟，那是非親非故的人，死了算白死。

＊　＊　＊

西門風哈哈笑着走進大棧房後院的大客房，嚄，這兒眞靜，好像沒人住一樣。

其實這兒住的人正在炕上打坐，各自在修行吶。

別人修行是打坐吐納除雜念，天地人合而爲一，然而這八人不一樣，他們的內氣衝天庭，就等着有一天得到正經的提示，就會不食人間煙火了。

不食人間煙火，那才是神仙吶。

東方東八人都想當神仙，因爲祇有神仙才長生不老。

西門風走進門，他撫掌大聲道：「喂喂，仙家呀，別修練了，好消息來了。」

他此言一出，八個人十六隻眼睛張大了。

宇文鳳道：「花子頭，大清早你叱吼甚麼？」

西門風道：「我有好消息呀！」

大伙齊聲問：「甚麼消息？」

西門風道：「八位仙家呀，你們的徒弟實在了不起呀，娘的，你們以後要多多愛護他才對。」

申屠艮叱道：「就爲了這句話？」

西門風道：「那當然不是的，我不說你們當然不知道，我一說你們就笑了。」

東方東吼道：「娘的，花子頭眞囉嗦。」

西門風道：「你們的徒弟令狐爽，他把個飛鈸和尚打跑掉，對不對？」

宇文鳳叱道：「咱們早就知道了。」

公冶長大吼：「喂，花子頭呀，說了半天，你到底想對咱們說甚麼呀，哦操，煩人吶！」

西門風哈哈一笑，道：「令狐爽這兩天不見了，他人吶，原來去找那血刀喇嘛了。」

東方東道：「他找死！」

西門風道：「令狐爽沒死，血刀喇嘛被他殺慘了。」

他這麼一說，嚄，八個惡人立刻圍上了。

公羊山道：「眞的呀！」

上官文更是吃一驚，道：「這小子成精了。」

西門風道：「各位，令狐爽潛在史家莊附近，他說得對，趁着史小豆的兩大天王柱子倒下，正是我們攻打史家莊的好機會，所以我來通知八位，快做準備。」

宇文鳳道：「難怪這幾天不見令狐爽，原來我們的徒弟去爲我們爭一口怨氣去了，哈……」

東方東雙目一厲，但他還是對大伙道：「咱們的傷也差不多好了，這件事打鐵趁熱，咱們來他娘的拂曉攻擊，你們看怎麼樣？」

公冶長道：「他奶奶的，上一回咱們兩邊前後夾攻，就是攻不到中間的大莊院，就被殺得丟盔卸甲而逃，說來說去就是這兩個出家人，這一回除了這兩個大患，太好了，攻進大莊宰活人。」

司馬元道：「花子頭，你們死了三百多，有一半是死在兩邊山洞口射出的箭上啦，你們可得早做準備呀！」

西門風道：「咱們每個人用竹子撐起一塊牛皮盾，他娘的，甚麼箭也射不穿。」

夏侯金道：「我贊成咱們明日一早攻打史家莊。」

西門風道：「就這麼決定了，我回去交代，咱們四更造飯，然後潛去石山，各位，就這麼說定了。」

他高興的往外走，東方東叫住他。

「花子頭，你等等。」

西門風道：「還有甚麼交代的？」

東方東道：「你知不知道，憑令狐爽學的那幾手功夫，他就能夠先後打敗兩個我們合力也吃虧的高手？」

西門風道：「是呀！」

東方東道：「他是怎麼打贏的？」

西門風道：「那小子很有頭腦的，你想想，這世上有甚麼人才稱得人上人呀，這世上祇有頭腦精的人才會站在人的頭上撒尿，哈……」

老花子笑得得意呀，因爲令狐爽是他的女婿呀。

東方東半晌才露出一句可怕的話。

「這小子不能再留他了。」

宇文鳳笑道：「我不許你動他。」

東方東道：「爲甚麼？」

宇文鳳道：「我還未摘到仙果呀，所以你不許動他。」

東方東道：「妳……養虎爲患呀！」

忽聽上官文道：「暫時不行，因爲我還未得到他藏的寶珠呀。」

公羊山與公冶長二人也點頭。

公羊山道：「等把他所有的寶珠全弄上手，咱們再下手幹掉他，哈……」

司馬元道：「怪可惜的。」

東方東一瞪眼道：「有甚麼可惜的，難道你還眞想把他收爲你的乾兒子？」

司馬元道：「就怕他不幹。」

東方東道：「你不修仙了？你看看，江湖上多少親兒子把老子活活氣死的？你再聽聽，當兒子的罵老子不是東西，祇管在床上快活，把他弄到人間活受罪，你再想想，多少兒子指望着叫他老子快些死，然後他老子的家產全都是他的。」

他哈哈冷笑，又道：「張果老呀，你洞中藏了不少寶，那小子沒看到，要是看到了，他說不定抽冷子刺你一刀，叫你的所有變成他的所有，娘的，你信不信。」

司馬元果然不再開口了。

不開口便是同意東方東的說法。

宇文鳳起身走出去了。

她走到門口又回頭，她對東方東道：「今夜養精神，明日一早要出征，你也多休息，別到我的屋中來。」

東方東聽得一楞，道：「不去不去，妳多睡睡。」

申屠艮道：「咱們都要準備，吃飽了睡吧！」

七個惡人不出聲，外面叮叮咚咚。

有三個伙計走來了，是爲他們趕送吃的喝的來了。

這八人很會享受，到任何地方吃的盡是最好的，住的也安靜，搶奪那麼多是幹甚麼的，不就是享受

嘛。

* * *

花子幫的人住在城外的土地廟，四更天果然在吃飯，吃的是燒牛肉，喝的是二鍋頭。

這好像牢中死刑犯一般，死前一頓酒菜，算是送兄弟平安上路一樣，吃這人間的最後一餐。

花子幫這一餐，還眞有點那種味道，祇不過花子兄弟們吃喝得嘻嘻哈哈，因爲他們是去打劫史小豆的。

史小豆乃前朝提督東廠魏忠賢的乾兒子，當年史小豆十七八，聰明又伶俐，武功也不錯，如今算來也四十上下的年紀了。

魏忠賢完蛋了，史小豆沒有靠山了，他暗中把東廠的人馬帶到這天水關附近石山，外表上充當善良老百姓，這批人沒有出頭天，他們便忠心於史小豆。

* * *

花子幫四更未盡出動了，他們夜間快行軍，一路直往石山方向奔去。

天水關內大客棧的八人也出動了。

天水關的城門不開沒關係，再高的城牆也堵不住東方東八人出城。

八個人紛紛躍上房的時候，隔壁的一男一女兩個人，頂着一張大棉被笑得你咬我我搔你，哈哈的滾在一起了。

這二人是誰呀！

當然是令狐爽與西門吹花兩個人了。

令狐爽笑得直噎氣：「他娘的，你們去打劫吧，最好全部死光光！」

他此言一出，忽的下面一痛，忍不住的「哎呀」一聲：「妳招我呀！」

西門吹花叱道：「你說他們死光光？我爹呢？」

令狐爽道：「妳爹命大死不了，別人死光光！」

西門吹花嗤的一聲笑，道：「這還差不多！」

令狐爽又是一聲「哎呀」，道：「怎麼又招我？」

西門吹花道：「他們打仗，你怎麼不動手呀！」

令狐爽忽的笑了。

「是的，動手，動手，哈……」

「嘻……」

* * *

就在一道山坡上，西門風與花子幫四長老面對着東方東八人！

這些黑道高手臨陣還商量！

西門風對宇文鳳八人道：「我的兄弟直撲前莊，圍緊了以後放火燒！」

東方東道：「不好！」

西門風道：「怎麼不好？」

東方東道：「你們的兄弟直撲中間的大莊，先把大莊圍緊了，能放火就放火燒中間的大莊！」

西門風道：「上一回也是如此，咱們死了三百多還走不到中莊！」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一回我早琢磨過，我們是一步一步的殺進去，你們八位也一同出擊，誰也不必等機會！」

東方東道：「花子頭，你這主意不吃虧呀！」

「人命關天，當然不能太吃虧！」

宇文鳳道：「這樣也好，反正兩個和尚完蛋了，咱們還怕誰呀！」

申屠艮道：「我也有個意見！」

西門風道：「你說說，我聽聽。」

申屠艮道：「我們八人分兩下，四人配合攻前莊，另外四人配合攻後莊，兩面夾擊，一擧得手！」

西門風道：「那好，我派二百兄弟去攻後莊，你們派四位協助！」

於是，這個意見無人反對了！

於是，四邪便和四長老聯手，率二百花子兄弟繞道直奔石山另一面山口去了！

* * *

這裏，大伙等着天破曉，宇文鳳忽問西門風道：「老花子，你說那令狐爽潛來史家莊，我問你，他潛在甚麼地方呀！」

西門風道：「史家莊從前莊到後莊就有三里遠，我怎麼知道令狐爽那小子潛在甚麼地方？」

東方東道：「最好死翹翹！」

西門風大怒，叱道：「放屁，你這是甚麼話，雙方還未接上火，你先咒自己人死呀，狗東西！」

東方東咬牙道：「兩個厲害的已重傷了，那小子咱們已用不着，難道等他再把好的寶物撿走呀，操！」

西門風冷哼一聲道：「眞他娘的狠心狗肺，黑心驢肝肺，人性何在呀！」

東方東反而冷嘲的道：「甚麼人性，你老花子如果講人性，也不必結黨營私來打劫了！」

宇文鳳道：「就要開打了，內鬨呀！」

她對西門風道：「我不會叫東方東坑那小子的！」

東方東道：「我就是見不得妳對他關心，娘的，妳眞想啃嫩雞呀！」

宇文鳳反而哈哈笑了！

忽的，方圓走過來了。

「當家的，時辰到了。」

西門風道：「方長老，下令，二百兄弟攻前莊，留下四百兄弟直撲中莊，叫大伙彼此掩護，注意兩邊山洞的弓箭手，娘的，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一回叫他們的弓箭手無用武之地！」

方圓長老哈哈笑，手中打狗棒擧得高，他突然一聲厲吼，道：「兄弟們，衝呀！」

「殺！」

花子幫的兄弟們就像黃河潰了堤，一窩蜂直往石山正面的谷中前莊殺過去了！

西門風對東方東道：「祇要前莊奪下來，咱們就合力去攻打中莊，史小豆今天就完蛋，娘的皮，明年今日就是他的忌日了！」

宇文鳳道：「娘的皮，年輕時候老娘就恨透了東廠的番子們，今天殺光他們！」

就在這時候，天空中響起連環箭「颼颼」之聲，不旋踵間，峽谷兩石壁上紛紛射下無數利矢，就聽奔跑中有花子大聲吼叫了！

「彼此掩護，不許亂跑，皮盾擧高呀！」

「叮叮咚咚」之聲，利箭弩矢射在牛皮盾上，發出響聲似下雨一般！

花子們的皮盾一個接一個，匆匆的往山谷中奔去，那前莊衝出六七十名殺手，早與二百名花子兄弟們幹上了！

於是，西門風厲聲大叫：「兄弟們，狠宰啊！」

「殺！」

忽聽有人大叫：「大當頭，快過來，狙殺這花子頭，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半空中一聲梟叫，祇見一個怒漢舞動着一把利斧飛撲過來！

夏侯金一聲大叫：「來得好！」

吼聲中，掄動鐵拐迎擊上去，半空中一聲「彭」，兩件兵刃均是重兵器，撞得碎芒迸激，震得人立刻頓住身形，於是這二人便在這草石堆上狠幹起來。

江湖上能夠硬接夏侯金鐵拐的人並不多見，這個使大板斧的怒漢不知何許人也！

一邊撲過來的司馬元就一怔，因爲上一次進攻的時候，並未發現有這一號人物！

其實這是因爲前莊走了飛鈸和尚，史小豆便把他身邊的大將，當年在東廠的大當頭調來了！

那個吼叫的大漢早已同花子頭西門風幹上了，池水與史明二人分別爲西門風策應，那面，宇文鳳與一個壯漢兜上了，二人殺得夠慘烈。

前莊的大門下，東方東揮劍往門內衝，幾十個花子在六袋高手的吼叫中，從四面八方往圍牆上攀，傳來幾聲尖嘷，有花子兄弟大叫：「小心牆內有機關！」

忽聽方圓大叫：「放火，燒他娘的！」

隨着他的大叫，十幾隻火把拋進前莊內！

就在這時候，山崖上石洞中紛紛躍下幾十個灰衣大漢，他們不射箭了，擧刀往花子們殺來了！

就在這時候，田和率領的攻打中莊的四百多名花子兄弟們已往中莊那面衝去了！

忽的，前莊起火了，火光衝天，這火光一下子照亮了半個石山後山谷，不旋踵間，山谷的後面也傳來喊殺聲，原來二百花子兄弟們在申屠艮四人與幾位六袋高手聯手下，已把後莊也圍上了！

那西門風一邊搏鬥一邊大叫：「方長老獨自率人前往，你們二位快過去，這兒就快收攤了！」

莊門下，忽的傳來一聲長嘷，宇文鳳已自敵人的肚皮上拔出劍來，帶起一溜鮮血！

祇見她反手又打出三把飛刀，把撲過來救援的三個敵人也活活扎死在她的身前！

東方東大叫：「快收拾那個使板斧的傢伙！」

宇文鳳本來打算進莊門，聽了東方東的話，她騰身躍到七八丈外的夏侯金對面！

她的身子剛站定，兩把柳葉飛刀已出手！

那位仁兄不知身後來了個厲害的宇文鳳，頓時覺得背後一陣痛，他的板斧砍一半就失去力道了！

夏侯金怎肯放過這個機會，當頭一拐打個正着！

「噗叭」之聲起處，他好像打爛個大西瓜，板斧拋她，人頭也爛了，鮮血流了一大灘，夏侯金哈哈仰天大笑了！

司馬元的雙手盡是碎肉，他把另外兩個厲害的敵人抓得面目全非往林中逃去！

西門風的打狗棒舞了個滿天棒影，夏侯金便在這時候過來了。

「看打！」

夏侯金一拐掃過去，打得那人爬在地上吐血，西門風又是一棒敲在那人的頭上，早把那人打得翻白眼！

猛翻身，西門風大叫：「狠宰啊，兄弟們！」

正好是山洞的漢子們來支援，雙方這又猛幹上了！

東方東見這前莊起火燒起來，他厲吼！

「咱們去攻打史小豆的窩去！」

宇文鳳也不往前莊去了，她立刻追上東方東！

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也追上，前面，四百多花子們已接近史小豆

的中莊了！

再看後面山谷中，後莊也已着了火，這前後火光一起，石山的後面熱鬧了！

* * *

申屠艮四邪與幾個花子幫六袋高手，率領着二百名花子幫兄弟們穿過一處石林，從斜坡上衝向史家後莊的山道時候，不免也被一陣亂箭射得紛紛往兩邊疾閃，所幸二百花子兄弟擧着牛皮盾，齊聲吶喊着衝入後山谷口！

花子們奔得夠快，不料史家後莊的灰衣大漢們也不示弱，立刻大吼着開了莊門殺出來了！

雙方就在後莊五十多丈的石道上幹起來。

這中間有兩個大瘦個子，各使兩把砍刀！

這兩個人上一次就未曾露過面，想是自中莊那面調過來的高手！

從後莊中殺出的四十幾個灰衣大漢也非泛泛之輩，祇一撲上來，就把幾個正面的花子被砍血泊中！

申屠艮與公冶長二人分別迎擊兩個使雙刀的，四個人照上面，便不要命的狠幹起來！

六個六袋花子高手，見對方個個出刀均奪人命，立刻大吼一聲撲上去了，他們打狗棒疾打，左手尖刀也捅上去，公羊山與上官文分從兩側疾殺，三十多名花子兄弟跟着他二人已撲近後莊外！

於是有個花子厲聲吼：「衝呀，燒呀！」

這些花子們早就商議妥當了，祇一接近莊門，立刻燃火燒屋！

這就是打劫的手段，祇要放起大火，已足以叫人心畏懼而奪人心志，相同的，也提高了己方的士氣！

果不其然也，十幾支火把抛入莊內，引得莊內又衝殺出十多人來！

祇不過這十多人很不幸，遇上了上官文與公羊山這兩個會玩刀的邪魔！

就聽公羊山一聲尖笑，這位自稱曹國舅的塞上殺手，立即施展他的刀法「銀星摘魂」，把三個剛圍上他的灰衣殺手殺得血肉橫飛而倒下！

灰衣漢子們並非不堪一擊的人物，當年爲東廠辦事的番子們，誰都有幾手絕活，祇不過他們遇上了四邪，便祇有橫屍了！

再看已殺到山邊的四人，那兩個使雙刀的灰衣大漢被申屠艮與公冶長二人殺得節節後閃，花子們堵着剛由山洞下來的幾十人，雙方混戰中，看得出是三個四個合擊一個的場面！

這種場面不用多久，就會變成了一面倒的局勢！

雙方殺得慘烈，血肉在此起彼落的抛飛，竟然不見有一人拔腿奔逃的！

這光景是以死相搏了！

猛古丁，申屠艮一聲斷喝：「流星殺！」

這是他曾教令狐爽苦學的一招，祇不過他在用法上就不一樣了。

他未教令狐爽那一手擲刀手法，而此刻，申屠艮擲刀如流星！

申屠艮把手上的刀擲出的同時，他也挺着擲刀的右臂猛地往前一個疾送！

那個與申屠艮對砍的灰衣瘦大漢剛一擧刀碰上申屠艮擲來的刀，心中正自竊喜，看你沒刀怎麼殺！

就在這刹那之間，半空中已響起「噹」的一聲響，而灰衣漢的另一刀就要殺下的同時，申屠艮的右袖中突然抖出一點冷芒。

那刀眞正叫做「流星殺」！

那是一把尖又細，長不過尺半的尖刀，自他的袖中疾射而出！

「噢！」

對方祇叫了一聲就瞪眼了。

那是如同一箭穿心的一記狠招，穿入了對方的心口窩，幾乎深入一尺多。

「咻」！

申屠艮收回他的尖刀入袖，更再拾回他擲出的刀！

令狐爽如果看到申屠艮使出眞正的流星殺，是如此的陰又狠，他非找申屠艮討公道不可！

令狐爽花的學費十分昂貴，反倒受了騙，其實，便是四魔也一樣的騙了令狐爽。

* * *

現在，公冶長厲吼：「殺得好，申屠艮，這小子不用你幫忙，快去燒掉這後莊！」

申屠艮道：「公冶長，露出你的絕招呀，一點紅！」

公冶長哈哈笑，他談笑用刀一副大牌的模樣！

不料對方已知道了，對方的灰衣大漢吼道：「我們一直未猜中你們是甚麼人，原來是當年西北五省通天教的餘孽呀，媽的，通天教早完了，你們當花子呀！」

他以爲四邪入了花子幫！

申屠艮哈哈笑，道：「爺們是通天教餘孽，你們又是甚麼人？眞正的狗奸賊……殺！」

他刀指灰衣大漢欲殺，但他並未眞殺，那公冶長才眞的使出絕手一點紅！

公冶長的出刀幾乎令人看不清他的動作，那灰衣人已楞然的站着不動了，不旋踵間，那人的額頭上冒出一點鮮紅的鮮血，轟的一聲倒在地上了。

申屠艮一笑，道：「神目，我把他的注意力引過來，你還眞的出刀快！」

「神目殺手」公冶長笑了。

再看後莊上，一院瓦屋燒得凶，二十多人正往山谷的中莊奔逃，花子幫的人後面追，他們邊追邊吼：「別逃呀，逃到天邊也挨刀！」

「追呀！殺呀！」

也不管後莊火燒莊，大伙都往谷中追！

再看山的前面，那兒的火苗子衝天起，花子們在六袋高手率領下，也往谷中殺來了。

怪的是一衆花子到了大莊外，大伙各找地形掩護着，誰也不出聲。

先前殺來的四百多花子，如今圍在四週不發動，直到前後兩處莊院的花子們趕到，才見西門風迎着四魔四邪八人過去了。

東方東擦拭着劍上的血，沉聲道：「花子頭，怎麼不攻呀！」

申屠艮也過來了，「喂，不能叫他們有喘息的機會呀！」

西門風道：「八位仙家呀，如今到了決戰時刻，也是咱們第一次來到姓史的大莊門，你們看看，大莊內好像人都死絕了，一點兒聲音也沒有，這他娘的是甚麼個名堂呀，難道裡面有孔明，唱起空城計來了？」

公冶長抬頭看看莊內，道：「不知虛實呀，怕上當，對不對？」

西門風道：「是呀，他娘的，我帶兄弟們來取財，不是送他們見閻王，上一回死了三百多，如今又死近百人，天爺呀，花子命也是命吧！」

東方東道：「花子頭，你的意思是……」

西門風道：「應該你們先衝了，搖旗吶喊我們來……」

宇文鳳怒道：「放屁！」

西門風道：「誰放屁？」

宇文鳳叱道：「你，花子頭，咱們這是老規矩，對方出現厲害的，當然我們會出手，攻打圍殺由你們幹，怎麼此刻變了卦！」

西門風指着史家大莊院道：「八位神仙呀，咱們已把莊子圍上了呀！」

夏侯金吼道：「單單圍上有屁用，往莊子裡面攻呀，娘的！乾耗呀！」

司馬元道：「我看這麼辦，容老夫登高一觀，且看這史家大莊內有甚麼埋伏。」

西門風當即叫起好來了。

「還是終南老人家體恤我花子兄弟，人海戰術會死人的呀，你們說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呀，操！」

上官文指着左面斷崖，道：「對，司馬老兒上那面半崖上，那地方必定看得淸。」

司馬元抬頭看，忽的振臂騰空而起，這老兒眞正的穿雲神功施展出來了。

只見他身法奇特，空心觔斗連七翻，單足分力踩在另一足背上，身子又拔空一丈餘。

單只這以自己身子借力提縱之術，令狐爽如果見了，必會罵這司馬元十八代老祖先。

令狐爽交的學費乃天底之下最貴的，他却只學了一點點皮毛。

老實說，如果令狐爽未學到通天秘笈上八仙金人的神功，而且還服了天王花根汁，他還眞不敢造他們四魔四邪八人的反。

他們八惡人永遠不會把眞功夫傳給令狐爽，他們甚至還打算找個適當的機會把令狐爽做掉。

* * *

此刻，司馬元像個巨大的座山鵰一般，噗噗嚕嚕的飛落在三十多丈高下的半崖上。

司馬元這才剛落穩，斜刺裡飛來三支利箭。

利箭是由大莊內射上來的。

雙方相距幾十丈，這箭仍然有力量，只不過司馬元並非弱者，他雙手疾撥，三支利箭被他撥落在地。

司馬元也看見那個射箭的人了。

他一看就大罵：「他奶奶的，神箭丁七未死呀！」

「嗤！」又是一箭射來，司馬元一把撈在手中，令司馬元吃驚的乃是大院中有個長廊，長廊上站了十多人，他至少認識七八個。

他相信還有幾個也來了。

司馬元再看莊內四週的院牆下，竟然設下大網支起來，四週的伏兵幾十個，這個仗要死許多人。

司馬元不看了，他振臂往回飛躍。

不料就在他平飛半空中，忽的又是一箭射來，「颯」的一聲射中司馬元的左後背。

司馬元大吼一聲：「他娘的！」反手拔出箭就往地上一摔，所幸距離遠，强弓之末沒關係。

於是，司馬元奔到西門風幾人面前來了。

西門風急問：「怎麼樣，裡面有甚麼牛鬼蛇神呀！」

司馬元喘着氣，罵道：「老花子眞不是東西，怎不先問我中箭痛不痛！」

西門風道：「中箭不痛誰也不怕中箭了。」

東方東道：「怎麼樣，看到甚麼了？」

「看到了！」

「是個甚麼形勢？」

司馬元道：「形勢大不好！」

申屠艮道：「你快仔細說，總不能就此撤兵吧！」

司馬元道：「你們絕對猜不到，莊內躲的甚麼人，娘的，好像該到的全有了！」

西門風道：「怎麼說？」

司馬元道：「莊內有個神箭丁七呀，這小子守在前院台階上，長廊上分別站了十多人，這其中還有那曾在長安當太守的沈長明！」

大伙一聽齊聲驚呼道：「哎呀呀，姓沈的怎麼會來投靠這姓史的後輩呀……」西門風叫起來。

一邊的史明道：「姓沈的一切財富完蛋了，這口氣他是忍不下的，再想想，當年他就任在長安，還不是魏奸下的命令呀！」

西門風道：「還有甚麼人呀，我他娘的大感意外了！」

司馬元道：「還有那『鐵頭』甘天和，『崔一刀』崔明仁，『神刀』車風，『伍剝皮』伍作人，『山霸王』文昌大。」

西門風道：「這些人原本傷得重，怎麼一個也沒有死，都來了？」

司馬元又道：「還有十多名當年東廠大殺手，江湖上八大門派也不敢惹他們的番子全在那兒等着幹了。」

西門風一聽，道：「天爺，這一寶老夫押錯了！」

方圓過來，道：「當家的，兄弟們等你拿主意了！」

西門風道：「這個主意不好拿，捏拿不準就會死許多的人。」

宇文鳳道：「難不成乾耗在這兒呀！」

西門風忽的撫掌笑了。

「對，乾耗，娘的，咱們把這莊院團團圍住，兄弟們把吃的帶身上，沒事前去叫幾聲，叫他娘的史小豆心驚肉跳不舒服。」

他口沫橫飛的又道：「咱們把武力分開來，相互之間有支援，只要他們衝出來，每人手上石頭砸，然後圍上亂刀殺，他們關緊門不出來，咱們外面笑哈哈了，大伙再輪流罵，最好用石頭往裡面砸。」

東方東道：「不要臉的殺法呀！」

宇文鳳道：「花子要臉沒飯吃。」

西門風一聽哈哈笑，他還得意的道：「花子們的臉皮有兩張，一張是父母生的，另一張是上天所賜，花子討飯伸手要，臉皮不厚怎麼要！」

他哈哈一笑，又道：「這打仗也要臉皮厚，目的達到就走掉，東方東，你說說，還有更好方法嗎？」

東方東道：「花子頭，你打算圍莊圍多久？」

西門風道：「圍得叫他們往外衝！」

宇文鳳道：「他們三月不出來？」

西門風道：「咱們等他三個月。」

申屠艮道：「泡上了呀，咱們那兒有時間，我銀川還有事情幹呀！」

西門風道：「老怪呀，你琢磨，史小豆的存貨一定多，你的生意算甚麼，存住氣吧，別囉嗦了！」

大伙再看大莊院，忽然間，莊內傳出吼叫聲：「交叉把守，彼此掩護，注意牆頭！」

這是甚麼人的聲音？叫得眞難聽，像鬼嚎！

莊外面，衆花子們分兩批，一批走回前莊去救火，另一批守在大莊四週圍起來。

爲甚麼去救火？只因爲這兒好像要長期對峙下去了，人員一半要休息。

前莊院存放有吃的，比之住在野地要舒服多了。

天色漸漸的黑了，只見被圍的大莊內一片漆黑，甚至一點兒响聲也聽不到了。

西門風在大莊外四下看，他對身邊的四長老道：「你們看，這樣下去會是個甚麼樣的結局？」

史明道：「這個結局很難說！」

方圓道：「當家的，大莊內除了史小豆帶出的東廠番子之外，沈長明他們一夥也來了，眞他娘的令人想也想不到的怪事。」

西門風道：「一點也不怪，沈長明長安太守二十幾年，他是魏奸放出的人，他被咱們洗了個鳥蛋淨光，他當然不甘心！」

他想了一下，又道：「他必是想到投靠大淸，可是又怕背個投敵的罪名遺臭萬年，所以他知道史小豆在此，他們便找來了。」

方圓道：「幸運的是史家前後莊走了兩個厲害的傢伙，如果那紅衣番僧與飛鈸和尚仍在，娘的，不定又是上一回的局面，殺得咱們難以招架。」

幾個人正說着，忽見宇文鳳走過來了。

宇文鳳尖聲問西門風道：「花子頭，我那徒兒令狐爽呢？這種光景他怎麼不見了。」

西門風道：「我怎麼會知道，徒弟是你們的，又不是我的徒弟，妳問我我問誰？」

宇文鳳雙目一厲，道：「噫，是你說的，他潛來這史家莊的，如今天都快黑了，怎麼不見他的人！」

西門風道：「這小子必是找機會摸進去了，何仙姑，你別急，很快他就會來的！」

宇文鳳道：「可別是死到那個洞洞裡去了。」

她邊說還帶着幾分關心的意味。

* * *

令狐爽未死到甚麼洞洞之裡，他與西門吹花愉快的直睡到午後還賴着不起床。

西門吹花也不起來，兩個人在被窩中你咬我來我咬妳，妳搔我呀我搔你，嘻嘻哈哈忘了憂。

令狐爽伸出頭來看外面，忽的笑道：「喂，我的甜蜜蜜呀，應該起來了。」

西門吹花道：「不起來行不行？」

令狐爽道：「我也是不打算起來的，可是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也想到一個人。」

「甚麼事，又是想到了誰？」

令狐爽道：「你想想，他們去了一天了，怎麼一點兒消息也沒有，我擔心他們完蛋了！」

西門吹花猛一挺，半身嫩肉露出來，她雙峯尖又圓還微微的顫，道：「對呀！」

令狐爽又道：「我擔心的人是老岳父呀，如果他老人家遭不幸，那就令人不愉快了！」

西門吹花道：「快起來，去瞧瞧！」

令狐爽道：「小甜蜜呀，妳別去，我去，那個地方我熟悉。」

西門吹花道：「我不放心呀！」

令狐爽笑笑道：「放心，我是壽星老投生的，永遠不會完蛋的。」

西門吹花一把拉住令狐爽，道：「我們快起來，我們也要吃飽飯呀，我餓了！」

令狐爽點點頭，兩個人還逗吶，你爲我穿衣，我爲你提褲，夫妻嘛，這個動作有意思。

令狐爽開了房門叫小二，那伙計正坐前房喝粗茶，聽了呼叫就走過來了。

「你少公子睡得好呀！」

這是一句廢話，只不過許多廢話是一種形式上的禮貌說詞。

令狐爽笑笑，道：「撿好的吃喝送過來。」

伙計道：「我這就送過去。」

那伙計似乎早把吃喝的備妥了，轉個身便托個盤子進入房間裡。

西門吹花拉過令狐爽坐一邊，她爲令狐爽把酒先斟上，桌上四樣菜全是配的羊身上的零件。

令狐爽舉杯，道：「我的甜蜜呀，乾一杯！」

這二人嘻嘻哈哈吃過酒，令狐爽吻了一下西門吹花，道：「妳千萬別出門，我這就直奔石山後。」

說完匆匆的走了。

西門吹花獨自吃得乏味，她又不想走出門，只好拉起棉被又睡了。

她還眞的需要多睡睡，因爲她夜裡夠受的了。

* * *

西門風也在想令狐爽，他以爲令狐爽應該出現了。

令狐爽是來了，他在二更過了不久就潛到了石山後的史家莊，他也楞然了。

爲甚麼說他發了楞？

只見花子們已燒了前後莊，包圍了中間大莊院，花子們好像不緊張，三三兩兩在閒話，說古論今道家常，還有不少却在烤肉，田裡拔下玉米棒，一邊烤一邊笑，這樣的光景不是來打仗，倒像他娘的來渡假。

令狐爽坐在樹枝上，那是這山谷中僅有的最大棵老松樹，他垂下兩腿直晃盪，打主意要叫這批吃飽了不幹活等着打劫想發財的花子們幹點工作。

他的附近圍坐的不是別人呀，圍的乃是四魔四邪，還有西門風。

四長老分別帶人在中間大莊外四個方向守衛，六袋高手輪流在四下裡巡視，這種工作久了，誰該怎麼幹就不用再多吩咐了。

* * *

忽聽那東方東在附近又開罵了。

「那個小王八蛋，一整天不見他的人，操他娘的，我看他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申屠艮在另一棵樹下回應了：「惹火了剝了他的皮，娘的，老子一點也不心疼。」

司馬亮道：「我心疼，你們幾個別忘了，甚麼樣的神，身邊也少不了有侍候的，觀音菩薩前面有金童玉女吶，土地公身邊還少不了土地婆。」

公治長道：「找伺候的也不找這小子，太精了，像隻花菓山上下來的孫猴子，要找就找個大笨蛋來侍候，那樣才安心。」

宇文鳳道：「你們別亂講，閉上眼睛養精神吧！」

「對，養養精神，背後罵人不是人。」

這一聲低叫，立刻引得九個趺坐的人跳起來了。

西門風大叫：「令狐爽呀，你來了！」

是的，這正是令狐爽說出來的話，他實在火大了，忍不住的回罵。

東方東大吼：「小子，你死到那兒去了？」

令狐爽又回罵：「你放屁，死

到那兒還會在這兒呀！」

東方東往出聲地方撲，大怒：「你敢罵師父，我揍你！」

令狐爽不示弱：「己不正焉能正人？」

他迎着東方東走去，東方東出手，三把未抓住令狐爽，他一怔，叱道：「甚麼身法？」

「唯我獨尊呀！」

「胡說，『唯我獨尊』我教你的，我會不知道？」

令狐爽道：「我是花菓山下來的孫猴子呀，我舉一反三，所以我叫你抓不住我。」

東方東道：「成精了不是？」

西門風已攔住東方東了。

「別在這兒耍你師父的威嚴，快問問怎麼進攻呀，何必閒扯淡。」

宇文鳳已笑道：「令狐爽，我看你越來越好看，等這次事件完結了，我帶你去遊三山，逛五嶽。」

令狐爽道：「那得有路條。」

「甚麼路條？」

「當然是批准的路條呀！」

宇文鳳道：「誰批准的路條？」

令狐爽指着仍在忿怒的東方東，道：「當然要我東方師父批准的路條，否則我不敢陪妳呀。」

宇文鳳哈哈笑了。

西門風忽問：「令狐爽，你看這光景，咱們如何才能攻進莊？」

令狐爽道：「簡單啦！」

他此言一出，嘩，九個高手魔頭已把他圍緊了。

令狐爽又爽了，他人五人六的哈哈笑了。

司馬元拍拍令狐爽笑道：「我可愛的徒兒，你快說，這場面你說簡單呀！」

令狐爽道：「太簡單了。」

東方東道：「快說呀！」

西門風道：「令狐爽，我提醒你，少去冒險。」

東方東怒道：「他冒不冒險關你屁事！」

他還不知道令狐爽已同西門吹花結了親，已是西門風的女婿了。

西門風可不聽東方東嚷嚷，道：「令狐爽，我告訴你，史家大莊內除了史小豆帶的當年東廠殺手之外，便是幾年前被咱們洗劫過的沈長明與他的幾個殺手『神刀』車風等人，全在莊內了。」

令狐爽一聽，笑道：「太熱鬧了，都湊在一塊了，哈，哈……」

申屠艮道：「笑甚麼？」

令狐爽道：「我猜呀，那個在大木箱內設機關的『中原暗器大王』叫甚麼戈然的傢伙，八成也在莊內。」

他此言一出，大伙齊吃一驚。

令狐爽道：「你們想嘛，當年戈然為沈長明工作，今日他也必然在其中。」

西門風道：「我相信。」

東方東道：「小子，你說簡單，我以為更不簡單了。」

令狐爽道：「太簡單了。」

宇文鳳道：「那就說說你的辦法呀！」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西門幫主呀，（他不能呼叫岳父大人）你把你的人馬快集中，叫他們快去把柴砍了來，盡量的堆在圍牆下，堆得越多越好。」

西門風道：「堆柴？放火燒呀！」

令狐爽道：「不錯，就是四下裡放火燒，等到火光起，然後再把火把燃了往莊內拋，姓史的不是固守嗎？娘的，他這山莊圍牆又不是城牆，是經不起大火燒的。」

他抬頭看看遠處那座黑漆漆的山莊，又道：「火光一起，你們就圍在外面等着砍人吧！」

公羊山已撫掌笑了。

夏侯金道：「娘的，這麼簡單的方法，怎麼咱們就沒有想出來。」

西門風也點頭了，他起身就走，走向花子陣中去了。

令狐爽對東方東八人，笑道：「各位師父們，這種形勢太簡單了，你們想一想，史小豆為甚麼不殺出來？」

宇文鳳手攀令狐爽肩頭，媚笑道：「你說為甚麼？」

她幾乎把俏嘴碰上令狐爽的面頰了。

令狐爽道：「有兩個原因呀！」

他得意的問東方東，道：「你知道甚麼原因嗎？」

東方東忿怒的道：「不知道！」

令狐爽哈哈笑道：「豬啊！」

東方東大怒，吼道：「娘的，我揍你！」

令狐爽道：「你要揍我你挨刀。」

東方東的巴掌未落下，道：「怎麼說？」

令狐爽道：「你把天下最聰明最能幹的人打跑了，你們不都要挨刀呀！」

司馬元已把東方東攔住了。

「算了，算了，小不忍則亂大謀。」

東方東氣得兩隻鼻孔在冒煙。

宇文鳳哈哈的笑起來。

令狐爽這才笑笑道：「史小豆不攻出莊來殺人，一方面他的莊內寶物多，另一方面，他在莊內設下歹毒的機關，等着敵人進去坑死人。」

幾個惡人聽得齊點頭，東方東也點頭。

令狐爽又道：「這中間還有個最主要的原因，使這姓史的更不敢

衝出莊外搏鬥。」

申屠艮道：「還有甚麼主要的原因？」

令狐爽道：「那是因為他前後山莊上失去了兩員大將，你們想，他倚靠的和尚與喇嘛也完蛋了，想來咱們這兒有更厲害的人物，他們就更不敢輕越雷池一步了，哈……」

「哈……」八個「準八仙」也笑開懷了。

令狐爽又爽了，他幾乎捧腹大笑，不錯，史小豆還真的擔心圍莊的人中有更厲害的人物，他為了自保，再也不願身邊的高手有損失。沈長明就想出莊一拚，也被史小豆攔下了。

*　*　*

夜幕裡，祇見大片黑忽忽的人影從林中走出走進，又見那幽靈似的人影一幢幢的在移動，移動得快極了。

沒有人開口說一句話，甚至咳一聲也不曾，就如同螞蟻在搬家。

仔細看，又見一捆一捆的乾柴堆得快有半個圍牆那麼高下了。

二百人守得緊，六百多人去砍柴草，史家莊上的人就是不知道外面的土匪在搞他娘的甚麼鬼名堂。

不多時，花子們把石頭往莊內拋，砸得門窗叭叭響，也不時的羣起一聲叫，叫得剛剛閉上眼的人們又驚跳起來，沒多久，莊上傳來女人娃兒哭叫聲，嚇壞了。

*　*　*

天還未亮，史家莊四週已堆滿了柴草有一人那麼高。

西門風威風凜凜的站在遠處開口吼叫了。

「史小豆呀，站高一些聽西門大爺說話呀。」

他一共叫了七八聲，祇見大廳前支起三張大方桌，史小豆登上了大桌面。

嘩，這史小豆人名有小字，可是他個子壯又高，祇見他手握兩把刀，站在桌上往外瞧。

史小豆厲聲道：「西門風，你們這批亡命花子，夥同西北道上的通天教餘孽想打劫你家史爺呀，休想……」

西門風大叫：「史小豆，投降吧，你們已是甕中之鱉了，逃不掉了！」

他啞着聲音，又道：「念上蒼有好生之德，你們祇要放下刀槍，我放一條生路讓你們走，如若不然，你們馬上就是一窩被燒焦了的小老鼠呀。」

史小豆大怒，回罵：「放你媽的屁，放馬過來呀！」

西門風道：「頑固不是？那就休怪老夫心狠手辣了。」

忽的，史小豆身邊多了一個人。

那人頭猛抬，大吼一聲：「他娘的，可記得三年多以前的沈長明嗎？」

「哈……」西門風大笑，道：「沈大人呀，小老兒記得，當然記得那一回的事，哈……此生難忘。」

是的，那人正是沈長明，他大吼一聲，道：「你們這批掛羊頭賣狗肉的傢伙，樣子是叫街花子，實際又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劫去老夫幾十年的積蓄，害得老夫祇好再走出江湖，可惡啊，老夫要生啖了你們。」

西門風回吼：「你住口，娘的，你姓沈的自出娘胎以後就富得不可一世時，你他娘的還不是東刮西奪坑人呀，你弄的財寶太多了，却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呀，娘的皮，流寇來了你就逃，前朝皇帝上了吊，王八蛋，你們祇會做太平官，拚命的事你不幹，哈，咱們最痛恨你們這種官。」

沈長明氣得直咬牙，大吼：「氣死我了，我非殺出去不可。」

史小豆大吼：「來吧，你們不是進攻嗎？史大爺等着你們了。」

西門風一聽哈哈笑。

「兄弟們，燒他娘的啦！」

他這麼一聲吼，四週圍牆下，立刻火苗子燃上了，一時間四下裡濃烟升空，山風吹來，濃烟已把史家莊掩蓋住了。

莊外面，花子幫的人馬大聲吼，喊殺之聲不絕於耳，人們四下裡奔跑着，叫着，熱鬧了。

這就是令狐爽出的餿主意。

令狐爽對八惡道：「你們快去呀，不定從莊內衝出個厲害的。」

東方東道：「急甚麼？多死幾個花子有甚麼關係。」

令狐爽在心中罵，罵這東方東老混蛋。

*　*　*

史家莊圍牆邊上火光已衝天起，於是花子們撒了潑，燃着了火把盡力往莊內拋，祇見漫天火把飛進莊，又見石頭也砸進去了，發出辟哩叭啦響。

史家莊上的人這一下可慌了，有人關門也有人開門，關門是怕挨石頭，開門是想往外逃，因為房子好像快要燒起來了。

祇不過屋頂上是紅瓦片，火把落上沒關係，火把落在門窗上就會有麻煩。

這時候，四週盡是火在燒，炙熱之氣窒人的鼻息，許多人已在咳了。

守在圍牆內側的大網也着火了，幾十個灰衣武士往門內退，有個老人直跺腳。

這老人還大叫：「莫非又遇上幾年前那個尅星了？」（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 唐耕心回師門路上遇到張克誠，此人身手比華山掌門呂介人還高，他強逼唐耕心與他交手，唐耕心不想招搖，以唐再生爲名，祇守不攻，這時自稱石綿綿的少女出手相助……唐耗心回到峭山師門，風姨告訴他，他在江湖上的所作所爲其師父嚴如霜全知情，嚴如霜叫他要特別小心，以免有人在他身上打主意，加深師門與「潛龍堡」的仇恨……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重離師門江湖行　雪中送炭伸援手

「我再教你一些近來創悟的散手，更會大有進境，但是你要記住一件事。」嚴如霜道。

「是……」

「收斂是爲人處世的一門大學問，滿腹經綸及身負絕學的人而能深藏不露，那才難得。」

「徒兒謹記恩師教誨。」

「能深藏，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因爲深藏就是爲自己留了餘地，這樣在危機一髮時，可進可退。」

「徒兒一定遵命。」稍後，傳了唐耕心一些近來新創的散手，便珍重道別，當風姨送他出谷時，道：「小主人，下次回來，我要你們母子相見。」

唐耕心不由激動地道：「我娘在哪裡？」

「不必多問，下次回來便知。」

「風姨，我能不能馬上見到我娘？」

「不能，因爲她目前不在這兒。」

「要多久我娘才會來此？」

「不知道，也許要三五個月，這要問問主人才行。」

「我師父一定知我娘在何處吧？」

風姨道：「當然，當然知道。」

「我這就回去問我師父去。」

「你回去一問就糟了，你想看看，要是你師父想告訴你，豈不早就說了，時機不到，問也沒用。」

唐耕心道：「我娘還好嗎？」

「很好。」

「我娘想我嗎？」

「連我都想你，你娘會不想你？」

「既然想我，爲甚麼不及早團圓？」

「還是那句話，時機未到，有害無益。」

唐耕心道：「我娘到底在哪裡？」

「少主人，你已經問過一次了。」

「是不是很遠很遠？」

「當然不算近，却也不能算遠，小主人，就在這兒分手吧，要不要再抱抱小豹和小熊？」風姨自大袖內取出一頭小花豹和小狗熊，小唐愛不釋手。

唐耕心的臉貼在小豹及小熊身上磨蹭着，道：「我娘會不會像我喜歡小豹和小熊一樣地喜歡我。」

「喜歡小動物之心，又怎能和母子之情相比？」

「風姨，最快多久我才可以見到我娘？」

「三個月左右，小主人，在你的心目中，是妳娘近還是你師父近？或你的父親近些？」

「都近，祇不過……也許師父更近些，因爲我還沒有見過我娘和我爹。」

* * *

唐耕心在西湖畫舫上驚鴻一瞥，二女未追上，二人不約而同地不告而別。

她們不能不想，唐耕心看到爭魚的一幕，會怎麼想？如果她們是唐耕心又會怎麼想？

她們都很窩囊，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却又無法解釋。

莫傳芳和冷雪舫二人固然不舒服，但這場面讓她們心目中的情人看到也好，冷雪舫此刻和莫傳芳在一起。

他們正是不打不相識，目前利害相關目標一致，他們每天四下尋找，晚上回到這家客棧中。

晚膳時刻，莫、冷二人回來不久，在前廳用膳，這工夫進來一個三十來歲，看來很粗的漢子。

冷雪舫道：「莫兄知不知道此人是誰？」

莫傳芳搖搖頭，這工夫這漢子已到後面去了，分明也在此客棧中落脚。

「他叫馮雷，綽號『一陣風』，是潛龍堡的人，以前是龍三身邊的人。」

莫傳芳道：「龍三這人我倒是常常聽人提及。」

「當然，先不說他老子是潛龍堡堡主，他本身也赫赫有名，『血猴』龍三哪個不知？」

莫傳芳道：「龍三不是被『雪裡紅』唐耕心斬去一隻右手？」

「不錯，他們之間的仇恨越來越深了。」

「爲甚麼？」

「鳳妮心目中的唐耕心和她的亡兄一樣地重要，爲兄仇或情人之仇，她都不會放過龍家的人。祇不過以一瓢山莊的實力來對付潛龍堡，自然是差了些。」

莫傳芳道：「連蓮和唐耕心的關係又是如何建立的？」

「聽鳳妮說，是由於連蓮爲他保住了鏢銀之故。」

「就這麼一點交情？」

「詳情不知，但至少在下以爲連蓮對唐耕心的恩情要比鳳妮對他的淺得多，所以莫兄祇要肯下功夫，希望無窮。」

莫傳芳攤攤手道：「冷兄，你還看不出來，這個唐耕心在她的心目中太重要了，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冷雪舫道：「依我看，人品嘛，和莫兄差不多，身手嘛，應該也差不多，甚至他雖以『雪裡紅』之綽號成了名，以身手而言，未必是莫兄的敵手。」

「冷兄過譽。」

「眞的，在下以爲，莫兄的情況尚有可爲，如果說唐耕心有甚麼長處，可能是風度方面。」

「他的風度很不錯？」

「師出名門，飽讀詩書，有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許有點道理。」

莫傳芳不由暗暗哼了一聲，心想，這是不是暗示姓莫的腹中缺少墨水？

「不過我仍要聲明，就是在風度方面，莫兄也不稍遜，何況莫兄爲連姑娘解過幾次圍，對她有恩，再說一個『纏』字，終能取得女人的歡心。」

冷雪舫當然希望莫傳芳大有斬獲，因爲莫能獲得連蓮的心，唐耕心必然大失所望。

冷雪舫對小唐的一切知道得較多，知道小唐對連蓮的情感較深，連蓮的情感都靠不住，顏鳳妮就不可靠了，況且他一直在鳳妮身邊貼得甚緊。

以小唐的孤傲個性，極可能一個也不要。

就在這時，後面忽然傳來叱咤及打鬥聲，也傳來了嚷嚷聲，接着有人大叫「殺了人哩……」且傳來一聲慘嗥。

很多人都往後跑，也有不少的武林中人，莫、冷二人也來到後院，隱隱看到一個苗條身影越牆而去。

冷雪舫差點驚呼，因爲他以爲這個少女很像顏鳳妮，就連衣衫的質料和顏色也和顏鳳妮一樣。

至少，在冷雪舫和顏鳳妮分手時，她穿的正是這麼一套同一款式同一顏色的衣衫。

有兩個早來的人指着越牆而去的少女道：「就是這個姑娘殺了這位仁兄的……」

另外有人失聲道：「死者不是潛龍堡的『一陣風』馮雷嗎？」

立即有人附和，的確是那個粗魯不文的馮雷。

冷雪舫追出時，隱隱聽到圍觀的人當中有人大聲道：「那個姑娘很像『一瓢山莊』的女公子顏鳳妮……」

別人都能認出是顏鳳妮，冷雪舫更相信是她。

但他追出老遠却沒有追上。

此刻圍觀的人當中有人道：「尚未確定的事，請不要隨便出口……」

那知另外有人道：「這位仁兄沒有看清，在下却也看出極像顏鳳妮，事實上目前武林中如此年輕而又與龍家有深仇的女人，不是她還會有誰？」

此人分開衆人，挾起馮雷的遺體匆匆離去。

正好冷雪舫返回，莫傳芳低聲道：「追上沒有？」

冷雪舫搖搖頭道：「沒有！」

莫傳芳道：「帶走馮雷遺體的是誰？」

「潛龍堡的內總管房玉書。」冷雪舫道：「莫兄，可願助弟一臂，同去找顏姑娘？」

「當然，反正在下也沒有事……」

二人立刻出店而去。

目擊這次殺人的有心人還有一個，那就是唐耕心，他也立刻追出，祇是沒有人注意他而已。

他追出二十餘里，在一座半圮的小廟前追上。

「唐大哥……唐大哥……」鳳妮要撲上投懷送抱，但小唐退了三步。顏鳳妮道：「大哥數月不見，你對我變得生疏了……」她很痛心。

「沒有生疏，有所謂：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

「大哥是不是以爲小妹不專一？」

「鳳妮，我追上妳祇想問妳一句話……」

「大哥請問。」

「馮雷是妳殺的？」

「馮雷？『一陣風』馮雷？」

「當然！」

「怎麼？馮雷被人殺了？」

「鳳妮，我希望妳不要顧左右而言他！」

「我……爲甚麼要顧左右而言他？」

「是啊！祇不過是殺了一個潛龍堡的狗腿子，妳居然不敢承認！」

顏鳳妮十分驚怒，道：「哥，我殺了大空，在金羅漢前面絲毫未曾隱瞞，不久前小妹也曾見過龍潛，我也曾鄭重聲明，不殺龍三絕不罷休，叫他把龍三藏好，不信你問菊嫂。」

菊嫂道：「小姐，看樣子唐少俠似乎不信，人家既然不信，又何必一定要人家相信？」

鳳妮道：「妳別多嘴多舌！」

唐耕心的確不信，第一，鳳妮恨龍家的人入骨，當初龍三劫鏢，馮雷就在龍三身邊，其次，剛才她殺馮雷有好幾個人看到。

這麼多的人看到，而且與殺人者的衣衫又完全一樣。更無法抵賴的是，他追出二十里左右就追上了她。

唐耕心道：「鳳妮，妳殺馮雷，也算是他罪有應得，爲何死不承認？我眞想不通。」

「哥，我沒有殺他，我眞的沒有，沒有殺人却要我承認殺人？」

「可是有很多人親眼看到妳殺人。」

「誰？」

「大概是武林中人，因爲若非同道，也就叫不出妳的名字。但其中至少有一人妳是很熟的。」

「很熟？他是甚麼人？」

「『逍遙叟』的得意門生冷雪舫！」

顏鳳妮心頭一震，在西湖上爭魚之事，祇不過是年少氣盛，談不上呵護冷雪舫幫他打架。

當然，連蓮也是如此，莫、冷二人待她們極禮貌且屢次救過她們，而親近她們，她們實在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

顏鳳妮見小唐說出冷雪舫的名字，相信小唐不無醋意，有此發現，既喜且憂，憂的是被他看到和冷雪舫同行，喜的是大哥頗有妒意。

有愛才有妒，顏鳳妮自然知道這一點。

顏鳳妮道：「哥，我認識龍潛師兄之徒是一件偶然的事……」

唐耕心道：「鳳妮，闖蕩江湖，交交朋友，本就是很自然的事，何必解釋……」

顏鳳妮聽了這話該高興才對，至少他不以爲這是負情行爲，但正因爲他不在乎，又以爲他對她的感情不夠深。

她這幾月來常常思索，唐大哥是不是拿她當小妹妹看待？或者由於她的兄長之喪而寄以同情或憐憫。

同情和憐憫本是善意的情感抒發，但却不宜加入男女情感。

她甚至以爲唐耕心是看在她哥哥的交情上來關照她的。

如果眞的如此，她以爲這是一種侮辱。

顏鳳妮道：「哥，莫非冷雪舫也以爲是我殺了馮雷？我說沒有殺，你們一致認定是我殺的，我就是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了！」

菊嫂大聲道：「唐少俠，馮雷在何處被殺的？」

「南方二十里鎭上的客棧中……」

「哈！這可就太離譜了！我們主僕二人是由北面來的，剛剛到此正要歇歇脚就遇上了唐少俠。」

「這就怪了……」唐耕心也以爲顏鳳妮不是殺了人而不敢承認的那種人。何況馮雷也算罪有應得，果眞是她殺的，她絕不會否認。回想她設計賺「花花如來」大空和尚李天佑，燙得他體無完膚而亡，她對李天佑就坦承不諱，甚至她曾說過：如有更殘酷的手法她也會使用。

菊嫂道：「祇因爲有人看到一個人像我們小姐就認定是我們小姐殺的？」

唐耕心道：「連衣衫的款式和顏色也都完全一樣，菊嫂，妳以爲如何？」

顏鳳妮道：「唐大哥，這件事很怪，連你和冷雪舫都認爲是我，這個冒充我的人就太可怕了！」

唐耕心道：「既然如此，我還要去追那個假的，此人居心叵測，十分陰毒……」

唐耕心急欲離去，全力一掠就是十丈以上，祇聞顏鳳妮大喊道：「哥……等等我……哥……」

唐耕心的想法和師父稍有不同，他仍然把連蓮放在第一位上，儘管她曾因同門之情以小轎救過龍三。

如今又發現顏鳳妮與冷雪舫的接近，正好趁機抽身，這實在不能算是嫉妒，因爲即使把她當小妹看待，也希望她有個好的歸宿。

冷雪舫師出名門，人品操行都是上上之選，唐耕心此時不退，那就有藕斷絲連之嫌了。

顏鳳妮的輕功本就遠不如他，起步又晚，不久就不見他的影子了，菊嫂在數十丈後邊喘邊嚷嚷着：「小……小姐，這個人沒有良心……別人不信任小姐……還情有可原……他……他居然也以爲是小姐殺的，而且……就怕小姐賴上他似的，不顧而去，他……他是誰呀！忘……忘了小姐救他一命……把他當小祖宗一樣地侍候着……」

顏鳳妮當然也有同感。唐大哥難道站在「潛龍堡」那邊不成？要不，爲甚麼不信？

「小姐，我看哪！冷少俠人家是名門正派的人，武功高强，對小姐又體貼，至少不會忘恩負義，算哩！小姐犯不着低三下四地……」

「住口！」顏鳳妮大吼着，此刻即使菊嫂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她也無法容忍這種嘮叨。

菊嫂當然知道鳳妮的心情，並非討厭她，也未必是恨唐耕心，也許是討厭她自己吧！

「小姐……」菊嫂小心翼翼地道：「現在該去追唐少俠了吧？」

顏鳳妮心中大喊着：也許應該去找冷雪舫……

莫、冷二人分頭去追顏鳳妮，冷雪舫未追上假鳳妮却遇上了一位中年婦人，冷雪舫心頭一凜，立刻拜下：「晚輩冷雪舫拜見師叔母……」

中年婦人漠然道：「少俠是不是認錯了人？」

「沒……沒有……」

「誰是你的師叔母？」

「晚輩不會認錯人的。晚輩以爲……前輩可能是由於晚輩以相思豆射傷二師兄章英之事吧！」

中年婦人正是「潛龍堡」堡主龍潛之妻韋寒香，她來此目的是找唐耕心爲子報仇。

在武林中她看到也聽到一些怪事，比喻說，辛南星對龍三劫鏢殺人事極不以爲然，也聽到連蓮和唐耕心的交往事，最使她惱火的是冷雪舫胳膊往外彎，處處幫着仇家，甚至當面拒絕龍潛離開顏鳳妮。

「誰是你的二師兄？」

「章瑛，他在顏姑娘浴室後窗外窺浴，而被晚輩以『相思豆』射傷左顴，情非得已！」

「甚麼叫情非得已？」

「章瑛乃是名震武林的潛龍堡門下，不知檢點自愛而作出這種事來，晚輩傷之情非得已！」

「從此以後，你不必再以本門自居，更不必叫我爲師叔母，叫章瑛爲二師兄，本門沒有你這個叛徒！」

冷雪舫道：「師叔母是說章師兄的行爲並不離譜？也並未爲潛龍堡丟人現眼？」

「就算有之，那也是潛龍堡的事。」

冷雪舫漠然道：「既然師叔母把家師和潛龍堡劃分得如此清楚，以後晚輩的行止，別人似也不必勞神干與了……」

「大膽！你在對誰講話？」

「晚輩知道，在對師叔母講話，但師叔母却一直不承認我這個師侄，却又處處使出長輩威風！」

冷雪舫道：「這豈不矛盾？」

韋寒香厲聲道：「拿下！」

「刷刷刷」自附近林中竄出三個二十出頭而健美的女郎，各執一支點穴鐝，撲向冷雪舫。

冷雪舫知道，這是龍妻手下的「三鳳」，單挑並不見得怎麼樣，三人聯手凌厲無匹。

冷雪舫立刻拔劍迎上，她們是姊妹三人，苗金鳳、苗銀鳳和苗玉鳳。夫人傾囊相授。三鳳也知恩圖報變成夫人的死士。

韋寒香另有師承，當然也會龍潛的「龍爪十三式」，乃是潛龍堡的第二號人物。

冷雪舫早知「三鳳」非比等閑，今日一試，果然了得，一撥撥的攻擊有如排山倒海，驟雨狂風。

三柄點穴鐝輪番遞補攻擊的空檔，一擊不中第二鐝必到，然後是第三柄……

冷雪舫所受到的壓力是空前的，鐝上寒芒不斷地在他的要害附近交織成光網，任何一瞬，他都可能被制倒地。

即使在力道方面，三鳳也像是三個孔武有力的男人，六十招後，他稍落下風。

是不是眞的無法以一敵三，或者在師叔母面前故作低姿態？

七十招後，看來又不像是故意藏拙。但三鳳一點情面也不留，鐝鐝到肉，似乎不僅是要把他拿下，而且想要他趴下永遠也爬不起來。

「嗤……」銀鳳的鐝挑破了冷雪

舫的褲管，金鳳幾乎同時把他的髮髻挑散。

冷雪舫疾退時，玉鳳幾乎是如影隨形，因爲知道他必向這個方向急退，這一鏢竟是攻他的「章門穴」。

有所謂：打人沒好拳。要打就必須產生決定性的力量。三鳳正是這種想法。

她們既爲夫人的忠僕（不是徒弟）、死士，作風就必須如此。

但就在這一瞬間，一邊深草中射出一道人箭，人劍合一，「嗆」地一聲，濺出一溜火星，玉鳳的鏢差點握不住而脫手，虎口奇痛如裂。

玉鳳跟蹌退出三大步，接着是金鳳和銀鳳雙雙攻到，但來人後發先至，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她們的鏢才攻出一半，也可以說一招中的一式尚未形成，已被這一劍擋回。此人蒙了面。

「嗆嗆」聲中，兩鏢猛彈回來，差點傷了自己。這種無儔的內力，絕對出乎她們的預料。

「三鳳」本就以靈巧見長，使鏢者十之八九如此。

祇不過用鏢而內力深厚的女人却不多見。

金鳳和銀鳳也連退三大步，虎口都痲了。

「三鳳」自然十分驚凜，不管如何狂傲，人家的雄渾內力，以及閃電般的動作和那靈活的機變，都不是她們所想像的，就算她們根本沒有輕敵，還是不成。

但是，她們明知不成還是要上，即使她們一個個慘死在對方劍下，也絕不會有人退縮，因爲她們隨時都有此準備。

她們的責任和義務就是在緊要關頭付出生命。

三女重整旗鼓，鼎足而立，各自提足了九成以上的內力，攻出了雷霆萬鈞的一招。

她們顯然想以擅長的雄渾內力壓制對方的氣焰，然後全力猛攻，絕招盡出。

那知這等於送入虎口，對方正希望她們以自負的內力作孤注一擲，對方以「橫掃千軍」揮出一劍。

奇的是，劍、鏢相接不是發出「噹噹」聲，而是「嗶嗶」聲，先是鏢劍相接被大力吸住，然後又猛然一吐勁，在劍上吐勁時，也正是她們三人全力收劍的檔口。

這股藉力拒敵的力道太大了，三女一口氣退出七八步，銀鳳和玉鳳還被路邊石頭絆倒。

這眞是狠狽到家，一敗塗地。

三女的虎口處裂開，血流如注。

非但一邊的冷雪舫大爲驚訝，就連韋寒香也微微皺眉，看這蒙面人的身材，年紀不會超過三十，這麼年輕的高手會是誰？

三女即使如此，仍要再上。

龍夫人手一揚道：「退下！」

「是！」三女絕對服從。

龍夫人冷峻地道：「看你的動作與體型，大概不超過二十七，你認識冷雪舫？」

蒙面人道：「不認識！」

龍夫人十分惱人，道：「不認識也要插手？」

蒙面人道：「如果一定要認識才能主持公道，那不是太不公道了？」

龍夫人道：「這件事，純是本門的私事，公不公道也該由本門主持人來處理，你不是多管閒事？」

蒙面人淡然道：「夫人說話前後矛盾，一會是自家人，一會又否定冷大俠是同門中人，且派出三女，必欲置之死地，在一個主持公道的人來說，這能算是閒事嗎？」

「好！你是管定了是不是？」

「在下當然不願管別人的閒事！」

「既然已經管了，你就必須過我這一關。」

蒙面人道：「我不想和夫人動手，只想陪這位不畏權勢，威武不屈的冷大俠一起離去。」

「行，只要你能接下我五十招！」她由衣內撤出一柄小巧的鏢，全長祇不過兩尺左右，爛銀打造。這是獨一無二的銀鏢，武林中只此一柄。

蒙面人道：「夫人乃前輩耆宿，在下不敢……」

「快別客氣了！只要你能接下我五十招，人就由你帶走！」

蒙面人道：「既然前輩已經決定，晚輩勉爲其難……」撤劍在手時，龍夫人已經發動。

「潛龍堡」的第二號人物果然不凡，蒙面人以內力故技重施，效果却沒有剛才對付「三鳳」顯著。

二十招之後，蒙面人稍落下風。

冷雪舫在一邊很焦急，剛才是這蒙面人爲他解圍，如今人家危急，自己豈能袖手旁觀？

只不過幫助外人雙戰師叔母，被按上個叛徒之名，以少犯上，是很難脫罪的。

這工夫，三十五招已過，龍夫人以爛銀鏢施展「龍爪十三式」及她本門的功夫交互穿插，作巧妙的揉合編排，威力倍增。

蒙面人顯然已無力反擊，只想拖到五十招。而龍夫人的攻勢則顯然不會讓他拖過五十招。

四十七招時，蒙面人差點失招，龍夫人再次暗加一成內力，施出「龍爪十三式」的第九式，已使蒙面人退了一匝。

冷雪舫不能不出手了。但蒙面

人道：「冷大俠切勿出手……」

就這會工夫，龍夫人已攻出第四十九招，這一招當然也是選擇拿手的絕活，且想提早一招把他擊敗或挫傷。

那知蒙面人全力閃避，驚險萬分地移了五個方位，換了七個不同角度才閃過此招，立刻反擊。

一般來說，在狠狽閃避敵招之餘，是無力反攻的，所以冷雪舫大感意外。

龍夫人自不例外，這才看出，此人多少有點藏拙，或者只是一種造成敵方輕敵的手段。

其實都不是，蒙面人所倚恃的就是這種突如其來的「散手」。

「散手」的優點是能產生爆發性攻擊能力，缺點是沒有連續加壓的作用。

只不過蒙面人這一式「散手」非常奇特，剛出手時有如和風細雨，就像是招已用絕，力也用盡的樣子。但是，瞬間迸發出驚人的力道和閃電的速度。

「散手」的潛力就是在敵人的意外中取勝的。

「散手」的「散」字，在這裡並不作「散漫」解釋，實在應作「分散敵人的注意力」來解釋。

龍夫人心頭大凜，爛銀鏢挑、撥、點、戳之下而急退，衣襟上已被挑破一孔。

現場上死寂無聲，只有二人輕微的喘息聲。

龍夫人已看過襟上約寸餘長的破孔，冷漠地道：「你是甚麼人，有此身手却又不敢以眞面目見人？」

蒙面人道：「有不得已的苦衷，請夫人見諒！」

龍夫人轉而對冷雪舫道：「你不會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吧？」

「不瞞師叔母，晚輩也不知道……」

「不知道會幫你？」

「師叔母請相信晚輩，眞的不……」

「從今以後，不要再這樣稱呼了！」

「長輩的話，晚輩不敢從命，禮不可廢……」

龍夫人冷冷地道：「我失招於你，自承實戰經驗尚欠不足，沒有話說，但要弄清楚你的身份並不難！」

蒙面人道：「夫人之言甚是！晚輩也不想永遠瞞人，況夫人剛才之失招只是一時大意所致。」

龍夫人揮揮手，道：「走……」帶着「三鳳」離開了現場。

冷雪舫抱拳道：「多謝大俠援手，不知大俠能否告知大名，感恩自應圖報。」

蒙面人道：「不必客氣！事實上即使在下不現身，龍夫人也不會讓『三鳳』殺了兄台，只不過受點傷而已，但她一定會把兄台帶回去！」

「是的，如果帶回去交給家師那是最好，只怕龍師叔會私下處理。」

「只不過龍潛總不會私下處死兄台而不向『逍遙叟』前輩打招呼吧？」

冷雪舫道：「這……這大概不會吧……」

蒙面人抱拳道：「在下還有俗務，就此別過……」轉身疾馳而去。

冷雪舫喃喃地道：「這是甚麼人？居然有此身手？雖然末了來了一式散手多少有點取巧，總要具備某種實力才成，他幫我對付自己的師叔母，會不會越幫越忙……」

最後他還是搖搖頭，否定了這種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

蒙面人奔出十五六里，已是二更將盡時刻，他相信韋寒香出動，主要是想把連蓮弄回去，當然也想找那殘殺龍三的仇人。

她可能未想到，出師不利，一下山就遭到挫折。

他本想坐下來稍作休息，忽聞東北方不遠處傳來了少女呼救聲：「救命啊……色狼……」

蒙面人立刻循聲疾馳，大約半里外山坡上有個草寮，這是守山者的避風雨處。

當莊稼成熟時，鄉人合資僱人看守，以防盜割，看守人也就是守山者。

蒙面人相信呼救聲必然來自草寮中。

當他探頭向草寮中一看時，不由大爲震動。

在無門無窗的草寮內乾草上，橫陳着一個白玉似的少女胴體，弦月的清輝瀉入草寮內，玲瓏凸浮的胴體，立刻就在視線上濺出火星。

少女的胴體處處都充滿了青春活力。

即使是古代美人，大概也講究尺碼，這可能是古今中外審美的共同標準吧？

只要目測一下，就知道胸圍、腰圍及臀圍夠不夠標準，這幾乎是一種不教自會的能力。

有一本「雜事秘辛」的書中記載，漢恒帝選妃標準，女人身體各部的尺寸，如：肩寬一尺六寸，臀比肩寬少三寸，從肩到手指尖各長二尺七寸，指離掌四寸，（必是指中指）可見指長也是美條件之一，從大腿根到脚後跟的長度是三尺二寸，脚長八寸。

相信除了外在的尺碼外，必然更重視骨骼清奇，身上不可見骨痕。

當然還講究「紅軟緊鼓」……

蒙面人立刻縮回身子。吶吶道：「姑娘何人，怎麼會……」

「是唐大哥再生嗎？我一聽口音就知道了。請把我的穴道解開吧！」

「姑娘是……」

「我是石綿綿哪！唐大哥把我忘哩？」

「當然不會，只是驚鴻一瞥未看清楚而已！但姑娘既然能說話了……」

「我已自解了一穴，所以能說話了，還有一穴未解。」

這蒙面人正是唐耕心，暫時不宜招搖，所以他蒙面救冷雪舫，這當然也是爲了顏鳳妮。

唐耕心以爲這眞是太巧了。要是她遇上別人，會有甚麼後果？

「不見可欲」這句話說明了人類的慾念大多由於目擊可欲之物而生，像石綿綿此刻一絲不掛，以及她的臥姿，又有幾個年輕的目擊者還能保持君子風度。

「石姑娘，是甚麼人將妳擄至此地？」

「我也沒有看清，大約是個方臉，有點絡腮鬍子，我一吆呼他就跑了。」

「石姑娘，這淫賊的膽子太小了吧？妳一吆呼他就跑了？」

「那是因爲當時附近傳來馬嘶聲，他可能心虛逃走了！」

「以石姑娘的身手怎麼會受制於他？」

「有所謂：不怕虎生三隻口，就怕人懷兩樣心。他藉故問路，施襲成功，唐大哥，快點爲我解了穴道嘛！」

唐耕心道，「石姑娘能自解一穴，不須多久，即可再解一穴了。」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解穴很不好受。」

唐耕心只好入內，解了她的穴道，那知她悲呼着投入他的懷中，這可以說是他有生第一次抱着一個肉香四溢的赤裸少女。

「唐大哥……我等於是死裡逃生！」

唐耕心道：「石姑娘，快把衣衫穿上吧！」

「唐大哥……抱緊點……想起不久前的事，我餘悸猶存……」

「單身女子在外要特別小心！快點穿上衣衫吧！」他掙開走出草寮以外。

穿好了衣衫，她走了出來，以前唐耕心沒有仔細打量過她，如今細心看來，比之連、顏二女並不遜色。

此女不同之處是眸子活，顯示她聰明，伶俐和心眼多。

「唐大哥知不知道武林中有這麼一個三十多歲，中等身材，方臉而有絡腮鬍子的用刀高手？」

唐耕心想了一會，搖搖頭道：「想不出來。」

「此賊下次被我遇上定不饒他。」

唐耕心道：「石姑娘，在下有急事待辦，恕我不能奉陪了，就此別過，請多保重……」抱拳疾馳奔下山坡。

「唐大哥……唐大哥……等等我嘛……」

唐耕心全力奔掠，她自是跟不上，卻神秘地笑笑道：「唐大哥，我會找到你的……」

＊　＊　＊

顏鳳妮在酒樓上用膳，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在門外張望一下就快步進入，在顏鳳妮桌邊見禮，叫了聲「小姐」！

此人正是「一瓢山莊」的外總管「鴿子」筱飛。

筱飛道：「屬下一直在找小姐……」

「找我幹甚麼？」

「聽說小姐殺了潛龍堡的『一陣風』馮雷？」

「我沒有殺，不知是何人嫁禍的！」

「可是嫁禍之人很毒，不管是不是小姐，龍家的人一定相信是小姐殺的，據說有好幾個目擊者都說是小姐殺的。」

「就算我殺的好哩！」

「小姐，這是划不來的，聽說潛龍堡的女主人也帶着『三鳳』出動了。」

「對付我？」

「當然，可能還有唐耕心以及連蓮，聽說唐耕心沒有死！」

「他是沒有死！」

「小姐還看不清這個人？」

顏鳳妮道：「我是沒有看清，是不是你看清了？」

筱飛道：「小姐，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你少管我的閒事。」

「小姐，屬下以爲此人未必專一。」

「他現在不可能專一，因爲還有個『一段香』連蓮，他們相識比我早些。」

「小姐，據說他還有個女友。」

「據說？據何人所說的呀？」

「『蝦乾』！」

「他？他怎麼說？」

「他祇說看到唐耕心和一個妙齡女郎在一起，很年輕，很美。」

「『蝦乾』在甚麼地方？」

「屬下在開封遇見過他，他說有個心懷叵測的人以不同的面貌製造糾紛，挑起各派間的仇恨，莊主說要小姐時刻小心。」

「這個我知道。」

『逍遙叟』蕭笠門下『雪鶴』冷雪舫的風評很不錯。」

「是誰要你對我爲他宣傳的？」

「沒有誰叫我說的，是我聽到同道都這麼說的。」

「怎麼？冷雪舫就那麼紅？道上的人都在談論他？」

「小姐，這可能有點原因，聽說冷少俠曾在小姐身邊，當時拒絕了龍潛帶他回去，以及他教訓過龍潛的高手。」

顏鳳妮道：「確有這麼一回事，但龍潛沒把他帶走，却是因我之故。」

「怎麼？龍潛會看小姐的面子放過他的師姪？」

「吃飯了沒有？沒吃就坐下吃吧！」

「屬下吃過了，莊主要我聽小姐差遣。」

「不必了，你那點底子保護不了我，反而累贅。」

「好歹也可以作小姐的耳報神或眼線。」

「不必，我會小心的。」顏鳳妮道：「都說大哥沒死，你可有甚麼消息？」

筱飛搖搖頭，顏鳳妮丟下飯資出了酒樓，筱飛要跟上，她道：「我說過不需要保護，別跟着我。」

顏鳳妮和菊嫂一出鎮就遇上了潛龍堡的內總管房玉書，他認識顏鳳妮，她却不認識他。

上次「一陣風」馮雷在客棧中被殺，就是房玉書把他的屍體弄回去的。

「眞是運氣不錯。」房玉書道：「讓我找到了妳。」

顏鳳妮道：「你是何人？」

「潛龍堡的內總管房玉書。」

顏鳳妮道：「你遇上我合該你倒霉！」

「臭丫頭，妳以爲妳是誰？」

「我是被龍三那血賊殺死兄長的復仇者，我對龍潛說過，這仇恨永遠沒有完。」

房玉書拔刀欺上，「刷刷刷」就是三刀。

顏鳳妮知道，遇上潛龍堡的人，越是上面的越好應付，他們講究身份，越是下面的越危險。

房玉書祇想建功，可不管甚麼身份，他的身手比外總管匡天聲可要高明一些了，六十招左右，顏鳳妮有點滯碍不暢了。

「跟我去吧！丫頭，房某不忍傷妳。」

「姓房的，有本事你就傷傷看……」

房玉書刀招一緊，形成一片刀網，把顏鳳妮困住。

大約八十招左右，房玉書本想再加點勁一鼓作氣而下，那知顏鳳妮忽然由慢而快，由弱轉強。

機先一失，房玉書就顯得很辛苦了。

顧鳳妮很精，她估計雙方的實力差不多，就必須使詐，先裝出滯碍不暢的樣子，誘使對方全力亢進攻擊，待對方一現疲態，她立刻反擊。

房玉書心頭暗驚，這丫頭還眞可怕，居然不犯年輕人毛躁的習性。

百招一過，房玉書的左肩背上被掃了一劍。顏鳳妮道：「遇上我是你的流年不利。」

但這時忽自鎮上方向馳來三個漢子，爲首的道：「房總管請退下療傷，讓我們對付她。」

房玉書道：「三位小心，這丫頭很詐！」

三人正要上，顏鳳妮道：「你們也是潛龍堡的人？」

「廢話！」

「是甚麼貨色？」

「潛龍堡七十二地煞中人物。」

「果然是些小人物。」陡然間將繃緊的一束彈簧彈開，「刷刷刷」攻出凌厲的三劍。

也許是由於人長得美，年紀輕氣血壯的漢子那會不眼花撩亂，所以這三劍居然有兩劍未落空。

一劍掃中其中之一的腰腿之間，另一個則在腋下划了一條半尺多長的口子。

打鐵趁熱，長劍又向另一個的胸前點去。

他們都以爲這麼嫩的小姑娘，就算有兩套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就是這想法害了他們，祇不過這第三者已有備，這一劍沒刺中。

這麼一來激怒了其餘的人，包括房玉書在內。他的傷在肩背上，雖是皮肉之傷，但上藥包紮很不方便，已是血流浹背。

但是，四人齊上，顏鳳妮就不成了。

潛龍堡當然不止是內外總管及護院等人，最基層的是七十二地煞，如：地魁星、地煞星、地勇星、地傑星、地雄星及地威星等，這三人是地威星，地雄星和地傑星。

還有三十六天罡，比七十二地煞略高明些。

不論是三十六天罡或七十二地煞，都不是以武功高低排列，而是先來者在前，後來者殿後。

如三十六天罡的前四名：天魁星、天罡星、天哭星、天巧星等，身手反比最後四名，如：天慧星、天暴星、天敗星及天牢星差些。

顏鳳妮接了他們四人合擊，十招不到，已是灰頭土臉，看來這四人已無惜玉憐香之心。

菊嫂上了也差不多，她厲聲道：「四個大男人對付兩個女人，你

們簡直給潛龍堡丟人！」

四人不出聲，這時菊嫂腿上已被划了一刀，立刻尖叫起來，她立刻大叫着：「來人哪，潛龍堡的一些土匪欺負女人！」

這一手還眞靈，不久，一條人影自坡下馳來，此人一言不發，「刷刷刷」向房玉書攻出七八刀。

房玉書就算未負傷也未消耗體力，祇怕也不是此人的敵手，因爲此人經過名人指點過。

顏鳳妮早已看出他是「蝦乾」，却不出聲。

菊嫂受了傷，自顧不暇，尚沒看出來人就是「蝦乾」。

七十二地煞之一那個姓李的厲聲道：「朋友何人？你要不要考慮一下？別干與潛龍堡的事？」

房玉書道：「此人是華山派的叛徒，已投身丐幫。」

「蝦乾」刷刷兩刀把房玉書逼得團團轉，顏鳳妮壓力減低，把三個七十二地煞中人逼得滿地打滾。

房玉書又中了「蝦乾」一刀時，呼嘯一聲，四人狂竄而去。

菊嫂喘着道：「原來是『蝦乾』，我就知道，吉人天相，一定會有救星的。」

鳳妮冷冷地道：「夏大俠，援手之恩，他日必報。菊嫂，我們走吧！」

「蝦乾」道：「顏姑娘，我知道一定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

菊嫂道：「小姐，妳又怎麼哩？」

鳳妮道：「妳回莊去吧，別人首鼠兩端，兩面討好，咱們還要對他感激一輩子！笑話！」

「鳳妮！雖然不久前我曾和連姑娘一起過，也是看在故友小唐份上。但是，在那集上我先發現了妳，但我沒有告訴連蓮，回程時她說忘了買手帕，又獨自回去，那知她早已發現了妳，所以她也恨我。她恨我，我無話可說，因爲當時我的確比較偏袒妳這邊，那知妳也不諒解我。」

顏鳳妮大聲道：「菊嫂，我們走！」

菊嫂不敢違抗，腿上的皮肉之傷也沒包紮，還在流血，祇好跟着鳳妮離去，却有點同情「蝦乾」，頻頻回頭望去，道：「小姐，是不是冤枉了他？」

「一點也不冤枉，要不是他說出我們的地址，連蓮怎麼會找上門？」顏鳳妮越想越火。又道：「要不是他把連蓮引到那一帶，唐大哥怎麼會聽到連蓮呼叫，而連蓮又怎能聽到唐大哥呼叫她的名字？總之，都是這個害人精把我害得這麼慘。」

（未完・九）